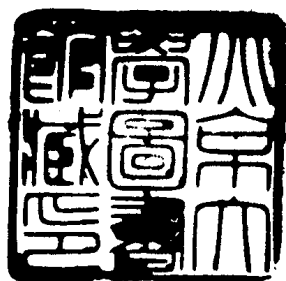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一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21374/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一册目次

子部・兵家類

北虜事跡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一
西番事蹟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二八
海寇議二卷 〔明〕萬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三六
塞語不分卷 〔明〕尹畊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四五
備倭記二卷 〔明〕卜大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七九
全浙兵制三卷附日本風土記五卷（附原缺） 〔明〕侯繼高撰 天津圖書館藏舊鈔本……九五
將將紀二十四卷 〔明〕李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即登等刻本……二三七

運籌綱目十卷決勝綱目十卷　〔明〕葉夢熊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余泗泉萃慶堂刻本……五七九
倭情考畧一卷　〔明〕郭光復撰　首都圖書館藏舊鈔本……七四〇

北虜事跡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邊事跡一卷》提要

北虜事跡　　（金聲玉振集）

王瓊

鼂錯云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又云隴西三困於匈奴蓋漢文帝時河西為匈奴所據故屢困隴西今所紀北虜事跡專以事在上郡北地河西三邊者而言故不及燕代間事也

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詩小雅緜之篇朱傳云走馬避狄難也〇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踰梁邑于岐山之下則知邠之北境今環慶涇原之地上古之時皆為狄人所居明矣

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

詩小雅出車之篇朱傳云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襄除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患除禦戎狄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〇按虞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山西朔州亦古朔方地蓋古朔方地甚

廣周都豐鎬命南仲城朔方則指今靈夏等州而言但其爲城處今不可考漢武帝於河南立朔方郡則東起榆林西至靈州皆朔方地也

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小雅六月之篇朱傳云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

又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按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謂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

則詩人所云至于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指并州之太原也朱子宋南渡後人未至北方傳偶誤耳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邠寧州是隋改爲北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今綏德州是)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人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套也)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于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漢高帝六年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稍南渡河至單于太子冒頓者殺父自立襲滅諸胡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漢呂后四年冬匈奴寇狄道(今臨洮府狄道縣)

漢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十四年冬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

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
還
　此匈奴復奪河套地而深入爲寇也朝那湫在今
　固原州西北四十里蕭關在今固原州平涼縣界
　六盤山回中宫在隴州西北一百四十里秦所建
　也
漢文帝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掠甚衆烽火
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
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

以備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
　按上郡今綏德州雲中今大同府也蓋匈奴東西
　二路並入寇也飛狐句注皆在代州屯之所以備
　雲中之寇北地近長安細柳霸上棘門皆在西安
　府屯北地細柳霸上棘門所以備上郡之寇也
漢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將軍衛青等擊走之
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
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
鉅萬府庫並虛
漢哀帝時黄門郎楊雄上書曰今單于求朝國家
不許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以秦始皇之
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
城以界之○西河今甘肅地也秦築長城西起臨
洮界河西匈奴也
漢武帝元朔四年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五年匈奴
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高闕（在大同府西北四百二十里）將軍蘇建李祖公孫賀李
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
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
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

十百萬於是引兵還
　元朔二年已取河南地立朔方郡矣今甫三年匈
　奴復侵擾上郡朔方則不能以河爲固明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
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
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
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去病深入二千餘
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
秋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王爲漢所殺擄數萬人欲
召誅之渾邪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

王殺之并其衆以降後車二萬乘迎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徭

一統志云河西漢之郡名本月氏國之地後爲匈奴所據漢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金城等郡以斷匈奴右臂號河西五郡晉時張軌據河西號前凉呂光繼之爲後凉及李暠遷酒泉號西凉沮渠蒙遜據張掖號北凉後魏分置西凉州西魏更名西州唐時地屬隴右道天寳中没于吐蕃

大中間收復故地宋金俱爲西夏所據元立甘肅行中書省○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酒泉渾邪王故地也

漢武帝元封元年上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

至朔方臨北河即今河套地也○一統志云五原故城在今神木縣

漢武帝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六年單于烏師廬徙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

漢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以逹其意單于欲令武降不屈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二年遣李廣利將兵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六圍之漢軍乏食死傷者多

匈奴未寇邊而伐之黷武也

漢武帝征和三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將兵擊之廣利降匈奴

武帝窮兵極矣而終不能使匈奴不入寇也

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單于請居光禄塞下

光禄塞即五原城在神木縣

漢元帝建昭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王莽時匈奴遣兵入雲中塞攻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産不可勝數○隗嚻據天

求自稱西州上將軍○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
軍居凉州
漢光武建武元年盧芳據安定今隴西郡自稱西平王匈
奴迎之立以為帝○六年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
北地上郡安定皆降○八年帝自將征隗囂竇融等
率五郡兵以從囂奔西域○十四年莎車王賢鄯善
王若西域重歛皆願内屬不許○二十四年匈奴南
道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内附
晉安帝義熙三年秦王興以雜虜二萬餘落配赫連
勃勃使鎮朔方勃勃叛自稱大夏大王○十四年勃

勃陷長安稱皇帝曰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
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
統萬今寧夏也是時寧夏黄河東皆為拓跋魏所
據
宋元嘉五年夏主赫連定稱帝于平凉復取長安畏
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凉
至其地吐谷渾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歸
送魏殺之
南北朝之前元魏據北方五凉據河西故中國無虜
患北周時突厥佗可汗請和于周周主以趙王招女

為千金公主妻之周主斌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
千金公主日夜請沙鉢畧復讎乃合兵伐隋隋太子
勇屯兵咸陽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命魏王爽
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沙鉢畧又命總管竇榮
定與突厥阿波可汗戰于凉州請盟而還合達頭攻
沙鉢畧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突厥啓民歸男女萬餘帝命長
孫晟合達頭攻沙鉢畧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後
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
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
内使得畜牧古亦掘塹見於此

隋煬帝大業元年帝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
行山達于并州至馬邑又至榆林欲出塞耀兵經突
厥中恐啓民驚懼遣長孫晟諭旨晟欲令啓民親除
草啓民拔刀自芟庭草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
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并義成公主來朝
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入貢○五年煬帝西巡河右
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置西海等郡
大業十三年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其太守劉仁恭朔
方郎將梁師都殺其郡丞各起兵附突厥突厥立武

周爲定楊可汗即皇帝位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進取汾陽宮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亦即皇帝位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執郡丞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

樓煩今山西太原府岢嵐州是州之北境偏頭關外即虜境春秋時屬晉爲胡所據趙滅之雕陰今陝西綏德州是河南地即今陝西黃河套鹽川郡本史未詳今近河套地惟花馬池東西有大小鹽池所謂鹽川無外于此岢嵐偏頭關與神木榆林以黃河爲界而套虜所深入惟以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爲要害隋時岢嵐榆林綏德河套皆爲叛臣所據勾引北虜內侵爲害甚矣當今著例山西三關與榆林互相徼調應援分守要害據險設備當其事者誠不可不知重也

唐高祖武德八年秋突厥寇靈州潞沁韓朔等州大將軍張瑾與戰太谷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靈州都督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靈州在今陝西寧夏黃河東太谷在今山西太原府南此亦北虜東西二路並入寇也

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位是月梁師都勸令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太宗自以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語諸軍繼至斬白馬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此則自河套由花馬池過涇原而深入長安也

唐貞觀四年春二月李靖既襲破突厥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部落降者十萬口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用其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因其故地分爲十州以處之

西至靈州則朔方河套之地皆爲突厥所居矣

唐貞觀十九年冬十二月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可汗有衆十萬不能撫御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

此北虜已出河套而復入也今虜嘗在套每出必與河北黃毛達子讐殺蓋古今夷情大畧相同如此

貞觀二十年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之勑勒諸部遣使請命帝大喜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于靈州詔分諸酋長爲六府七

州自回鶻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置六十八驛於是
比荒悉平
今靈州勒石不存
唐高宗時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
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帥數千帳棄國走涼
州詔鄭仁恭等分屯涼鄯以備吐蕃（鄯今西寧是）後吐谷
渾畏吐蕃徙靈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貞觀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至此高宗時河
西之地已盡爲吐蕃所有矣
唐中宗嗣聖十八年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

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是年以郭元
振爲涼州都督始于南境磧口置和戎城（今古浪千戶所是）
北境磧中置白亭軍（今鎮番衛是）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
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
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
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
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今日守河西甘肅之地惟當以郭元振爲法
嗣聖十九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遂寇并州遣薛季
昶張仁愿禦之

唐中宗神龍二年冬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靈武
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突厥進寇
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
此套虜由花馬池過靈州深入固原安會等地而
夏州兵不能禦也
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
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
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
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
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

以河爲境尚不能禦虜乃於河外築城反能使虜
不敢渡河南牧及置烽堠千百八所須用萬人守
之却云減鎮兵數萬人此皆不可曉或者突厥是
時正衰弱耳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
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
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
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
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
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至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大震關(今隴州)陷蘭廓河鄯洮
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十月虜至涇州
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旣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
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
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
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
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使判官
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散兵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
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
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

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
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
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
矣吐蕃惶駭悉衆遁還閻鳳翔鎭西節度使馬璘出
戰俘斬千計虜引退

唐代宗大曆三年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
鎭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鎭河
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議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
居涇州郭子儀自河中徙鎭邠州後元載又奏請城
原州不果行

原卽今固原也是時河西失守故以涇原爲邊而
鹽夏銀麟諸州皆爲吐蕃所陷後幷原州棄城而
屯之矣

宋仁宗天聖六年夏王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
奪甘州○景祐元年元昊反寇環慶○二年吐蕃唃
厮囉大敗元昊于河湟○三年元昊侵回鶻取瓜沙
州○慶曆二年元昊寇鎭戎軍(卽今固原州)大掠渭川

夏本拓跋魏之後據夏州侵宋卽北虜耳

宋英宗元豐四年遣宦者李憲會五路之兵討西夏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

在必取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
去

宋寧宗嘉定二年夏五月元太祖入靈州夏主安全
降○理宗寶慶三年夏亡

按今榆林寧夏甘肅三邊卽古朔方河西之地南
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夏州至于唐宋
朔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
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
中適當喉襟之地所隸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
地勢平漫寬古今胡虜大舉入寇之衝每歲徵兵

防禦勞費不貲而虜亦不能禦近日總制三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鑒前代之事懲近日之失建議於花馬池東西及寧夏鎮城南北河山之界一挑空壕塹設險戍守保障關陝大省勞費荷蒙

皇上明見萬里嘉納行之豈非千古防邊之長計哉

國初於夏州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後復設寧夏等五衛於上郡設綏德衛北地設慶陽衛於河西張掖設甘州等五衛酒泉設肅州衛湟中設西寧衛又設鎮番莊浪衛又於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帥屯兵拒守○成化九年於綏德衛東北二百七十里地名榆塞設榆林衛總兵等官移鎮于此

元萬戶把丹據平涼洪武初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編為民仍號土達其壯者選為平涼衛軍○正統十二年北虜往牧河西地名扒沙寇莊浪巡撫陝西右侍郎羅汝敬督運粮餉經過莊浪遇賊被傷平虜將軍都督蔣貴統領京營精銳官軍巡哨剿殺失利○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土達被掠○天順四年北虜孛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

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賊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浮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為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車徒截其半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成化二年北虜大舉入寇固原土達李俊迎獻羊酒有北從意○四年平涼衛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五年添設西安千戶所陞固原千戶所為衛及設兵備僉事○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鎮守都督范瑾奏築河東邊牆自黃沙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

成化七年套虜侵邊總制都御史王越駐韋州調軍防禦事寧葦罷

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官軍禦之敗績是年冬踏冰過黃河套住牧○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監督軍務太監苗逵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各路軍馬號稱十萬分布韋州等處禦之工部侍郎李鐩總督軍餉空運八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拆牆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多

弘治十五年兵部議奏於固原設總制推用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任之適虜賊不住套取回本部管事○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虜賊五萬餘騎到於花馬池北柳楊墩西空開牆口二十處及將靈州東北清水營堡攻陷深入固原平涼安會等處大掠而出

正德元年總制陝西邊務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建議大發丁夫寧夏并西安等二十四衛所四萬名西安等七府五萬名共九萬人幫築先年都御史徐廷章等所修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煖鋪九百間用

軍四千五百人守之挑濬舊塹亦深濶各二丈期以四月工完二年夏四月興工起自橫城自西而東築牆三十里人衆聚集汲爨艱難又皆露宿風雨無所避多生疾病至有死者人心怨懟遂折竿懸旗呼譟欲潰散管工官令騎兵圍而射之乃止一清知衆情難久下令築花馬池城完即放散五日而城完乃散歸

一清知設險拒守爲上策矣而不知九萬丁夫不可並役于一時責成于四月之內也亦不知設險而無以守之則險亦不足恃也長江天塹爲險大矣隋滅陳元滅宋渡江如履平地雖有險不能守耳嘗觀都御史徐廷章等所築邊牆非但低薄易毀每五七里置一墩數人守之花馬池城聚兵不及二千直去墩牆二十里橫斜至牆輒四五十里賊少入追之不及大舉閉門不敢出常被圍困使一清築牆工成賊大舉毀牆豈鋪軍所能禦而花馬池軍千餘豈敢馳出數十里之外乏水草之地與強虜鬬哉是知牆雖成亦難守耳今議於各營堡有城去處相連挑空溝塹深濶各二丈內爲隄壘連溝高三丈比之築牆工省而難毀賊至各營

堡出兵沿溝壘擺列用火器鎗砲擊之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者有險而能守之道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而無以守之聖人之所不能也

正德四年套虜侵邊總制工部尚書才寬調兵自花馬池西北一百里興武營地方出口禦之斬首數十級班師虜伏兵追射之斃于馬上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是年北虜小王子怒頭目阿爾禿厮丞相亦卜剌欲殺之二酋懼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分守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

奪其誥印諸蕃散亡據其地而居之○九年吏部尚書楊一清主議薦都御史彭澤調榆林寧夏精兵逐剿北虜住西海者澤令總兵官徐謙帥萬人征之虜鬭敗渡河大掠洮岷易馬屬番奔四川松潘地方未久復回西海住牧後阿爾禿廝亦卜剌二枝俱歸順小王子北徙未幾亦卜剌一枝聞小王子復有殺害意仍遁入西海住牧

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虜二萬餘騎到於花馬池北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開牆口一十二處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虜二萬餘騎到於花馬池北柳楊墩起至青羊井墩止拆開牆口一十六處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總制右都御史鄧璋調榆林等處官軍分布固原要衝不能禦○八月套虜一枝自榆林直下米脂綏德無定河大川至山西石州黃河西岸大掠而歸榆林官軍亦不能禦

正德十三年套虜萬餘由花馬池北拆牆入靖虜安定會寧地方大掠而出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套虜七八千騎到於花馬池西北圓山兒墩拆牆口二處入境搶掠而出

嘉靖元年正月十五日套虜一千三百餘騎到於圓山兒墩拆開牆口二處入境搶掠○三月二十三日四五千騎於圓山兒墩東西拆開牆四五處入境搶掠○六月二萬餘騎到於石井兒等墩拆開牆口一十六處深入固原平涼直至涇州大掠而去總制侍郎李鉞調兵把截不能禦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午時套虜鎮合兒伯通師衆一千七百餘騎到於花馬池西北石臼兒墩拆開牆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韋州下馬房平虜所（地名預望城在固原北二百里）胡蘆峽口二十八日至鎮戎所（地名八營在固原城北一百二十里）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延綏寧夏固原官軍凡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是賊至八營攻門固原鎮叅將劉文等督兵擊之追至地名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滿榆林副總兵趙瑛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牛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八十三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陣亡軍人九名餘賊由原路石臼兒墩牆口遁出鎮合兒伯通死于陣王憲以捷聞蒙陞

勑奬勵加太子太保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弟
錦衣百戸世襲
鎖合兒伯通（鎖合兒華言一月也）一名灰亮乃北虜一部落
衆有三千常年住套不出伺隙擾邊嘉靖六年春
大虜已渡河出伯通仍在套知嘉靖元年正月賊
一千三百入寇得利而出又三月六月二次入寇
皆得利出輕我無備遂於六月盛暑之時領衆入
寇王憲先已調兵二萬待之衆初以為迂坐費可
惜及賊至敗遁方以為功雖軍多賊寡所致然自
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

嘉靖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
北鎮遠關南踏氷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鎮守總兵
官杭雄副總兵趙鎮遊擊李勳領兵三千二百次鎮
羌堡（在鎮城西四十里）又於前兵内選九百人為前鋒使令
迎敵至石灰窰北遇賊大戰自卯至酉賊衆軍少敗
績官軍死者九十二人喪失戰馬三百二十一匹杭
雄等結營固守餘衆幸得保全賊遂由賀蘭山南赤
木口出境時總制王瓊在肅州處置土魯番夷情以
事
聞差給事中李仁會巡按御史王儀勘明杭雄趙鎮
李勳俱革任提問巡撫都御史翟鵬罰俸
套虜踏氷過河由寧夏境賀蘭山内入莊京始于
此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虜賊三千餘騎自寧夏賀
蘭山外南行踏氷過河徑奔地名史家溝守備靖虜
指揮趙昶領兵三百五十馳至地名打十刺分兵兩
山據險設伏賊回過山下將盡趙昶乘高用銃砲擊
之賊棄所擄頭畜三百餘逾走官軍截其尾斬首三
級初四日午時賊五百餘騎復從曹家灣踏氷進入
趙昶伏兵兩山間邀擊又斬首三級奪回頭畜四百

四十四隻○是月初五日套虜一萬三千餘騎到於
花馬池北石臼兒墩折開牆口一十九處從韋州經
過固原下馬房外初九日由乾鹽池地名青沙峴拆
開牆口四十餘處撞營擁入一晝夜到打剌赤城邊
滿川劄營飲馬初十日起營往靖虜營南郭城乾溝
驛等處搶掠十四日辰時賊前哨三千回至來路青
沙峴邊劄六餘賊邀趕牛羊陸續過山虜首一人衣
紅坐山頭遣精兵三百到墩下索要米糗盔甲内一
人自云我是寧夏人正德十三年搶去今次出來的
頭兒是小王子兩箇兒子率領人馬一萬三千有餘

到你順、裏地方搶掠沿路俱無水草連日困饑又有
處處入、馬蹤襲不曾深入搶得乾糧恐怕馬弱不能
回套我們兩日回到套裏歇馬一月再來搶掠時鎮
守固原都督曾經聞警調集各路官軍五千餘徑趨
乾鹽池截賊歸路十六日至青沙峴倚山為險分兵
拒阻賊殿後精兵三百餘騎遁出山口官軍隨賊背
後追擊斬首十六級十六日又有殿後賊二百餘騎
到山下尋路官軍追擊又斬首八級通前守備趙昶
斬首共三十級賊出固原境仍由來路韋州小鹽池
花馬池石日兒墩從容出境寧夏將官杭雄李勳等

賊來既不敢阻截賊去望塵下營不敢出奇一戰
　套虜常年侵犯夏境官軍不敢禦故虜常輕夏兵恣
　意出沒至十一月石灰窰之敗虜益輕視矣
嘉靖八年春正月總制尚書王瓊據鎮守延綏總兵
官張鳳報虜中走回男子楊本宗說稱大勢達子約
有十萬從大同搶回踏氷過套要於先年搶過舊路
入搶及據寧夏總兵官杭雄報稱去冬靖虜等處搶
回達子萬餘在套未出王瓊奏言虜衆住套勢必入
寇備禦之策理宜早定集兵非難而饋餉為難今陜
西凶荒斗米三錢人不聊生起運秋糧盡行蠲免沿

邊倉庫空虛官軍饑餒又欲調集禦虜饋餉缺乏必
致臨敵失事乞
命整理甘肅邊儲都御史劉天和前來陜西總督軍
餉令戶部發運大倉庫銀并開中鹽課奉
聖旨是劉天和著總督軍餉寫勑并給發關防與他
後至七月戶部方奏發銀七萬兩瓊又議榆林東中
二路賊雖入寇山深路險不能深入惟西路自龍州
以西恒年被擾而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尤為大
舉入寇要衝非大集兵不能禦乃調延綏副總兵劉
玉住舊安邊營遊擊將軍王雲住定邊營梁震住花

馬池并分守西路參將袁聰兵凡萬人又於寧夏總
兵官趙瑛副總兵江桓遊擊李勳并參將王璣李永
定各營兵內挑選萬人分布花馬池安定堡興武營
靈州按伏皆以五月為期各至其地是年正月二十
一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虜賊或一二千騎或百五十
餘騎東自延綏龍州城西至定邊營五百里之間八
次拆牆進入副總兵劉玉參將袁聰把總指揮孫仁
等出兵禦之共斬首二十七級餘賊敗走○四月十
二日虜賊八十餘騎到興武營大川墩空拆牆一半
進境一半邊外劄立總制軍門先差千戶方良輔齎

執令旗令牌在彼聞警催督參將雲冒領兵直至賊所拆牆口堵截牆外賊來拒敵官軍用火器擊之退奔沙窩舉煙聚賊十三日方良輔等督兵追賊至石溝驛池賊已深入二百餘里復回原拆牆口見有軍守不得出復奔入馬鞍山等處藏避方良輔先已調寧夏副總兵趙鎮渡河十五日鎮同守備安世等追賊至地名白磁窰等處斬首二十級餘賊奔潰出境自是零賊不敢拆牆入境衆謂此數十賊久住近邊驍悍無比不時突入剽掠靈州南二百里之地常被其害每大虜深入彼必為前鋒引路至是與趙鎮拒

戰射中鎮頰撲馬斫之家人救護被殺鎮得免定邊營牆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所產鹽視內大池鹽尤美虜一枝立營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鹽者皆依之其賊每於高處望見內大鹽池商販牛車行走即拆牆馳入剽掠是以大鹽池積課二十餘萬商人不敢支五月二十七日梁震兵至定邊營次日鍋底湖賊拆牆將入震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破之斬首二十級奪獲達馬二十三匹自是賊不敢近湖住牧瓊集諸將議謂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之數擺邊拒賊衆以為

待賊深入乘其散搶設伏邀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擊之者惟嘉靖六年五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為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百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即乏糧草饑疲不能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

而後知乎又用兵之法當識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守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為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難出乎吾計決矣遂統精兵六千啓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牆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甘州人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鍬钁弓箭說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脫走到邊見達馬一群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金鼓火砲聲

開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岸牧馬虜賊於牆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横城東南瀕牆而行歷清水興武安定三營壘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衆擁入旣以爲兵寡不敢迎敵及輕騎數十時入剽掠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誘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剿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牆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牆口二處剌賊十人披戴鮮明盔甲突入牆口上雲預令

步兵伏牆下見賊入卽趨牆口截之賊躍馬南奔上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牆外賊登高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將操演擺牆拒戰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所可防禦者直北二十里石臼墩一塊地耳若東西二路各離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侵入柰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趂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落曬乾肉收乳酪約日聚集而後進旣聚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

至牆設備矣又虜衆臨牆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牆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牆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多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産蓬蒿深没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顚仆勞乏不得齊驅並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通花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入者間亦有之因取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其年月日賊幾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牆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

花馬池爲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萬驕虜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瓊具以方畧告且請發佛朗機大砲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北有所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鎭守陝西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寇天敍發精兵三百助戰寇天敍又備烘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并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性石臼墩牆下二十餘里無井令領班行都指揮事劉揖掘三井水甘冽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於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營已定瓊

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牆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於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放神鎗打之璦急呼下牆號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樁以限賊馬今所以擺牆者以牆足為我兵障蔽也賊登牆拆毀我兵於牆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牆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牆下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為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由此三營經過賊初過各堅壁

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銃砲及大佛朗機砲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會合兵應失誤軍機劾奏械繫赴京依律坐斬衆方悚息聽受矣日帥萬騎東巡定邊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旌旗蔽野金鼓之聲聞于境外遇有狐兔野羊因圍獵之奉

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柰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璦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且吾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于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乏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賴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兼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曰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官運八

府之粟而不可獨取給于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强毋運糧一石官給脚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支折色聽軍隨營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粮者循邊牆而行騾馱車輓晝夜不絶一日早虜賊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荅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牆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荅曰總制調齊千萬人馬儹運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帳房賊曰套內多多達子有裏打

不的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
去爲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州難
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
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
弘治十四年侍郎李鐩督餉令八府所屬百餘州
縣遠至二千餘里空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
虜不能禦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於近地所產軍
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督餉者之法也
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
情者數十人充爲通事至是令尤乖覺者十數人各

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虜識字者見
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絶以此得知虜遠近進止消息
又令人投毒藥於近牆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不收
數十人晝伏夜行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營帳住牧
一日十餘騎夜至牆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牆
指揮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柳楊堡墩下
拆牆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墜馬守堡官
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從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馱馬
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牆下
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一聰自榆林

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說大勢達賊在舊古城下
營不久要往大西邊搶掠瓊曰其賊知花馬池一帶
有備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庄也時固原遊擊
彭楲兵駐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賫執旗牌急調
彭楲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世兵設備楲初六日到
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千餘騎到於清水營鎮北墩
西空拆開牆口一十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楲等
夜出兵陣于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楲等
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宜慎重如總制軍令以拒
賊出境保障居人爲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爲奇功彭

楲等遂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
鐵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皆披戴鮮明盔甲張打旗
號驟馬衝突而來餘賊一千餘騎隨進我軍奮勇各
用火器神鎗大砲弓箭骨朶向前交鋒混戰二三十
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去訖戰至辰末時分賊
方退遁至原拆牆口遇遊擊李勳人馬來拒敵不得
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灰壓遂西往木井墩東
空拆開牆口一十一處奔逸出境靈州屯堡悉得保
安時梁震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牆一百餘
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

未必深入不可不討之命諸將圍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搶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没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
天子命專征閫外襲殺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邪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許號呼隣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者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衆將皆謝不及知此願

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設祖道供帳於花馬池南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牆出親臨戒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愼勿輕敵分散邀斬首功致有損失此出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曰諾萬馬夜出嘶蹄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竈灰尚未冷遂放大砲吶喊而回天明入牆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先是梁震等於鍋底湖等處斬獲首級事奏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承勳覆奏謂功宜既録奉

聖旨是這套虜連年大爲邊患王瓊乃能調度有方先時設備督率各官斬獲賊級奪獲夷器數多功勤可嘉便寫勅獎勵仍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梁震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孫仁趙鎮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其餘有功及陣亡等項官軍着巡按御史嚴督該道守巡官員上緊查勘明白來說○十月奉
勅本邊官軍出境燒荒瓊恐所在主兵寡少深入失利行令調到延綏固原兵馬防護出境東自定邊營起西至横城堡止東西三百餘里俱於十月初九日一齊出境不但焚燒野草因以大振軍威梁震等兵

由興武營出到於地名沙湖離邊八十餘里遇牧馬賊一百餘騎縱兵擊之賊大敗北奔斬首一級收獲馬牛一百七十一隻時虜中節次走回人口皆云賊言南朝人馬硬不比往時俱移營往黄河南岸候河凍出套瓊謂今賊營已遠徙客兵不可久駐坐費遂於是月二十六日班師距初至僅四閲月所過城堡耆老迎拜路旁曰凶荒二歲矣今秋頗成熟賴公擺邊得收入蓋藏矣班師之日戸部銀十五萬兩尚未運到劉天和以費過軍餉奏且曰殺掠之害甚於轉輸保障之功優於斬獲人以爲確論鎮守陜西太監

晏宏巡撫都御史寇天敘巡按御史王儀會奏王瓊
親詣花馬池擺邊禦虜委身勤事近聞本官以年老
具疏乞休乞查録勞績量加職級仍留總制奉
聖旨王瓊自起用以來籌畫邊務處置得宜甚稱委
任令又巡撫等官奏保加太子太保照舊總制三邊
軍務欽此
嘉靖九年春黃河東岸虜賊每輕騎數十潛渡河西
搶掠或夜至寧夏鎮城門外殺人會有虜中走回男
子賀滔兒云達子尚有二萬在套未出總制軍務尚
書王瓊差固原衛通事楊玉等十六人乘小舟由黃

河順流北行至上六墩薄暮登河東岸哨之遇達子
牧馬者自言我名孫二哥被擄在此原是寧夏邵綱
堡人即今套內達賊往甘涼州搶去了餘賊離河皆
遠近河者止有帳寨一頂賊二十餘人常浮水過河
搶掠楊玉等令孫二哥引路攻破賊帳斬首十級收
回二駝餘賊追至河楊玉等反弓射之退走自是套
賊不敢近河東岸住牧河西居人始免殺掠之害○
先是嘉靖八年八月北虜阿爾禿厮北渡河出套由
寧夏北境賀蘭山外入莊浪近境住牧十月領衆數
千犯紅城子等處分守參將彭濬兵寡不能禦殺擄

人口百餘牲畜以數千計是年二月初七日五千餘
騎復入寇掠彭濬與土官千戶魯瞻統兵八百并輳
集土舍家丁七百餘人拒戰賊敗斬首一十六級得
獲達馬夷器并奪回被擄牲畜千二百餘三月由莊
浪北鎮羌堡入西海與亦卜剌連和結爲婚姻復由
鎮羌回至賀蘭山外住牧亦卜剌者北虜丞相也其
女先已許嫁北虜小王子至是阿爾禿厮娶爲子婦
阿爾禿厮者小王子弟也懼小王子讐殺欲假道寧
夏入套令數十人詐爲僧并丐者潛入寧夏看路爲
守者所獲總制尚書王瓊欲調榆林遊兵三千伏寧

夏待之以乏粮不可調遂檄寧夏守臣自爲戰守策
時總兵官趙瑛與巡撫都御史翟鵬不和稱病乞休
翟鵬奏乞放趙瑛致仕薦副總兵江桓代之翟鵬自
謂已分布兵馬有備賊雖驍銳豈容善歸五月二十
六日阿爾禿厮領衆二萬并所娶亦卜剌女陪嫁駝
馬牛羊萬餘過寧夏適兵部行文到不准趙瑛致仕
瑛倉卒領兵四百八十夜至平羌堡翌日出兵阻水
下營遇賊大營過內輕騎數十趨水飲馬瑛督軍拒
之自辰至酉賊不得水移營北行又翌日賊後哨千
餘沿山北行趙瑛尾其後擊之斬首二級奪獲馬十

四匹犏牛五十隻洮羊八十七隻副總兵江桓領兵
二千五百西南阻唐渠賊不得過翟鵬原議鎮城北
分布人馬俱無如約督發致賊殺擄男婦四百一十
三牲畜一千一百四十九六月初二日賊由鎮遠關
渡河石嘴墩入奏事聞翟鵬趙瑛俱罷免趙瑛因奏
翟鵬專權阻誤軍機　命給事中王崇會巡按御史
朱觀勘問○是年王瓊會巡撫都御史寇天敘總督
軍餉都御史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會奏乞自定邊
營起至花馬池營止挑空橫塹五十餘里防護鹽池
以通鹽利從之七月興工九月塹成虜至不得入居

人利之瓊因議奏防邊之道莫善於守莫不善於戰
周王命南仲城朔方而玁狁之患除秦始皇遣蒙恬
將兵攻胡而天下叛戰與守得失之明驗也今花馬
池東南至定邊營南山口西北至靈州清水營共長
二百二十八里地勢平漫自古北虜大舉深入涇邠
秦隴之路乞於前地設險悉為深溝高壘以守之大
省勞費奏
聖旨覽奏具見籌邊至意該部便作速議來著實舉
行勿得因循廢格有誤重計欽此兵部議得合照本
官所擬施行奏

聖旨這挑空壕塹事宜實防邊至計深為有益著總
制官王瓊用心督理務收全功以副朕託欽此王瓊
又奏寧夏孤懸河外最為難守自洪武以來北虜未
嘗擁衆過境前年自北而南今年自南而北擁衆數
萬近過鎮城官軍失利人被殺掠既得氣去後必復
來乞早議設備以防後患是年十月瓊自花馬池至
寧夏閱視南北長二百九十里東西僅百里賀蘭山
環其西北黃河拱其東南東北山河相接之處舊有
鎮遠關黑山營對河之東為山嘴墩南至橫城舊有
牆塹長一百八十五里墩臺三十六座皆年久廢棄

不能守惟河之西岸置有墩臺一十五座撥軍瞭守
鎮遠關南八十里為平虜城東拒河西至山僅七十
里翟鵬具奏欲大發丁夫盡復關營墩牆之舊瓊謂
昔日設之既不能守今復設之又安能守而大發丁
夫徒費工力徙安土之民戍砂磧之地不能聊生怨
讟必起大同修復廢堡之事可鑒也而可又行於寧
夏乎為今之計只於鄰近平虜城外屯田盡處東西
挑濠一道分布兵馬於各城堡按伏使濠塹之險有
兵以守按伏之兵有險以據再於賀蘭山南接黃河
處挑塹一道以限西來之寇足矣奏上兵部議得所

奏乃簡易可就之圖可收目前衛內禦外之效似應
依擬具題奉
聖旨是這挑空溝塹修砌堤壘展築墩堡移屯耕牧
等項事宜委係防虜至計便行與新任寧夏鎮巡官
斟酌緩急著實舉行欽此○自定邊營南山口西北
經大鹽池花馬池安定堡興武營清水營至靈州橫
城黃河岸二百七十里地勢平漫虜入要衝前已議
奏挑溝築壘花馬池之南三百三十里為萌城乃環
縣地界萌城東至榆林神木堡黃河西至蘭州黃河
東西綿亘二千餘里中間山勢連絡皆可設險成化

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理榆林東中西三
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年久損壞自環縣萌城
西嚮石溝至靖虜衛地名花兒岔長六百三十六里
係陝西固原鎮該管邊界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
紘修理牆塹低淺日久坍壞填塞套虜節年過花馬
池分道深入不能阻隔是年八月王瓊令鎮守固原
署都督僉事劉文統領官軍八千四百餘員名巡行
嚮石溝等處防禦套賊因挑空嚮石溝至下馬房舊
塹長三十里俱深二丈濶二丈五尺南面塹上築牆
連溝共高三丈又修理下馬房西接平虜鎮戎紅古

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邊牆一百二十五里隨
山就崖剷削陡峻至九月初三日次第修完又於乾
鹽池地名青沙峴鏟崖挑濠長四十里深險壯固以
絕胡虜西入臨鞏之路及乾鹽池以西坍塞崖塹二
十九里令靖虜守備都指揮趙祖修理完備瓊以劉
文所修牆塹視花馬池塹為重門之險奏乞加陞賞
以勵其餘仍乞責本官將靖虜以西至蘭州邊牆壕
塹修理奉
聖旨劉文既兩月修完牆塹二百三十餘里勞蹟可
嘉准實授都督僉事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其蘭

州靖虜等處地方牆塹依擬還著他用心修完欽此
○王瓊又奏乞將固原參將裁革移住蘭州修理靖
虜蘭州邊牆壕塹禁治流民出境空礦該兵部議擬
覆題奉
聖旨是固原參將著移住蘭州分守蘭靖地方提調
各守備官嚴謹設備防禦虜寇增修邊防巡捕礦賊
仍聽鎮巡官節制換勑與他蘭州固原各守備官依
擬裁革查覆欽此
諭曰胡人以畜牧為生騎射為業侵暴邊境出沒
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察

則擬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衆易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恥者其甚至于陷沒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之君憤夷狄之侵淩竭天下之財力窮兵遠討犂庭掃穴中國強矣然而內目敝甚至亡國如秦隋之爲亦非計之得也是以論者謂禦戎無上策良以此耳瓊世家太原幼聞父祖言胡元入主中國事不勝驚訝及壯見秦晉之民困于防邊父子離散深痛惜之正德丁亥以掌兵政凡

八年因得周知備邊得失嘉靖戊子
詔起總制陝西邊務迄今辛卯四閱歲華巡視險要考驗古今竊知禦戎之策見於經傳者固亦有之易坎卦文王彖辭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程傳云設爲城郭濠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人民孔子繫辭上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禦戎上策豈有出于此者乎玩味其言險而曰設者險不獨險而用人力以修爲之也必因地勢之險而後加之以人力修之非如後世大發下夫築長城萬里于無險之地也既曰設險而

又曰以守者守不可無險險不可不守也前代失險不守境土內促爲夷狄所侵害者多矣惟我
國家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大矣然而諸鎮尚每困于強虜者設險之道容或有未盡也今以在陝西者言之虜住河套（即古河南地名朔方）每自花馬池（古鹽川郡）入直至涇邠平涼秦隴四散殺掠滿載而歸嘉靖八年虜衆住套中國人自虜中逃回者皆言小十王吉囊俺荅

阿不孩等領衆四五萬欲候秋高月圓深入寇掠瓊遂奏調各路精兵三萬騎親統駐花馬池備之虜至不得深入然以調兵事非上策不可常行乃竊效周南仲城朔方退玁狁之意遵用易繫重門禦暴之理圖上方略設險守邊大省勞費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敘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朱觀諫議協同鎮守陝西都督劉文將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大用身任其責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承勛主張敷奏乃於花馬池一路長三百里爲之深

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於環縣北甜水堡西至靖虜蘭州長八百里塹山堙谷以爲重門愼固封守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內地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樵高樓也）校聯不絕（校營壘相次也）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勢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前歲

經略河西奏乞遵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

北虜事跡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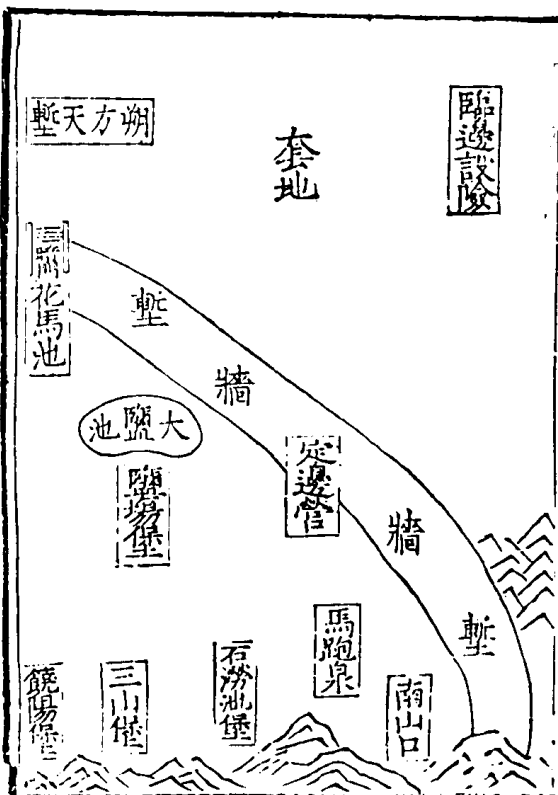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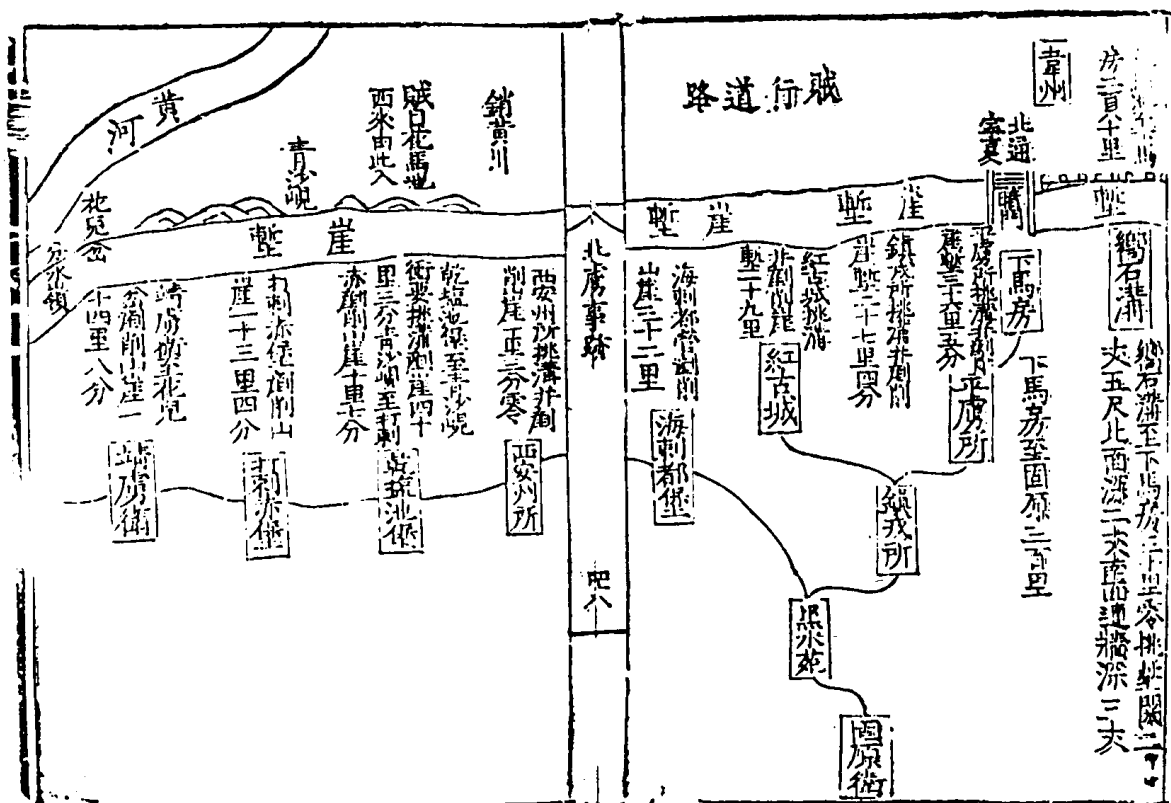
設險守邊圖說

定邊營南山口起西北至寧夏橫城舊牆止開塹共二百一十里築牆十八里夏城北平虜所五谷渠起西至賀蘭山麥兒溝開塹三十四里皆臨邊設險謂之防胡大塹也南自黃河大壩起西北至賀蘭山嘴墩止開塹斬崖八十四里所以斷虜自河西入夏州之路也自環縣西北鎮石溝起西至靖虜衛花兒岔止六百三十六里於寧夏之內鏟崖砌壘所謂重險也靖虜分水嶺起至蘭州水車頭止二百九十七里鏟崖築牆臨河設險以備河渠虜自河西侵隴右也

鎮遠關
防胡大塹
套地
東接清水營
舊牆
黃河
西接橫城
北虜事跡
定邊營南山口起西北至橫城舊牆止共長三百二十八里內築牆一十八里開塹二百一十里
石溝池西南至蘭州一千里山勢相連可設重險
清水營
毛卜剌堡
興武營
安定堡
橫城
靈州
小鹽池
韋州

靈州
花馬池一路邊境
近東設險
北虜事跡
賀蘭山
黃河
廣武營
西通涼州
鎮朔堡
新興堡
寧夏城
邵綱堡
清水堡
山城驛
通陝西路

修邊凡例

花馬池一路幷平虜城塹俱深二丈口濶二丈底濶一丈八尺塹内築壘高一丈底濶三丈收頂一丈二尺攔馬牆高五尺築牆必高廣皆二丈垛牆高五尺定邊營每一里其餘每五里蓋鋪房一座撥軍巡守所謂深溝高壘以界華夷也大壩口塹壘同固原響石溝一路牆塹北花馬池一帶崇深剷崖挑塹尤極深峻因丘陵川澤而爲之也靖虜西南至蘭州牆塹少減者以河爲固故不欲過勞八也

定邊營牆塹碑
延綏鎮西境曰定邊營又西為寧夏之花馬池地
形雄坦天險不周往巡撫都御史俞公子俊修鑿
牆塹峻浚堅厚乃歲久湮隳亡所控禦今
上嗣大歷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王公瓊為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授之節鉞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經畧大業宣布
皇威既而平土魯番復統士三萬扼花馬池樞要虜
震慴遠徙又慮芻餉之糜費也奏畧曰防邊莫善
于守莫不善于戰茲地虜數繇以入在昔任總制

者率駐固原惟伏兵內地以待及創建城堡添兵
增戍勢益分供輸益困虜每大舉深入因兵散不
能禦輒獲利出臣今既揚兵塞上懾其心矣請自
定邊大山口抵寧夏黃河咸濬為深塹塹內築隄
守以步卒而虜騎不得長驅則臨鞏平鳳民安枕
席戍兵勞費以漸可損鹽池屯田為利尤博其督
理之任陝西僉事齊之鸞張大用可
上優詔許之會巡按御史朱君觀亦以為言
詔乃進齊君張君副使命其分將定邊者張君按治
之域乃躬冒艱險相厥地宜糾徒幾八千直于城

以塹不可塹者以牆畚鍤如雲登登四聞節勞均
力人人欣說之信溢縮具有經紀工始于嘉靖十
年春三月越秋七月告成凡城東南抵大山口二
十一里一百三十五丈西北抵境上二十二里一
百四丈五尺凡牆高二丈底厚如之頂一丈二尺
牆外三丈為塹深一丈六尺口濶二丈底濶一丈
五尺凡塹深二丈口濶如之底濶一丈八尺塹內
隄高一丈底厚三丈頂一丈五尺每里周廬敵臺
各一雉堞逌逌樓櫓修修下壑上削望之栗栗焉
言言壯哉麗乎萬世之固也馬氏汝驥曰嗟乎北

虜之為患也久矣三皇五帝夏商之代紀籍罕載
逮于周秦涇陽之侵長城之役天下嗸嗸然周人
但城彼朔方薄伐至大原而已秦逆天命掊生民
築城萬餘里卒之亂亡立至及漢晉唐宋禍福繇
之不殊善乎孟軻氏之言曰地利不如人和是故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然山川丘陵重門擊柝以捍
大患安疆場者又何可弛廢
國初驅虜河外正統初始復渡河天順成化年間遂
入遠河南之地然自余公牆塹之後餘二十年不
犯塞乃弘治辛酉以來熾矣則扞蔽之不飭也今

曷可云弗急哉是役也晉溪公主之朱君贊焉張君作其成其功德茲地者並遠大矣夫一勞則永逸道謀則寡就向罹

聖天子推赤心任人傑明斷于上而執事諸公議允合焉殆猶失空言耳昔張仁愿築受降三城刊木標障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已而果然今茲亦云奚俟龜策于是將士耆耋農桑工賈沐德飲惠皆願刻之金石以垂鴻休其辭曰　玄黃宜成外內有經大象靡截或險或平或損乃益弛張區域曰惟

聖賢代工立極大河之曲是曰沙漠蠢爾朔奴巢乎毳幙虔我邊陲暴我耕耘憂廑宵旰推轂元臣禮樂是說韜鈐以王爾爾飛將焞焞虎旗以獲厥醜以屠明王乃扃北門我武惟揚武而不殺曰險可設我謀孔臧彼狡其奪柱史合辭命于大夫大夫經營乃慎乃劬高岸坼維雄壁亘漢陰山窮虜雷哭而竄夕烽晝燧坐望行偵戍役如歸室家靡驚構乃殊績守豈微力崇墉復隍曰德罔德明神幽贊英圖不墮以藩中土億萬餘基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修撰承務郎經筵官

上郡馬汝驥撰

北邊事跡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有晉溪奏議已著錄瓊在嘉靖初總督三邊軍務因集歷代守邊得失及所條畫奏疏合為一書大旨主於花馬池一路三百里及環縣至蘭州八百里皆築牆掘塹以為臨邊設險之計又欲仿趙充國故策於甘肅屯田以備戰守蓋當時兵力不能及遠故其所設施止於如此後附設險守邊圖則所起邊牆及剷削崖谷之道里尺寸也

西番事蹟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番事蹟一卷》提要

西番事蹟序　金聲玉振集　邊防

太子太保晋溪王公先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制陝西邊務開府固原於時土魯番貢職弗修屢抗我師爲禍甚大貽朝廷西顧之憂公曰土魯番舊稱臣久第御之失宜故至此我其撫之撫之不聽然後有以爲彼亦無辭可稱說也於是撫之果降修貢罔敢或爽先是各鎮士馬各守其地不相及北虜往往竊入我境拒之則無人覺而逐之則有甚不易者公自畫以各鎮士馬凡虜可入之地分布之以拒其入

謂之擺邊以語諸巡撫諸公訪於邊中老而諳事者咸以爲不可公歎曰吾畫已成第俟之可萬全無事已而果然於是邊人頌之以爲降土魯番者詢謀僉同公之推量也或可學也至於擺邊之策神識妙智公之才不可以學而能也於是關中士大夫聞之作爲詩歌以紀其盛題曰元老靖邊云涇陽進士穆君文英走使鄠杜下屬九思序之夫六月之詠平玁狁也釆芑之作服蠻荆也由今日視之帥不與於六月士無事於釆芑而邊靖焉則夫嗣遺雅之音以流於

萬世者宜何如哉宜何如哉公昔爲吏戶兵尚
書歷事四朝忠君爲國之心終始一節今將入
侍
聖天子爲四海致太平盛德偉績紀之太常備
諸國史蓋不止於靖邉者云
嘉靖庚寅春二月辛未渼陂山人王九思序

西番事蹟　　金聲玉振集　　邉防

總制尚書王瓊撰

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

詩大雅緜之篇也朱傳云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豈城朱氏曰大王之去邠避獯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慍焉

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詩小雅出車之篇朱傳云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南仲方往伐西戎而未歸蓋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

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卽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今西番卽古犬戎遺種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陣畢乃盡渡虜

數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令軍勿擊欲以威信
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
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
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
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非至計宜捐罕开闇昧
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令悔過反善因
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或以爲先零
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

圖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
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令其引兵並進充國上
書曰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
涉正月擊之得擊之理又其特也以今進兵誠
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
至先零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
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虜溺死者數百降斬
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
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
喜曰漢果不擊我矣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

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
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
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
進兵璽書充國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
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
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
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
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水名羌虜故田及公田
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

步兵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
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
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
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
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
上狀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
採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
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

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趙充國處叛羌雖以招降爲主然當時內郡

兵屯邊者至六萬餘人充國所領亦萬餘騎未嘗不用兵也充國能降羌雖因屯田以困之然繕鄉亭浚溝渠便弓弩飭鬬具未嘗弛武備也湟中卽今西寧衛地彼時止先零罕开二種爲梗而武威張掖酒泉皆漢所有故酒泉太守辛武賢等皆合兵擊之故能使羌虜降服而得屯田自便今北虜盤據西海而刺環遶北山西域土魯番勢漸強盛吞滅諸番河西兵寡糧乏全藉屯田自養而築城堡遠斥堠愼備守之事未能遽舉一線之路兩面

受敵邏卒遇害行人被擄者無月無之爲今之計若非復民納本色之舊規以足軍食撫恤士著之軍卒以振軍威而欲獲利屯田坐困強虜不可得也

諸番自王莽末入居塞内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據隴西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羌胡與漢相處數爲小吏所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乞置護羌校尉光武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宋神宗時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遂宕洮

疊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失馬途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自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十級獲牛羊馬以萬計

宋偏安不振境土内蹙所以屢困于夷狄而竟至滅亡如洮岷河不守則隴右不可保而關中不得安矣王安石主議命王韶破西羌以安隴右所以詰戎兵強宋室將爲復讐之舉而史臣乃以安石爲開邊生事是何偏私之甚耶

本朝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曩日等族歲納馬三千五十匹

洪武初置河州衛後改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

十九族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

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洪武初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冲申藏等族歲納馬三千五十匹（西寧卽漢湟中後衛鄯州地）

以上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黃河南唐末俱陷于吐蕃宋爲夏元昊所據本朝通番易馬定例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

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族反侵内地巡撫都御

史馬文昇調兵征勦斬首八十三級報捷陞賞
有差
嘉靖元年西番反侵內地鎮守都督鄭卿領兵
討之不能克班師後每歲入境殺擄人畜
嘉靖八年洮岷番賊潛林竊出搶刦行路并在
野牧畜千戶馮綬馬應爵等領軍追勦被殺議
者以有禁例不敢出境追勦總制軍務尚書王
瓊建議賊入聽官軍襲至賊巢勦殺由是整飭
邊備僉事高登每出兵襲賊斬首數多番人畏
之後高登去任新官未到適洮岷守備官皆缺

又固原等處兵馬悉調花馬池防禦套虜番賊
遂乘虛深入臨鞏地方攻刦寨堡敵傷官軍搶
殺人畜巡按御史胡明善具奏兵部尚書李承
勛議曰西番土地因被西海虜酋亦十剌侵占
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愈肆猖獗何以善後
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費
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
前任老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伏望
皇上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
悉令總制尚書王瓊從長區處

詔從之瓊會鎮巡官議曰番夷反形大著用兵
實不可已族類善惡未分招撫尤所當先然非
臨以大兵則懷疑觀望者撫之未必即從不即
搗其巢穴則怙終不悛者兵退必又復出於是
先遣游擊將軍彭棫伏兵伺擊鎮守都督劉文
統兵繼出會合洮岷官軍并民夫五千餘人分
布要衝相機撫勦二月初十等日自固原發兵
二十日至洮岷分遣撫夷指揮宋武等深入各
族曉諭禍福洮岷東路朮舍等三十一族西路
苔祿失等一十三族岷州西寧滿等一十五族

皆詣軍門聽受宣諭稽首畏服當給與白旗量
加犒賞遣歸本族惟洮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
爾等一十一族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險不聽撫
化三月初九日分路進兵穿林緣崖十一日直
抵巢穴斬首一百二十三級兵至著落寺大檣
垣等十族亦俱聽撫惟板爾一族恃險拒敵二
十一日大兵進攻斬首二百三十九級捷聞兵
部議曰尚書王瓊運謀畫策計出萬全委用當
器人各用命功宜首錄且其自總三秦之寄屢
親行陣之勞杖鉞西行則土魯番率數十國奉

貢稱藩按伏花馬池則俺荅阿卜孩等數十萬衆經年不敢侵犯古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本官以之總兵官劉文都御史劉天和一則冒犯矢石督戰克捷之勞顯一則贊謀督餉陰相默助之力多且天和昔年屯田於河西去歲督餉於行營勞蹟尤著宜加陞職足符公論御史胡明善始發叛夷之惡終有共濟之勤督勵盡心功委難泯巡撫都御史寇天敘太監晏宏巡按御史王儀巡茶御史陳情勞蹟俱可嘉尚遊擊彭棫部下擒斬數多副使許路招降芭泉等

因具題奉

聖旨這捷音總制官王瓊發謀制勝功實可嘉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還寫勑奬勞他劉文劉天和胡明善并彭棫許路亦俱各有功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還都陞俸一級晏宏王儀等既有協濟之勞各賞銀十兩寇天敘等都罷奏捷人員照例賞他欽此

論曰大王避狄人之侵去邠居岐而復有昆夷之慍周王命南仲伐玁狁歸而遂伐昆夷蓋北狄之與西戎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厥後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囂而旅拒東漢唐速吐蕃直入長安宋失熈河併於西夏爲禍大矣本朝互市茶馬羈縻得法雖未大肆而時入侵擾居人苦之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漸有吞併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之事誠可慮矣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荷蒙

廟謀撫勦並用破若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正如趙充國伐先零而赦罕幵古今

一道也或曰虜在西海既可慮矣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強弱何如耳弱則不必備強雖備之而爲計甚難前代固有屯兵青海以斷羌虜連和內侵者矣而徵輸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爲法也正德十年謀臣不考故實議調朔方勁兵逐勦之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餘計竟無成功此可以爲戒也爲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堠廣備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盛連和西番有內侵之勢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

洮鞏昌、岷州諸衛要害之地以拒之斯爲良策矣有志于邊事者尚鑒于斯

西番事蹟終

西番事蹟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總督三邊時出兵討土魯番撫定其部族而誅其不順命者因爲此書歷叙漢先零宋岷洮諸羌叛服之事而以當時用兵始末附之其論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許其能詰兵戎以强宋室而斥史臣以安石爲開邊生事之非蓋亦有見於明世邊備之不修而爲是言歟前有王九思序稱關中士大夫作爲詩歌以紀其盛題曰元老靖邊屬九思序之而書中實無詩歌序與書頗不相應疑刊書者誤取他序以冠此冊也

海寇議二卷

〔明〕萬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寇議一卷》提要

范　表　著

寧波自來海上無寇每年止有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並不敢過通番者後有一二家止在廣東福建地方買賣陸往船回潛泊關外賄求把關官以小船早夜進貨或投托鄉宦說關我

祖宗之法尚未壞也二十年來始漸有之近年海禁漸弛貪利之徒勾引番船紛然往來而海上寇盜亦紛然矣然各船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而還各自買賣未嘗爲群後因海上強弱相凌互相劫奪因各結䑸依附一雄強者以爲船頭或五十隻或一百隻成群分黨分泊各港又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計數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邏諸國無處不至又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借其強悍以爲羽翼亦有糾合富實倭奴出本附搭買賣者互爲雄長雖則收販番貨俱成大寇徽州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強者福建陳思盼住橫港後許二爲朱都堂取委福建廬都司鏜帶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將雙嶼

港築柵賊首許二逸去今見在京師王五峰名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胥櫃素有沉機勇畧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住瀝港後有一王船主卒領番船二十隻陳思盻往迎之約爲一夥因起謀心竟將王船主殺害奪領其船其黨不平陽附思盻將各船分布港口以爲外護而潜通五峰五峰正疾思盻之壓巳而瀝港往來又必經横港屢被邀賊乃潜約慈谿積年通番柴德美發家丁數百人又爲報之寧波府白之海道差官兵但爲之遥援詢知其從船出掠未

回又俟其生日飲酒不備内外合併殺之盡奪其財德美所得亦以萬計擒其姪陳四并餘賊數十人送官及各船餘黨回還因無所依乞歸五峰後雖有一二新發番船俱請五峰旗號方敢海上行使朱都堂所取福清船義官吳美幹所領者不盡還本省一半亦從五峰五峰之勢於此益張海上遂無二賊矣此因其有隙而用賊攻賊亦兵家之常未爲失策五峰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領之因而往來海上四散劫掠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

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近地人民或餽時鮮或餽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絶邉衛之官有獻紅袍玉帶者如把總張四維因與柴德美交厚而往來五峰素熟近則拜伏叩頭甘爲臣僕爲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爲榮矜挾上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法禁之壞至此極矣今雖平昔本分者亦往通之只是法弛故也近自破黄巖屠霸衢而其志益驕緋袍玉帶金頂五簷黄傘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侍衛五十人俱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於定海操江亭數

日先稱淨海王僭竊叛逆腰斬指揮殺府知事殺百戸焚燒房屋擄掠婦女財物數月以來沿海軍民被殺數萬罪惡滔天在所不赦昔年太倉秦璠王艮之亂未嘗見其攻一城殺一官而撫按衙門即以奏聞請將出師一面通行各省緝捕親黨剪其羽翼而其勢始窮束手就擒地方遂寧今此賊屠城掠邑殺官戕吏一至於此而見今四散劫掠不於餘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往來荼毒生靈無有虛日而猶混言倭寇不實上聞果何待耶今既曰倭奴酋長

爲誰是鳥可隱也其所刼掠地方凡通番之家皆不相犯蓋以立信故人皆莸趨而賊黨之在省者紛紛不可復言奸細如王五峰之眷屬徐碧溪之子弟亦且安住出入真若無人況其他乎而杭州秀才監生俱與往來厚爲内交近日碧溪之子翁見爲人首告拿獲在官而又故縱

毛海峰鄞縣人其父毛相乃黜退秀才先因長子毛子明通番逋欠貨物以父往贄而後以弟代之頗有勇力善使佛狼機又善彈射五峰因育爲子託爲心腹就稱海峰父去子來交馳番

國其兄縣學秀才亦嘗看其弟銀兩財物不時差撥送至家而其父母尚在兄以科舉入場且

徐碧溪毛海峰皆五峰部下賊首也黃巖縣寳徐碧溪同姪明山率領攻掠又屠霸[illegible]其惡不在五峰之下族誅猶有餘辜而待之若此是爲無法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麻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畧不譏盤明送資賊繼以酒米非所謂授刃於敵資糧於盜

乎此自古所未有也或又曰行法慮以招寇若只畏忌必欲法不行而釁不招但各悠悠以度時而彼賊養一日四方黠猾之來附者日衆沿邊財物之刼虜者日富畢竟縱之何所至而後已也且今日之屠殘是果誰招釁以激之耶正在法之不行有以釀成之耳今爲調停之說與之送貨及餽酒米以姑從其請者此即宋之和議前此已誤豈容再誤耶近又有海賊原利欲變　祖宗成法倡開海市以息亂者全無後慮且不知致亂之原蓋在於法弛而非有嚴法以

致之吾恐市一開而全浙危矣先年秉齋沈公爲海道正當群盗縱横之時虚心訪究盡得其情惟盡心奉法畧無假借凡地方積年通番者一拿即至不敢踰時按法治罪雖豪右不能以計免而人皆始知惧法無敢窺海者如巨猾柴德美亦逃之福建而不敢歸番船亦各漸往廣東別爲生理若遲以一二年海道其肅清矣惜乎其去之速也豈邊海之當厄耶至今士民皆懷誦之後自沈公之去而法禁復弛逃避者復回問罪者復脫而海賊復横復又拆巡海之哨

船減墊集之戍卒城垣任廢而不脩逋糧侵欠而不究海賊殺掠禁不許報惟務隱蔽但令邊官買賊以爲功姑以塞責　祖宗之法盡蕩然矣夫以朱中丞搗穴焚舟除海巨寇鑿山築海功非不偉而人未有懷之者蓋以其高而不下粗而不察惟專攻其末而反遺其本臨下雖過嚴地方之逋番紛然如故除一許二增一五峰其勢宜不足稱此不猶汲水救火而曆薪沃膏者之不息乎本之所當先而末之所當後也明矣今以杭之兵卒器械不利裹糧不足盛暑以

往即欲攻其末不亦難乎赭山鵝子門又焉能守賊船盡入其將何法以禦之但爲之迎賊可也各郡役民守城妨其生理殆不可久況通番者得利而良善者受勞人心焉服且勾引者之不除則海賊必不可去從逆者之不正其罪則遠近黠猾者何所憚而不爲此紀綱法度

朝廷所以維持天下不可一日或廢者也豈勝太息識者有謂今歲不亟爲處養至明年二三月間其勢決不可復爲浙東諸郡皆危矣豈特浙東之危如杭州由鵝子門而入嘉興由澉乍二浦而入其先潜住諸黨又爲之內應亦不可保殆不爲迂然即今誠猶可爲也但以朝廷之法治之則有不待血刃而可以成功者交通即絕酒米不饋彼亦不能久住今舍其易而不爲坐失事機何哉且聞此賊攻掠之處未嘗不有人勾引而但無勾引者則不攻掠則可知矣近又聞許二覘海禁之弛糾領黑番船復來海上此尤可憂愚衷切切不覺言之戇直伏惟公爲國者一垂覽焉

海寇議前終

王直歙人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
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
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
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嫗曰生
兒時有異兆否汪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
峩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獨
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
我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
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黃絲綿等

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
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則又招聚
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
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
賢義子王滶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
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
勦之撫子遣者而聲言宣力
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爲薄大詬投之
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内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
列表絫將命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

去怨中國益深且恥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
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
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
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
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
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黃巖昌國臨山崇
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墮焚燔廬舍虜掠女子財帛以
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塡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比年
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但爲計狄誦毋殘破處必詭
云某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

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公胡　前按浙時見賊進
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主遣者且賊酋來者皆直
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主遣無疑先是間使徽州
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
第宅奉之以爲餌而跪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
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　上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
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王直越在
海外難與角勝于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
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
戰陣而時遣褊裨雜種侵擾我邊圉是直常摸其邊

而以勞汝中國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携其黨徒竊
髮皆知向化則直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滅賊立
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而行居無何
倭酋董二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不爽毫髮
中外始曉然知狀于是　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璽書褒勞而閫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吉規羅益密
御史金淛陶承學交章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誅生
擒王直者封伯子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王滶
道以移諭事滶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

夷所宗今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
館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簇擁洲
等心動坐論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曰總
督公遣洲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海介
逋臣總督公不以尺纓牽而羈之而遠勞訊使死罪
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
公爲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爲
國家驅盜非爲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
亡命糾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鹵獲而爲之辭曰我
非爲盜者是何異于昏夜操刃以臨人之池執之以

曰我非盜魚者爲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心
不然矣直語塞洲等曰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益以
鎮溪麻寮大剌土兵數萬艨艟雲屯戈矛雨注水陸
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
于螳臂以當車轍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
不疑拔足下壽母令妻于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
非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
爲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歷小島而
還而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順指者頗少變而叛貿符
直爲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于彼矣初直聞母

妻爲戮心甚怨欲犯金華及聞洲等言無恙又竊喜
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
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親爲彼所
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
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算也遂托宣諭別國爲名留
蔣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滶同陳可願回至寧
波詣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洲夷
過洋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
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　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
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　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

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百餘據舟山為亂
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勦之盡殲焉公疏　上功
次犒賞有差王滶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
印如斗大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
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
張甚公乃謀之王滶等以覘其意滶等初欲小試慇
懃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
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
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寨
門自以招直為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

次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王汝
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勞
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倔强不一見我見我當有
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
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為縱不知所料亦可與之應
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蔣洲次遣王滶葉宗
滿等率銃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
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慷慨
登舟釃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岸時須
詳備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豫調俞大猷于

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滶等從事
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禁
倭礪兵刃伐竹木為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
時公計已定仍姑列狀　上請以安其心　上已知
直為釜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
詔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為詞胡其可
相機設誅擒勦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奉　詔秘而
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略密調參將戚繼光張四
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棊列魚烏
莫度乃以夏正等為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

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
信汝汝有大兵千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况死生
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
且萬有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滶
葉宗滿先遣來見者速狀卧因佯露諸將請戰書十
餘篇于几案王滶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
云吾欲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
辭吐滿牀王滶等漏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子澄
嚙指血寓直書云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
使軍門有辭于　朝廷卽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決

不留汝輩令不來能保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
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直猶豫未決公以直執戀卒
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覬望乃開關揚帆示欲
進兵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且知徐海等
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
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乃曰部兵無統欲得
王滶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兵久雄異域
得人心爲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云以
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滶往直乃槩然詣軍門時嘉
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三

司諸大夫叅議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
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
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禍以來歸仍欲挾倭
而求市上有干乎 國禁下貽毒于生靈惡貫滔天
神人共怒問擬斬罪猶有餘辜公具疏 上請得
旨斬直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王汝
賢葉宗滿俱從末減邊遠充軍王滶出洋爲颶風所
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
黨與皆絕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
上請

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靖部議報謝徐徐何也胡其
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
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者陞賞有差

紀倭亂者多矣惟范表之述核而實始末具見范
督軍於浙故知之詳賊首王直竟爲總制胡公紿
至杭城於巳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斬之梟示於
浙偉哉其功耶讀秋崖朱公甓餘漫錄與范議若
相表裏焉夫一夫作難傷生困財流毒於天下東
南之憂迄今未息其厄運由諸天乎人乎漫錄悉

之矣王直叛逆之跡不知述於何人直自謂弧矢
星擾亂兩浙杜陵所謂四海十年不解兵豈其人
乎因附其傳於傳後俾有所考焉
是冬除夕日袁生漫記

海寇議後終

海寇議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萬表撰表字民望鄞縣人正德末武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時値海寇出没爲江浙患表推原禍本以爲姦民通番者所致因爲此議上之當事歴叙逋逃嘯聚始末甚詳其後倭亂大起表結少林僧習格鬬法屢殲其衆蓋本能以才畧自顯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見也案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表海寇前後議一卷此乃袁褧採入金聲玉振集者所錄僅一卷疑已佚其後議又訛萬爲范尤爲失考矣

塞語不分卷

〔明〕尹畊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塞語一卷》

提要

塞語序

塞語尹氏子朔野所為書也朔野子少習兵事
識兵機每欲提一旅橫行塞上毅然負勒燕
然封狼居胥之志會
世廟中葉天下承平久諱言兵即武夫世胄伝
牙肩髀之師語以韜鈐莫踰皮傅尹子慮之
乃述塞語然則塞語其有憂乎夫兵有幾將
有權因敵制變詭秘莫測是謂兵機醼廟而
主扶轂遣之無從中御是謂將權古之名將
得機而神得權而運然後從事四旻而功不
殆是故謀勝于朝堂者王伊呂是已戰勝于
封疆者武衛霍是已托言于簡編者傳風人
策士之流是已余觀尹子所為塞語審形勢
明戰守裁今古之變察彼已之情逆禍福倚
伏之幾明若觀火矣然而忠患周防如燮突
薪若將弗救危詞幽辟如疾痛之呼人惟恐
弗聞何為其皇皇若是夫總文武者將之良
也簡能授任明主之務也以尹子卞置之惟

惺受以專閫即伊吕冝未多讓其功豈遽出衛霍下乃阨于郡縣困于簿書期會之間竊比風人策士之流托塞人之語懷罪我之懼岌岌焉幸釆于觀風者所謂詠歌不足繼以嗟嘆是憂心之感也故曰塞語其有憂乎雖然摧鋒陷陣功一劔耳揮袍決策功一時耳藉令尹子樹勛塞上視塞語孰多夫兵猶禅也禅有法眼兵有妙機皆未易語是故任三軍之政而不知三軍之事則亡矣不知三軍

之事而妄語三軍之機則惑矣即令尹子樹勛塞上而塞語亦安可以無作於戲知此則尹子衎志匡時固自有在何必勒燕然封狼居胥而後可以論尹氏子之功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
勅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北海劉應節撰

題塞語前

嘉靖戊申余以前史校待罪家居屬鄉兵罷會大戍歸致督軍翁公書披視之則塞謡在焉喟曰是赤帝子之民也何其該而典也豈余得與共斯世耶雖然容也未闡於用也間一歲庚戌冬余以兵事徵爲職方主事乃諦其爲大夫尹君書也懼甚宿其家篝燈更出塞語鄉約而讀之未竟篇贊曰風渢乎猷訏矣言核而理矣小者式障大及疆圉靡不鵠矣可以懋厥庸矣雖然適也夫豫其幾也

再閱之則有所謂審幾者焉於是又喟曰遜哉淵乎進於是矣吾蔑以加矣顧攟而會之何如耳夫幾者操用之微權而神明之所委蛻也是心之館府而無窮者也不以利害榮辱失得之變撓之則神明豫定而氣充斯以仔肩海岳斯以旅泪兆物無難矣余思以是賛襄哉

嘉靖辛亥正月之吉平凉趙時春景仁甫著

塞語序

朔野子達于時務先是述鄉約約鄉人為守禦事至是嘆曰兵民之衛也戰守之先也虜治之蠹也勤民而不詰兵設守而不及戰為治而不去蠹慼也于是復述塞語塞語者近之戎政遠之虜情詳而法制大而形勢無不論說之也夫城境曰塞述答曰語朔野子論說時務而曰塞語憂時切反音公矣夫取善公其言不必已出也憂時切又豈必其身行之哉此朔野子之心而塞語所由述也昔賈誼為漢陳治安之策文帝一一行之長沙之遷誼自傷擯棄弔湘見意朔野子登第垂二十年矣服官中外恒多齟齬乃今述塞語告之人人則視誼為何如也余于是乎有感

嘉靖庚戌季春朔日溫泉郝銘序

塞語

朔野山人尹畊著

塞者何即所居也語者何即所關也君子在朝言朝在鄉言鄉然則在塞者所言塞也居而關之關而述之以為觀風者采也嗟夫保國域民者其言貴實而績容裁變度勢者其言貴達而通理憂危慮患者其言鈎深而曲中感義敵愾者其言發揚而蹈厲是故可以興可以觀思可以奮也塞之言未必具是四美而塞也有是四情焉則夫居而關之關而述之以為觀風者采宜也或曰古之采者詩也今言乎哉曰言心之出乎口者也詩言之成乎聲者也有所感則音出有所叶則音成是言直辭詩委辭緩急文質之致不同而其為心之出則一也古者中州之民或以勞役或

以離思或不得于君臣朋友夫婦之間則言言之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咏歌之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今塞居者徃金革而親鋒鏑避寇讐而蹈水火事之急者不能徐其告心之痛者不能入其呼而可律之曰是不音也邪雖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固先王之澤然而詩教者也於戲其足以為觀風者采與其不足以為觀風者采與要有知之者矣

虜情

嗟夫由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為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然權既亦變數再竄

成祖舊三駕之威曾台送軍門之欵虜真脅肩屏息潜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埸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亢血刃屢見虜蓋寖强焉又夫

英皇旋軫諸将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纔脱脱之百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内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瘡虜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来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和　盡諳吉囊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之　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為何如也故曰虜勢强弱之不同然其初為寇也有幾群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也戒備過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纖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摽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茂視我衆厥數百以覊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

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兗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輕軼營壘步兵内集肉薄陴隍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劚窖穩粟必囊徙今乃入秋揉禾既採舂米是漸知穴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々々也又其始掠

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輸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反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鏡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乏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貿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々今則步騎雜至未嘗

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為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為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為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

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支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嘗有意外之陵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于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邊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擾亂我而我勤勦絀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矣可

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恩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逋戮尚存思憶鄉邑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之錮于是餡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巧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欲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賣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矣

塞語六

形勢

天下有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之用何謂體地里險隘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事規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今夫輿地河北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為華夷之界陘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曰塞成皐距飛狐趙涉畫制七國則曰走藍田出武關亦所謂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故險阨莫重于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于邊塞而都邑所屏蔽則尤急智者為計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江都之禍已兆而高麗之師尚陳漁陽之釁既萌而南詔之兵亟喪古來東南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爾乃若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遼元則盛控弦以為武恣荼毒以為雪中國之人素將養兵閉關飭塞蓄財力疲奔走以事之強者僅勝弱者削壞譬之縣千鈞以朽索而坐卧其下支撐稍弛則碎首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為謀也代太原城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為謀也治秦中實塞下後嗣

塞語七

忽之其禍至于主下殺魚羊食人唐人之為謀
也斥磧北置都護府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
邑焚宮闕宋人之為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
忽之其禍至于輸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
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
形勢也磧北都護府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
宋人之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為險阨資其險阨
以為戰守是固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
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都護府或曰燕雲靈武

塞語八

則又以都邑不同境土有異權其緩急以為酬
應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強者僅勝嗣而
忽之務者削壞必然之理也我
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
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
人籍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御已失
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
為守我
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

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
則
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
京有遠近也夫
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
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
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
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
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以永樂宣德之

塞語九

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
口不立甘心棄去畧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
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
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
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
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
也籍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

也籍生養之富大垣
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玩
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
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
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
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黄花
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
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
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目宣大矣垣宣大可

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然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
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
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
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
大之垣後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
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為守
京後以守而為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與
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
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城塞

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朔方
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為軍壘扼要也若今之
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
要乃所以為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
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

為長城也變扼要為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
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擴胡
為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
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于白肉而無陴睨之
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
禾稼殘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鮮其
何以為國乎嘗謂開闢以來為生民害者三大
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捄之而皆歸之築防一
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彩然雜異類

之中其不為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為之城郭宫室重防以圍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懐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巓崖樹杪之閒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為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允頼故古之賛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為所併也則為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

管仲吾其被髪左衽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伯勞心思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穴城居以避恙也而鯀以之治水鯀堤以扞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山之殛雖伏圯族之罰而勤民以没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為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為慮而過為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

秦強矣此時為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懸則萊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歴九原雲中至遼東為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遑之以歳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為慮而

過為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寛額外之征緩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違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

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
隣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
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鐵甸則緩
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
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
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鐵甸不城所謂
遺徼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
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
上谷北平為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
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
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大
神京在燕大寧渝失
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
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

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
宣遼以為絶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
時也曰徙三衛當在
國初為絶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
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
化弘治之間北虜數頁邉警罕聞年穀屢登塞
下殷富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取
少有涉于三衛三衛茂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
為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
為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邉警所
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為厲已故曰失
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
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
陴伏精鋭于半道卬垣則矢石備施以為守入
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宣大計也而以

其閒暇大城
京後應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
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
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表
遍其下列堡寨以為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
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
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
失時可憾而捄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
疆守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

下人有也為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
牛畜舉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虜
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馬驅
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
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
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慕且愈增其
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
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徙居塞下者乎塞兵
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

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
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
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籌計即如探虎
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
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
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
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
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齒斷
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

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衆之莫能
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
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容則入言必不
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
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
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釁隙之入
中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
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
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

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退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為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為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為致沉痾乎繆也甚矣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必欲離猷亂揹妻子林林總總于亭

障陴睨之間不腹怨不力疲稱干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愢愢慄慄于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踐太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休城長役而不革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

狀而無免籍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為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繫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為漢謀也難而為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嘗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思治覬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虞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

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為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為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禾旋國君為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傷之後休養者垂二百年須之已久自

天子以至度支禀禀以財用之困土役之勞憂念
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鯀之治水其役豈
下于始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
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邉
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
闌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于晉陽矣
鼂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
五陵矣其徙邉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
其外郡國乎邉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邈也水土

塞語二十

又不服習也聞邉土苦惡當徙者憂懼其難一
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
其扞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廪未實從口既
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二
也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
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
警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為樂土人多而苦于無
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廪食
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

從者矣

國初壚利稍寛遠方商賈有挈家居邉塞者以利
之所在也而况即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
錯為漢謀難為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
不乗不乗是棄塞也塞乗矣不可以不久不久
是棄乗也更戍則不習諳戍不可也不更則怨
衣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
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乗塞集兵若干歷
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乗者至則役者當徙役

塞語二十一

者返則乗者就道朞月計數旬于里而已室家
之棄曠生理之廢乏形貌之跼蹐鬪心之懈沮
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乗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
也古之乗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邏千里無
不受陴者矣古之乗塞者逝烽火而已今則執
戟擐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
稼棲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嗜餉恃之以罔戒
矣即廢之不乗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樵殺戮之
慘士女虜逼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于償也

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為之畫田塞城矣其地甲而把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為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統之以一校則校為一辟步卒勤察望晝夜為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為信驗無事則番上者荷戈于城

塞語三三

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為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額廩既留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皆欲而其甚趨者利也朞月不數旬千里有不願携室者乎

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廩以為資有田以為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非無盛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之財用樽節焉已爾之兵清補焉已爾之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之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然生廢之戍守為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然不廢之以戍守抜邊兵于中

塞語三三

土抜乘塞于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釁晉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為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于天下之甫定則願息者咨行之于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鮮行之于胡患之不數則無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靳不為可謂智乎

乘塞下

夫

國朝城塞不始于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于近年其乘之亦不始于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于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疎壕塹易爲填塞垣周于壕壕附于垣蓋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年之蘆席山蘇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怕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

塞語二十四

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有者審機運輒不膠一隅而必共輻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之未常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急喙莫能辯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忽于虜之入懼于役之久惑于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即

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犂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易明也外阻于高墉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暫入既入而震歸畿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瘡痍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成虜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

塞語二十五

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下拒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馳擊突刺于平原曠野之間及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間足恃則宣大固在所畧

夫爲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荊

京師之內戶宣大

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結髮從戰關南之人鮮任兵革徹彼外門専恃內戶忽結髮從戰之士

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遏之于境上不若殲之于既疲夫奇兵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虚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夫爭之詐百出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竭彼馬力尚能爲患縱之境内則捜掠四獲騰槽超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三辯也四曰長羅絶塞不若散守内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具器械圉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

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陴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觧于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即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器械諳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

燧站遞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内與民何殊又歩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筭已爲左矣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邉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虚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往年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

去何嘗不内虚邪其筭又爲左矣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所之名曰躡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真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卒既有分陴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勍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胄

之士言戰介胄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
塞宜守内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觧堡圍是可信
乱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
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既久玩愒乃
生将校無教閲之勤行伍鮮鬪擊之志忘戰一
也始馬應役尚皆軍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
實二也一處潰陊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
存自擾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
謂也然此皆将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

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
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為伍伍必相親五十
人為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二丈内外
皆陴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今将臣
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求自反其督責之政而
但欲歸罪于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
城難也斧斤遍于山谿版築奪乎畎畝力三時
而不懈役連歳而不休孰不為建議者危之而
初城極衝次城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馬帑金

簽馬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隣
虎狼于枕席蹈鋒刃于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
有掩襲之虞孰不為建議者危之而初守長塹
次結蓆廬又次登陴逢秋乘馬入冬罷馬浸浸
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于工役之初興智
也棄城塞于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
于擺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于秋禾之被野則
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
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

可以不護而況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
入得飼秣之資邪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
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
旦舉而廢之弊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
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三二者何曰諸
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支于下擊也夫塞之可
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
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鬪
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矢雨墜潰石雷轟

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僨豕上壓者斃矣
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
嚴無一人處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
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陴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
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
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
惑也今秉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
哨兵復不聽其發蹤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陴
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
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凝目直視又何以
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
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竇垣衝者蹊有以貨
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為號也以付墩
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
是四者秉之者失也而諸將臣視以為安習以
為常無一人處及請裁酌圖畫者又不惑乎故
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布
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簿欲軍

心之不泄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
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
人之言而罷秉則所謂忽于虜之入懼于役之
久惑于避難而文罪者也

出塞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跡之成敗而知兵之
為用也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
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
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
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
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于通變者不可不
察也夫前代之虜癬疥之疾也平城解暈漢將
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
君長雜于宿衛不大為我讐也而我
朝取天下于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妥懽之竄未至
輿尸愛猷之奔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
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
王保保必鬬之獸而我

成祖之北伐也兵連禍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
先天下之計為萬世急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
浸微望風北遁魯台之款繼至脫脫之貢恒陳
其時蓋禀禀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夫出塞雖事
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蠆
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遼窩北此衛青李
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敗也宣德
以後絕策窮征耀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
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鳴鏑恣

塞語十三

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為不能戰
太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為不足險永樂北伐之
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為不復有出塞之
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
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馬其繼也
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偵邏而我
邊將出塞刼營者有馬今虜盜馬矣夜關視矣
虜刼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弱矣即有不徙必
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

人情安于近常虜計昧于未兆也夫出塞與刼
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讐殺空幕近塞邊
將以兵撲之謂之刼營虜冬春廬居散出孳牧
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剿之謂之出塞刼營雖
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塞稍遠
道里所殺皆其精銳虜所至戚也又刼營數舉
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勝李家莊之禍
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
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

塞語三

我
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
夫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
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
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
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草根也虜馬
亦甚瘠雖嚙草根僅活而已然則于春二三月
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嚙雪瘠甚僅
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

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為名調集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為名分遣間諜而視其起止纛旗所指各有定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散一閧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馬之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救援不能為謀車營在後

虜追擊不能為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寐之于累歲而寤之于中宵也大恢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漢所謂孕重墮殰羸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讐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迫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賈南竄之後是

有明證也

國制以出塞為生事撲殺為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貪微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為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驁又絕之貢矣虜歲數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撼我畿輔憂勤我

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褁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

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為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縑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為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為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人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可久也啓釁

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啓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

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虜恒釁今
人不以起釁求已釁而以不起釁求已釁故釁
卒不可已也或曰刼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
末支也有善刼者刼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
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
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数闌視然亦
不能遍閱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抽丁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為兵也盖

塞語三十六

國初之為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
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
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偽者
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調發則以
罪人籍選援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
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
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為
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為
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
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歲年效緩而功倍召
募責辦于時月費侈而獘滋徵調責辦于旦夕
廩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苙之猶逸数往数
来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
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胄
蟣虱于道塗戈鋋朽敗于羈縻士怨而疲馬踃
而什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
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費怨溺者惑于守常夫莫
非

塞語三十七

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為定
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
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
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由
國初以至于今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
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
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
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者不
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為兵是豈乘除之道

或取之于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為兵取之于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巳之則亦幸絶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将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清勾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為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单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為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

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也巳夫戶丁单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材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籍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産丘峙丁廣且閑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為絜矩也故嘗曰以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討之則清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

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頻謗主者未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巳時矣故嘗為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攺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丁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

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于版圖自天丁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産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强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

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以為甲合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抜其一五十抜其一百抜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為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為步兵准快手以為騎兵其所以為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于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長也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馬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

人馬餘籍之以為廪有産籍之以為調總之以為徭調以為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為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為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為步二金為騎或以二金為步三四金為騎皆可也若騎為難則盡以為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于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虜乘塞者寡矣使即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虜民堡不守矣使即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即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

謂秘之也
官軍戸
官軍戸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
嫡嗣職孽受庇于是稱官戸兵役之家一補伍
餘供裝于是稱軍戸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
事荷戈則為兵無事秉耒則為民藉役以為省
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
以養兵相濟以為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
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于國而籍

養于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齎送之也迨
後官軍戸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繇輸始不均不
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
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乖矣揆厥所由蓋自置衛
始也非自置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
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于是有旗甲有伍隊
有司管群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兵必隸
帥于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
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

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
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
役其身而合之于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
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撥軍于州縣矣
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戸州
縣之繇固繇也累階于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
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戸州縣之繇固繇也一
卒役伍而佚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
佚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戸之固繇也則曰

國家以酬功議軍戸之固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
曰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于軍之
身矣夫授田而責之畊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
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
官籍之以管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鳴
曰訟以赴于監司可也于州縣吏亦可也今赴
訟者必于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
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将校今以役伍外
之丁而必曰将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

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遞運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為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為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睨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

審舊四

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悾惚于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于鞭朴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析以求營家逞私于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伍隊罔伍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于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

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釆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銜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

國初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

審舊五

元功不可也

國初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古諸侯不可也

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勳而坐費首功之賞也

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

以皷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
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慘而亂皷勇責
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貪者之子孫也不
重其禁而縱之貪又賞其貪而復之後既非所
以昭德而塞違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朞功降
而緦再降而路人矣挾優占之私逞蠶食之計
抑勒其族以取盈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
敎薄也宗人之爵自　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
而顧于武臣之後不為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

不恪之故即于其躬有所褫奪而顧于其子姓
不為之斬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弊
也欲軍戶之敝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
之敝除則官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
縣者輸之可也捐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
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二世可也捐
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也故曰法
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
國初置衛也胡不歸餘于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

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籍固有撥丁為軍世
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
國初置武階也胡不許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戰
功繼也復籍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疎遠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隔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
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

是在與權者也
保馬
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
積石經川丘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
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然步易集
騎難集步易養騎難養人盡兵也故步易集馬
非廣宇而素畜之百金不可得一故難集一夫
所食終歲數鍾故步易養一馬所秣十車不能
載也故馬難養然今所與戰者北虜也虜恃馬

力我不可不用騎所與戰之地平原也虜便馳
突又不可不用騎是故馬宜保也夫
國家注意馬政久矣曰孳牧曰觧俵曰給兑曰補
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不盡耗失之科不
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授馬
舉家乗之甚至有供爨具者矣一將主兵衆裨
役之甚至有供送迎者矣芻菽之不備水飲之
不時不稽之矣甚至無芻菽而給之金曰兵自
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傾囊易芻菽者乎

調之不時馳驟之不法不稽之矣甚至暗伏
之所無芻菽而分之商賈曰與商賈自為交子
也商賈析利秋毫兵見小利有不私他貨者乎
凡此皆飼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
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兑之馬失者又不
深罪是不明馬所從来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
深罪三四歲失者不深罪一二歲失者又不深
罪是不明馬所服役也瘟疫斃者駟尼喘汗斃
者馳疾獬疥斃者櫪㯕羸瘠斃者失飫一皆不

之問也至若從征有期或行役半道稱為斃者
奸人戕之以避戰陣歸伍全身不重傷稱為斃
者懦將棄之以餌敵又皆不之問馬是不明馬
所困踣也凡此皆耗失之科不明也胡種開馳
突歸正人之所將時屬勢家中産畏霜雪關南
之所觧多給絶塞又中產逢冬不厚其秣遇雨
不惜其陰蹄距損傷瘠眚且作死者相繼伍為
之空凡此皆地產之宜不辨也西北馬鄉也有
眾補無孳養東南風氣弱也有給養復有生息

盜籍乗于敵也偶禁以禁之通貢遺我以利
戮使以絶之凡此皆生養之源不開也欲盡
秣飼之實在以肥瘠課將校欲明耗失之科在
以倍償懲行伍欲辨地產之宜在以遠近科給
配欲開生息之源在以稅糧為保馬也是數者
立法行之至易但保馬之法宋人以為擾民今
時衆咻旁指不敢主議者也愚則曰國有至計
民有至神政有機時有大順引而伸之一轉
移之間耳夫塞下田不少也自軍隨身官屯種

之外皆有租于上者也州縣曰稅糧衛所曰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祿　藩府廩兵而已夫祿　藩府廩兵所需者金與粟也金至易得粟次之不與馬班也今中州之費可以裁而得金者何限又邊塞不通舟楫稔而知糴得粟何限移所得之金以祿　藩府出所糶之粟以廩兵不必取足于租也而合郡縣之稅糧衛所之地畝糧行保馬之法斯足馬矣嚴其科十石保一而可也寬其力二十石保一馬亦可也其嚴其

見視租為較而復准種馬之例以一資飡之實自春徂夏為芻菽若干自秋徂冬為芻菽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驛馬之例以一買補之直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者民半科有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僉軍丁之義勇以代步兵之雜役出雜役之步兵而配之馬所謂不他求而步騎咸足也步以乘塞扼要伏之堡為衝虛騎以據塞追襲絕之後為邀擊無不可也

練習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鼂錯為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于卒服習慣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illegible]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

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倉于之案不足以應廷巖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刳腹洗腸扁鵲之所任掇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

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
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
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
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
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
而罷巳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
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
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
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
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史以是
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
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
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
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
于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
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
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
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

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
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
為剥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
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
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
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于
朝曰請逮治也
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于是曰某也奪禄某也
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
教將校法邪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
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馬已耳金鼓旗
幟坐作進退一馬已耳賞罰一馬已耳不必日
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群集之武場觀視之
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巳而至未而罷也火器
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
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
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
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

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罰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嚴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

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治於軍法者杖百馘剸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剸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民堡

昔鼂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容迺異類呑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興問罪納言田

錯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矣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買然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

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華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絶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屡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彊埸伸縮之自形勢

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仍餘以爲崇雉数以爲廣剥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干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干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干集聚之衆寡也智勇不干夙昔之遴別

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鋭以衝其中虚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過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野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虚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

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費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虚邀其情歸此其時也或問民堡之制宜如何曰載鄉約

審幾

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智者察之衆

人眛焉何者天下之勢猶持衡也增之錙銖則輕損之錙銖則重輕者軒重者輊軒輊所極或相倍蓰而無筭而皆原于錙銖之增損然則增損者軒輊之幾倍蓰無筭者幾之已成也故智者為天下審其幾而增損之以平其軒輊不使至倍蓰無筭也嗟夫蝮蛇傷手壯士解腕竹落羈驅猛虎決蹯寒劑以攻毒毒退而脾傷爍餌以已寒寒已而殤作反之力也而亦不易也是故不察其軒輊者不審其幾者也察其軒輊而

增損之過其軒輊猶不審其幾者也周以親建父長也而卒亡于所建之諸侯秦以法令兼併也而卒亡于所恃之法令前漢患諸侯强大以法裁之則王莽得以外戚移天下之柄後漢患三公擅權不任之政則宦官得以刑餘竊人主之柄以至唐玄尚邊功張王之績雖成而安史之禍已兆晚唐重藩鎮僭偽之誅時正而梁晉之勢已成盖其始衡本平也而繼乃有軒輊不知增損之則至于倍蓰無筭也或其始少有軒輊也而繼乃增損之過其軒輊則亦至于倍蓰無筭也我

國家之居重而馭輕保中而宅大以關雎麟趾之意行釆薇內外之法度所謂衡本平也而百餘年来北虜漸熾邊警日急版築之聲相聞于九邊徵調之勤不堪于奔命得微有軒輊乎鴈門数入寇則急大同召募徵集其在大同者至衆且強也洪蔚数入寇則急宣府召募徵集其在宣府者至衆且強也隆永既荼毒則急宣府東

北路召募徵集其在宣府東北路者又寸至衆且強也夫天下之勢如水之趨下愈趨不止則愈下無極矣天下之分如人之身力盡萃于此則罔分于彼矣今夫

京師

天子所居重也而其兵失伍而歇役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畿郡

京師肱肱也而其兵脱籍而鮮實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山東河南

畿輔之羽翼也今其兵至委靡而不振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廪餉轂擊于邊鎮曰以供軍需不可已也騎馬健接于邊鎮曰以備從征不可已也火器鋒械蟻聚于邊鎮曰以給戰士不可已也於戲愈趨而不止悉萃而罔分有過于此者乎則夫所以為增損而軒輊之又可後邪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而况戕將之悖嬰城之變向固有其端矣酌奮瘍之毒以施攻治之方理待術之和以資元氣之頼是智者也

朔野子既述塞語憮然有間曰余罪矣余罪矣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余覊伏一梱寓言千里則可乎雖然生不諱之時有群策之匠闕之于塞居者而言之于不塞居者譬之樵人話山漁子話水陳其所見而已無他腸也是故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則首述虜情據險守要敵衆之術也則次述形勢險非人不成則次述城塞城非人不永則次述乘塞乘塞懼忘戰也則次述出塞出塞慮伍失也則次述抽丁抽丁必于官軍之餘故次述官軍戸有兵必使知方故次述練習然馬不可不蓄也遂及夫保馬内不可不備也遂及夫民堡事變無常禍福倚伏作事謀始必使可循故以審幾終焉千慮一得實抱悃誠知我罪我所不敢辭也

塞語終

書塞語後

朔野子述鄉約復述塞語鄉人疑焉張子曰無庸疑也合內外之道也夫鄉約以備內也塞語以備外也內不備失守外不備忘戰是故內外合而戰守一矣雖然約曰鄉可行之鄉者也語曰塞可行之塞者也可行之鄉者朔野子與諸鄉人勉之矣可行之塞者朔野子不能勉也不能勉而顧述之其屬望于斯人深矣於戲其終慰斯望乎其不慰斯望乎所關不細也蔚諸生張瓚書

塞語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尹耕撰耕有南泰紀畧已著錄是書作於嘉靖庚戌皆言捍禦塞北諸部之術一曰邊情二曰形勢三曰城塞四曰乘塞五曰出塞六曰抽丁七曰官軍戶八曰練習九曰保馬十曰民堡十一曰審幾耕以邊才自負其言頗縱橫博辨然亦書生紙上之談也

備倭記二卷

〔明〕卜大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備倭記二卷》提要

備倭記序

大瀛海環其東南有倭夷焉以島爲居以舟爲馬習刀鋋以抄略其天性也入我民類多滑豪潜與夷搆相爲雄長至如炎風去如收電奄忽千里縱横茫洋往往入盜于海邊不可勝數民甚患之兹予持節閩中職司海禁迺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底于肅清也顧書生不知兵又其積弛已非一日則亦何能爲焉所賴者上而督府洞察機宜式勤遠略下而師帥同心靖寇戮力効忠以故閩海稍稍安甯卜萌孽之作

矣夫舟師之設亦執事之大者也而今多失其故實焉豈所以跨海內制倭夷之術哉然惟治理廢興雖以古今時變所貴載在方策有明徵焉是俾後之人得以按籍而修其政也迺不自揆紬繹見聞再證履討而爲之記云秀水卜大同

備倭記目錄

卷上

置制　方畫

將領　士卒

烽堠　險要

戰舸　邊儲

卷下

奏牘　策議

備倭記卷上

明　秀水卜大同吉夫輯

置制

晉置溫麻船屯

唐置左衛營右衛營復置經略甯海軍唐末陳巖置九龍軍僞閩置龍虎天霸等六軍及控宸控鶴宸衞三都以自衞迄于五季有全勝百勝橫衝海路捉生護閩諸營

宋直崇節水軍牢城外則自京或他路更番屯駐慶歷中增置澄海嘉祐初併爲威果熙甯中改爲教閱廣節不教閱保節元豐中置壯城及諸寨紹聖間罷遣戍兵置有馬雄略大觀元年升帥府置全捷紹興初福州置荻蘆延祥二寨泉州有水澳寨乾道八年始置後改名永甯今爲永甯衞淳熙十三年統制韓俊請復于城南中里置寶林寨城東十五里置法石寨嘉定十一年海寇衝突圍頭守眞德秀以寶林帶郭法石控海道請增法石兵而移寶林兵戍圍頭立寶蓋寨其正將衞立于法石諸屯竝聽命焉若漳州之中栅寨則在龍溪中栅

保沿海寨則在漳浦南詔塢今爲詔安縣其甯海寨在海口鎮外豪門蓋紹安二年漳守李勲請建也

國朝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略沿海地方設立福甯福州左福州右福州中鎮東興化平海泉州永甯漳州鎮海一十一衛大金定海梅花萬安蒲禧崇武福全金門中左高浦陸鼇銅山元鍾一十三所大篔甾清灣高羅延　白石東洋廝嶺北茭五虎門閩安鎮石粱焦山小祉松下澤郎牛頭門璧頭迎仙沖沁青山嵌頭吉了峰尾黃崎小岩獺窟祥芝深滬烏潯圍頭官澳田

浦峰上陳坑烈嶼塔頭高浦濠門海門島尾井尾青山後葛古雷金石洪淡四十四巡司永樂年間復設烽火南日浯嶼三水寨正統初年侍郎焦宏以其孤懸海中迺徙烽火于松山南日于吉了浯嶼于嘉禾各仍其舊稱又設小埕銅山二水寨（銅山在井尾地方）至景泰二年尚書薛希璉又將井尾官軍移遷于銅山西門澳後又以銅山水寨南哨改爲元鍾澳仍屬寨轄焉而安邊館則始自嘉靖七年都御史胡璉選委各府佐理其事今都御史王忬又於流江官井洋松下閩安鎮連盤湄洲泥滬獺窟圍頭料羅元鍾各設游兵船云

方書

自福甯州流江以南至羅源縣濂澳門約五百里則以烽火水寨轄之自濂澳門以南至福清縣午頭門約四百里則以小埕水寨轄之自牛頭門以南至晉江縣祥芝巡檢司約五百里則以南月山水寨轄之自祥芝以南至漳浦縣井尾巡檢司約四百里則以浯嶼水寨轄之自井尾以南至詔安縣洪淡巡檢司約三百里則以銅山水寨轄之自洪淡以南至廣東柘林寨約

一百里則以元鍾澳轄之蓋所謂信地云爾

將領

晉有典船校尉唐經略甯海二軍以刺史領之宋有安撫司兵官福建路兵馬副總管（按宋史每路委文臣一員充撫使以治民武臣一員充都總管以治兵又按三山志云福建路只有副總管一員以路分鈐轄爲之後每路分鈐轄）福建路兵馬鈐轄一員（說見上）福建路兵馬都監一員（按宋史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又按三山志元豐後福州各立路分都監一員）東南路第十將副各一員（元豐間置福州駐劄紹興間移副將建州駐劄）將二員（福州泉南府駐劄各一員）延祥寨水軍正副統領各一員準

備將提轄官訓練官指教官錢糧官各二員荻蘆寨水軍統領兼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一員緝捕官一員準備將領二員中柵沿海海口巡檢各一員

國朝衛所有指揮千百戶巡司有檢巡凡水寨統以把總指揮而各衛所歲輪指揮千百戶各以其軍往聽節制焉正統閒巡撫侍郎焦宏奏改都指揮五員把總又奏選都指揮一員張嘉提督浙福廣東海道正統五年御史成規奏革三省海道除都指揮僉事王勝提督福建備倭景泰四年巡撫尚書孫原貞奏革各水寨把總

都指揮只委指揮五員把總一年一更其把總指揮五年一代則宏治十三年依太監鄧原請也若元鍾澳之守備亦以指揮充之而各要害遊兵官則指揮千百戶雜用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兵部又奏設參將一員領勅握符分守福興泉漳地方云

七卒

宋澄海軍五百人後改威果增爲五百一十八全捷軍額如之教閱保節軍五百人後改除教閱二字改名廣節軍每指揮不得過五百人壯城軍二百三人延祥軍一千人荻蘆軍五百人中柵沿海俱一百六人甯海則七十人

國朝衛統五所各軍一千人共五千人其五寨一澳烽火則福州左中福甯共撥軍四千六十八人今逃亡者三千八小埕則福州右鎮東梅花萬安定海共撥軍四千四百二八今逃亡者二千三百八十三人南日則泉州興化平海共撥軍四千七百人今逃亡者二千五百五十七人浯嶼則永甯福全金門崇武共撥軍三千四百二十九人今逃亡者一千四百六十八人銅山則鎮

海陸鼇元鍾共撥軍一千八百二十二人今逃亡者一千一百九十二人元鍾則漳州鎮海銅山共撥軍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今逃亡者四百七十八人成化閒都御史張瑄欲軍得以休息分作三班上班今年二月上明年二月下下班替之中班今年八月上明年八月下上班替之下班明年二月上後年二月下中班替之參差輪轉大約一年有半年休息休息者月辦料銀一錢以修戰舸後又于出海者選退老弱每人扣行糧四斗月糧三斗以待募兵之用

烽堠

烽火界內二十有四曰黃崎曰水澳曰後崎曰大青曰浩東壁曰黎智曰白露曰南鎮曰沙埕曰梅花曰金家降曰南金曰小筼簹曰大筼簹曰古縣曰青山曰塔尾曰閭峽曰羅浮曰長門曰石湖曰車安曰關崎曰赤崎小埕寨界內五十有三曰鴈塔曰埠寨曰裹頭曰崎遂曰黃崎曰格上曰安海曰官塢曰給沙曰小澳曰東岸曰石鼓曰六石曰浪頭曰碁山曰魁洞曰湖井曰聖娘曰牛山曰不嶼曰蕉山曰鰢鮓曰斗湖曰黃崎曰大亮

曰可門曰大邱曰小址曰峰前曰白鶴曰江田曰流水曰澤朗曰西松曰崎山曰後崙曰石濃曰西坑曰大朗曰後營曰茶林曰汶溜曰桃嶼曰仙巖曰前晏曰塔山曰馬頭曰倘頭曰石馬曰陳塘曰蒲頭曰雙嶼曰峰頭南日寨界內二十有一曰蠣前曰石獅曰小澳曰石井曰蔡山曰石城曰崎頭曰澄港曰湖邊曰埡口曰新浦曰三江曰山柄曰山西曰文甲曰大頭田東湖曰大岞曰青山曰古雷曰赤山浯嶼寨界內四十曰沙堤曰古雲曰東店曰龍婆曰深爐曰東捕曰浯沙曰總臺曰五通曰井上曰龍淵曰東澳曰徑山曰東渡曰廈門曰流焦曰牛頭曰洪山曰天寶曰歐山曰西山曰葉亭曰穢林曰東門曰坑山曰洋下曰陳坑曰安平曰石頭曰石菌曰肖下曰盆捕曰潘徑曰瞭臺曰西爐曰亭泥曰劉山曰馬鑾曰大員堂曰歐舍銅山寨界內十有七曰苻頭曰灣角曰燈火山曰白塘曰江口曰流會曰小澳曰卓岐曰大逕曰瞭望臺曰陸鰲曰峰山曰安集曰洪邱曰古樓曰陳平曰泊浦元鍾澳界內七曰瞭臺曰南山曰洋林曰鹽倉梅黃崎曰漸山曰東灣焉要皆使民得

以知寇至而爲之備也

險要

喻山流江水澳釣澳蓁嶼三沙閭峽官井洋古鎮門濂澳門是爲烽火要害上竿塘下竿塘㮴簑山海壇山濂澳梅花港磁澳松下是爲小埕要害湄洲（舊南日即南匿）烏邱石獅雙嶼青山南哨泥滬文甲張坑大岞是爲南日要害大担舊浯嶼梅林圳上圍頭白沙料羅金門烏沙會厝安南風灣是爲浯嶼要害沙洲橫嶼油澳靈宮前是爲銅山要害南澳山走馬溪傳厝港是爲元鍾要害於

此而嚴以守之斯賊不敢侵軼矣

戰舸

宋嘉祐三年知福州蔡襄奏福興泉漳各有魛魚船及巡檢司船乞修整以備海道乾道二年令諸司分甲乙丙番品搭以備調遣其後泉州沿海晉江同安南安惠安四縣分甲乙丙三番計二十一隻甲番一隻乙番九隻丙番二隻遞年行下屬縣拘集以聽安撫司起發淳祐三年安撫司乞措置沿海諸州民船桃類丈尺重立番次有旨令安撫司措置團練淳祐九年漳州守章大任造巨鶻巨鼇二船荻蘆寨有巨舟曰赤馬賊遇之必遁

國朝沿海衛所每所設備倭船十隻每一衛五所共船五十隻船有虧拆有司補造損者軍自修理纂載在會典云今則不復修舉矣

邊儲

衛所寨澳官軍糧餉先年布政司會計應支之數於福興泉漳福寧各府州所屬縣秋糧併各衛所屯糧滸美等場鹽米及延建汀邵等府秋糧派撥湊補後因官軍

減耗正德十五年會計見在官軍俸糧定派倉額足數支用逐將延建等府撥補錢糧止作糧剩解司貯庫而福興泉漳等府州派撥之餘亦有糧剩解司歲或大侵及舉賢檢材之費皆取足于斯焉然已非其事實矣故以計軍實則日見其少以覈軍餉則不見其多也爰記顛末俾事事者有考焉

備倭記卷下

明　秀水卜大同吉夫輯

奏牘

論福建海寇劄子 李綱

臣契勘廣白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所過刦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倣傚之意臣恐自此爲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

布些小兵卒爲保守之具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爲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于兩路鎭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切教閱令士卒習于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雖賊櫂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眞德秀

照得泉之爲州控臨大海閩陬要會之地國家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爲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卒戍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于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寇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肅清倘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爲久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用同左翼軍副將邱全等徧行海濱審視形勢

今據逐官申稱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永甯本州沿海四寨其緊要者二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迺有新舊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闞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爲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

餘人然正爲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甯步軍之數倍于水軍誠爲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于大軍遇事關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于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前人

戰船甫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往來無時某昨守本州

自捕賊首趙希卻之後具申朝廷蒙發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修葺法石永甯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令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頹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善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倉卒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料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急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刦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糴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爲利害固已不細况其在海每刦客船小則焚之大則取而爲己之船其人或與鬪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沈之水中而擄其强壯能使船者爲己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爲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爲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

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某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促水軍及添創大船葺理諸寨務爲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倏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創船隻閱習事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剿捕庶幾可以殄

減免爲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

奏革巡海參政專糧儲疏

成化九年兵部爲添設管糧官員事案查先該吏部等衙門會官議奏各司府州縣額設添除官員事簡官多者俱令裁革已將福建巡海右參政李騏裁減別用續該鎭守福建馮讓等題稱要照舊添設參政副使等官本部爲照布政司參政難再添設除已經具題行移吏部添除副使一員請勅令去福建會同總督備倭官員專一巡視海道去後續該福建左布政使姚龍等奏稱

福建海洋廣闊沿海永甯等倉積弊尤甚布政司雖有額設布政參政參議共七員除本司掌印管事其餘公占數多委實缺官提督海道總理邊儲乞照舊添除參政或參議一員前來管理等因本部爲照福建地方委的海洋廣闊海寇不時出沒今既本司官員公占數多若不與其區處恐後因循誤事合無準其所奏行移吏部添除參政一員請勅前去巡視海道兼理倉糧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外緣右參政陸昶係奉勅巡視海道兼理倉糧官員已有前項奉準事理難以輕易更張合就移咨貴部煩爲知會施行

議五寨把總五年一換及巡海總督備倭更番出巡疏

宏治十三年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　等謹題爲處置邊務事查得先爲哨探海洋船隻等事該山東鎭巡等官太監李全等題稱登州衛正北大海洋內有雙桅大船七隻往南行使稱係高麗國通事前來各處海島採打鹿隻但倭賊譎詐難以測度等因本部議得合無通行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各該總督鎭巡

等官各行總督備倭巡察海道等官嚴捕備禦把總等項官員各將備倭海船逐一捻整務在堅固合用什物軍器俱要鋒利見在官軍用心操習務在得用不可視爲泛常因循致誤事機等因具題宏治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奉聖旨是欽此續爲陳言時政事該巡按福議監察御史胡華奏稱福建海道法度廢弛賊寇猖獗要將總督等官聽從督責一月一巡軍士一月一點其有把總等官從古軍伴照例降級若有捕獲賊船照例陞賞等因本部議得行移都察院通行山東浙江福建廣東

直隷揚州府各該巡按監察御史令後沿海備倭把總等項官軍悉聽御史同巡海官員不時親歷點閘俱令鋒利器械整備戰船操習官軍振揚威武遇有海賊生發嚴督官軍畢爲撲滅果能捉獲海寇船二隻者給賞三四隻者照依擒斬賊級一顆事例陞一級其把總以下官員如有徑自賣放軍士等項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拏問俱照降級事例發落等因具題宏治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聖旨是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若如所言各氷寨把總官一年一

更總督備倭并巡海官俱在鎮城居住則備倭之説實同兒戲但福建偏居東南角似此積弊已非一年若非鄧原練達老成憂深慮遠豈能言及于此所言俱各準行合無本部行移福建鎮守太監鄧原巡按監察御史并轉行巡海總督官員查照本部節該奏行事理將沿海一帶備倭把總官通行推舉公廉有爲頗曉戎務指揮專一把總若帶家小者聽從其便五年一換務要操習官軍整備戰船禁革奸弊防禦倭寇緝捕盜賊其餘興利革弊之事逐一舉居行其總督巡海官員每三月出巡一次若總督備倭出巡則巡海官在司巡海官出巡則總督官回司不許常在鎮城久住亦不許未及期而回違者鎮守巡撫巡按官糾劾其前項原委把總官員中間若有才守俱優克修職業者具奏旌奬以勵人心貪財害軍廢弛武備者就便黜退以警不職本部仍行遼東山東浙江廣東直隷揚州府各該鎮守巡撫總鎮總督官并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嚴督巡視海道總督官員俱照此例施行如此使人心警畏海道無虞緣係處置沿海備倭把總等官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未

敢擅便於宏治七年題奉聖旨是

奏復沿海逃亡軍士餘剩糧疏

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浙江兼管福興泉漳都御史王題一倭寇頻年爲患海道熟知四時皆至乘風流突千里瞬息閩海三十餘里皆當設險預防兵船無時敢撤則錢糧支費自大查得大明會典內開沿海地方每一衛五所共船五十隻每船旗軍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冬回守計福建沿海十一衛有船五百餘隻用旗軍五萬餘人以此制倭何憂不克卽今額船朽爛已盡額軍逃

亡十七額派錢糧支剩數多皆折銀畱布政司別用祖
宗舊制略不修復僅扣老弱之銀支持海上之費容養
姦賊以至于今虐焰薰天雖欲惜費而不可得矣夫軍
雖少而糧尙存縱不能盡復原伍猶可取本項錢糧選
募沿海民兵以充戰備今乃靳數萬額派之費貽百萬
生靈之毒猶謂之識輕重緩急乎經營添備之初別項
錢糧皆得從宜支用而況海軍之餉不歸海防可乎除
臣已一面行布政司查照海道會議造船募兵之費陸
續動支無得銀兩責委各府官員分投幹理及修城犒

賞等用俱責用該司處給外但目前仰給有限海防經
費無窮合無勅行福建布政司備查支剩糧銀見在若
干未曾徵解若干堪解補海防若干速爲處豁以後額
派軍糧行令原坐地方照數追徵經解沿海福興漳泉
四府并福甯州貯庫專備募兵殺賊支用不必泥解該
司歲終聽撫按衙門會委查盤外海波偃息兵費漸減
尙有嬴積銀兩貯于各郡猶其貯于該司也再照福建
運司鹽課正餘銀歲不過三萬戶部原議以七分解京
三分存畱本省公用起解之數臣已不敢奏討存畱之
數亦乞賜作軍餉不許別項支銷如此則食足而應募
有人備周而敵懾可賴矣伏候聖裁等因備咨到部送
司卷查先于嘉靖三十年正月內爲宏遠慮責實效以
濟富強事奉本部送據福建布政司造到文冊內開存
畱米六十萬一千七百三十七石零內除裒益放支嘉
靖二十九年分官吏師生旗軍人等俸糧米五十四萬
九千九百五十石零外剩米五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
零以備閏月支用魚課實徵銀八千三百一十八兩零
備給折色軍餉又備用銀二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兩零

解京收庫俟補各年有閏不足并凶年六錢給軍之數
三年一次科舉各部不時坐派等項支銷又查得福建
鹽運司所管上里等七場內除起運上里海口牛田惠
安四場鹽課銀兩解京濟邊外其存畱潯美洒州浯州
三場額辦折鹽米共五千七百八十八石零解運泉州
府屬永甯等倉支給軍餉續于嘉靖十九年每米一石
改折銀五錢以備軍士閏月支用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巡撫都御史王　條奏福建沿海衛所船隻朽爛額軍
逃亡錢粮支剩數多要取本項選募沿海民兵以充戰

備以後額派軍糧行令原坐地方照數追徵徑解沿海福興漳泉四府幷福甯州貯庫專備募兵殺賊及要將存留三分鹽課銀兩亦作軍餉之用一節爲照天地閒財貨一方所產自足以供一方之用平時有備斯可以待不時之需今福建布政司存留糧米數多歲用之外尙剩餘米五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有零魚課之外又有備用銀二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兩零而都御史王欲以海軍舊時之額糧濟防海今日之軍需固不必額外取之于民而因以復地方先太舊制誠目前救急之策

海防經久之圖也但未諗所餘支剩糧銀解布政司何項支用而存留鹽米折銀及備用銀兩歲支有餘亦應備泉州軍餉之數事在彼中相應查處恭候命下之日本部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會行布政司備查沿海衛所船隻原額若干節年損壞若干見在若干旗軍若干即今逃亡事故若干有無盡絕扣除派銀現在何處作何支用剩存的有若干未曾徵解若干應否防海募兵之用以後額派軍糧應否盡解福興等四府州貯庫聽撫按歲終會委查盤事甯兵減廩積錢兩應否積貯各郡不必解司其存留三分鹽米改折銀兩原備軍士閏月支用應否改作防海軍餉而魚課備用等銀爲數頗多應否酌量緩急扣分接濟俱一一從長計處務圖終久無弊立爲成規覆奏施行庶軍餉有備而海防無患矣伏乞聖裁奉

聖旨是

策議

備倭事略　歸有光

備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逾月其勢益横州縣屢屢嬰城自保淩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于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没羅店劉

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于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于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于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素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改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內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

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于婁門而在于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于太倉而在于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

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疏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衞又白茆吳塘西涇劉家港廿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日備倭之跡今疏闊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眞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向亦往往有被刦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

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懸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閒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衞所鎭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衞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

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入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倭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衞之意也當事者拘礙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竝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衞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衞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衞自得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

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衞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忽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衞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勤調大軍實地

方生靈之幸

禦倭議 前人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于邪靡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會日啓我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于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無不臣服而蕞爾小醜

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于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彝黠蠻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彝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則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

顧今日財賦兵力未足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于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于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于外海而禦之于內海不禦之于海而禦之于海口不禦之于海口而禦之于陸不禦之于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

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于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記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卜大同撰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進士由刑部主事歷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弭蘄黃盜有功陞布政司叅議又有平苗功終於福建巡海副使是編即其官福建時講求備倭之術而作也上卷分八篇曰制置曰方畫曰將領曰士卒曰烽堠曰險要曰戰舸曰邊備下卷分二篇曰奏牘曰策議所言頗簡畧不足以資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屬空談其書本名備倭圖記原本卷首尚有海圖此本佚之遂併書名刪去圖字然浙江鮑士恭家舊本尚題備倭圖記也

全浙兵制三卷附日本風土記五卷（附原缺）

〔明〕侯繼高撰

天津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浙兵制四卷》提要

全浙兵制目録

[seal]

第一卷
全浙海圖　海圖總説
水陸兵制
杭嘉湖區圖　杭嘉湖區圖説
杭嘉湖兵制　衛所烽堠
本區倭亂紀
寧紹區圖　寧紹區圖説
寧紹兵制　衛所烽堠
本區倭亂紀
第二卷
台金嚴區圖　台金嚴圖説
台金嚴兵制　衛所烽堠
本區倭亂紀
溫處區圖　溫處區圖説
溫處兵制　衛所烽堠
本區倭亂紀
附録近報倭警

第三卷
造修福船略説
附纂造新修舊大小福鳥舩料數

附日本風土記目録

第一卷
日本國圖　倭國事略
畿内部　驛
戸　課
島名　寄語島名
倭船　倭好
冦術　倭刀
第二卷
沿革　疆域
畿州郡島　國王建都
屬國　山川
土産　國王世傳
所屬戸口　朝貢
貢物　貢船開泊
君臣禮節　設官分職
染牙　内俗
徵粮　法度
官出巡　風俗男子婦人
婚姻　便宜婚姻
生育　喪事
祭祀　貿易
時令　待賓飲饌
出海通番　商船所聚
居室　公文
三教　九流
百工器械　娼優隷卒
第三卷
字書　以路法字樣
歌謡
岩衣山帯　松風攬睡
秋田曉露　鹿悲紅葉
冬花春菽　年内立春

新歳擧筆
難中春恐
憶摘櫻桃
樵子偸桃
雲迷夏月
指月候人
皓月逢人
玉霜問婦
倩人摘梅

蜓蝣避牛
托月譬病
夜月感懐
夜約悞期
浪裏行舟
漁舟速釣
武藏無山
涙筆寫情
第四巻

春雲引志
春風過嶺
摘花遇雨
春野採花
松影罩山
雲山苔石
月下帰雁
世笑梅獃
日月同天

心命相違
帰遅嘆世
相期不候
擇善相交
京郷辨智
世別清渾
暴雨譬瘡

語音
時令
曉夜
日数
五行
十二支
地里
宮室
國部

人物
吏從
教派
派賤
親属
身體
鋪蓋
顏色
飲食

天文
寒温
月分
今明
十干
甲子
火炭
城市
方向

君臣
軍民
工藝
篤癈
稱呼
衣服
段布
五穀
炊煮

数目 算法
器用 内器
農具 船具
馬具 文器
武具 响器
香料 醫用
珍寶 花木
菓子 菜蔬
野草 鳥獣
人事

第五卷

文辭
東大寺大朝法齊大師奝然啟
戒嚴王恩行成表

詩賦
詠西湖 又詠西湖
春日感懷 奉邉将
答風俗問

普福迷失楽清被獲感懷
題春雪 萍
保叔塔
被張太守禁舟中嘆懷
遊育王 四友亭
題花鳥画 鳩鵲争鳴

山歌
日春清水寺 夫婦妻接
月夜私情 少女別郎
青春嘆世 美女憶郎
雜唱小曲 夜憶故交
祝延聖壽 女嘆配遲

琴法
琴様

琴譜
憶中華調 又廻文詞

碁格
象碁 碁子造法

碁子歩ノ法
圍碁
征行所禁
捷法

碁盤式様
進陸
纂法

杭嘉湖區圖

南

東

西

北

杭州府

杭州二衛

海寧縣所

澉浦所

海寧衛

海鹽縣

嘉興府

嘉興所

湖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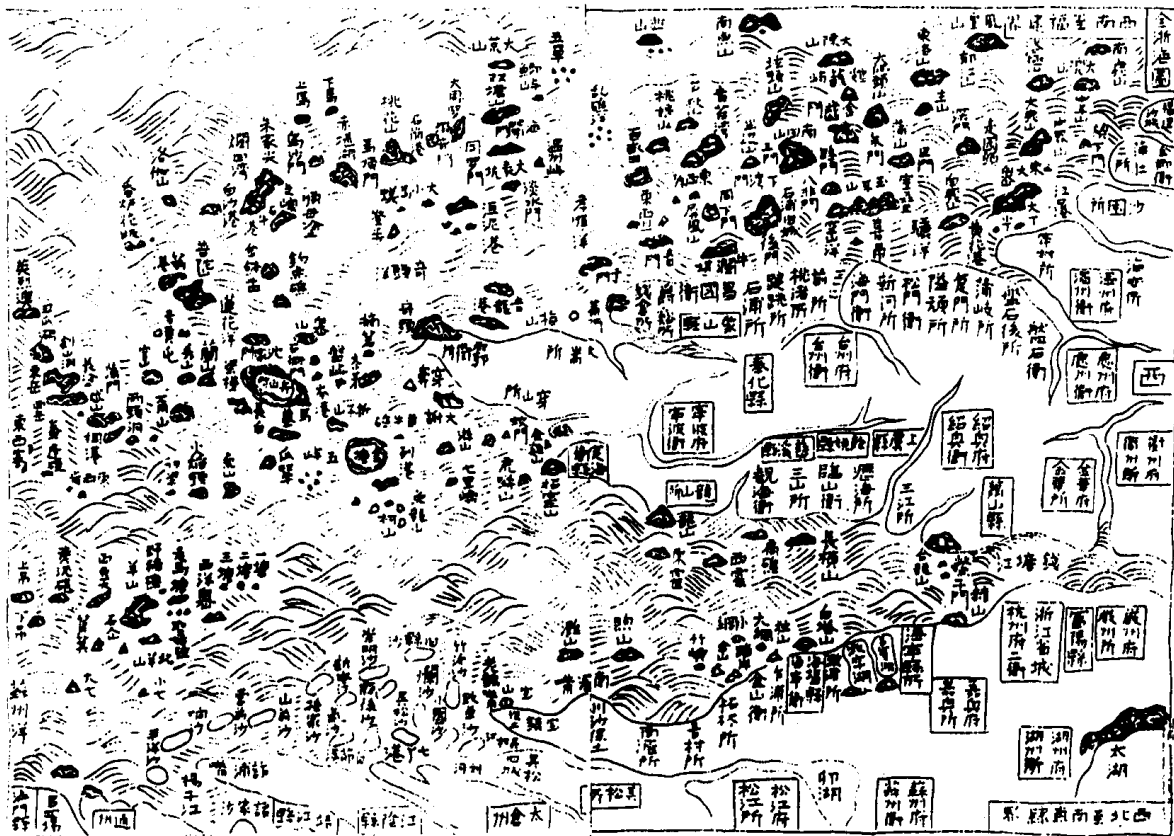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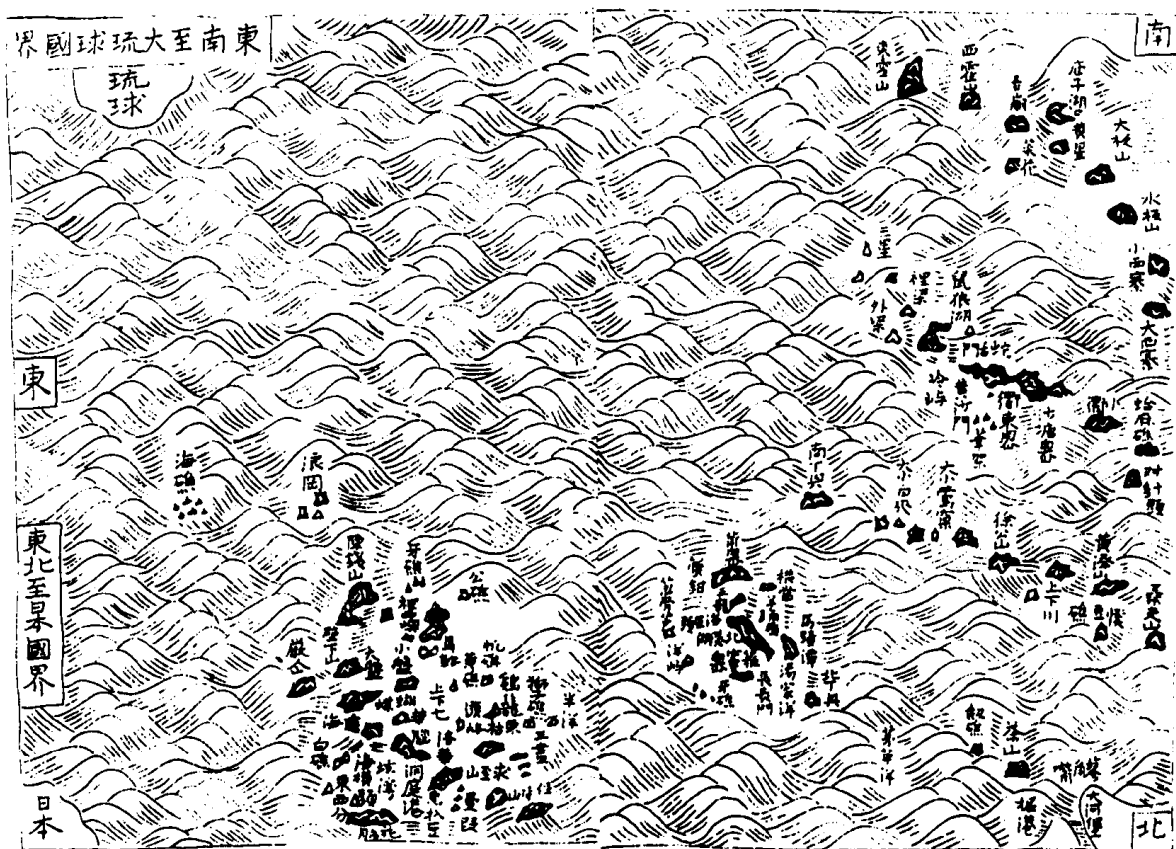
湖州所

大營

小營

金山衛

台金嚴區圖

溫處區圖

全浙海圖總說

按歷来所繪海圖皆以延袤長亙取直而繪之便于觀覽耳殊不知地形生成有突然而凸出者有闕然而凹入者一出一入則方向易位矣顧考地里者每失其真而莫之究也如全浙地形惟寧波府伸在海外坐于中位台温則迤逦而坤轉丁則福建矣直隸則又突然而兌迤逦轉乾則山東矣登萊二府亦伸在海外者以函夏觀之則廣東居南山東居東以海四包而觀則不然也故東南沿海惟防倭為第一件事以日本倭國居東北而對西南焉是彼國之西南而中國之東南也浙直外洋有陳錢山者與日本正對只用单艮針不數日可達彼地往往倭奴入犯浙直必由此山信風分路是以陳錢山為二省之要害云先年尚書胡公宗憲論直隸浙江名雖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兵總理則彼此自分門户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羊山大

衢三道而後賊無遁情查兵部原題總兵俞
大猷統領戰船在海如陳錢山所當屯泊又
尚書馬公坤通政何公雲鴈題云速集太倉
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蒼等船分哨專守
羊山馬蹟又將寧紹溫台採捕及福蒼等船
分哨專守大衢普陀其陳錢山為浙直分路
之始所宜更番共守者蓋彼時胡公總制浙
直而俞總兵奉
勅兼統浙直洞于機宜便于行事耳今陳錢山
依然為浙直要害而官不統攝又遠在極險
之洋非惟自分彼此抑亦置之罔問者久矣
繼高受
國厚恩槖鞾在頤謂有分土無分民有分責無
分志乃涖浙之明年因親至陳錢諸島視果
要害行會
院道將標下中遊官兵船隻左哨者原劄鼠
狼湖改劄陳錢山右哨者原劄長塗改劄花
腦其餘各改有差庶幾仰體

朝廷任使至意亦不失諸先名公長慮遠圖之
明見也今以全浙海圖倣其形而衡繪焉觀
者以理會心則思過半矣

全浙水陸兵制并沿海地里烽堠考

兵制

一全浙

陸兵共四十四總　水兵共六千哨

水陸民兵雜流員役通共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名

水陸軍兵通共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名

一全浙

福蒼沙唬等船通共一千八隻（除小划船不計）

一全浙

歲該水陸官兵餉銀并軍粮折銀通共四十九萬四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一軍門標下

遊擊二員

陸兵名色把總九員　哨官四十五員

民兵七總官兵雜役共三千八百員名

軍兵二總官兵雜役共一千八十六員名

水兵名色把總二員

南關水兵一枝哨船二十四隻官兵三百二十員名

北關水兵一枝哨船二十五隻官兵三百二員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六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五錢

一總鎮標下

坐營把總一員

陸兵名色把總四員　哨官二十員

民兵五總官兵雜役共二千六廿四員名

中軍水哨名色把總一員

中遊左右水哨名色把總二員

哨官四員

水兵三枝大小戰船共一百二十九隻

民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七名

軍兵共五百九十六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五萬六千三百七十

一兩九錢
一杭嘉湖區
兵巡道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　哨官
四員
民兵一總官兵雜役四百三十七員名
巡哨名色把總一員
巡哨領哨官二員
水兵二枝唬船共三十四隻
民兵四百六十八名
軍兵七十六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一萬三百一十一兩
一錢
叅將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兼領叅遊哨
陸兵名色把總四員　哨官一十六員
民兵二總官兵雜役共八百七十四員
名
軍兵二總官兵雜役共八百七十四員
名

水兵一枝大小戰船二十隻
民兵二百四十二名
軍兵一十七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一萬八千五百七十
七兩二錢
海寧總
備倭把總一員
遊哨總哨官二員
乍浦關總哨官一員
水兵三枝
大小戰船共七十六隻
民兵共一千六百七十名
軍兵共二百五十二名
水哨歲支餉銀共一萬九千九百二十
六兩
一寧紹區
巡視海道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　哨
官五員

民兵一總官兵雜役共五百四十二員
名
水兵一枝唬船一十隻
民兵一百名
軍兵六十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七千四百五十二兩
三錢
叅將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哨兼領正兵
領哨旗牌官一員
陸兵名色把總一員　哨官五員
軍兵一總官兵雜役共五百三十九員
名附操弓兵四十八名
正遊左右水哨名色把總二員　哨官
二員
水兵三枝大小戰船共九十隻
民兵共一千六百零三名
軍兵共三百六十三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二萬七千九百七十
一兩一分
定海總
備倭把總一員
總哨官二員　哨官九員
水兵三枝大小戰船共一百四十一隻
民兵共二千九百六十八名
軍兵共七百四十名
水哨歲支餉銀共三萬五千九百八十
一兩一錢九分三厘
臨觀總內新添軍兵一總隨于萬曆二十年裁革
備倭把總一員
陸兵總哨官四員　哨官二十員
民兵二總官兵雜役共一千八十三員
名
軍兵二總官兵雜役共一千八十二員
名
水哨總哨官一員　哨官二員
水兵一枝大小戰船共四十七隻

民兵共一千二百八十二名
軍兵共一百五十七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三萬七百六十五兩
八錢七分
昌國總内新添軍兵一總隨于萬曆二十年裁革
備倭把總一員
陸兵總哨官一員　哨官五員
軍兵一總官兵雜役五百四十二員名
水哨總哨官二員　哨官八員
水兵三枝
大小戰船共一百五十二隻
民兵共二千七百四十四名
軍兵共一千一百三十五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三萬九千四百九十
四兩五錢五分五厘
一台金嚴區
兵巡道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　哨官
五員

軍兵一總官兵雜役共五百八十九員
名
歲支餉銀共三千六百八十五兩五錢
五分
參將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兼領參遊哨
陸兵名色把總四員　哨官二十員
民兵三總官兵雜役共一千六百二十
三員名
軍兵一總官兵雜役共五百四十一員
名
水兵一枝大小戰船共四十隻
民兵共七百九十名
軍兵共二百一十五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二萬一千五百六十
五兩七分五厘
松海總
備倭把總一員
總哨官二員　哨官八員

水兵三枝大小戰船共一百十三隻
民兵共二千零四名
軍兵共一千三百一十三名
水哨歲支餉銀共三萬一千四百九十
七兩七錢
一溫處區
兵巡道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　哨官
四員
民兵一總官兵雜役共四百九十八員
名
旗牌官一員帶領本道隨征軍兵一百
二十名
水兵一枝唬船八隻
抽隊兵九十三名
貼駕軍三十五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六千五百四十一兩
二錢
叅將下中軍名色把總一員（兼領叅將哨）

陸兵名色把總九員　哨官三十六員
民兵六總官兵雜役共三千六十員名
軍兵三總官兵雜役共一千五百三十
四員名
水兵二枝大小戰船共六十八隻
民兵共二千二百二十名
軍兵共八百四十八名
水陸歲支餉銀共五萬七千六百一十
七兩七錢二分
金盤總
備倭把總一員
總哨官四員　哨官六員
水兵五枝大小戰船共一百四十隻
民兵共三千六百二十二名
軍兵共一千八百九十名
水哨歲支餉銀共四萬五千一百一兩
一錢六分
一金衢兵巡道下

守備一員
陸兵名色把總三員　哨官十二員
民兵三總官兵雜役共一千三百一十
二員名
歲支餉銀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兩二
錢
一處州團操
陸兵名色把總二員　哨官八員
民兵一總官兵雜役共四百九十四員
名
軍兵一總官兵雜役共五百三十九員
名
歲支餉銀共九千三百七十七兩七錢

軍門標下
陸兵
東大營募兵四總 左遊擊統領
左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桃渚所等處衝要地方防
禦輪派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
應援截勦
右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健跳所等處衝要地方防
禦輪派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
應援截勦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桃渚所等處衝要地方防
禦輪流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
應援截勦

後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健跳所等處衝要地方防
禦輪流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
應援截勦

西大營民壯兵三總軍兵一總 右遊擊統領

左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沓頭等處衝要地方防禦
輪流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
援截勦

右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仁義等處衝要地方防禦
輪流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
援截勦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輪發沓頭等處衝要地方防禦
輪流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
援截勦

後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平時駐劄省城操練每
年春汛永免出汛照舊與操捕都司下
軍兵一總輪班城守若遇有警聽調督
勦

團操軍兵一總 係總捕都司統領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

百四十三員名專駐省城防守城池

南關水兵

名色把總一員委官一員統領哨船十四隻捕兵二百四十四名在于錢塘江自杭州銀杏樹起至桐廬嚴州地方常川巡緝盜賊春秋二汛抽撥四隻出鱉子門哨探外洋警息

北關水兵

名色把總一員委官一員統領哨船二十五隻捕兵共三百二十名在于北新關東新關長安等處地方巡緝盜賊內抽四隻每隻捕兵一十二名聽候三院衙本差用

總鎮標下

陸兵五總

中營

本鎮標下坐營官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員名常駐定海操練防守本城并本關海口聽備緩急調遣策應

左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員名平時常駐定海操練每年汛時更番發守龍山等處地方輪流撥兵往來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援截勦

右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員名平時常駐定海操練每年春汛更番發守霩衢等處地方輪流撥兵往來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援截勦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員名平時常駐定海操練每年春汛更番發守錢倉等處地方輪流撥兵往來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援截勦

後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

百員名平時常駐定海操練每春汛更番發守穿山後所等處地方輪流撥兵往来沿海巡哨遇警互相應援截勦

水兵三枝

中軍哨（汛期本鎮坐統出洋遇警截勦）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福船四隻蒼船一隻漁船一隻沙船四隻小哨船二隻民唬船四隻軍唬船十五隻划船十五隻大小戰船共四十六隻民捕舵兵共四百四十一名軍兵三百一十八名共七百五十九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一號福船二隻各三十名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蒼船一隻八名漁船一隻沙船四隻各四名小哨船二隻唬船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一百四十名軍唬船十五隻各軍二名共增軍三十名新增一號福船一隻捕舵兵七十名沙船四隻捕兵各二十六名唬船三隻捕兵各一十八名共增捕舵民兵二百二十八名軍兵四十八名新舊兵軍通共一千三十五名泊定海港平時把守關口汛期本鎮坐統出洋南北海洋往来巡督遇警應援截勦

中遊左哨（原劉鼠狼湖今改陳錢）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二員蒼船一隻曾艚五隻沙船七隻民唬船一十九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三十六隻民捕舵兵六百三十二名軍兵八十六名共七百一十八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蒼船一隻八名曾艚五隻沙船七隻各四名民唬船一十九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九十四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唬舵一隻捕兵一十八名共增捕舵民兵一百五十八名軍兵二十名新舊

兵軍通共九百八十四名汛畢泊定海港汛期出洋劉陳錢礐東哨至浪岡海礁大洋南哨至大霍山與正遊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莆礐與正遊右哨官兵會哨北哨至花腦與中遊右哨官兵會哨漁顧茅草大小七羊山遇警併力截勦

中遊右哨原劉長塗今改花腦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二員蒼船一隻漁船四隻沙船八隻民唬船十九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三十六隻民捕舵兵六百三十二名軍兵八十六名共七百一十八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蒼船一隻八名漁船四隻沙船八隻各四名民唬船一十九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九十四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

唬船一隻捕兵一十八名共增捕舵民兵一百五十八名軍兵二十名新舊兵軍通共九百八十四名汛畢泊定海港汛期出洋泊花腦東哨日本極東窮洋南哨至陳錢裡西二澳與中遊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落華羊峙北丁興殿前山與直隸官兵會哨北哨至大小七芽草洋崇明與江北狼山官兵會哨遇警併力截勦

杭嘉湖區圖說

省會以錢唐江分界為浙之西頗居內地而海寧縣寔障蔽焉故議者以鱉子門烏嘴頭有兵船一枝巡哨赭山有陸兵一枝防堵則省城可安枕矣若賊乘正東風由徐公羊山入鱉子門可犯省城則又當嚴責羊山哨邏之兵船也浙西沿海之地以縣論之海鹽為重海寧次之以所論之乍浦為重澉浦次之何耶白沙梁庄等處與南直隸毗聯最為要害而西海口係平湖縣咽喉但本港沙淺潮退兵船易閣恐緩急有誤宜於本處踏勘建一閘將兵船浮活遇警出擊係第一之計金家灣潮深山僻可直犯嘉湖旁掠乍浦海塘尤為緊要查嘉靖三十三年賊首王直率衆分掠破乍浦攻海塘三十四年徐海率衆攻乍浦犯平湖破崇德犯湖州分掠嘉興又分掠乍浦平湖三十五年陳東葉明合攻乍浦圍桐鄉新塲又合屯乍浦以此觀之則乍浦海塘倭之屢犯可徵已意者謂浙西海勢稍偏而澉乍浦又沙淺不利水戰考吳淞志云府城其南與寧紹相望深夜籟寂越中雞犬相聞天日晴明南岸諸山歷歷可指則是嘉湖之外洋南有臨觀定海兵船哨守馬墓長白長塗馬蹟等山北有直隸兵船哨守北羊山吳淞劉家河黃窰七了等港與該區信地南羊山大小七三礁聲勢犄角似宜于兵船之外惟厚集陸兵分屯白沙金家灣西海口鄭家岱藍田等處為賊必登之地宜于汛期之先發出劄守倘遇潛入之倭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無不滅者或賊勢重大隨其何往堵截可免內侵之患如守陸官兵有能鏖戰抵遏賊鋒阻賊登岸不得深入雖無首級一體論功此亦固海岸保內地之一端也故論浙西之勢宜以陸兵為重水兵次之故通政唐公順之曰江北之地與江南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今浙西與浙東大異亦不同惟

司柄者裁酌

一嘉湖兵巡道下
巡哨名色把總一員統領民號船二十隻捕舵民兵共二百四十四名軍兵七十六名共三百二十名汛畢掣回派守府城及海塩朱家橋起至新廟橋平湖縣屬西十九都汪敦坊等處地方巡緝盗賊汛期專于羊許海洋與呉淞定海各遊哨兵船會哨遇警策應
巡哨領哨官二員統領號船十四隻捕舵民兵二百二十四名平時派巡嘉興内河塩盗汛期出海協哨乍浦西海口海塩白塔港二関
中營民壯兵一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三十七員平時屯劄府城操守汛期督發一半出守海塩地方防禦
一杭嘉湖區叅将下
陸兵四總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三十七員名屯劄乍浦所城汛期劄守乍浦梁庄東哨至大營盤地方與南直隸金山叅將標兵會哨西哨至乍浦牛橋地方與後營官兵會哨

後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百三十七員名屯劄海塩操練汛期劄守乍浦西海口東哨至牛橋地方與前營官兵會哨西哨至海塩白馬廟地方與左營官兵會哨

左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兵四百三十七員名屯劄海塩城汛期劄守東門一帶東哨至白馬廟地方與後營官兵會哨西哨至秦駐山地方與右營官兵會哨

右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兵四百三十七員名屯劄澉浦所城汛期劄守南海口東哨至秦駐山地方與左營官兵會哨西哨至海寧黄灣與談所官兵會哨

水兵一枝

叅將遊哨

中軍名色把總一員部領福船一隻沙船一隻唬船十一隻划船六隻大小戰船十九隻民捕舵兵二百四十二名軍兵十七名共二百五十九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沙船一隻四名唬船十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零五名汛期隨本叅駐白塔山海港巡哨灘許羊山等洋策應督察各遊哨兵船

一海寧總下

水兵三枝

羊遊哨

備倭把總一員督同羊遊哨總哨官統領福船二隻蒼船二隻沙船二隻小哨船一隻唬船十一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二十隻民捕舵兵三百六十二名軍兵五十二名共四百一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蒼船二隻各八名沙船二隻各四名小哨船一隻唬船十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八十八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各捕兵七十名沙船一十六隻各捕兵二十六名共增捕舵民兵四百七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九百八十二名汛期出泊南羊山聖姑礁東哨至徐公上下川馬蹟等洋與定海總官兵會哨南哨至大羊山沙塘嶴衢山鼠狼湖等洋與定北哨總官兵會哨西哨至灘許與遊哨官兵會哨北哨至小羊山大小七山蘇州洋茅草洋與直隸吳淞官兵會哨

許山哨

總哨官一員部領蒼船二隻沙船四隻小哨船一隻唬船十一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二十隻民捕舵兵三百三十七名軍兵三十八名共三百七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蒼船二隻各八名沙船四隻各四名小哨船一隻唬船十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四百三十一名汛期泊許山東哨至大小七山蘇州茅草等洋與直隸官兵會哨南哨至大羊山沙塘嶴東岳嶴與定海總下北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北漁山與臨觀總後哨官兵會哨北哨至白塔港與本關官

兵備口出等作十坊算

乍浦守関
總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蒼船四隻
沙船六隻小哨船四隻唬船二隻大小
戰船十八隻民捕舵兵三百九十名軍
兵九十八名共四百八十八名近于萬
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
二隻各二十名蒼船四隻各八名沙船六
隻各四名小哨船四隻唬船二隻各二
名共增民兵一百零八名新舊兵軍通
共五百九十六名泊守乍浦西海口外
東哨至金山西哨至海塩澉浦海寧等
處海洋每上下半月輪撥兵船哨往定
海烈表取獲到單遇警飛報督舩應援

一海寧把總所屬沿海衛所地方烽堠

乍浦千戶所所屬
談所于正統八年六月被寇一次嘉靖
三十一年三月倭奴初至殺死備倭
指揮湛完等官軍三十二年五月又
被攻犯一次
獨樹林烽堠無居民過東五里卽直隸
金山衛界
白沙巡司居民百餘家賊曾登犯
梁庄舊寨與新寨相去三里無居民
長沙灣寨無居民
益山瞭望臺無居民
蒲山外寨無居民
金家灣新寨與舊寨相對賊曾登犯嘉
靖三十四年五月登犯一次三十五
年三月又犯一次
蒲山西寨無居民
東山寨無居民
陳山烽堠無居民
觀山臺與大綱山相對無居民
西山嘴寨無居民新立總寨在上可瞭
海洋

唐家灣寨與小網山相對居民三四家
嘉靖三十三年寸月登犯一次三十
四年四月又犯一次
鄭家寨居民二三百家賊曾登犯
葸山寨山上無居民與地名包家火相
連居民十餘家賊曾登犯

海寧衛
朱公亭寨居民四十餘家賊曾登犯
九里亭烽堠居民二三十家
北瞭望臺居民四五十家
南瞭望臺去衛六里居民四五十家賊
曾登犯
海口烽堠近城居民四五十家賊曾登
犯
馬鞍山懸海賊船可泊
藍田大寨居民百餘家四散鄉兵四五
十名塗高賊曾登犯
三間寨居民約有七八十家鄉兵百餘
名賊曾登犯

澉浦千戶所所屬
海口巡司居民四五十家嘉靖三十二
三等年屢曾登犯
麥庄涇寨居民四五十家屢曾登犯
葫蘆灣大寨居民二十餘家屢曾登犯
廟山烽堠屢曾登犯

海寧守禦千戶所所屬
黃灣寨與望夫山相連賊曾登犯
尖山烽堠居民四五十家屢曾登犯
石墩總寨有烽堠居民百餘家
潘家浦烽堠居民五十餘家
丁家村烽堠居民百餘家
下舘烽堠居民六十餘家
廟前烽堠近城居民百餘家
松林烽堠居民四五十家
横路烽堠近海塘
褚家園烽堠居民三四十家

岩門山烽堠與龕山相對居民百餘家
赭山總寨與鱉子山相對嘉靖三十三
年三月賊曾遁入有烽堠又有巡司
居民有數十餘家賊曾登犯

本區倭亂紀
嘉靖三十二年
四月賊首王直率衆分掠攻海塩千戶宋
應瀾死之
參將湯克寬敗賊于鱉子門賊犯杭州
指揮吳懋宣死之
把總馬呈圖指揮采煉百戶王相姜楫
呂鳳姚本與賊戰于海寧教塲死之
賊犯平湖百戶劉忠黃勛與戰死之
官兵追賊于海口千戶王繼隆百戶楊
臣康綬死之
五月攻海寧衛破乍浦所百戶陳綬死之
參將湯克寬與賊戰于長沙灣指揮陳
善道總旗張儒死之
十月知事何常明與賊戰于杭搗山死之
十二月賊登西滙嘴千戶張應奎百戶王
守正張永死之
三十三年

三月都指揮劉思至敗賊于三岳山
賊首蕭顯自上海敗遁海塩王都御史
忬遣官兵敗之于二十里亭
鎮撫彭應時與賊戰于乍浦死之
四月參将盧鏜兵備任環擊賊于平湖敗
之
五月賊首林碧川沈南山分掠杭州攻嘉
興府指揮李元律周應禎千戶薛綱百
戶趙軒梁踰死之
十月賊攻乍浦所百戶張曜易坎巡檢朱
紀指揮戴紀江九山千戶崔海鎮撫劉
成死之
十一月賊入嘉善縣遂至湖州
十二月復入嘉善縣百戶賴榮華死之
三十四年
正月賊首徐海自柘林來攻乍浦所平湖
縣破崇德縣尋至湖州府副理問陶一
貫守備周奎指揮孫雱百戶陸陵周應
辰把總梁鄂武生郭周張景安朱平姚
清死之
二月賊攻嘉興府
賊犯歸安縣淩林鄉烈女嚴氏死之
四月賊攻乍浦所遂至嘉興巡按胡御史
宗憲大破之于王江涇斬首三千
五月賊犯平湖縣攻乍浦所
六月賊犯省城自平望復回嘉興取道嘉
善之王店推官劉泉復大敗之
十一月賊犯海塩知縣鄭茂指揮徐行健
討平之
三十五年
二月柘林賊攻乍浦所犯沈家庄僉事董
邦政平之
三月賊犯海塩轉塘灣指揮徐行健死之
四月徐海攻嘉興府指揮程禄死之遂流
刼湖州攻平湖縣圍桐鄉縣副使劉燾
敗賊于斜塘

[illegible]

義官霍貫道死之

八月總督胡侍郎宗憲搗沈家庄賊巢平之徐海就戮提督阮都御史鶚勦徐海餘黨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鑾死之總兵盧鏜擒賊酋辛五郎等五郎善造鳥銃今之鳥銃自伊傳始

三十八年

十二月誅賊首王直于杭州

[illegible]

海外之國暹羅占城則對廣東琉球則對福建新羅朝鮮則對山東近遼陽也皆臣服而歸化者惟日本與浙直相峙桀驁不馴為中國患防禦稱嚴蓋寧波三面環海最為扼險若賊北由兩頭洞馬墓歷烈港南由大茅洋入金塘山則皆犯定海而江道深通一瞬可抵郡城由崎頭入湖頭渡則南犯昌國錢倉直抵象山由火焰山五嶼入龍山港則犯觀海直抵慈谿此所以為衝也定海門户則舟山二所懸于海中四圍皆山山外皆海頗為深阻而倭嘗犯之山之周遭地塲甚廣可種稼穡以其近定海而附舟山也民多趨而蟻聚之莫得而禁但有警皆當驅令入縣所以寓清野之意如金塘蘭秀歛岙諸山田多可墾慎毋開端與利以資盜粮可耳東南普陀山又近在舟山之外往往倭奴假焚香之名登之實窺我虛實其巡撿澳釣魚礁白沙港

之兵船所宜重也紹興地雖略進險則同之何耶水潮所達皆其屬耳若賊由漁山入觀海犯餘姚由瀝海入蟶浦至曹娥江則北犯東關南犯上虞直抵郡城由羊山歷灘許二山入錢唐江直犯蕭山而北岸浙江一帶殊為可虞蓋龕山之陸兵又不可輕忽者所以共保會城也故論本區為浙之重特轄以三總爲三總備倭海洋遼邈其勢必當殲倭于海無使登陸策之上也奈舟師之尚寡何增船必至增兵增兵必至增餉坐此稱難頤海島嵺嵯星羅碁布千門萬戶曷可遮攔今乃擇其遠險之總路守之而已陳錢山為浙直之要馬蹟大衢羊山次之此四山者倭奴分合必由處也福船草撇利于深水衝犁而不利于逆風轉戧與浅水堵截沙船利于迴風轉戧而尤利于遠洋破浪若唬船有風則揚帆無風則鼓櫂而迴風轉戧與沙船同此外更有蒼漁等船大小兼用因時置宜雖存乎其人以本鎮親涉洋中所目擊者謂海上戰船除福沙唬三項實用之外餘皆巧其名而虛其費也至如銃砲之類惟發貢鳥銃佛狼機百子銃四項火器之類惟一窩蜂釘篷箭噴筒火礶四項皆切實用者其餘不過眩新視聽糜損工錢無用之物耳但兩船相接之時只要火藥多而連桶傾之使賊船先焚自亂最是上策故本鎮謂宜省諸無益之費多造火藥此海戰之首務也行實政者尚之其

澳港之可泊四面風者在臨觀總有兩頭洞烈表港在定海總有馬蹟長塗高亭沈家門岑港定海港在昌國總有牛欄基石浦港下灣三門諸處也可泊二面風者在臨觀總有北漁山在定海總有馬墓長白蒲門海閘門石牛港烏沙門洹泥港在昌國總有旦門韭山爵谿港諸處也可泊寄一面風者不可枚述拜書以備覽考云

一寧紹巡視海道下

陸兵一總

中軍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二員名專駐寧波府城操守遇警聽總鎮調遣汛期分撥二哨令昝陣官帶領防守太嵩地方屯劄本所遇警截剿

水兵一枝

中軍策應唬船一十隻中軍官統領遇警出洋應援每隻捕舵兵一十名軍兵六名

一寧紹區參將下

陸兵一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百三十九員名附操弓兵四十八名平時屯劄舟山就彼防勦汛時發守東自沈家門塘頭螺頭岑港南自曉峰謝浦北自干覽灌門沿途往来哨勦

水兵三枝

正兵哨（原劄沈家門今改巡險灣）

中軍名色把總一員領哨旗牌官一員部領福船三隻曾艚一隻挑艚一隻沙船四隻殼艚一隻民唬船三隻軍唬船二隻划船四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九隻民捕舵兵共四百零七名軍兵九十三名共五百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一號福船一隻三十名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曾艚一隻八名挑艚一隻沙船四隻各四名殼艚一隻民唬船三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一百六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沙船二隻捕兵各二十六名唬船三隻捕兵各十八名共增捕舵民兵二百四十六名軍兵二十八名新舊兵軍通共八百五十二名汛畢泊舟山関口汛期

泊普陀巡檢園海洋聽本条往来南北海洋巡哨遇警截勦應援

正遊左哨原劉長途今改廟子湖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一員蒼船一隻桃艚二隻沙船六隻民唬船一十三隻軍唬船五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二十九隻民捕舵兵共四百三十名軍兵八十名共五百一十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蒼船一隻八名桃艚二隻沙船六隻各四名民唬船十三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七十名軍唬船五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十二名新增一號福船一隻捕舵兵七十名唬船一隻捕兵十八名共增民捕舵兵八十八名軍兵十名新舊兵軍通共六百七十八名汛畢泊舟山關口汛期出洋泊廟子湖東哨至李西陳錢浪岡海礁與中遊左哨官兵會哨南哨至青崩霍山大洋西哨至烏沙門及白沙港與定海把總及南中哨各官兵會哨北哨至三星山鼠狼湖大衢洋與定北哨總官兵會哨仍哨至横大洋英烈五爪湖與定北哨總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正遊右哨原劉長途今改蒲嶴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一員曾艚一隻桃艚二隻沙船五隻民唬船十四隻軍唬船五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二十九隻民捕舵兵共四百二十四名軍兵八十名共五百零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曾艚一隻八名桃艚二隻沙船五隻各四名民唬船十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六十四名軍唬船五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十名新增一號福船一隻捕舵兵七十名沙船一隻捕兵二十六名共增民捕舵兵九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六百七十八名汛畢泊

舟山關口汛期出洋泊蒲㘭東哨至李西陳錢壁下浪岡海礁大洋與中遊左哨官兵會哨南哨至三星東霍大洋與正遊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馬蹟潭徐公上下川南北羊山與浙西直隸二處官兵會哨北哨至大小七茅草蘇州等洋與直隸崇明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一臨觀把總下

陸兵四總

前營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臨山操練防守遇警往來截勦汛期分發二哨防守觀海衛巡哨古窰東山平石吳山等處與總鎮防守龍山所官兵會哨又分二哨防守三山所巡哨勝山蔡山徐家路等處與防守臨山衛官兵會哨又分一哨協守臨山衛巡哨周家泗門烏盆趙巷夏蓋山荷花池等處與防守瀝海所官兵會哨

左營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紹興府城操練防守遇警往來截勦汛期分發防守三江所東哨宋家漊蟶浦等處西哨龕山等處地方

中營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臨山衛操練防守遇警往來截勦汛期分發一哨協守觀海衛又分一哨協守三山所二哨防守臨山衛巡哨周家路泗門夏蓋山等處一帶沿海地方又分一哨防守瀝海所巡哨槎浦西海塘蟶浦西滙嘴等處地方與防守三江所官兵會哨

萬曆十九年議添軍兵一總（隨于二十年裁革）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臨山衛操練防守遇警往来截勦汛期分發臨山三山瀝海三江一帶沿海衝要地方輸流撥兵哨勦

水兵三枝

遊哨

備倭把總一員總哨官一員部領沙船四隻漁船四隻民唬船四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一十四隻民捕舵兵共二百六十八名軍兵三十二名共三百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沙船四隻漁船四隻各四名民唬船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名新增一號福船一隻捕舵兵七十名沙船二隻各捕兵二十六名唬船二隻各捕兵一十八名共增民捕舵兵一百五十八名軍兵一十八名新舊共軍通共五百一十六名汛畢收泊定海港汛期駐泊烈表港遊哨漁山兩頭洞并臨觀一帶海洋東哨至馬墓與馬左哨官兵會哨南顧七里嶼由山定海大小港口沿海一帶地方遇警往来截勦西哨至[虫+鮮]渤山海洋北哨漁山羊山大小七海洋與浙西海寧總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左哨（原劄烈表港今改兩頭洞）

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草撇船二隻沙船二隻民唬船五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三隻民捕舵兵共二百六十四名軍兵四十名共三百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草撇船二隻各八名沙船二隻各四名民唬船五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七十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一隻捕舵兵七十名軍兵十名新舊兵軍通

共四百五十四名汛期駐泊兩頭洞東
由鮝蓬礁哨至小衢山沙塘嶴與東岳
嘴北左哨官兵會哨南哨至馬墓與馬
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火焰頭青嶼北
漁山與臨後哨官兵會哨北哨至羊山
與浙西海寧哨總官兵會哨遇警併力
協勦

後哨原劄烈表港今改北漁山

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草撇船一隻
蒼船一隻沙船二隻民唬船五隻划船
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三隻民捕舵兵
共二百六十四名軍兵三十九名共三
百零三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
民兵內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草撇
船一隻蒼船一隻各八名沙船二隻各
四名民唬船五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七
十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一隻捕舵兵七
十名軍兵十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八

十三名汛期駐泊北漁山東哨至兩頭
洞與左哨官兵會哨南哨至攤滸山至
烈表港與本總官兵會哨西哨至許山
與本總官兵會哨北哨至大小七羊山
與浙西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一臨觀把總所屬沿海衛所地方烽堠

三江千戶所所屬

杭塢烽堠

烏峰烽堠

蒙池烽堠

三江巡司居民約有百餘家俱慣下海

宋家溇烽堠居民湊集

周家墩烽堠居民湊集一帶海塘潮浪
沾湧

桑盆烽堠居民四散近城

白洋巡司居民散濶

瀝海千戶所所屬

談所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倭犯一

次又于三十三年九月攻犯一次
棲樹烽堠居民四散近城
黄家堰巡司與居民共守
西海瞭望臺近城
胡家池烽堠居民散濶
槎浦烽堠後海有灘山居民散濶
臨山衛所屬
該衛于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倭陷一次
三十三年九月賊據一次
荷花浦烽堠居民湊集
下盖山烽堠居民湊集
趙港烽堠與巡司相連
烏盆烽堠新立寨此地賊曾登刼居民
有一百五十餘家陸張方三姓共有
五百餘人
廟山烽堠居民與廟山巡司相連
廟山巡司
羅家山瞭望臺前有許山相對

四門烽堠嘉靖二十六年倭犯一次
方家路烽堠居民湊集
道塘烽堠居民湊集
周家路烽堠居民散濶與海隔遠
三山千户所所屬
該所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犯一次
瀝山烽堠居民大户二百餘家
滸山瞭望臺居民小户
眉山烽堠居民四散賊曾登犯一次
莾山烽堠與巡司相連
椂嶼烽堠居民四散
吴家烽堠居民隔遠
觀海衛所屬
該衛于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倭犯一次
三十五年四月又攻犯一次
向頭巡司居民約有二百餘家
向頭烽堠舊巡司原在此地今遷入百
平高門相連

瓜誓烽堠後有遠岓山相對與向頭連
坐賊曾登犯一次
新浦烽堠後有柴排山有新浦港内岐
山可隱泊畨船
古窑烽堠居民百餘家
松浦巡司居民約有四五十家
龍山千戶所所屬
該所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犯一次
五月内又攻犯一次
施公山烽堠居民約有百餘家賊曾登
犯
石塘烽堠後有三姑山相對無居民有
賊船難泊
青溪烽堠後有西霍山相對三里到金
家㠗寨五里到丘家洋嘉靖二十七
年倭犯一次每年魚汛台温等處漁
船泊此市賣
一定海把總下

水兵三枝
遊哨
備倭把總一員部領沙船六隻民唬船
六隻划船四隻大小戰船共一十六隻
民捕舵兵二百三十六名軍兵二十四
名共二百六十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
增各船民兵内沙船六隻各四名民唬
船六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三十六名新
增沙船一隻捕舵兵二十六名民唬船
二隻捕舵兵共三十六名共增民捕舵
兵六十二名軍兵四名新舊兵軍通共
三百六十二名汛期泊烏沙門東哨至
東霍山青㟁廟子湖與正遊左哨官兵
會哨南哨至韭山與昌國遊哨官兵會
哨西哨至海閘門温州嶼與洰泥南青
二哨官兵會哨北哨至鼠狼湖衢東洋
由徐公上下川至羊山與中遊左哨官
兵會哨兼顧落華花腦浪岡海礁茅草

蘇州大小七北等洋仍與直隸浙西二總官兵會哨遇警隨賊向往南北海洋應援截勦

南哨

青龍左哨

哨總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蒼船一隻漁船一隻沙船二隻民唬船三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三隻民捕舵兵二百六十四名軍兵六十九名共三百三十三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一號福船一隻三十名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蒼船一隻八名漁船一隻沙船二隻各四名民唬船三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七十六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各七十名沙船一隻捕兵二十六名共增民捕舵兵一百六十六名軍兵二十四名新舊兵軍通共六百零三名汛期泊蹟嶼東哨溫州嶼與青龍右哨官兵會哨仍過洋哨至韮山與昌國遊哨官兵會哨西哨至湖頭渡南哨至大麥坑過洋與昌國總下千門哨官兵會哨北哨至崎頭洋互泥港與南右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青龍右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草撇船一隻曾艚一隻漁船三隻沙船二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二隻民捕舵兵二百三十八名軍兵六十四名共三百零二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草撇船一隻曾艚一隻各八名漁船三隻沙船二隻各四名民唬船一隻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六十四名汛期泊溫

州嶼東哨至茶銑山海閘門與南右哨官兵會哨西哨至大麥坑蹟嶼青龍左哨官兵會哨南哨至韭山與昌國遊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南左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舩二隻草撇船一隻汾船二隻殼艚一隻民唬船四隻軍唬船一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三隻民捕舵兵二百三十八名軍兵五十七名共二百九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草撇舩一隻八名沙舩二隻各四名殼艚一隻民唬船五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六十六名軍唬舩一隻軍二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六十三名汛期泊釣魚礁東田順母塗哨至白沙港與南中哨官兵會哨南出烏沙門哨至赤磡山外洋與南右哨官兵會哨西哨至崎頭洋仍與湎泥港官兵會哨北由蓮花洋哨至梁横山與談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南右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舩二隻曾艚一隻小哨舩一隻民唬船二隻軍唬舩二隻划舩二隻大小戰舩共十隻民捕舵兵一百五十八名軍兵五十九名共二百一十七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舩民兵内二號福舩二隻各二十名曾艚一隻八名小哨舩一隻民唬舩二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四名軍唬舩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七十五名汛期泊湎泥港東由石崩港哨至馬順門外海至烏沙門與本總官兵會哨南由茶銑山過洋至韭山與昌國遊哨官兵會哨西由海閘門白馬礁至温州嶼與青龍右哨官兵會哨

北由崎頭洋至釣魚礁與南左哨官兵
會哨遇警併力協剿

南中哨（原劉石牛港 今改白沙港）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曾艚一隻沙船二隻殼艚一隻民唬船二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二隻民捕舵兵二百零六名軍兵六十七名共二百七十三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曾艚一隻八名沙船二隻各四名殼艚一隻民唬船二隻各一名共增民兵六十六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四十三名汛期泊白沙港東哨至霍山廟子湖與正遊左哨官兵會哨南哨至烏沙門與南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普陀巡撿嶴與正兵哨官兵會哨北哨至鼠狼湖與北哨總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剿

北哨

北右哨（原劉蒲門 今改鼠狼湖）

哨總官一員部領福船三隻蒼船一隻沙船二隻民唬船三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三隻民捕舵兵二百一十八名軍兵七十三名共二百九十一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三隻各二十名蒼船一隻八名沙船二隻各四名民唬船三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八十二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沙船一隻捕兵二十六名共增民捕舵兵一百六十六名軍兵二十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五百六十七名汛期泊鼠狼湖東哨至蒲嶴與正遊右哨官兵會哨南哨至廟子湖與正遊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五爪湖與馬右哨官兵會哨北由徐

公上下川哨至羊山與浙西官兵會哨
遇警併力協勦
北左哨（原劄長白港 今改東岳嘴）
領哨官一員部領蒼船一隻沙船四隻民唬船二隻軍唬船一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隻民捕舵兵一百五十四名軍兵三十八名共一百九十二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蒼船一隻八名沙船四隻各四名民唬船二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二十八名軍唬船一隻增軍二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二十名汛期泊東岳嘴東哨至礁潭由巧門哨至寨子山兩頭洞與臨觀總官兵會哨南哨至五爪湖與馬右哨官兵會哨北哨至沙塘嶴小衢山海洋與臨觀左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馬左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草撇船一隻沙船一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八隻民捕舵兵一百一十名軍兵五十一名共一百六十一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草撇船一隻八名沙船一隻四名民唬船一隻二名共增民兵三十四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一百九十九名汛期泊馬墓東哨至梁橫與諛哨官兵會哨南哨至烈表與臨觀總官兵會哨西哨至東西二霍山以顧臨觀沿海一帶地方北由兩頭洞漁山洋哨至許山與浙西遊哨總官兵會哨
遇警併力協勦
馬墓右哨（原劄馬墓港 今改五爪湖）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小哨船二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九隻民捕舵兵一百六十

八名軍兵五十六名共二百二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小哨船二隻民唬船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六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七十二名汛期泊于五爪湖東哨至鼠狼湖與定北哨總哨官兵會哨南哨至白沙港與南中哨官兵會哨西哨至梁橫與訣哨官兵會哨北哨至東岳嘴與北左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梁橫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蒼船一隻沙船二隻小哨船一隻殼艚一隻軍唬船四隻划船三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二隻民捕舵兵共一百二十名軍兵八十四名共二百零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蒼船一隻八名沙船二隻各四名小哨船一隻殼艚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二十名軍唬船四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八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三十二名汛期泊梁橫哨專哨橫大洋東哨鼠狼湖與北哨總官兵會哨南哨至釣魚礁與左哨官兵會哨西哨至馬墓與馬左哨官兵會哨北哨至五爪湖與馬右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一定海把總所屬沿海衛所地方烽堠

定海衛所屬

管界巡司與高山烽堠蠏渤山相連

鸛鶴烽堠

鸂鶒烽堠

汪家路烽堠居民稀少皆在塘內

候淘山即招寶山近城

竺山烽堠即小港海口

小港隘此地賣黃魚處所居民千餘家

蛟門有龍居風浪常作不可泊船

打鼓山烽堠後有黄茅山居民住遠
張師浦烽堠後有蛟門
大尖岡烽堠後對烈港
大漁湾烽堠斜對黄牛礁
長山巡司與地名大碶頭相連
小山烽堠近官路
中中中左二所即舟山城所属
碇齒烽堠與烈港相對
崎嶴烽堠即大汸地方
西山烽堠上有天妃宫
岑港巡司嘉靖三十七年賊犯二次
蒲汸烽堠即地名天同嶴
鹿頸烽堠近海居民稀少
螺峰巡司今已裁革
螺頭烽堠近城十五里前有丁家礁
外湖烽堠地名曉峰
謝浦烽堠居民五六十家
石墻烽堠居民四散賊曾登犯

青雷頭瞭望臺地名畢家湾居民二三
十家小户賊曾登犯
包家烽堠海口居民二三十家小户賊
曾登犯
石衕烽堠居民五六家小户
郎家碶烽堠與西碶寨相連後有龜鱉
山相對
袁家碶即地名沙嶴有長白山兩頭洞
沈家門寨原係水操之地内有趙嶴南
嶴蘆花嶴大嶴去寨三五里
朱家尖烽堠懸海山可泊賊船
寶陀巡司即普陀山
順母塗烽堠懸海山可泊賊船
接待烽堠
小展烽堠赤石烽堠因近海口各嶴居
民不下千数不能禦賊每船至遷入
舟山城
吊嶼烽堠因近海口居民千数賊曾登

犯
程家烽堠地名炭山離海四里海口居
民千數小浦曲折而入易於防守塁
山海山可泊賊船
石禪烽堠與地方柯梅相連往年賊曾
登犯
後千戶所即穿山城所屬
金塘懸海係起遣故墟荒田数萬有烈
港大浦皂角浦大泥嶼礁俱可泊船
碶頭烽堠前有大謝山
所後烽堠
白峰烽堠
穿山巡撿司
穿山場居民約有四五百家
西山烽堠懸海山
霩衢千戶所所屬
詼所千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倭犯一次
霞嶼巡撿司後有輪港相對今遷入門

浦地方
三塔瞭望臺
盛墺烽堠即崎頭洋因近海起遣有荒
田萬数
高山烽堠離城二里有地名平岩頭為
深水要衝原設架砲厰以報聲息今
廢
覩山烽堠離城七里有梅山港與嶼
港相對
太平巡司去城二十里地名康頭臨居
民俱大戶富豪約有七八百丁與弓
兵守此彼處雖係海口而左右烏礁
頭東山相夾山口易于防守但人多
畏屢被登犯
蝦康烽堠地名深水埠頭上王臨居民
三百餘丁因近海口賊曾登犯
梅山烽堠北與沍泥港相對離城隔海
十里與烏步臨相對居民稀少賊曾

登犯

大嵩千戶所所屬

談所于正統四年倭陷一次成化二年又陷一次嘉靖四十五年又犯一次

大千烽堠與梅山港相對

崑亭烽堠後有挺子港相對居民百餘家人丁千數

黄岩烽堠後有六横山相對三山隘居民二百餘家人丁千餘

慈嶴烽堠居民一二百家人丁千餘

蛤嶴烽堠溫州嶼相對東西兩嶴富民三四百家嘉靖二十八年賊曾登犯

尖崎烽堠前有孝順洋東西兩嶴即鄞縣十一都內有虎匠翁藥、

港口烽堠水次離城一里有港可入

横山烽堠

湖頭渡此地因有大烈小烈遮掩專隱泊賊船

塔山巡司奉化縣地方居民四散賊曾登犯

一昌國把總下

陸兵一總係萬曆十九年添設軍兵隨于二十年裁革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昌國衛操練防守汛期分發各兵在于沿海衝要地方往來巡邏與

軍門防守番頭官兵會哨遇警協勦

水兵三枝

遊哨

備倭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一員草撇船一隻漁船六隻汴船三隻民唬船十隻軍唬船一十四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三十四隻民捕舵兵四百四十八名軍兵二百八十二名共七百三十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草撇船一隻八名漁船六隻汴船三隻各四

名民唬船十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六十四名軍唬船一十四隻各軍二名共增軍二十八名新增汸船一隻捕舵兵二十六名民唬船一隻捕兵一十八名共增民捕舵兵四十四名軍兵四名新舊兵軍通共八百七十名汛期本總督同哨官伏截韭山信地遇賊即勦賊過即追無警東遊錢倉爵谿西遊昌國石浦往來巡邏

南哨

林門哨

哨總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蒼船一隻曾艚一隻汸船二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四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一十二隻民捕舵兵一百六十二名軍兵九十三名共二百五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蒼船一隻曾艚一隻各八名汸船二隻各四名民唬船一隻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六名軍唬船四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八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汸船一隻捕兵二十六名共增捕舵民兵一百六十六名軍兵二十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五百九十五名汛期外哨金齒八排等處海洋内防南向井水冷灣等處鄉村南與三門哨官兵會哨北與下湾門哨官兵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三門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曾艚二隻民唬船二隻軍唬船三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一十隻民捕舵兵一百五十六名軍兵七十三名共二百二十九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曾艚二隻各八名民唬船二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名軍

唬船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七十三名汛期外哨空山洋白礁茅頭瓦碟峙大佛頭等處海洋內防青山胡家嶼厲家坪掘頭澳等處鄉村南與松海總大佛頭官兵北與本區林門哨官兵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下灣門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曾艚一隻蒼船一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八隻民捕舵兵一百一十八名軍兵五十三名共一百七十一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曾艚一隻蒼船一隻各八名民唬船一隻二名共增民兵三十八名汛期外哨三坑南礵大汾湾等處海洋內防石浦前後二所城池并沓頭汝溪塩倉前等處鄉村南與林門哨官兵北與牛欄基官兵互相會哨遇警併力截勦

牛欄基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蒼船一隻曾艚二隻汾船二隻殼艚一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四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一十四隻民捕舵兵二百一十二名軍兵一百二名共三百一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蒼船一隻曾艚二隻各八名汾船二隻各四名殼艚一隻民唬船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八名軍唬船四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八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七十名汛期外哨壇頭北礵三岳半邊山鎖門後汾等處海洋內防昌國衛城池并下塞岳頭雞鳴等處鄉村南與下灣門官兵北與旦門官兵各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旦門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舩一隻蒼舩一隻曾艚一隻沙舩二隻小哨舩一隻民唬舩一隻軍唬舩四隻划舩二隻大小戰舩共一十三隻民捕舵兵一百八十二名軍兵九十六名共二百七十八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舩民兵内二號福舩一隻二十名蒼舩一隻曾艚一隻各八名沙舩二隻各四名小哨舩一隻民唬舩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八名軍唬舩四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八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三十四名汛期外哨東西旦龍洞口大小目等處海洋内防何家磯仁義松嶴金井頭洛頭等處鄉村南與牛欄基官兵北與青門官兵各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北哨

于門哨

哨總官一員部領福舩一隻蒼舩一隻曾艚一隻小哨舩一隻沙舩二隻民唬舩四隻划舩二隻大小戰舩共一十二隻民捕舵兵二百三十名軍兵六十四名共二百九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舩民兵内二號福舩一隻二十名蒼舩一隻曾艚一隻各八名沙舩二隻各四名小哨舩一隻民唬舩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四名新增一號福舩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沙舩一隻捕兵二十六名共增捕舵民兵一百六十六名軍兵二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五百四十名汛期外哨孝順洋東西廚亂礁洋等處海洋内防錢倉所城池并黄沙塲嶴蒲門下庄朱溪等處鄉村北與定海總青龍哨官兵及本區湖頭渡官兵南與百畝田官兵各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青門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蒼船一隻曾艚一隻小哨船一隻民唬船二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一十一隻民捕舵兵一百九十二名軍兵六十五名共二百五十六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蒼船一隻曾艚一隻各八名小哨船一隻民唬船二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六十二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三百二十二名汛期外哨午門鞍子頭白岩洋等處海洋北與百畝田哨官兵南與旦門哨官兵各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百畝田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蒼船一隻小哨船一隻民唬船一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八隻民捕舵兵一百八名軍兵五十六名共一百六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蒼船一隻八名小哨船一隻民唬船一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三十二名軍唬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名汛期外哨道人山四礁亂礁洋等處海洋内防錢倉所城池并杉木塗次新婦奧前等處鄉村北與干門哨官兵南與青門哨官兵各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湖頭渡哨

領哨官一員部領曾艚一隻小哨船一隻軍唬船二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六隻民捕舵兵五十四名軍兵四十一名共九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曾艚一隻八名小哨船一隻二名共增民兵十名軍唬船二隻各

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一
百五名汛期泊湖頭渡南隅海洋内防
象山縣地方并陳跳西潭龍嶼等處鄉
村及不時查督層頭門軍嘑舩北與定
海總青龍哨南與本區千門哨官兵各
互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一昌國把總下所屬沿海衛所地方烽堠

錢倉千戸所所屬

青雷烽堠近朱溪中庄一帶賊曾登犯

蒲門烽堠右有東西厨山前有韭山相
對居民稀少

東門烽堠後有百畝田相對近城無居
民

前山烽堠有桃梗山相對居民二三百
家人皆驍勇賊曾登犯敵退

塗次烽堠居民約有千餘丁俱勇敢頗
習武藝曾救應前山斬獲倭首二顆
以此賊不犯

杉木樣烽堠後有道人山相對離所二
十里此處及遊仙寨南堡寨有兵既
守則象山可無事矣

爵溪千戸所所屬

談所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犯一次

公嶼烽堠後有鞍子山相對居民二十
餘家賊曾登犯

半路烽堠後有青門可泊兵舩居民無

沙嶺烽堠居民無

青門海上專泊賊舩

大目海山離爵溪隔海二十里昌國交
界常泊賊舩

小目山懸海賊舩可泊

陳山巡司與梅溪相連賊曾登犯

玉泉烽堠居民稀少賊曾登犯

屏峯瞭望臺居民百餘家賊曾登犯

外嶺烽堠後有鋸門龍洞與遊仙寨交
界賊曾登犯

趙嶴巡司與遊仙寨相連嘉靖三十一
　年四月倭犯本寨百戶趙彪被殺
昌國衛所屬
　謏衛于正統四年倭犯一次嘉靖三十
　　四年四月攻陷一次百戶陳表被殺
　赤坎烽堠近海居民散濶可泊賊船
　遊仙寨是象山喉舌之處先年屢被登
　　犯
　黄沙烽堠有隘居民四散賊曾登犯
　仁義烽堠後有三石山相對進三十里地
　　名東溪居民二百餘家閔頭百餘家
　　皆勇敢賊曾登犯敵退
　何家礖烽堠後與旦門相對嘉靖三十
　　八年三月賊曾登犯
　岐頭烽堠後與即谷山相對與居民隔
　　六七里賊曾登犯
　壇頭懸海山可泊賊船
　烏石烽堠與牛欄基相對近城

　後山烽堠城裏
　前山烽堠城裏
前後二所即石浦城所屬
　下嶴烽堠與後門相對居民皆灶戶賊
　　曾登犯
　前山烽堠後與前門下湾門相對近城
　後山烽堠城裏
　土湾烽堠左有三門碗盞嶼相對隔海
　　與定海海洋相對
　石浦巡司象山三十地方居民四散賊
　　曾登犯
　大佛頭懸海山起遣舊地可泊賊船
　松嶴烽堠居民皆灶戶
　五嶼門三門箬漁山葛山俱懸海山可
　　泊賊船
　石浦港即昌國把總部屬水兵泊此

本區倭亂紀

嘉靖二年

日本使者宗設宋素卿兩自作敵于寧波之嘉賓館遁入海洋備倭都指揮劉錦追戰死之

三十一年

四月賊首許棟餘黨王直移屯烈港入犯奉化義士汪較死之

賊攻遊仙寨百戶朱彪兄弟死之

三十二年

閏三月王都御史忬遣叅將俞大猷等攻破烈港賊巢王直敗走

官兵戰賊于烈港軍人葉七死之

四月賊犯定海縣官兵擊敗之

叅將湯克寬攻破馬蹟潭賊巢王直敗走

賊犯三江港口百戶陳高王義死之

賊陷昌國衛百戶陳表孝子劉普死之

六月賊陷霩衢所指揮樊懋死之

八月都指揮劉恩至擊賊于普陀山洋敗之

十二月賊攻瀝海所

三十三年

四月賊首王直分掠犯慈谿縣

賊據普陀山分艅流劫內地叅將俞大猷與戰武舉應襲火斌黎俊民魏本康阜死之

叅將盧鏜敗賊于石墪洋

五月叅將盧鏜追擊石墪之賊大破之

九月浙西之賊分掠蕭山臨山瀝海上虞

賊攻觀海衛

三十四年

四月賊犯紹興府又犯慈谿縣義士魏鏡死之

百戶劉夢祥與賊戰于崇丘死之

賊犯鳴鶴鎮孝子沈良千死之

五月賊攻餘姚縣

千戶韓絅百戶葉紳與賊戰于七里店

并樟村死之

遊擊周藩與賊戰于朱涇死之

賊犯鳴鶴嶺省祭杜槐死之

官兵滅賊首蕭顯于慈谿縣

六月賊復犯餘姚縣鄉兵擊敗之

賊目觀海逈歸都指揮王霈追敗于霍

山洋

叅將盧鏜敗賊于勝山

九月賊巢舟山之謝浦

十月賊犯餘姚斤嶺監生謝志望與戰死

之

十一月生員胡夢雷與賊戰于東關儒士

金應陽與賊戰于毋婆嶺死之

閏十一月指揮閔鎔義士呉德四呉德六

與賊戰于舟山死之

三十五年

二月官兵進擊舟山之賊敗之

四月賊首周乙攻觀海衛攻龍山所賊陷

慈谿縣生員戎良翰孝子生員馮履祥

何敘王應麒俱死之烈婦桂氏張氏章

氏周氏馮氏柴氏孟氏烈女茅氏俱死

之

賊犯寧波孝子聞宗時死之

五月賊復入慈谿縣賊首周乙就擒

賊犯定海縣烈女傅氏死之

八月官兵敗賊于戛蓋山三江海洋復敗

之金塘馬墓之間副使許東望敗賊于

馬墓福山洋

九月副使王詢總兵俞大猷平舟山之賊

官兵與賊戰于定海之龍山三捷乘勝

追至鴈門嶺生員倪泰員死之

十二月把總張四維擣謝浦賊巢平之

官兵與賊戰于舟山把總莫翁送死之

三十六年

四月賊犯定海關
十一月總督胡侍郎宗憲誘賊首王直入
定海關擒之
三十七年
二月賊首毛烈據舟山岑港都指揮戴冲
霄擒王直餘黨陳秀山等
六月賊犯昌國烈女李氏死之
八月官兵平舟山賊巢
三十八年
三月賊巢象山何家磯副使譚綸討平之
官兵與賊戰于奉化之江口橋武生蔡
啓元死之
四月賊犯定海縣
賊犯象山烈婦丘氏死之
三十九年
五月賊犯大嵩所總兵盧鏜副使王春澤
敗于裘村
萬曆十七年
二月賊犯花腦洋總兵侯繼高率舟師勦
平
三月賊犯浪岡洋總兵侯繼高復督官兵
勦平大捷

台金嚴區圖說

金嚴勢居堂奧有杭紹為之屏藩屏藩[illegible]堂奧安籌海者姑置弗論已惟台州府[illegible]阻山一面瀕海敞于南方談之若可稍輕然其險亦重所謂四塞抵懸之地也萬山盤旋則兵援餉運稱難七港錯列則寇入舟通稱易以故嘉靖三十一年賊陷黄岩三十二年攻松門新河寧海三十五年破仙居三十七年攻台州寧海太平三十八年攻象山楚門襲松門四十年犯新河攻台州頻年皆受荼毒者可知矣七港之中海門為最要其港口必宜多設兵船專守之又不在隨汛出洋之例倘賊乘風潮由此港潛入直達内地三面山路迂遠應救不逮矣故必船兵守之之為愈耳尚有說焉經世者謂台州獨宜建倉廠廣儲蓄以粮為首務宜專官董之以兵藉于粮無粮何以給兵所因三面阻山一面瀕海若有警息海中戒嚴不通而山中轉輸罔濟四面隔絶兵食將安賴乎必于平時預備每年秋收新夏放陳須積粮數萬可支半年之食有警無警皆可支兵作為本色之餉而此區庶緩急有倚保矣不然未見其為全計也其海中可泊四面風者有楚門海門松門等港蒼山猪頭等澳可泊二面風者有大佛大陳等山餘不悉載至如衢嚴二郡與徽饒錯峙海警雖云弗虞蓋其地崖鑛據于三省諸山各路通達之中故先年特設一都司轄之甚當夫倭外患也來則易知奸宄内患也隱而難覺制人之術在所宜先而當其事者陸兵之備不可忽諸

一台州兵巡道下
陸兵一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軍兵五百八十九員名屯劄府城操練遇警聽本道調度策應汛期督發哨官帶兵一百二十名防守缸窑地方
一台金嚴區叅將下
陸兵四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隘頑所汛期分布魚顧楚門地方一哨住守漩門與洋坑官兵會哨一哨住守洋坑南與水桶嶴官兵北與後灣官兵會哨一哨住守靈門南與後灣北與蒼山官兵會哨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新河所汛期分布信地魚顧松門衛城池一哨住守蒼山南與後灣北與甘嶴官兵會哨一哨住守甘嶴南與蒼山北與松門寨堂會哨二哨住守松門寨堂南與蒼山北與盤馬官兵會哨外應猫兒頭信地兵船聲援一哨住守盤馬南與松門寨堂北與新河椿頭官兵會哨
中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二員名平時屯劄海門衛汛期分布信地魚顧海門衛城池二哨住守新河椿頭南與盤馬北與海門關口官兵會哨二哨住守海門關口分布岳頭長浦南與椿頭北與水寨官兵會哨屯守海門水寨南與岳頭長浦官兵會哨北應前所陳嶴官兵聲援
右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五百四十一員名平時屯劄海門關口兵

營汛期分布前所各沿海信地兼顧前所城池二哨與中營官兵住守海門水寨南與樁頭北應輕盈官兵會哨一哨住守前所陳嶴南與關口聲援北與輕盈官兵會哨一哨住守長河南與輕盈此應桃渚所沿海地方哨禦

水兵一枝 係本叅遊哨

中軍名色把總一員部領福船一隻艟艕二隻鉄頭船六隻唬船八隻哨船六隻划船五隻大小戰船二十八隻民捕舵兵三百七十四名軍兵一百八十七名共五百六十一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一號福船一隻三十名艟艕船二隻各八名鉄頭船六隻各四名唬船八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九十六名哨船六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十二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舵兵一百四十名唬船十隻各捕兵一十八名共增捕兵三百二十名軍兵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八百九十七名汛期泊吊崩海洋遊哨郅山大鹿等處外洋南接金盤總遊哨北至大陳與松海把總兵船互相聲援

一松海把總下

備倭把總一員親統福船二隻艟艕船二隻鉄頭船九隻唬船一十八隻哨船七隻大划船三隻大小戰船共四十一隻民捕舵兵六百三十七名軍兵二百十六名共八百五十三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艟艕船二隻各八名鉄頭船九隻各四名唬船一十八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一百二十八名哨船七隻各軍二名共增軍一十四名新增一號福船二隻捕兵一百四十名唬船十隻各捕兵一十八名共增民捕舵兵三百三十

名軍兵一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一千二百四十七名汛期泊大陳遊哨各外洋山島有警會合本叅遊哨兵船及策應所在信地協相截擊無事巡督各訣信地兵船哨防

漩門哨

哨官一員部領海艙船四隻哨船三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共八隻民捕舵兵八十四名軍兵一百五十名共二百三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海艙船四隻各八名共增民兵三十二名哨船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七十二名汛期泊漩門東南哨至大鹿海洋與金盤總黃坎門兵船會哨東北哨至郅山派引與靈門兵船會哨

靈門哨

哨官一員部領海艙船二隻艟艡船二隻哨船四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共九隻民捕舵兵八十二名軍兵一百六十五名共二百四十七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海艙船二隻艟艡船二隻各八名共增民兵三十二名哨船四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八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八十五名汛期泊靈門東南哨至郅山派引與漩門官兵北哨至峒礁外洋與鹿頭信地各官兵會哨

鹿頭哨

總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海艙船二隻艟艡船一隻哨船四隻唬船三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一十四隻民捕舵兵一百九十四名軍兵二百十三名共四百零七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海艙船二隻艟艡船一隻各八名唬船三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名哨船四隻各軍二

名共增軍八名新舊兵軍通共四百六十五名南哨至峒嶕與靈門官兵東北哨至吊崩與猫兒頭官兵各會哨

猫兒頭

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海艙船一隻艟艚船一隻哨船三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共七隻民捕舵兵七十五名軍兵一百二十二名共一百九十七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海艙船一隻艟艚船一隻各八名共增民兵三十六名哨船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三十九名東南哨至吊崩與鹿頭官兵北哨至狼機山與深門官兵各會哨

深門哨

哨官一員部領福船一隻海艙船一隻艟艚船二隻哨船三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共八隻民捕舵兵九十九名軍兵一百三十六名共二百三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海艙船一隻艟艚船二隻各八名共增民兵四十四名哨船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八十名泊于深門信地南哨至狼機山積谷等處海洋與松門猫兒頭官兵北哨至三山海洋與閔口官兵各相會哨

海門閔口哨

哨官一員部領海艙船一隻鉄頭船二隻哨船三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七隻民捕舵兵七十一名軍兵一百十七名共一百八十八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海艙船一隻八名鉄頭船二隻各四名共增民兵二十名哨船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

通共二百一十四名泊于閩口信地東南哨至三山與深門官兵東北哨至旦門與主山官兵各相會哨遇警併力協勦

主山

總哨官一員部領福舡一隻鉄頭舡四隻唬舡三隻哨舡三隻𠛬舡三隻大小戰舡共一十四隻民捕舵兵一百七十九名軍兵八十九名共二百六十八名

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舡民兵内二號福舡一隻兵二十名鉄頭舡四隻各兵四名唬舡三隻各兵二名共增民兵四十二名哨舡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一十六名泊于主山信地南哨至東洛與深門官兵會哨西哨至旦門與閩口官兵會哨北哨至伎人汕嶴與牛頭門官兵會哨遇警協勦

東西磯

哨官一員部領艟䑿舡一隻鉄頭舡二隻唬舡一隻哨舡三隻大小戰舡共七隻民捕舵兵三十七名軍兵七十八名共一百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舡民兵内艟䑿舡一隻兵八名鉄頭舡二隻各兵四名唬舡一隻兵二名共增民兵一十八名哨舡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一百四十二名泊于東西磯信地日則會合大陳山主山信地官兵巡哨遇警併力協勦夜則帰守東西磯信地以據上遊控扼要衝

牛頭門

哨官一員部領海艙舡一隻鉄頭舡二隻哨舡二隻𠛬舡一隻大小戰舡共六隻民捕舵兵六十九名軍兵六十名共一百二十九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

各船民兵内海艙船一隻兵八名鉄頭船二隻各兵四名共增民兵一十六名哨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一百四十九名泊于牛頭門信地南哨至北澤伎人沙嶴等處海洋與主山官兵會哨東北哨至漁西沙堰等處海洋與靜寇門信地官兵會哨遇警協勦

靜寇門

哨官一員部領海艙船一隻艟艕船二隻哨船二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共六隻民捕舵兵八十名軍兵九十三名共一百七十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海艙船一隻艟艕船二隻各兵八名共增民兵二十四名哨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新舊兵軍通共一百九十八名泊于靜寇門信地南哨至漁西沙堰海洋與牛頭門官兵會哨東北哨至昏山五嶼海洋與大佛頭官兵會哨遇警協勦

大佛頭

哨官一員部領海艙船一隻艟艕船二隻哨船三隻划船一隻大小戰船七隻民捕舵兵七十六名軍兵一百十八名共一百九十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海艙船一隻艟艕船二隻各八名共增民兵二十四名哨船三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二百二十四名西哨至昏山與靜寇門官兵東北哨至渚門金齒門與昌國總官兵各相會哨

一松海把總所屬沿海衛所地方烽堠

健跳千戶所所屬

小漁西烽堠居民百餘丁景泰六年間倭曾入寇五次

大漁西烽堠與開海頭陀山相對居民

三四百家人丁千餘賊曾登刼五次
拆頭烽堠與武典隘相連
高灣瞭望臺左有長洛港係靜寇門兵
船駐泊居民三十餘家景泰六年賊
曾登刼一次
曼嶴巡司居民三百餘人
後沙烽堠近城無居民
茅頭烽堠南有大佛頭兵船停泊近裡
嶼地方景泰六年賊曾登刼一次
越溪巡司居民四散
竇嶴巡司居民四散景泰六年
刼一次
長亭巡司與開海三門山相對景泰六
年賊曾登刼一次
鐵場巡司近海口
桃渚千戶所所屬
下舊城烽堠與東江隘磊石相連
桃渚頭烽堠右與開海大礁頭相對

嶼頭烽堠居民稀少
石柱烽堠近城
停嶼烽堠港裏
蛟湖巡司
菖埠烽堠嘉靖三十八年賊曾登犯一
次
涸井烽堠右與開海八達門相對地名
醎塘居民四散賊曾登犯一次
獅子山烽堠近牛頭地方居民敢勇賊
犯敵退
大荆山烽堠居民七八十丁有警齊到
牛頭山結聚防禦
望火樓烽堠進二三里地名牛頭七礁
居民約有千餘丁俱膽勇賊曾登犯
敵退
長跳烽堠居民四散賊曾登犯
爬亭烽堠山丁牛頭門賊船泊此居民
四散賊曾登犯一次

前千戸所所属
中山烽堠左與擔門山相對
擔山外海懸山賊船往来
画眉瞭望臺右與擔門山相對近陳嶴
地方賊曾登犯一次
長沙烽堠居民千餘人皆勇敢
輕盈烽堠前有上下竹相對居民千餘
俱驍勇膽壯
連盤巡司居民俱驍勇年前賊登協力
敵退
磊石烽堠左與大磡頭相對

海門衛所属
長浦巡司属黄岩縣居民四散
中鎮瞭望臺居民數家賊曾登刼
東中瞭望臺在城裏
外水烽堠左與郁江相對在山上無居
民賊船由新河必於此可瞭
海門關即椒江渡與關口兵船相對

新河千戸所所属
新塲烽堠左與狼機山相對居民百餘
家
淨應烽堠右與深門兵船相對
溛嶴烽堠左與三山相對居民俱驍勇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四十年四月倭
曾登犯敵退
洋嶴烽堠前有東西洛相對居民有百
餘家

松門衛所属
本衛于嘉靖三十二年倭曾攻犯一次
三十八年又攻犯一次
紿浦烽堠與深竹相對
荒嶴烽堠左與片嶼相對賊曾登刼
磊山烽堠賊曾登犯
沙角烽堠賊曾登犯
沙角巡司賊曾登犯
車路烽堠居民四散皆小戸賊曾登刼

烏角浦烽堠
甘嶴烽堠左與石塘山相對賊曾登刼
松門大寨有烽堠
懸山烽堠右與吊崩相對
盤馬巡司與上下目橫門相對
隘頑千戶所所屬
長山烽堠與水桶相連賊曾登刼
曾蓬烽堠賊曾登刼
靈門烽堠賊曾登刼
後灣烽堠賊曾燒刼
江館烽堠與鵰頭相連屢被燒刼
鵰頭烽堠賊曾登刼
白岩瞭望臺與靈門兵船相對
岐門烽堠居民近城賊曾登刼
雀海坑烽堠
長沙烽堠與清礁相對賊曾登刼
楚門千戶所所屬
西門烽堠前有茅堰山相對懸海山即

玉環山起遣之地田地最多無居民
有嶴可泊賊船
東門烽堠
清港烽堠居民小戶
石橋烽堠前有黃坎門相對
三山巡司前有玉環山相對
楚門漩前有九嶼相對原設鉄索阻截
但潮流緊急屢被衝斷賊船候潮平
於此出入
丫髻瞭望臺下地名山外
楚門烽堠前有大鹿山相對
泥湖烽堠前有前山相對賊船可泊
楚門堡寨
塔山烽堠
梅嶴烽堠人民強悍賊不敢犯
馬鞍山烽堠小戶百餘家
洋坑烽堠前有泒引山相對東西二嶴
對面官前係賊船泊潮之地常被登

汛

漁井烽堠切近深海嘉靖三十八年二
月賊曾登汛一次

本區倭亂紀

嘉靖三十一年

五月賊入黃巖縣孝子王昏烈婦徐氏死
之先是五月倭賊三十二人乘小舡一
隻飄至直隸之南滙所禦之不克以致
沿海流刼至此擄船歸國自後猖獗

十一月叅將湯克寬敗賊于下馬洋擒賊
首鄧文俊以歸

三十二年

四月賊攻松門衛把總劉恩至追擊至岑
港破之

五月賊攻新河所

七月賊攻寧海縣

三十三年

十月賊犯白湖頭百戶張曜與戰死之

三十四年

八月副使孫宏軾等把總任錦等擊賊于
大陳山平之賊首林碧川就擒沈南山

就戮
三十五年
正月官兵擊賊于後梅大破之
二月賊攻寧海縣
五月賊犯仙居縣陷之巡檢劉岱宏戰死
之總兵俞大猷盧鏜追敗于漁山馬蹟
洋
六月提督阮都御史鶚討仙居之賊平之
三十六年
四月賊攻海門衛應襲俞憲章死之
三十七年
四月賊攻台州府攻寧海縣
賊犯太平縣典史葉宗死之
三十八年
三月賊攻桃渚所攻象山縣攻楚門所攻
松門衛
五月賊襲松門衛城副使譚綸大破柵浦
之賊

副使劉存德敗賊于石所庄又敗之于
海洋悉俘斬之
四十年
四月賊犯馬嶴汾坂官兵大敗之
僉事唐堯臣敗賊于新河所
叅將戚繼先敗賊于台州

溫處區圖說

東南上游溫州實當之溫與閩接壤向來彼此貿易而倭患自閩始閩之漳泉之徒過番年利勾引且未測也倭若入閩必經溫州外洋往來風潮叵測極易飄犯自流江至鎮下門江口渡飛雲渡海安港黃華港蒲岐港止在在水路衝達故戒備不容不密若賊自陳錢分䑸由南魚山直犯溫州但冬多東北風故小汛尤宜緊防溫州田土豐腴米穀饒足因西阻于馮公嶺反不能資于台處等府而海販于福興地方為利甚厚福興之人實攸賴焉故貿易不可禁也但歲時行邁人事變遷通來直浙山東客商苦于大關小關力費艱辛凡于閩中所買糖靛布木等貨合夥飄海所載皆平底寬艍之船也在各商悉以資本告引而行且數人為隊自無可虞但恐閩中作奸者乘其叢遝私畜異志而于交界互混之處窩頓違例之物雜入客載中一使開洋即無津隘而東西任其往矣事貴圖始方可保終從微至著有由來矣蓋客商飄海起自近年故詰驗之典未經議及耳合無于流江口二省分方必由之所專委一官職司盤驗凡一應客貨皆聽驗明給照放行如遇寬艍尖底之船及違禁之貨即許報官查究如無驗票亦係私偷一體治罪但不得抽稅以損商固不可不防奸而基患管見先憂識者圖之其海外玉環諸山墾田之禁以時稽之以絕盜資如括蒼在萬壑中惟嚴督陸哨官兵巡守鑛寇而防海不與焉

一溫處兵巡道下
陸兵一總
中軍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
兵四百九十八員名
軍前隨征軍兵一百二十名旗牌官一員
部領聽本道隨征防禦
中軍唬船八隻抽隊兵九十三名貼駕軍
兵三十五名汛期調用
一溫處區叅將下
陸兵九總
本叅標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五員民兵四
百九十六員名內抽撥官兵一百六十
一名划駕唬船外餘兵盖廠屯劄黃華
浦東岐頭衛要海口專禦盤石洋田章
嶴一帶地方南與後營官兵北與右營
官兵各交相會哨
左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
百九十四員名盖廠屯劄蒲壯上下魁
衛要海口專禦鎮下門泒江一帶地方
南與福建交界北與中營官兵各交相
會哨
右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
共四百九十四員名盖廠屯劄石塘衛
要海口專禦樂清後所一帶地方南與
標營官兵北與蒲岐營官兵各交相會
哨
中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
共四百九十四員名盖廠屯劄金鄉大
小漁衛要海口專禦大漁埜七溪石塘
一帶地方南與左營官兵北與珠明廠
官兵各交相會哨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共四百九十四員名盖厰乇劄平陽仙口衝要海口專禦宋埠陌城眉石陡門一帶地方南與炎亭厰官兵北與後營官兵各交相會哨

後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共四百九十四員名盖厰乇劄海安梅頭前後岡衝要海口專禦軍村長沙七甲一帶地方南與前營官兵北與本条標營官兵各交相會哨

蒲岐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共四百九十四員名原係處州團練兵軍每年春汛輪撥一總盖厰乇劄蒲岐下堡衝要海口專禦竹嶼前後塘一帶地方南與右營官兵北與台州交界各官兵交相會哨

珠明營原係軍門標兵每年春汛輪撥一營防守近議製回于萬曆十九年另設軍民兵一總專禦本處地方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共四百九十四員名住彼劄守專禦金鄉一帶地方南與中營官兵地與炎亭官兵各相會哨

炎亭營原係軍門標兵每年春汛輪撥一營防守近議製回于萬曆十九年另設軍民兵一總專禦本處地方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民兵共四百九十四員名住彼劄守專禦舥艚一帶地方南與珠明官兵北與前營官兵各相會哨

水兵二枝

遊哨

中軍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二員福舩一隻草撇舩三隻鉄舩七隻河田舩一隻漁哨舩二十一隻唬舩一十四隻㓰舩五隻大小戰舩共五十二隻民捕

舵兵四百九十名軍兵六百九十一名共一千一百八十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一號福船一隻三十名草撇船三隻各八名鉄船七隻各四名號船十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一百一十三名河田船一隻軍二名漁哨船二十一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十六名新舊兵軍通共一千三百三十九名汛期屯泊三盤東洛麥園頭海洋哨守凖排齒頭洞頭門馬耳嶴一帶海洋邀擊南與金盤把總遊哨北與台州松門閔兵船各相會哨為黃華飛雲二關之外藩

本參隨征

領哨旗牌官一員部領福船二隻鉄船一隻漁哨船二隻八槳船一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八隻民捕舵兵九十七名軍兵一百零七名共二百零四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二隻各二十名鉄船一隻四名八槳船一隻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六名漁哨船二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名小汛加增雇稅曾艘艚船八隻民捕舵兵共三百三十六名新增一號福船三隻民捕舵兵共二百一十名新舊兵軍通共八百名汛期屯泊黃大嶴海洋以顧南北有警調度應援

一金盤把總下

水兵五枝

遊哨

備倭把總一員部領哨官二員福船二隻草撇船二隻鉄船八隻八槳船一隻哨船二十一隻喻船一十四隻民捕舵兵五百二十三名軍兵七百二十二名共一千二百五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內二號福船二隻各二

十名草撇船二隻各八名鉄舩八隻各四名八槳舩一隻唬船一十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一百一十九名漁哨舩二十一隻各軍二名共增軍四十二名小汛加增雇稅曽殼艚舩八隻民捕舵兵共三百三十六名新增一號福舩三隻捕舵民兵共二百一十名新舊兵軍通共一千九百六十二名汛期屯泊南麂海洋專禦南龍長賴竹嶼南漩綠鷹迤南流江南鎮一帶外海邀擊南與福建烽火関北與本叅中軍遊哨各官兵會哨為鎮下江口二関外藩

黃華関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一員福舩一隻草撇舩二隻鉄舩二隻漁哨舩六隻唬舩六隻划舩二隻大小戰舩共一十九隻民捕舵兵一百九十四名軍兵二百二十六名共四百二十名近于萬暦十九年議增各舩民兵內二號福舩一隻二十名草撇舩二隻各八名鉄舩二隻各四名唬舩六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六名漁哨舩六隻各軍三名共增軍一十八名新舊兵軍通共四百九十四名汛期屯泊梁灣海洋哨守横坎門石河浃排大鹿分水楚門漩一帶與台州塔山哨下接東洛遊兵哨南接飛雲関各官兵交相會哨專禦樂清盤石後涌寧村一帶地方

飛雲関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一員福舩一隻草撇舩二隻蒼舩一隻鉄舩二隻漁哨舩五隻唬舩五隻划舩二隻大小戰舩一十八隻民捕舵兵二百名軍兵二百五十六名共四百五十六名近于萬暦十九年議增各舩民兵內二號福舩一隻二十名蒼舩一隻八名鉄舩二隻各

四名唬船五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六名漁哨船五隻各軍二名共增軍一十名新舊兵軍通共五百二十二名汛期屯泊鳳凰海洋哨守銅盤長賴嶴頭南龍長腰一帶北接東洛南麂遊兵哨各官兵交相會哨專禦海安瑞安沙園宋埠仙口一帶地方

江口關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一員福船一隻草撇船二隻鉄船二隻漁哨船六隻唬船六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九隻民捕舵兵一百九十三名軍兵二百六十二名共四百五十五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草撇船二隻各八名鉄船二隻各四名唬船六隻各二名共增民兵四十六名漁哨船六隻各軍三名共增軍一十八名新舊兵軍通共五百一十九名汛期泊洋嶼海洋哨守舥艚炎亭石坪五嶼一帶南與鎮下關北與飛雲關下接南麂遊兵哨官兵各交相會哨專禦金鄉平陽仙口陌城一帶地方

鎮下關

總哨官一員部領哨官一員福船一隻草撇船二隻鉄船三隻漁哨船五隻唬船四隻划船二隻大小戰船共一十七隻民捕舵兵一百八十二名軍兵二百五十四名共四百三十六名近于萬曆十九年議增各船民兵内二號福船一隻二十名草撇船二隻各八名鉄船三隻各四名唬船四隻各二名共增民兵五十六名漁哨船五隻各軍三名共增軍十五名新舊兵軍通共五百零七名汛期屯泊官嶴海洋哨守洋嶴大嶴竿山潼頭一帶北與江口關南與福建烽火門下接南麂遊哨官兵交相會哨專

禦蒲壯金鄉迤南大小濩一帶地方

一金盤把總所屬沿海衛所地方烽堠

蒲岐千戶所所屬

　該所于洪武三十四年倭犯一次

湊陡門烽堠外有清港

東山烽堠今桃河與居民協守

南浦烽堠前有分水山相對

南麂海中懸山可泊賊舡

後塘烽堠與蒲岐巡司相連

前塘烽堠嘉靖三十一年賊曾登刼

下山頭烽堠前有大小馬相對

鍾鍬烽堠前有横門相對與高崇烽堠

　相連離城三里嘉靖壬子年賊曾登

　犯敵退

下堡瞭望臺離城一里

婁嶴烽堠離城三里

後千戶所所屬

　岐頭烽堠前有大巖頭薛頭嶴相對近

白龍港

竹嶼地方切近海口

白沙湾大寨水頗深入樂清縣要路三

　十七年賊曾登犯樂清由此

北塩盤場附城

平山大寨有烽堠前有横止山相對離

　城五里

嶼山大寨前有麥園頭相對近樂縣一

　都地方

盤石衛所屬

　湊峯烽堠在山上前有嘴烏相對無居

　民山下樂清二都地方

章嶴烽堠前有大門相對原有舊水寨

　教場與塩盤大寨相連

沙角烽堠前有黄大嶴相對與胡岱巡

　司相連

三嶼烽堠

岐頭地名居民四散三十二年五月内

賊曾登犯
黄華瞭望臺前有竹嶼山相對樂清縣
　六都大嶴地方
池嶴烽堠在山上前有黄䄻山相對民
　俱小戶
洋田烽堠居民稀少
黄華港有寨
寧村千戶所所屬
龍灣大寨去所十五里居民千百餘家
石浦烽堠與水寨相依
沙溝大寨又有瞭望臺前有大𡶶山相
　對三十八年賊曾由此登入
沙村大寨又有小烽堠前有壇頭相對
九甲烽堠居民頗多
七甲烽堠海塘居民四散
長沙大寨
海安千戶所所屬
後崗大寨

前岡大寨俱相連梅頭前與三礁東洛
　溲礁等山相對
梅頭瞭望臺
逮頭烽堠有警居民共守梅頭地方要
　路
長橋烽堠近城一里居民千餘家內多
　虎匠俱勇敢可守
鮑田烽堠離城五里居民四散
店嶴烽堠離城十里居民四散
丁田大寨
瑞安千戶所所屬
錢家埠烽堠前有銅盤山相對
上馬寨
東山寨與梅頭巡司相連前有鳳皇山
　停泊兵船
飛雲渡港有水寨近城前有小丁山相
　對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內賊船曾犯
沙園千戶所所屬

冷水烽堠前有齒頭山相對有居民一
帶近城
斗門寨
宋埠烽堠
仙口烽堠在山上
眉石北寨在山上
眉石南寨賊曾登犯
楓火烽堠與寨相連
江菜寨在山上
平陽千戶所所屬
陌城地方
汶路口寨前與五嶼山相對居民散闊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內賊曾登刼
峯瑞烽堠近海
仙口大寨與仙口巡司相並
半嶺烽堠近海
蒯苛烽堠近海
洋嶼門常泊賊船南與長腰山相對

半塘烽堠近白沙鄉此地因塗高浪險
曾打沓賊船一隻被兵擒殺
金鄉衛所屬
舥艚巡司外海前有綠鷹官嶴等山相
對近海有居民嘉靖三十三年六月
內賊曾登犯過江口渡有寨
舥艚寨近海口進一里許過陡門橋居
民頗多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內賊曾
登犯
尖山瞭望臺左邊與琵琶山相對無居
民可瞭長窑五樹海山倭船泊處
舥艚門烽堠無居民
白崎烽堠無居民
馬跡烽堠無居民
炎亭烽堠相連平陽縣二十二都東田
地方嶴裏倭船可泊嘉靖二十六年
賊曾登犯
炎亭寨

鳳凰烽堠近炎亭地方
猫頭烽堠無居民
奠山烽堠無居民
石砰寨舊寨二十六年間遷入朱明隘
離城三里
上洋烽堠前與南皐嘴相對無居民近
大嵒相連
大嵒寨軍人俱掣入小漁埜無居民賊
船可泊
畢湾烽堠無居民
小漁埜寨前與夾耳礁相對
大漁埜寨倭入灘頭必由此路
嶺門烽堠無居民
東岡烽堠近海
東山烽堠近海與小獲居民相連同嵒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賊曾登犯
大獲寨與近移龜峰巡司相並前與竿
山相對

石塘寨無居民
蘭頭烽堠近海無居民
壯士千户所所屬
濛湾烽堠前與洋蒸門相對近壯士舊
城
雷嵒烽堠近海石礁多
城門隘在高洋總路山谷無居民
高洋瞭望臺近地名上嶴下嶴嘉靖二
十七年賊犯一次
高洋大寨在山上無居民
尖山烽堠近海
時家烽堠無居民
大龜峰烽堠寨舊有龜峰巡司今移在
金鄉小獲地方
蒲門千户所所屬
懸中烽堠前與鎮下門相對無居民
水竺瞭望臺可瞭流江南鎮福建地方
四表烽堠去城四里居民二三十家

南堡烽堠去城三里無居民再去五里
即福建交界地方
鎮下門原係屯軍教場泊舩水寨今遷
入塩浦離城一里
菖蒲隘去三里即流江福建交界
福建汾城與南鎮相對金嶼門可泊舩
小港直入前岐桐山係大馬頭福建
廣東大商舩皆聚此貿易

一金衛兵巡道下

守備一員
陸兵三總
前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
百三十七員名住劄衢州府城操守防
禦每年九月中起至次年三月中止暫
兵前去產鎮通鑛要害地方巡哨
左營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
百三十七員名內四哨屯劄開化華埠
地方一哨分劄江山石門地方操守防
禦每年九月中起至次年三月中止暫
兵前去產鎮通鑛要害地方巡哨
萬曆十九年議增民兵一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
百三十七員名平時住劄衢州府城操
守每年春汛調發舟山地方防禦汛畢
掣回

一處州府團操

民兵一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民兵四
百九十四員名住劄處州府城操守輪
撥哨兵前往龍泉慶元竹口衝要地方
哨探防鑛
軍兵一總
名色把總一員部領哨官四員軍兵五
百三十九員名住劄蒲岐所汛期出守

下垤後塘海口專禦樂清竹嶼高嵩婁
嶴鏵鍬前塘湲陡門清江渡一帶地方
南與右營官兵北與台州界官兵會哨

本區倭亂紀

嘉靖二十二年
賊首許棟李光頭引倭巢湲嶼港

二十七年
四月朱都御史紈遣都指揮盧鏜副使魏
一恭等平湲嶼巢李光頭就擒
五月築湲嶼港
六月賊首許棟就擒

三十一年
四月賊攻遊仙寨百戶秦彪死之
五月賊攻瑞安縣百戶李潮高良與戰死
之

三十三年
六月賊犯金鄉指揮王希萬擊敗之

三十四年
四月賊犯瑞安縣守備劉隆千戶尹名死
之
五月賊攻爵谿所

十二月副使譚綸等攻南堯山賊于清風
嶺平之
三十五年
四月福清賊流入樂清
三十七年
二月賊攻樂清縣
四月賊攻温州府叅将戚繼先平之
指揮劉茂朱廷鑰千戸周賓百戸季壽
劉源與賊戰于白岩塘死之
三十八年
三月賊犯樂清縣千戸胡鳳朱璠胡珊百
戸姚憲死之
四月賊攻樂清縣
九月賊自福建流入浙境
十一月賊復通入福建指揮盧錡追敗之

附録逝報倭警
琉球國中山王府長史掌司事長史鄭迵為
報國家大難事迵原籍福建長樂縣人曾經
南雍國學叨蒙
天朝厚恩歷官長史篆署司事自愧庸才不能
圖報萬一今倭王關白日本六十六州兼併
為一主陰蓄席捲琉球中國之心萬暦十七
年三月差人到國曰天生一人混一海内為
諸倭主琉球蕞爾小國可速奉朔獻地無貽
後悔又餽迵金令往大明講好時國王尭逝
世子新嗣國祚多艱人人疑惧又會諸法司
與世子曰倭情變詐故
天朝絶其獻貢若勾引啟釁其禍難當力辭不
受倭人欲劫以威迵曰余列
欽賜三十六姓之内南遊國學忠孝素閑可以
義激而不可以威刼者世子見迵云云亦堅
持不屈差人往國代爲説辭關白聞琉球佛
國未敢加兵遂起兵戰勝朝鮮日本尚有大

國名萬島者其子受其縱金反間殺父來降
關白自為天授令六十六州造船聲言二萬
隻抽沓二百萬親督各王擬今年三月入寇
大明十二月初二日有同安縣船商陳申給
引来國因船不利患病将文引并船付鍾爾
敬等領駕回澚寄寓琉球聞知此變来告逈
曰事急矣申顧買小船并夷稍航海報知相
機勦滅一時赴難萬古綱常難辭激切迴稟
世子念
天朝厚恩賜小船一隻并夷稍候風開船駕閩
先時長史亦與陳申計議欲止其謀揚言曰
大明城郭各增三尺大修攻戰之具沿海造
戰船百萬隻沿山造戰車百萬輛軍士操練
賞罰嚴明孤軍遠入恐難收効倭人聞之亦
各疑懼乃改擬今年九月入寇至二十五日
關白又差人来國令琉球進貢日本勿往大
明致漏事機備稱九月入寇大明十分二十
分取勝迴稟世子曰大明猛将如雲謀臣如
兩關白何人安能取勝且君臣累世受恩安
忍同倭催造貢船入貢恐小船不測令陳申
搭貢船馳報情不漏洩事亦可濟為照倭人
入寇係重大事情琉球中國實唇齒相關備
由稟請王印轉差通事鄭廸賫赴告投報知
相機勦殺須至報者
萬曆十九年四月
具報人陳申為疾報倭人傾國入寇事申同
安縣民附金門所住萬曆十六年四月內就
漳州府海防舘告發餉船駕至琉球衝礁沉
破買板再造財盡負債憂怖重病難歸將船
貨并文引付鍾爾敬陳喬於十八年二月初
九日領駕回銷完餉寄寓琉球聞知日本國
原有六十六州之主今倭王關白奮身奴隸
弑其王而奪之位仍藉故主餘威兼併日本
六十六州之地為一陰謀席捲琉球朝鮮併
吞中國萬曆十七年三月內差和尚来琉球
國迫令獻地輸金入朝奉朔又餽琉球長史

鄭迵百金令往大明代為講信脩睦長史力辭
不受時國王薨逝世子亦堅持不屈差一和尚
往日本代為説辭琉球原係佛國昔倭有謀害
中山王者佛即禁錮就戮矣関白聞佛之靈未
敢加兵十八年四月起兵戰勝朝鮮得三百人
来降日本尚有萬島大國長子被其縱金反間
殺父来降関白自為天授令六十六州造船一
萬隻三丁抽一計番二百萬親督六十六州之主
擬今年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為之
向導入福廣浙直者令唐人為之向導聞唐人
計二千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倭船至港報知而琉
球和尚差自日本回者亦如所云申見事急憂
懇長史曰大人原籍福建南遊國學曽至京師
受　天朝恩待國王經受
大祖高皇帝山礪海帶之盟親封王爵至今倭
人傾國入寇萬一未知備禦國家壘卵父母
塗炭寧忍不聞申欲買小船僱夷稍捐身航
海報知勦滅一時赴難萬古綱常幸蒙長史

提携王世子賜一小船并夷稍候風順駕舟
駕問先時申亦與長史計議欲止倭人之謀
揚言曰大明城郭各增高三尺大修攻戰之
具浙直福廣沿海造戰船百萬艘北京北邊
沿山列戰車百萬輛軍士教場操練甲兵貢
銃精制賞罰嚴明人人思奮孤軍遠入恐難
收功倭人聞之亦各疑懼改擬八月入寇十
二月二十五日関白又差和尚来琉球國備
稱倭王擬八月興兵襲取大明入南京一入
浙江一入福建大樹降旗盛載金銀反間令
唐人為之勾引三省降服攻入北京大明人
不知刀法十分二十分取勝朝鮮國已造船
向導助戰暹羅東埔寨等處商船盡行留住
令琉球今年勿進貢大明致漏事機抽通事
官帶百人駕船限五月至日本候八月一齊
渡海向導関白又送銀四百兩與琉球和尚
原差日本者令其善説世子世子會議諸臣
法司長史僉曰大明插將如雲謀臣如雨関

白何人安能取勝琉球主臣累世受恩今日
安忍遽絶日夜催造貢船入貢又慮陳申小
船渡海不測令搭貢船馳報免致漏洩事亦
可濟長史鄭迵亦将倭情禀請王印差通事
鄭廸賫赴告投報知原擬正月入貢與申馳
報因倭船在國屢催抽船徃大明向𡩋延三
月二十六日開駕徃古美山禮佛閏三月初
十日開洋連遭颶風至二十一日午見漳州
六鰲山寄澳取水候南風駕至省城申見倭
情重大由路奔報若以申言謬妄乞再覈實
京師差人由路徃朝鮮哨探朝鮮西南之地
與日本對馬州地接壤福建差人由海徃琉
球哨探琉球東北之地與日本薩摩州地接
壤二地商船不時徃来便知真偽須至報者

萬曆十九年四月

中軍左遊擊李承勛奉

軍門常　發下被擄人蘇八職會同右遊擊

黄嘉謀審得蘇八供稱年三十六歲係台州

府臨海縣三十九都一啚民附住栅浦地方
於萬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與同本地鄉民
劉慶石八毛思山董朝明胡佩升兄蘇六等
七人共駕漁船一隻由海門關到于撑礁洋
捕魚于本年四月初一日遇有倭船一隻将
八等人船擄去被倭将兄蘇六升石八毛思
山胡佩等殺死八與董朝明劉慶三人擄至
日本國薩摩州江北州地名将八賣銀四兩
賣與陳公寺僧使喚董朝明劉慶各倭頭目
分回劉慶于萬曆九年間轉賣走番人隨即
逃回海門衛訖八于萬曆十年間被陳公寺
僧轉賣與地名對馬島走番漳州人曾六哥
使喚八日逐打柴種田賣布生理積有小影
銀四兩在身至萬曆十六年将前銀付與曾
六哥贖身亦在本國飛蘭島附住賣布賣魚
為活有本國倭奴関白即名方白古登向在
銀山大頭目世子四也乇部下充小頭目四
也乇因見方白古登驍勇屢差帶領倭奴征

勑各島有功遂委方白古登掌管錢帛粮米
軍器方白古登威權日重秉見四乜乇年老
無用方白古登糾集衆頭目一十八人將四
乜乇殺死衆頭目推遜方白古登為六十六
州總頭目亦就占住四乜乇銀山地方方白
古登隨就造船六千號每船糾集倭奴或七
十人或六十人三十人搖櫓餘各執鳥銃鎗
刀弓箭在船備敵八住飛蘭島親見方白古
登于萬曆十八年二月内差各頭目領駕前
船到于朝鮮國交界則室馬海島住泊差和
尚往朝鮮說稱方白古登利害朝鮮驚懼即
令大頭目男十人投降方白古登隨即收留
于益首海島起盖草房將前投降十人安插
為質薩摩州與琉球國相對兩國時常貿易
往来琉球國慮恐薩摩州威大歲出米四船
麥六船納與薩摩州方白古登因見薩摩州
島主不服隨調飛蘭島主帶領倭奴一千征
勦薩摩州飛蘭島主依允統領衆倭并帶八
隨征到于金栢州海島八覲見方白古登左
頰上有黑痣數點面似犬形約年六十餘歲
止生一子方三歲薩摩州不征自降方白古
登總管方白古登秉見各國降服意欲另造
新船糾合被擄唐人充為向導侵犯中國彼
唐人娶有妻室生有男女各不順從回稱中
國將猛兵強歷年侵犯中國倭奴十無二三
回島難以前去方白古登聞言尚在猶豫八
思家有父母妻兒于本年九月内附漳州客
人振峯貨船至呂宋國至萬曆十九年四月
内又附漳州客人王環山船至漳州海澄縣
起旱于本年五月内回家八就投見台州周
条將蒙即送見台州府并臨海縣又將八轉
送台州兵巡道當蒙審明省發寧家訖今蒙
軍門訪知八從日本逃回取赴省城查審備
供前詞不敢隱諱等情
萬曆十九年九月
投狀報國人朱均旺係江西臨川縣民于丁

丑年三月搭海澄縣陳賓松課船往交趾買
賣船收順化地方因船多貨難賣随搭小船
往廣南至中途遇倭擄往日本幸逢鄉人許
儀後念均旺同鄉即稟薩摩州官戮其賊首
收均旺干家議結同氣累年要回破禁舊年
閑白欲興兵入寇儀後等坐臥不安無路投
奔自願出身抱狀投告九月廿五日起身又
被留至今年正月十六日拚命私奔儀後等
備開條欵具陳不敢隱匿上告

福建軍門張　批仰巡海道詳審具由報巡
海道奉憲牌發下報國人朱均旺查審均旺
據稱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于萬曆二年在
建寧府開舖生理至丁丑年三月到漳州海
澄八都港口販賣布疋住向籍寓彼曾贈一
家三月失記的日搭詼縣三都客人陳賓松
裝銅鉄磁器等貨往交趾順化地方那時共
有福建船十三隻因貨多難賣于本年五月
十九日另雇交趾小船到所屬廣南轉賣開

至中洋遇倭擄均旺等同行人應一官乃餘
姚人鄭七李雲谷俱江西人不識姓名六哥
建寧人并已故傳一齋黎六一千人止均旺
識字將均旺賣與福昌寺僧寫經度日戊寅
年正月有許儀後乃江西吉安人到寺拜佛
均旺與相見語話中認是鄉里儀後行醫素
與薩摩州官儀九相熟以此將均旺討出在伊
家抄藥書延至十八年聞日本關白要寇大
明造船五千隻至十九年點齊將唐人一槩

不許下船恐漏消息許儀後因妻子在彼不
得脫身日夜憂哭均旺隻身情愿替伊前来
報知適有漳州客人林紹岐在彼販有白麪
一船時義九弟郎武庫堅不肯放亦許儀後
與說這做買賣船如不放他恐絕交易之路
方總依允于正月十六日開船均旺附船因
風不便至二月廿八日二更船泊大岞港登
岸林紹岐船随開去口稱往呂宋或在別港
賣麪亦未可知等情又審関白初時決要内

犯囙舊年七月喪子並無弟兄又將豐後州
官妻奪來做妾結成讐又嚴刑暴虐百姓亦
怨恐發兵之後別有變故及山陰道南海道
西海道俱不肯附以此中止今要先往高麗
對馬探收服之後再議內犯等情

許儀後贈朱均旺別詩

難域萍逢幾度秋一朝分手作遐遊慇懃囑
付忠君事盡意叮嚀滅寇讐知汝歸成蘇子
景豈疑還做李陵愁霜臺若問塵中事惟道
斯民苦尚憂

萬曆二十年三月

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朱均旺齎到

許儀後陳機密事情

陳機密事人許儀後為協忠報國事後等辛
未年過廣東連船被擄幸以小道見愛于日
本薩摩之君苟存性命每恨奸徒引倭擾我
大國擄掠商漁變賣愁苦萬狀乙酉年後等協
懼哀告于薩摩之君殺死陳和吾錢少峰十
餘首沒其妻子餘賊走入東浦寨暹邏呂宋
等處於是寇船少寢丁亥年關白破薩摩肥
前肥後又潛出寇船後隨薩摩君入覲冒死
泣訴關白乃下令斬首解京尚走二賊首未
獲是以至今海上昇平關白又欲入寇後等
坐臥不安幸際差船訪探此正食祿者之良
謀為國為民之本心也然唐人久住日本者
皆賊寇之黨想無一人肯言真者且皆市肆
村居不達國務亦無一人肯言真者後不避
罪辛卯年九月初三日遂聞日本情狀送平
戶付奉差船主收送清臺親覽道阻水長不

知到否九月初七日早又聞實信来春渡高
麗征遼東取北京城故後復開條欵九月初
九日付新来船主轉送清臺亦未知得到否
日夜憂哭仰天長嘆幸而朱均旺忠心激切
義氣登見自愿以身報國抱此状詞上告後
乃喜躍詳具上陳九月二十五日因列國有
不欲行之意薩摩國君臣默議串通東海道
同反未知成否若有一國謀叛則閑白入寇
之兵不得行矣然未来之意難以測度宜先

用意防之伏乞奏聞

聖天子陛下庶君知其弊而不憂臣知其弊而
預防則國家大幸生靈亦大幸也謹惶恐具
陳

一陳日本國之詳

日本六十六國即我

大明六十六府也若論户口錢粮無我十府之
多原有皇帝代代相傳不敢任以政事即大
漢之末列國各據形勢互相征奪之意凡倭

生養十歳則學刀學弓學我　大明文字四
書周易古文嚭略唐詩通鑑雜記等書然雖
學而文理不通凡倭死以病終為辱以陣亾
為榮平日教子弟皆曰十歳百歳皆同一死
寧可殺賊而死不可退縮而生短衣短袖跣
足剃頭長刀短匕日随于身鬪銃鬪弓以嬴
錢名曰賭愽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愿其
守國也高山為城開地為河寇至則食粮者
上城守禦無粮者雖戮盡不顧也其戰攻也

自兵自粮将後兵先行出戰善用伏兵之計
不識詐敗之機多張旗旛以壓敵氣一兵十
旗者有之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
有之勝則長驅而不顧敗則喪膽而亂奔勝
不思敗敗不思復長于陸戰惟知亂殺短于
水戰不識火攻将無定数之兵兵無隔月之
粮空圖出兵不知日後之禍負重遠戰不思
待勞之兵善行賂金反間之計得則奪之善
結同生死之盟得則忘之善假和詐降以破

敵國善築城圍城以陷敵城假仁仗義貪婪無厭法無大小毛罪斬首黄金買國刺剥雪民畏懼急攻惟喜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養威薩摩關東之人剛直而善戰京洛畿内之人多奸而善謀敵寡則氣倍敵衆則自危有戰無陣有殺無制虚張多勢以使人驚兵雖能戰萬無五千其船隻又最不便廣面尖底難以動搖少有重輕則擺側欲覆難走難立甚易攻也呼我　大明曰大唐呼我國之人為唐人久住倭地者曰舊唐人盖以唐之威令素行于夷狄故也講堯舜文武秦皇漢高項羽何平韓良樊周故事但凡衣服語言皆浮虚無實未戰皆能大言臨陣則各圖生我　大國宜照此情示諸將帥告諸軍兵使天下咸知其弊而防之可也

一陳日本入寇之由

關白併吞列國惟關東未下去年正月初八日集衆諸侯於殿前率兵十萬征東曰重圍其城四面匝築小城以守之吾則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造船越十日琉球遣僧入貢賜金百兩囑之曰吾欲遠征大唐以汝琉球為引導既而召曩時注五峯之黨問之荅曰大唐執五峯時吾輩三百餘人自南京地方刼掠横下福建過一年全甲而歸唐畏日本如虎欲大唐如反掌耳關白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吾帝大唐矣惟恐水兵嚴密不能勾履唐地五月高麗國貢驢入京亦以囑琉球之言囑之賜金四百兩高麗之貢倭自去年五月始也七月廣東蠔境澳佛狼機進我
大明國天圖一幅地圖一幅犬一對馬一對絲段香寶等件共銀五萬餘兩後下薩摩時道遇之不知如何囑付後等疑其發此大言欲以壯士志以驚東心耳亦欲使別國遠出彼將入其後而滅國為郡是未可知也及八月破關東後並不聞此言然今聞之入寇之事

真矣今秋七月初一日高麗國遣官入貢為
質催関白速行九月初七日文書行到薩摩
整兵二萬大将六員到高麗會齊取唐六十
六國共五十餘萬関白親率五十萬共計百
萬大将一百五十員戦馬五萬匹大鋤五萬
柄斬刀十萬長鎗十萬斧頭十萬砍柴刀十
萬長刀五十萬鳥銃三十萬三尺長刀分人
人在身限來年壬辰春起身関白三月初一
日開船而薩摩君尊我
大明關白少知其意命薩摩君之弟武庫領兵
而薩摩君相名曰幸侃亦素敬
大明意欲抽兵容逃呂宋淡水等處旁觀其成
敗不意機露事乃不諧與武庫同行武庫為
人素貪為快薩摩之兵素能死戦而無謀素
有兵而無粮惟歴記其弊而禦之則萬幸
一陳禦寇之策
夫高麗小國也與日本對馬島相去三百餘
里中隔大海水程二日順風則一日而已為
大國計切宜命忠義智謀之士統有敎勇略
之兵或二百萬或三百萬進屯高麗盡殺其
官長其民有不從者皆剿之伏大兵于麗之
左右四畔命麗之人與我同心者假麗之官
誘入重圍四面火砲為號攻而殺之山東遼
東各出水兵五十萬望烟火為號以擊倭奴
之後水陸互攻日夜併殺斯時也倭不及飽
食麗不及為應途分主客後無援兵不習水
戦不敵火攻倭奴雖有長刀不為用弓銃不
為使大将可以盡殺關白可以生擒倭奴百
萬片甲無回矣此正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之
勢也切不可曰敵鋒正鋭未可遽犯此非說
也夫遠勞之兵豈有精鋭之理哉若使之剳
營住寨養成利器則難圖也又當另差良将
領出雄兵五十萬入遼東以為援又當請御
金懸于軍中示賞使人心見利而効死切不
可泥孟子仁義之言也何也今之時非孟子
之時也且經權不同也至於廣西郎家兵累

勇亦可召而用之然倭奴之心不常或分道而進亦未可知自兩京山東浙江福建廣東一帶海邊皆宜日夜練兵多出戰船以防之方為萬全又當嚴禁接濟之禍齎盜粮也海邊之民藉冦兵也萬一倭冦履我大華須宜火速攻之弗停一刻日夜併殺可全勝也不可坐謀待斃養成狼咸倘至倭冦臨城則求援兵外築土城以為之重疊築城開池以銃攻之所謂夾攻無不勝也切不可坐守日久則危矣至于禁船閉糴則又大不可也禁船閉糴則民饑而死我將自亂況禦冦乎又當謹防握城夫關白每陣則送回屯兵十里夜築土寨候其兵安將息而後暮夜築城週圍近而圍之今日近明日近則築寨以觀敵兵虛實高提鳥銃攻城下穿土穿以掘城脚敵城自陷或多置黃金以買內應或百出奸謀以善取之一則奪其金而戮其人我父母宜知其弊不可悞中其計日本之為將官者皆富貴子弟不耐艱辛即我國書生也真才真能百無一人惟知亂戰不惧而已至於所謂行兵不飲酒則不可也論將固宜兵則不宜夫日本之兵全以酒為膽臨陣之時一醉而倍氣忘生此法宜用之後等欲親奔告陳不得離側且妻兒重累恐我國父母不察後等報國之心而遽加以重罪是使一片忠義枉使無聞也後乃不敢惟
清臺之留意焉

一陳日本關白之由

日本關白即漢大將軍號也挾天子凌諸侯擅據京洛今之關白乃民家之僕以採薪之役遇正關白于道左右欲殺之關白釋而用之以為前部多乎出征隣國遂斬首獲功關白悅之賜姓木下賜名十吉次郎每以諂佞事關白累出累捷關白以為大將軍兼相事更賜姓羽柴名執前次年遂殺其關白遂其子而自立僭號關白即初之十吉次郎而今

之關白也東征西伐併日本諸國然未有戰一陣勝一陣惟皆甜言大話黄金詭計得之也去年十一月死其弟今年七月死其子内外無親一人而已我國盡殺倭奴即移得勝之兵五十萬徑追而入倭地倭奴心碎膽寒東手待擒前攻後招前招後取不数月而可盡平日本諸國也惟我國之留意也

一陳日本六十六國之名

日本諸國

五京畿内曰京洛

山城　大和　河内　和泉　攝津

東海道即關東也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模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常陸

東山道

近江　美濃　信濃　飛驒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北陸道

若扶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佐渡

山陰道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山陽道

播磨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南海道

紀伊　淡路　阿波　潜岐　伊豫

土佐

西海道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雜島各有小王鎮之盡屬關白

一岐對馬此島與高麗相近每相往来

長岐　平戶　五島　種子島

七島 此島近琉球

右六十六國即我國六十六府也其人勇弱
即我國人同論其智慮不及我　國之人萬
一其鎗刀即與我　國鎗刀同其用法不及
我　國鎗刀之萬一惟精製尚磨而已我
國人能勿惧萬無一失也伏乞加意萬祝
　敢復陳未盡之事以竭赤子報
國之情夫巖穴草茅之士濵海漁塩之夫罹
難久而不諳序次廢學久而不成文章筆墨
雖不可以奉
天覽寸心實可以告天地鬼神共知也關白貪
淫暴虐過于桀紂詭謀百出莫測其真去年
命列國築城于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為渡
唐舘驛命對馬大守扮作商人渡高麗以觀
地形十二月二十日回報麗國退兵二十里
之程以候關白其國内不服者多只有一縣
之衆與對馬相近者来之然欲攻之可唾手
而得也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各辦
三年之粮先征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
耕種以為敵唐之基若得大唐一縣是吾日
本之名得矣唐之天下在吾袖内也倭奴無
知坐井筭天良可笑也又合列國之兵至高
麗峙則破釜焚舟日取麗國暮夜築城不許
掠人取財凡築城及征戰之人不許少停一
刻拾取一芥縱有黄金不許視之臨陣不許
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遇陥穽則落
陥穽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
者不論士候將軍斬首示衆盡斥其族法令
之嚴有如此十二月強占豊後王之妻為妾
下令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南海道六國山陽
道八國應之馨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一人
留家此數國者皆生疑變曰此舉非征大唐
乃襲我等之後滅吾族耳各密議謀未果反
也倘謀反之事諧則入寇之事不成矣未知
後來如何我　國能命忠勇之士多率精兵
先至高麗迎而擊之可也切不可自喪已膽

而惧之夫倭奴無些才能只恃一猛勇暴虎
馮河之類耳我　大國能知其弊勿惧而日
夜夾攻之今日加將添兵以繼之懸金示賞
援兵推鋒至如此則我兵之氣壮敵兵之氣
弱首陣一破倭奴百陣皆敗可盡殺倭奴片
甲無歸雖關白亦可生擒矣乞俯納蒭蕘之
言用心加意萬幸至禱至祝

許儀後贈朱均旺別詩

難域萍逢幾度週一朝分首作遐遊慇懃囑
付忠君事盡意叮嚀滅寇籌知汝歸成蘇子
景豈宣逗做李陵秋霜臺若問塵中事惟道
斯民苦尚憂

萬曆十九年九月陳情人許儀後郭國安
報國人朱均旺

征虜前將軍鎮守遼東地方總兵官左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楊紹勲爲倭情事准
巡撫都御史郝　會稿萬曆二十年五月
二十日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山東
布政使司右參議荊州俊呈稱本月十九日
准管寬奠參將事副總兵佟養正火牌差夜
不收賫執朝鮮國平安道義州鎮節制使黄
璡呈稱議政府照會先該本年四月内慶尚
道觀察使等官金睟節次飛報倭寇聲息已
行差官咨報都司去後隨有本賊不計其數
陸續拋泊連陷沿海釜山東萊等鎮廝殺將
領等官徑入裏面直趨地方陷没密陽尚州
忠州等十餘郡縣直擣京邑勢極猖獗各處
將領等官不能抵敵本國以兵勢單弱不獲
背城一戰避駐於迤西本國平壤府賊已入
國都搶掠府庫人畜今次封進
聖節方物等件蒼黄之際未及搬運遂致并陷
賊中舉國越在草莽至於享

上俘牀未遑以備寔所痛心盖緣彼賊去年来
到本國海面累次恐喝要犯
天朝已令邊將據義斥絶為彼賊所讐怨却受
兇鋒終有此患本國仰荷字小之仁久無邊
患民不習兵一朝警急莫能支吾擬合再行
咨報都司查照前後咨報内事理隄備施行
等因咨准已令差官咨報都司外合行照會
義州鎮節制使呈報施行奉此合行呈報等
因到道備呈到臣又據遼東都司呈准朝鮮
國王差司譯院判官韓潤輔賫咨相同據此
案照先准
兵部咨前事備咨前来即便選差能幹智勇
將官二員前往朝鮮國内探聽兩地勝負的
息不時塘報如事體重大具本奏
聞仍一面整搠兵馬多張旗幟布列沿海地方
遥為聲援一以助朝鮮敵愾之氣一以寢倭
奴入寇之謀無得怠誤等因又准
本部咨准臣等塘報前事該
本部題謀倭奴聚船數百直犯朝鮮釜山鎮
焚燒房屋勢甚猖獗情形已真且其聲東擊
西倭奴故態分道入寇難保必無所有沿海
一帶地方防範機宜均應亟行申飭合候
命下移文遼東巡撫衙門轉行朝鮮國王督率
官曹務期截堵果有入犯聲息即便報知等
因題奉
聖旨這倭報緊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於遼東
山東并沿海省直等處着督撫鎮道等官嚴
加操練整飭防禦毋致疎虞餘依擬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又准總督軍門咨同前事備行
嚴督沿海一帶地方將領加謹哨備等因准
此俱隨會鎮守總兵楊紹勲備行各道遵照
該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嚴督將領等官操練軍馬整飭器
械火器加謹防禦都司轉行朝鮮國王督率
官曹務期截堵又行據分守道都司各呈選
委開住叅遊楊五典張奇功前往朝鮮國探

聽又據協守遼陽副總兵祖承訓呈稱本職已于本月十三日提兵移駐適中江沿臺堡收斂沿海一帶居住人畜去後今據前因會稿到職會同巡撫都御史郝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　議照本鎮壤接朝鮮實係唇齒之地彼國被倭搶掠頗為肘腋之憂即今犯遼雖無確形防備不可不預除該撫臣嚴行各道并將領等官查將沿海城堡分撥兵馬點守使處處有備各該海島海岸屯寨人畜酌量緩急收斂趨避仍遣兵將于接界處所多張旗幟逞為聲援撫臣行海蓋道右參政郭性之移駐金復州分守道右參議荊州俊駐適中地方各相機戰守又該職手本會同撫臣督發選鋒右營原任遊擊葛逢夏統領官軍一千員名馳赴海蓋道酌會復州參將王善政主兵分防金蓋等處督陣原任遊擊劉仲文統領官軍一千員名馳赴分守道酌會寬奠副總兵佟養正主兵分防江沿臺等處仍暫令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相機應援及差官馮千歷着落遼東都司給文過江前往義州鎮爪探賊情向往但有西向緊急消息馳報職隨統兵移駐海州適中地方分遣防勦撫臣亦相機隨往適中處所調度外再乞

勑下戶兵二部酌議移會軍門或選熟知倭情將官統兵一二枝于山海關駐劄如有緊急不待調遣即行出關聽職等調度驅勦其應用客兵錢粮合無先行給發貯庫如果倭奴不犯即扣抵年例銀兩似屬兩便為此具

題外須至揭帖者

遼東總兵楊　為緊急倭報事准巡撫都御史郝　會稿萬曆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午時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參議荊州俊呈稱本月十五日據管寬奠參將事副總兵佟養正火牌報稱本月十三日亥時據本職原差爪探倭情夜不收金子貴回來稟稱初十日到平壤府東南城下有大同江一道十一日卯時

哨見江東倭情約有千餘已到大同江邊一
半騎馬步行執大小旗號五十餘桿来到江
邊踏淺欲渡朝鮮兵馬戰十数餘合各持挨
脾弓矢堵截倭賊指船放銃二三十次尚未
得渡聞朝鮮人說只怕此賊在江邊誘哄餘
賊從淺過江又聞江東離平壤府五六十里
坐陽州一帶俱有倭賊本日朝鮮國王帶領
家眷行李出平壤往西来避兵不肯稱說國
王金子貴觀看倭至五更是的方回後差家
丁佟大剛相繼亦到平壤仍哨倭賊何往情
形方来另報等因呈報到職據此除會鎮守
總兵官楊紹勳看得倭賊又離不遠日漸西
侵朝鮮國王亦出平壤避兵夜不收金子貴
哨見情形已真事勢頗急除職等于接界處
整兵防備候有侵犯朝鮮另報會稿到職理
合揭報須至揭者
遼東巡撫都御史郝　為朝鮮勢急請兵兼
乞内附乞　賜酌議以柔遠臣事萬曆二十
年六月二十三日據遼東都司呈稱本月二
十二日巳時准朝鮮國王咨先該本月日期
不等當職節將倭賊緊急緣由并乞劃撥軍
兵星馳来救等情咨報本司去後賊勢日益
熾盛已迫平壤府就着各該将官召集軍兵
據守京城以待　天兵之来救當職暫避賊
鋒移駐中路城鎮邇来賊報日急愈難抵敵
必須仰仗　天威方可望其勦滅竊念小邦
撰蒙皇眷視同内服不期本賊逞兇至此亦
天朝之所軫念而矜愍者也乞速多撥精鋭星
夜馳来赴期援救俾敝邦宗祀少延血食不
勝懇祈之至為此專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德
馨馳驛前去煩為救援施行等因二十四日
又據分守鎮海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右叅
議荊州俊呈據朝鮮國差来陪臣吏曹判書
李德馨呈稱切照倭賊當初下海約船四百
餘隻搶陷慶尚道釜山東萊密陽等巨鎮裏
面郡邑人民不習兵革先自驚潰賊鋒甚急

入徑路國王遣巡邊使李鎰召集本道兵馬
備禦尚州地方繼遣都巡邊使申砬統率都
内精兵及忠清全羅慶尚等道軍馬控扼賊
路要害不幸兩將俱見摧敗擧國人心益至
沮喪賊兵乘勝分道進薄京城國王不獲已
出避平壤府糾合將卒把截西路臨津東北
路大灘彼時江原黄海等道軍馬齊赴戰處
忠清全羅等道將領官亦抄得數萬餘兵約
以刻日進攻小邦意謂收合見兵足以備禦
而寡君且以此賊之故致勞於
父母之國委為未安擬將本國軍馬效死遮遏
不敢便請　天兵不幸五月十八日臨津將
卒渡江交鋒被賊截没賊亦後援日添其衆
漸多我軍相持浹月不能抵敵各自退保伊
賊直擣平壤府分兵闌入江原等道全羅忠
清軍馬亦因賊兵横截中路不得入援國王
飭令諸將拒守大同江伊賊進逼城下先使
千餘人列屯江岸張皇聲勢或令其徒隔江
叫喊顯發兇悖把順之説小邦愈切痛惋一
日危與並生只緣屢敗之餘軍勢極弱民情
不固以小邦兵力終無討滅此賊之期寡君
移向迤西州郡調兵逆援且要駐劄上國附
近地方懇乞
天兵来救垂亡卑職蒙差出来義州鎮又見國
王馳諭賊兵已于本月十四日直渡大同江
上流江東縣境浅灘統出平壤界西孤城被
圍日益危蹙寡君晝夜憂悶惟望
天兵及期應援旦見賊兵勢甚熾盛除結陣大
同江邊潛渡浅灘騎步数千外聞有屯聚中
和等處不記其数必須發兵滿萬可期絶滅
前日陪臣未詳賊勢誤以為數千兵馬裕于
抵當老寇軽率呈禀好生未便國王委遣卑
職將前項緣由備呈本道根前目今小邦所
倚以為藩衛者只大同江以西地面而已不
幸此道又不保守則小邦君臣終無寄命之
地存亡之機決于呼吸若待

題請調發必無所及其在
天朝仁覆恤小之義亦宜矜憐體念劃即申報多撥精銳星馳赴援使小邦餘衆得免破亡等因具呈到道呈報到職又據分守道與前鋒遊擊史儒原任叅將戴朝弁左遊擊王守官原任叅将郭夢徵各禀稱本月十六日史儒戴朝弁因平壤危急陪臣尹根壽等懇求發兵即從義州往林畔應援十七日王守官郭夢徵至鴨緑江議得史儒等孤軍深入恐隔江聲援不及又探知國王已離平壤王守官等亦因而前進史儒等于十九日到林畔先會國王王守官等于二十日到良策亦會國王本王奔走狼狽迎見兵馬感泣不已從行不滿五六十人稱說望京平壤俱已陷没粮草悉皆燒燬國王遂于本日到龍川縣歇離義州鎮七十里欲在義州久住以待倭追義州到平壤有大江二道小江二道人民盡逃山谷躲避往来探聽丁夜無船可渡史儒等于二十一日復回義州王守官等亦過江回至江沿臺堡各駐劄等因又據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禀稱國王已到龍川縣必欲懇兵向前剿殺但前途城驛俱空路絶行人兵馬粮草何處支給等因各到職據此除朝鮮節報倭情并請兵緣由俱已陸續具題及揭報兵部軍門訖案查本年六月内為倭患剥膚亟　請援朝鮮以樹藩籬發軍餉以濟危急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議即行遼東撫鎮各官速發精兵一二枝于鴨緑江岸一带多列旗鼓火器一足應援該國一足振我先聲遏寇流突即行截殺等因題奉
聖旨朝鮮素效恭順為我属國有寇豈宜坐視着遼東撫鎮官即發精兵一二枝應援仍發銀二萬兩觧赴彼國犒軍大紅紵絲二表禮慰勞國王還宣諭海上諸國合兵擣虛剿此先逆以圖廓清年例銀亦准給發欽此欽遵備咨到職查得先已會發遊擊史儒統領兵

馬一千過江應援後又發左營遊擊王守官
統領兵馬一千續往接應去後今據前因看
得朝鮮國王被倭侵淩勢已危急數次請兵
情非得已除鎮臣先已于本月二十一日親
統兵馬東行防禦職亦于二十四日前往適
中地方相機調度至鎮武堡至二十五日又
據遼東都司呈為賊勢已迫願乞内附事本
月二十三日未時准朝鮮國王咨稱續該平
壤留鎮將議政府左議政尹斗壽馳報内諸
將于本月十四日雞鳴潜師砍賊一營鏖殺
殆盡奪馬一百餘匹以此士氣稍振而奈六
月以来經旬不雨江上諸灘一時皆落積敗
之餘軍卒單弱不能分守許多城灘堅牢賊
于本日申時後至城灘直渡平壤城亦不能
支撑諸將退迯安州晴川江云當職得此究
詳平壤雖陷據守之處尚有晴川江嘉山江
等處倘蒙
天
兵及此来到則庶望遮截殲殺而師期未定

賊鋒日逼敝邦性命迫在朝暮無且當職自
罹变故驚憂成疾將無心以倡率士衆以效
藩屏之任不獲已令第二子琿權攝國事往
保疆界而當職被賊窮迫敝疆之内投身無
所自以家口若干愿得内附乞即轉
奏
施行小國戴　大國如仰父母子有急難舍
父母何往倘或
聖旨未下賊鋒日迫則當職欲渡江待
命作急處置等因准此備呈到職除行該道該
司酌議處置外職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
兼兵部左侍郎蹇　巡按遼東御史李　鎮
守總兵官都督僉事楊　議照倭奴侵犯朝
鮮郡城半陷國王殆棄望京繼棄平壤兵馬
初請二千繼請一萬無非欲仰借
天威希圖恢復也案查先為倭患剥膚亟
請援朝鮮以樹藩籬等事職等已欽遵
明旨發兵二枝先後相援犄角為勢至林畔等
處即與王會防護而西即今請兵一萬前進

在　天朝當布字小之仁在職等當圖藩籬
之固但遼鎮精兵有限若以萬數而往未免
空國而行且阻長江艱于利涉彼國陷沒幾
盡倉無粮儲即前發二枝已難深入今又請
一萬恐愈難進除已行令遊擊史儒等各將
原發兵馬協同朝鮮國王督率所部兵將相
機進勦似不宜萬數往也其餘副叅祖承訓
等兵馬俱于沿江一帶分布防守無容別議
矣再照國王被逐窮迫而歸事出異常情非
得已合無俯從所請聽職等擇應住城堡暫
行安置俟彼國平寧仍行復國以守世業此
非職等所敢擅便者也謹將前後乞請情由
備述具奏恭候
勑下該部覆議上
請行職等遵奉施行

為敬陳禦倭切要事宜以固根本以勵人心
事准帶管海道副使吳　手本准本司關奉
督撫軍門常　案驗准兵部咨前事職方清
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為照倭奴之性捷如猱
猱乃今不寇浙直而犯朝鮮此其蓄謀叵測
睥睨畿輔必有漳泉寧紹之人為之嚮導者
根本重地種種宜防除臣等已題行薊遼保
定督撫等官及行京營總協衙門多方隄備
外查得倭奴長技鳥銃最精鐵壁石墻無不
洞透南方人以剛柔牌遮之實以絲綿銃不
能過柔可制剛也今北方不善製此牌襖柔
與牌同合將
內府庫貯牌襖每車量給三領計車一千二百
輛共用三千六百領給發京營收領備用事
寧照數交還此臣等謀之總協二臣僉以為
便者北軍習虜不習倭知斬虜之賞而不知
斬倭之賞苟非先為曉諭不足鼓舞人心卷
查萬曆十二年

欽定倭功賞格賊七八百人以上至千人船十餘隻以上至二三十隻擒斬有名大賊首者每一名顆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擒斬真倭從賊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擒斬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若二名顆者當一級以上為第一等須賊勢大擧血戰成功者方許開列其餘不得擅擬賊至三百人之外船至五隻以上擒斬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斬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五兩每三名顆當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不陞斬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兩多者加賞不陞以上為第二等須對陣擊殺兩相鏖戰者方許開列如賊不過百餘人船不過一兩隻賊首不過是一船主非巨賊也能斬獲一名顆者賞銀十五兩真倭從賊一名顆十兩漢人脅從賊一名顆五兩通不議陞以上為第三等今照倭船報至千艘聲勢甚大宜照一等定賞其倭酋關白平秀吉尤照近購哱承恩事例但能擒斬者賞銀一萬兩封伯世襲至于京師五方雜處奸宄易藏況關白又係華人黨與必多若不申嚴盤詰之令恐變生不測殊為可慮合行厰衛衙門及五城兵馬九門守把員役如有面生可疑者及來歷不明即行盤詰有能盤獲真正大賊首奸細者每名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盤獲真倭從賊奸細者每名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盤獲漢人脅從賊奸細者每名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曉諭官軍人等令其盡心盤詰如或不能覺察被別項人盤獲者以失機之罪罪之庶奸宄無所潛踪而都城鞏于盤石矣

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工部請發

內府庫貯胖襖三千六百領給發京營收領備

用事寧照數交還本部將倭功賞格大書榜文曉諭京營官軍人等知悉及咨薊遼山東督撫衙門一併出示曉諭沿海官軍仍將盤獲奸細陞賞條格通行緝事衙門及五城九門員役在外督撫巡按衙門頒行沿海官軍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石　等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盤獲奸細着内外緝事衙門着實行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前來擬合就行為此案仰該司照案事理即將倭功賞格通行布都二司守巡海兵道叅遊守把等官各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及移文總鎮衙門各一體欽遵查照施行備行到鎮煩請轉行水陸把總等官各一體遵照仍出示曉諭施行須至手本者

造修艕船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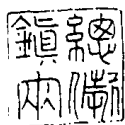
曩昔繼高備役潮漳專駐南澳實兼攝廣省之事潮漳之柘林玄鍾二水寨隸焉乃為閩粵門戶惟以舟師為扼守計耳是以繼高再四思惟舟之所以載于兵兵之所以賴于舟即謂之水上人家也舟不堅固不惟無藉以克敵而數十之生命攸關大海澒濛風濤霾雨變幻倏忽而天日改觀掀揭泙湃人力莫支雖一具不良鮮不有誤況于舟乎是以繼高留心其間每遇造修之時必躬親監督若匠首然而且命之曰某也斧某也鑿某可為艕某可為底某當抱極某當勾拴自起艕以至竣工逐艙逐板逐縫一一為理嗣後二水寨舟師頗稱雄焉再計往往為有司委官務為節省以要虛名不顧船工之可否又有染指于中通同下人以致短狹其尺寸稀薄其釘板而船無實用矣應議凡係估計委官就董其工工完之日必令兼同將官出洋駕使船果堪用定行薦獎以酬其勞又必選

殷實慣海之人充為捕盜廒以本船為家休戚所係自尔経心必得堅固苟不如式亦可究詰賠償也於時嵩二省

軍門允行之惟是料物工價丈尺数目若不為一一筭計畫有成規則漫然無稽恐後之同志者無以藉手故繼高業已開之于彼矣今復附入于浙中兵制者何耶因浙亦用福船耳若浙中去閩造船此固可為彼地張本也如浙中自為成造必往閩中買料為佳其價值遠近雖有不同自可酌量增益至于料物丈尺件件可得指數豈不便歟但從事者以此為伐柯而執視之其則固不遠矣因為略說

萬曆二十年歲次壬辰仲夏之吉

欽差鎮守浙江等處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侯繼高識

附纂造新修舊大小福鳥舩工料數式

一平價值看得物價固有貴賤而低昂可衡其中即有不同在隨時裒益無多也除零星不記外如大松木桅一條一號福舩者價銀一十五兩二號福舩者價銀一十二兩如杉木桅一條三號福舩者價銀九兩次三號者價銀七兩五錢一號鳥舩者價銀五兩二號鳥舩者價銀四兩三號鳥舩者價銀三兩雙料板長三丈厚三寸濶一尺二寸每片價銀二錢四分削板長三丈厚二寸濶一尺二寸每片價銀一錢八分单料板長三丈厚一寸五分濶一尺二寸每片銀一錢三分三開板長三丈厚一寸濶一尺二寸每片價銀八分每船正副舵二門一號福舩者價銀六兩六錢二號福舩者價銀五兩四錢三號者價銀四兩二錢次三號者價銀三兩一號鳥舩者價銀二兩四錢二號者價銀二兩三號者價銀

一兩六錢每舡大小風篷二扇一號福舡者價銀六兩二錢二號者價銀五兩五錢三號者價銀四兩四錢次三號者價銀三兩六錢一號鳥舡者價銀三兩二錢二號者價銀二兩六錢三號者價銀二兩桐油每斤價銀二分鉄釘每斤價銀一分四厘石灰每石價銀四分黄麻每斤價銀四厘棕每斤價銀六厘猫竹每根價銀一分此撮其大要也其餘悉照後開細數查給倘遇貴賤有異不妨增減

一號福舡一隻

官尺長九丈　濶三丈　深一丈四尺

計三十艙

龍艜帶頭尾艕松木三條銀四兩

艕釘一十二枝銀一錢八分

浰料板一百三十片每片一錢八分共銀二十二兩四錢

削板一百八十片每片一錢八分共銀三十二兩四錢

単料板一百五十片每片一錢三分共銀一十九兩五錢

櫞極櫞槑板一百四十片每片價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六兩八錢

樟枋三十六片每片價銀一錢四分共銀五兩四分

龍鬚極樟板四片銀三錢二分

腰扯杉木四根銀一兩二錢

斗蓋樟木一條銀五錢

上金樟木一條銀九錢

下金樟木一條銀四錢

下金拴二枝銀八分

大含檀樟木一條銀四兩

小含檀樟木一片銀四錢

含檀鞋樟木二片銀三錢

龍槑樟板一片銀四錢五分

大桅夾樟木二片銀四兩五錢

頭桅夾樟木二片銀三錢四分
桅座樟木一段銀五錢
大桅一條長九丈圍大七尺四寸價銀一十五兩
頭桅一條銀一兩二錢
大桅蓬擔杉木二條銀五錢
大桅竿杉木一條銀四錢
桅尖二個杉木一條銀一錢四分
桅餅七個銀七分

大小風蓬二扇銀六兩二錢
頭招杉木一條銀二錢四分
兩邊舨柱杉木五十四條銀三兩二錢
尖櫃樑杉木八條銀一兩二錢
頭戰棚橫樑杉木五條銀九錢
頭二戰棚橫樑杉木四條銀七錢二分
尖櫃板杉木三條銀一兩五錢
戰棚兩邊杉木四條銀二兩四錢
抱極樟板八十八片銀三兩八分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二錢
中車衮二箇銀一錢六分
車磨樟木一段銀一錢二分
太平車耳二片銀二錢車碗二箇銀六分
舵二門銀六兩六錢
舵閂杉木二條銀六錢
舵甲樟木一十六片銀五錢六分
舵車松木一段銀一錢二分
舵尾車耳二箇銀一錢

舵牙二枝銀八分
偏舵撲樣板二片銀二錢四分
偏舵杉木二條銀五錢
尾樓牽上下杉木肆條銀八錢
舵棚樑杉木二條銀二錢八分
直筋杉木二條銀一兩四錢
直筋橫牽杉木十段銀八錢
尾樓棚杉木二條銀三錢
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八分

尾旗桅杉木一條銀八分
繚轎樟板二片銀一錢二分
重頭尾艪杉木一條銀五錢
水蛇杉木二條銀八錢
椗八門帶鉄沙齒銀六兩四錢
大櫓六枝銀六兩
櫓床六箇銀三錢六分
水櫃二口杉木四條銀二兩
木棍七十枝銀四錢二分猫竹二百八十枝銀二兩八錢
船釘一千四百斤銀十九兩六錢
桐油九百斤銀十八兩
灰五十五石銀二兩二錢
草根一千斤銀二兩
水櫃釘六十斤銀八錢四分
桐油五十斤銀一兩
舵甲釘二十四斤銀三錢三分六厘
舨釘一百二十斤銀一兩六錢八分

繚縴等繚麻一千斤銀四兩
蓬根繚一百七十斤銀一兩二分
草椗繚三條每條銀六錢共銀一兩八錢
篾椗繚三條每條銀一兩八錢共銀五兩四錢
麻椗繚二條每條銀三兩二錢共銀六兩四錢
絞桅篾单銀三錢
艌艦鋸匠工銀二十四兩
杉板一隻
小艍杉木一條銀二錢
艕板杉木二條銀六錢六分
樟樑六片銀三錢六分
单料板四片銀五錢二分
釘四十五斤銀六錢四分
桐油三十四斤銀六錢八分
小櫓一枝銀二錢二分
灰一石三斗銀五分二厘
草根二十二斤銀四分四厘

重底
单料板一百片銀一十三兩
杉木八條銀四兩
釘四百五十斤銀六兩三錢
桐油四百六十斤銀九兩二錢
灰三十四石銀一兩三錢二分
单根四百五十斤銀九錢
艌艋鋸匠工銀五兩
已上共銀三百二十四兩二錢四分四
厘

二號福船一隻
官尺長八丈　濶二丈五尺　深一丈一
尺　計二十七艙
龍𦩷帶頭尾艕用杉木三條銀三兩二錢
艕釘一十二枝銀一錢二分
隻料板一百片每片銀二錢四分共銀二
十四兩
削板一百五十片每片銀一錢八分共銀
二十七兩
单料板一百二十片每片銀一錢三分共
銀一十五兩六錢
椽㮤椽極板一百一十片每片銀一錢共
銀十一兩
樟枋二十四片每片銀一錢四分共銀三
兩三錢六分
龍鬚極樟板四片銀二錢四分
腰抽杉木三條銀八錢
斗蓋樟木一條銀四錢六分
上金樟木一條銀七錢
下金樟木一條銀三錢
下金拴二枝銀六分
大含檀樟木一條銀三兩
含檀鞋樟木二片銀二錢
小含檀樟板一片銀三錢
龍㮤樟板一片銀三錢
大桅夾樟木二片銀三兩五錢

頭梔夾樟木二片銀二錢六分
梔座樟木一段銀四錢
大梔一條用大松木長八丈圍七尺八寸
　價銀一十二兩
頭梔一條銀一兩
大梔蓬擔杉木二條銀四錢
梔尖二個杉木一條銀一錢
大梔椊杉木一條銀三錢
梔餅七箇銀七分
大小風蓬一扇共銀五兩五錢
頭招杉木一條銀二錢
兩邊舨柱杉木四十八條銀二兩四錢
尖櫃樑杉木六條銀九錢
頭戦棚横樑杉木五條銀七錢五分
頭二戦棚横樑杉木四條銀六錢
尖櫃杉木三條銀一兩二錢
戦棚兩邊杉木四條銀二兩
抱極樟板八十片銀二兩四錢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一錢五分
中車衮二箇銀一錢二分
車唇樟木四尺銀一錢
太平車耳二片銀一錢六分
車梳二箇銀四分
舵二門共銀五兩四錢
舵閂杉木二條銀五錢
舵甲樟木一十六斤銀四錢八分
舵車松木一段銀八分
舵尾車耳二箇銀八分
舵牙二枝銀六分
偏舵樸檬板二片銀二錢
偏舵杉二條銀四錢
尾樓牽上下杉木四條銀六錢
舵棚梁杉木二條銀二錢四分
直筋横牽杉木十段銀六錢
直筋杉木二條銀一兩二錢
尾樓棚杉木二條銀二錢四分

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尾旗柱杉木一條銀六分
繚橋樟板二片銀一錢
重頭尾艂杉木一條銀三錢五分
水蛇杉木二條銀五錢
椗七門帶鉄汸齒銀五兩四分
大櫓六枝銀四兩八錢
櫓床六箇銀三錢
水櫃二口杉木三條銀一兩五錢
木棍七十根銀三錢五分
猫竹二百四十枝銀二兩四錢
舩釘一千斤每斤銀一分四厘共銀一十四兩
桐油七百斤每斤銀二分共銀一十四兩
灰四十石每石銀四分共銀一兩六錢
草根八百斤每斤銀二厘共銀一兩六錢
水櫃釘五十斤共銀七錢
桐油四十五斤銀九錢

舵甲釘二十斤銀二錢八分
般釘一百斤銀一兩四錢
繚縴等繚麻八百八十斤銀三兩五錢二分
蓬根舵吊棕一百五十斤共銀九錢
草椗繚三條共銀一兩五錢
篾椗繚二條共銀三兩二錢
麻椗繚二條共銀四兩
絞椗篾草銀二錢三分
艌艦鋸匠工銀二十兩
杉板一隻
小艍杉木一條銀一錢五分
艕板杉木二條銀六錢
樟梁六片銀三錢
单料板三片銀三錢九分
釘四十斤銀五錢六分
桐油三十斤銀六錢
小櫓一枝銀二錢

灰一石二斗銀四分八厘
草根二十斤銀四分
重底
単料板七十五片銀九兩七錢五分
杉木六條銀三兩
釘三百五十斤銀四兩九錢
桐油四百斤銀八兩
灰三十石銀一兩二錢
草根四百斤銀八錢
艌艦鋸匠工銀四兩
已上共銀二百五十三兩一錢八分八厘
三號福船一隻
官尺長六丈四尺　濶一丈八尺　深八尺
龍艦帶頭尾艕用杉木三條銀二兩四錢
艕釘十枚銀一錢
隻料板六十八片共銀十五兩八錢四分

削板六十四片共銀一十三兩五錢二分
単料板六十二片共銀八兩六分
三開板四十五片共銀三兩六錢
椽梁板八十片共銀六兩四錢
斗蓋樟木一段銀二錢六分
上金樟木一段銀六錢
下金樟木一段銀二錢五分
下金拴并鹿耳拴用硬木四枝銀一錢
大含檀樟木一段銀二兩
大梔夾樟木二片銀一兩六錢
梔座樟木一段銀三錢
大梔一條用杉木長六丈四尺圍五尺二寸銀九兩
頭梔一條銀八錢
梔餅五箇銀五分
尖樞板杉木三條銀一兩二錢
大小風蓬二扇銀四兩四錢
戦棚横梁水樞尖樞舭柱頭招杉木水蛇

重頭艕蓬櫓共用杉木一百段銀一十五兩
樟極三十五箇銀七錢
樟梁十八片銀一兩八錢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一錢
中車亥松木二段銀二錢
車唇樟木一段銀八分
太平車耳舵車耳共樟木四片銀一錢六分
車碗樟木二片銀四分
舵車松木一段銀八分
八字極二片銀一錢四分
杉板樟梁銀二錢五分
舵二門銀四兩二錢
舵甲樟木一十六片銀四錢六分
舵牙二枝銀六分
椗六門帶鉄沙齒共銀三兩六錢
大櫓四枝銀二兩八錢
小櫓一枝銀一錢八分

木棍五十枝銀二錢五分
猫竹二百枝銀二兩
船釘六百二十斤銀八兩六錢八分
桐油三百六十斤銀七兩二錢
灰二十五石銀一兩
草根四百斤銀八錢
杉板水櫃釘四十斤銀五錢六分
桐油二十五斤銀五錢
舵甲釘十二斤銀一錢六分八厘
繚縴等繚麻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蓬根棕一百二十斤銀七錢二分
草椗索二條共銀一兩
篏椗索二條共銀三兩二錢
麻椗索二條共銀三兩二錢
紋椛篏草銀一錢
艌艪鋸匠工銀一十五兩
重底
單料板四十片銀五兩二錢

杉木六條銀一兩八錢
釘一百五十斤銀二兩一錢
桐油二百四十斤銀四兩八錢
灰二十五石銀一兩
草根一百五十斤銀三錢
艌艦鋸匠工銀二兩五錢
　已上共銀一百六十四兩七錢八厘
次三號福船一隻
官尺長五丈八尺　濶一丈六尺　深五
　尺五寸
龍艦帶頭尾艂用松木三條銀一兩八錢
艂釘八箇銀八分
湊料板四十四片共銀十兩五錢六分
削板五十八片共銀十兩四錢四分
单料板五十四片共銀七兩二分
三間板三十五片共銀二兩八錢
橑梁板七十八片共銀六兩二錢四分
下金樟木一段銀二錢

下金拴并鹿耳拴梗木四枝銀八分
大含檀樟木一段銀一兩八錢
大桅夾樟木二片銀一兩四錢
桅座樟木一段銀三錢
大桅一條用杉木長五丈六尺圍四尺八
　寸銀七兩五錢
頭桅一條銀六錢
斗蓋樟木一片銀二錢
桅鮡四錢銀四分
大小風蓬二扇銀三兩六錢
戰棚横梁兩邊舨柱水蛇桅傘桅尖蓬擔
　共用杉木八十五段共銀八兩五錢
樟極三十五片銀七錢
樟梁十八片銀一兩八錢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一錢
中車衮松木二段銀八分
車眉樟木一段銀六分
舵車松木一段銀六分

太平車耳舵車耳共樟木四片銀一錢四
分
車碗樟木二片銀四分
八字極樟木二片銀一錢四分
艜艛樟木二片銀一錢二分
杉板樟梁銀二錢
尖櫃板杉木二條銀八錢
交拴硬木二十枝銀一錢
舵二門銀三兩
舵甲樟板十六片銀四錢四分
舵牙二枝銀六分
椗五門帶鉄沙齒共銀二兩七錢五分
大櫓四枝銀二兩四錢
小櫓一枝銀一錢六分
木棍五十枝銀二錢
猫竹一百八十枝銀一兩八錢
船釘五百八十斤銀八兩一錢二分
桐油三百八十斤銀六兩六錢

灰二十二石銀八錢八分
草根三百六十斤銀七錢二分
杉板水櫃釘四十斤銀五錢六分
桐油二十五斤銀五錢
舵甲釘十斤銀一錢四分
繚縴等繚麻五百斤銀二兩
蓬根繚棕一百斤銀六錢
草椗繚一條銀四錢五分
篾椗繚二條銀二兩四錢
麻椗繚二條銀三兩二錢
絞椗篾草銀一錢六分
艌艦鋸匠工銀一十二兩
重底
単料板三十四片共銀四兩
杉木四條銀一兩二錢
釘一百斤銀一兩四錢
桐油二百斤銀四兩
灰二十石銀八錢

草根八十斤銀一錢六分
艌艦鋸匠工銀二兩
　已上共銀一百三十兩六錢二分
號鳥船一隻
官尺長四丈八尺　濶一丈二尺五寸
龍艙并頭尾艕松木三條銀一兩五錢
艕釘八枝銀七分
单料板七十片共銀九兩一錢
三開板二十四片銀一兩九錢二分
椽板三十六片銀二兩八錢八分
梁頭樟木十八片銀一兩八錢
樟極十七片銀三錢四分
含檀樟木一段銀一兩五錢
下金樟木一段銀一錢
大桅一條銀五兩
斗蓋樟木一段銀二錢
頭桅并桅𥫩杉木一條銀二錢四分
大小風蓬二扇銀三兩二錢

大蓬擔杉木二枝銀二錢四分
小蓬擔猫竹二枝銀二分
大桅夾樟木二片銀一兩
大桅坐樟木一片銀二錢五分
桅餅二箇銀二分
緋并樟板一片銀三分
舨柱尾楼用丈八硬木十七枝銀四錢
木梶二十枝銀六分
杉板樟梁四片銀一錢四分
馬面樟木二片銀五分
太平車耳樟木四片銀一錢
尖櫃水櫃杉板舵閂共杉木十六條銀二
　兩六錢
頭招一枝銀一錢
凄柚筋椽木二片銀一錢八分
舵二門銀二兩四錢
舵甲椽板十片銀二錢
舵牙二枝銀二分

大櫓二枝銀一兩二錢
小櫓一枝銀一錢六分
太平車松木二段銀一錢二分
軋槳八枝銀八錢
槳柱八枝銀五分
椗三門帯鉄汸齒銀一兩五分五厘
發熕銃架橡木一塊銀一錢
安發熕銃鋪板并車路削板二片銀三錢
六分
船釘三百六十斤銀七兩二錢
桐油二百四十斤銀三兩三錢六分
灰一十二石銀四錢八分
草根二百四十觔銀四錢八分
舵甲釘十斤銀一錢四分
繚紼等繚麻四百八十斤銀一兩九錢二
分
草椗繚一條銀三錢五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麻椗繚一條銀一兩
艌艦鋸匠工銀八兩五錢
已上共銀六十三兩五錢九分五厘
二號鳥船一隻
官尺長四丈五尺　濶一丈二尺
龍⿰舟息帯頭尾艕用松木二枝銀一兩二錢
艕釘八枝銀六分
单料板六十片銀七兩八錢
三開板二十片銀一兩六錢
橡板三十片銀二兩四錢
樟梁頭十五塊銀一兩五錢
樟極十四塊銀二錢八分
含檀樟木一段銀一兩三錢
下金樟木一段銀一錢八分
艈柱尾樓槓用丈六硬木十七株銀三錢
二分
尖櫃水櫃杉木舵門杉木十六枝銀二兩
二錢

杉板樟梁四片銀一錢
頭招一枝銀一錢
大桅一條銀四兩
斗蓋樟木一段銀一錢六分
頭桅一條桅斗一段銀二錢二分
桅餅二箇銀二分
大桅座樟木一塊銀二錢
馬面樟木二片銀四分
大桅夾樟木二片銀八錢

大小風蓬二扇銀二兩六錢
大蓬櫓杉木二條銀二錢
頭蓬櫓猫竹二枝銀二分
繚井樟板一片銀三分
舵二門銀二兩
舵甲樟板八片銀一錢六分
舵牙二枝銀一分五厘
湊柚筋樟木二塊銀一錢六分
大櫓二枝銀一兩

小櫓一枝銀一錢四分
大平車耳樟木四片銀八分
軋槳八枝銀八錢　槳柱八枝銀四分
太平車松木二段銀一錢
木棍二十枝銀五分
船釘三百斤銀四兩二錢
桐油二百斤銀四兩
舵甲釘八斤銀一錢一分二厘
灰十石銀四錢

草根一百斤銀四錢
繚縺等繚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椗三門帶鉄汸齒銀九錢
發楨架椽木一片銀八分
安發楨銃鋪板并車路削板二片銀三錢
六分
草椗繚一條銀三錢五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艌艦鋸匠工銀七兩
　以上共銀五十三兩二錢七分七厘
三號鳥船一隻
官尺長四丈二尺　濶一丈一尺五寸
龍艙帶頭尾艕用松木三條銀九錢
艕釘八枝銀五分
单料板四十六片銀五兩七錢八分
三開板十六片銀一兩二錢八分
椽板二十四片銀一兩九錢二分
樟梁頭十二片銀一兩二錢
樟桱十一片銀二錢二分
大含檀樟木一段銀一兩
下金樟木一段銀一錢六分
舨柱尾樓槓用丈六硬木十七株銀二錢
　八分
尖櫃水櫃杉板舵閃共杉木十六條銀一
　兩八錢
大桅一條銀三兩
斗盖樟木一段銀一錢二分
頭桅并桅伻杉木一條銀一錢八分
大桅座樟木一塊銀一錢六分
桅餅二個銀二分
大桅夾樟木二片銀七錢
大小風蓬二扇銀二兩二錢
大蓬擔杉木二枝銀一錢六分
頭蓬擔猫竹二枝銀二分
緋井樟板一片銀二分
舵二門銀一兩六錢
舵甲樟板六片銀一錢二分
舵牙二枝銀一分
小櫓一枝銀一錢二分
大櫓二枝銀八錢
軋槳八枝銀六錢
槳柱八枝銀四分
船釘二百四十斤銀三兩三錢六分
舵甲釘六斤銀八分四厘

桐油一百六十斤銀三兩二錢
灰八石銀三錢二分
草根一百六十斤銀三錢二分
木榥二十根銀五分
杉板樟板四片銀八分
頭招杉木一枝銀八分
太平車松木二段銀一錢
太平車耳樟木四片銀七分
嫂抽筋橡木二塊銀一錢四分
發貢架椽木一塊銀七分
安發貢銃鋪板并車路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繚縴等繚用麻三百二十斤銀一兩二錢八分
椗三門帶鉄汸齒銀七錢二分
草椗繚一條銀三錢五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艌艦鋸匠工銀五兩八錢
以上共銀四十三兩四分四厘

船内緊要法則

一艕釘十二箇每箇重一斤四兩極要白炭鍊熟方可艕上之力由此若鍊不熟恐脆折最忌之

一牛頭梁最為舨柱着力處須用高濶方䑸有力如舨柱上高三尺䑸面上亦濶三尺俱用大長釘鎖緊

一舨柱最要向裏亦不宜高方耐風浪如舨柱豎起柱稍掛線至䑸柱稍斜入三尺方可

一鈎拴硬木要方三寸長六尺栽在中䑸豎起盡其所餘俱釘在梁頭以提挈中䑸之力

一酌估修看得兵船在海經涉風濤加之雨暘淋曝惟風蓬繚縴椗繚極易損壞相應每汛一換其餘年分一小修至如茅

三年船身舨艕槓具等項駕用已久當
酌估一大修至苐五年又當酌估一中
修每一船計防十汛然後改造今将酌
定大中小修工料逐一備載于後以便
查估修理其平時巡哨遇颶或追賊出
洋致有船桅舨枑舵椗鹿耳含檀篷纜
等項損壞者在臨時另行呈明請給不
在估修之列

一號福船

經防一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四兩八錢

繚繂等繚用蔴一千觔銀四兩

草椗繚二條銀一兩二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八錢

以上共銀十一兩八錢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六兩二錢

椗二門帶鉄汁齒銀一兩六錢

繚繂等繚用蔴一千斤銀四兩

草椗繚一條銀六錢

蔴椗繚一條銀三兩二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八錢

絞桅椗篾草銀三錢

桐油六十斤銀一兩二錢

釘六十斤銀八錢四分

灰二石五斗銀一錢

草根六十斤銀一錢二分

艌匠工銀一兩二錢

以上共銀二十一兩一錢六分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四兩八錢

繚繂等繚蔴一千斤銀四兩

草篾椗繚三條銀三兩

以上共銀一十一兩八錢

苐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六兩二錢

纜縄等繚麻一千斤銀四兩
大小蓬根并舵吊棕一百七十斤銀一兩
　二分
草掟繚一條銀六錢
篾掟繚一條銀一兩八錢
蔴掟繚一條銀三兩二錢
絞掟桅篾草銀三錢
大櫓二枝銀二兩
小櫓一枝銀二錢二分

頭鹿耳一副銀三錢四分
太平車松木一條銀二錢
中車衮松木二段銀一錢六分
舵車一條銀一錢六分
頭招杉木一條銀二錢四分
舵牙二枝銀八分
大蓬擔杉木一條銀一錢五分
硬木五十枝銀三錢
樟極四十四個銀一兩五錢四分

猫竹四十枝銀四錢
馬面樟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補舨単料板五片銀六錢五分
走馬凄料板三片銀七錢二分
換艫削板六片銀一兩八分
車棚凄料板一片銀二錢四分
兩邊水障用凄料板六片銀一兩四錢四
　分
重頭尾艨杉木一條銀五錢

水蛇杉木二條銀八錢
重頭尾閘樟板二片銀二錢五分
木掟二門帶鉄沽齒銀一兩六錢
換中棚凄筋杉木一條銀六錢
換尖櫃板杉木三條銀一兩四錢
換下金樟木一段銀四錢
下金拴二枝銀八分
重上金樟板一片銀五錢
換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八分

換櫓床椽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換戰棚单料板六片銀七錢八分
換水底艕单料板二十六片銀三兩三錢八分
桐油四百斤銀八兩
釘四百二十斤銀五兩八錢八分
灰十六石銀六錢四分
单根五百斤銀一兩
木舵一門銀三兩三錢
修杉板用
換底用杉木二條銀八錢
单料板五片銀六錢五分
樟梁六片銀一錢八分
椽板二片銀二錢四分
桐油三十五斤銀七錢
釘三十五斤銀四錢五分
灰一石二斗銀四分八厘
单根三十斤銀六分

艌船匠工銀共五兩
以上共銀六十五兩七分八厘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四兩八錢
繚縴等繚麻一千斤銀四兩
单篾椗繚三條銀三兩
以上共銀一十一兩八錢
第四年應小修合換
大小風蓬二扇銀六兩二錢
椗二門帶鉄汁茴銀一兩六錢
繚縴等繚用麻一千斤銀四兩
草椗繚一條銀六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八錢
蔴椗繚一條銀三兩二錢
絞桅椗篾单銀三錢
桐油六十斤銀一兩二錢
釘六十斤銀八錢四分
灰二石五斗銀一錢

草根六十斤銀一錢二分
艙匠工銀一兩二錢
以上共銀二十一兩一錢六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四兩八錢
繚繂等繚用蔴一千斤銀四兩
草篾椗繚三條銀三兩
以上共銀一十一兩八錢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六兩二錢
繚繂等繚用蔴一千斤銀四兩
大櫓二枝銀二兩
重頭尾艌杉木一條銀五錢
椗二門帶鉄㳇齒銀一兩六錢
草椗繚一條銀六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八錢
蔴椗繚一條銀三兩二錢
絞椗椗篾草銀三錢

篷根舵吊棕共一百斤銀六錢
換底艕单料板二十片銀二兩六錢
樟極二十四個銀八錢四分
舵車松木一條銀一錢二分
太平車松木一條銀二錢
舵一門銀三兩三錢
舵牙二枝銀八分
補舨猫竹二十五枝銀二錢五分
木棍五十枝銀三錢
下金樟木一段銀四錢
水蛇杉木二條銀八錢
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八分
繂井樟板一片銀一錢
過洋樸橡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走馬隻料板四片銀九錢六分
艙盖削板三片銀五錢四分
水障单料板三片銀三錢九分
修杉板杉木二條銀八錢

桐油二百五十斤銀五兩
釘二百五十斤銀三兩五錢
灰十石銀四錢
草根三百二十斤銀六錢四分
艌艪匠工銀三兩
以上共銀四十五兩四錢六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四兩八錢
繚繂等繚蔴一千觔銀四兩
草篾椗繚三條銀三兩
以上共銀一十一兩八錢
二號福船
經防一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四兩二錢
繚繂等繚蔴一千斤銀四兩
草椗繚二條銀一兩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以上共銀一十兩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五兩五錢
椗二門帶鉄汁齒銀一兩四錢四分
繚繂等繚用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草椗繚一條銀五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椗繚一條銀二兩
絞椗椗草篾銀二錢四分
桐油五十斤錢一兩
釘五十斤銀七錢
灰二石銀八分
草根五十斤銀一錢
艌艪匠工銀一兩
以上共銀一十七兩三錢五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四兩二錢
繚繂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一十兩
第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五兩五錢
繚繂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大小篷根并舵吊用棕一百五十斤銀九
錢
草椗繚一條銀五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椗繚一條銀二兩
紋椗桅篾草銀二錢三分
大櫓二枝銀一兩六錢
小櫓一枝銀二錢
頭鹿耳一副銀二錢六分
太平車一條銀一錢五分
中車衮二個銀一錢二分
太平車耳二個銀一錢六分
舵車一條銀八分
頭招杉木一條銀二錢

舵牙二枝銀二分
篷檣杉木一條銀二錢
硬木棍五十枝銀二錢五分
檣極四十個銀一兩二錢
猫竹三十枚銀三錢
補艌草料板四片銀五錢二分
走馬湊料板三片銀七錢二分
馬面檣板二片銀一錢四分
兩邊水障用湊料板五片銀一兩二錢
重頭尾艕杉木一根銀三錢五分
水蛇杉木二條銀五錢
重頭尾關梁用樟板二片銀二錢
椗二門帶鉄汁齒銀一兩四錢四分
換中棚湊筋杉木一條銀五錢
換尖櫃板杉木三條銀一兩二錢
換下金樟木一段銀三錢
下金拴二枝銀五分
重上金用樟板一片銀四錢

車棚浪料板一片銀二錢四分
換尾帕用薄樟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換櫓床用樟板二片銀三錢
換艙板用削板五片銀九錢
換戰棚單料板五片銀六錢五分
換水底艕單料板二十片銀二兩六錢
桐油三百五十斤銀七兩
釘三百六十斤銀五兩四分
灰十四石銀五錢六分
草根四百五十斤銀九錢
舵一門銀二兩七錢
修杉板用
換底用杉木二條銀六錢
單料板四片銀五錢二分
樟梁六片銀一錢八分
椽板二片銀二錢四分
釘三十斤銀四錢二分
桐油三十斤銀六錢

灰一石銀四分
草根二十斤銀四分
艌艌匠工銀共四兩五錢
已上共銀五十四兩四錢四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四兩二錢
繚縴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草篾掟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已上共銀一十兩
第四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五兩五錢
掟二門帶鉄汁齒銀一兩四錢四分
繚縴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草掟繚一條銀五錢
篾掟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掟繚一條銀二兩
絞掟掟篾草銀二錢三分
桐油五十斤銀一兩

釘五十斤銀七錢八分
灰二石銀八分
草根五十斤銀一錢
艌艋匠工銀一兩五錢
以上共銀一十七兩三錢五分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四兩二錢
繚繂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十兩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四兩二錢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六錢四分
以上共銀六兩八錢五分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五兩五錢
繚繂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大櫓二枝銀一兩六錢

重頭尾艕杉木一條銀三錢五分
椗二門帯鉄汸齒銀一兩四錢四分
草椗繚一條銀五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椗繚一條銀二兩
絞椗桅篾草銀二錢三分
蓬根舵吊棕八十斤銀四錢八分
換底艕用单料板十五片銀一兩九錢五分
樟極二十片銀六錢
舵車松木一條銀八分
大平車松木一條銀一錢五分
土木舵一門銀二兩七錢
舵牙二枝銀六分
補舨猫竹二十枝銀二錢
木棍四十枝銀二錢
下金樟木一段銀三錢
水蛇杉木一條銀五錢

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緋井樟板一片銀八分
過洋樸椽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走馬凄料三片銀七錢二分
艙盖削板三片銀五錢四分
水障草料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修杉板用杉木二條銀六錢
油二百三十斤銀四兩六錢
釘二百三十斤銀三兩二錢二分
灰八石銀三錢二分
草根三百斤銀六錢
艌艦匠工銀二兩四錢
以上共銀三十七兩一錢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四兩二錢
繚緋等繚蔴八百斤銀三兩二錢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一十兩

三號福船
經防一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三兩五錢
繚緋等繚蔴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椗繚二條銀一兩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以上共銀八兩五錢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四兩四錢
繚緋等繚蔴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椗繚一條銀五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椗二門帶鉄汸齒銀一兩二錢
油三十斤銀六錢
釘三十斤銀四錢三分
灰一石五斗銀六分
草根三十斤銀六分

艌艙匠工銀五錢
以上共銀一十三兩三錢四分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三兩五錢
繚繂等繚蔴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八兩五錢
第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四兩四錢
繚繂等繚蔴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蓬根舵吊用棕八十斤銀四錢八分
草椗繚一條銀五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絞梔椗篾草銀二錢
大櫓一枝銀七錢
小櫓一枝銀一錢八分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一錢

中車衮松木二段銀一錢
舵車一條銀八分
頭招杉木一條銀一錢五分
舵牙二枝銀六分
大平車耳二個銀八分
蓬擔杉木一條銀一錢
木棍四十枝銀一錢
樟極三十個銀六錢
猫竹二十五枝銀二錢五分
補舨三開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走馬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換艫单料板三片銀三錢九分
中車棚淩料板一片銀二錢四分
重頭尾艂杉木一條銀二錢五分
水蛇杉木二條銀四錢
馬面樟板二片銀一錢
椗二門帶鉄汸齒銀二兩二錢
換尾帕用樟板二片銀一錢四分

換戰棚单料板三片銀三錢九分
換水底艕单料十八片銀二兩三錢四分
兩邊水障削板四片銀七錢二分
杉板用单料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杉木一條銀二錢
油二百三十斤銀四兩六錢
釘二百四十斤銀三兩三錢六分
灰八石銀三錢二分
草根二百斤銀四錢
土木舵一門銀二兩一錢
艌艦匠工銀三兩
以上共銀三十一兩四錢一分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三兩五錢
繚繂等繚蘇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篾綻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八兩五錢
第四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四兩四錢
繚繂等繚蘇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椗繚一條銀五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蘇綻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椗二門帶鉄沙齒銀一兩二錢
油三十斤銀六錢
釘三十斤銀四錢二分
灰一石五斗銀六分
草根三十斤銀六分
艌艦匠工銀五錢
以上共銀一十三兩三錢四分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三兩五錢
繚繂等繚蘇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八兩五錢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四兩四錢
繚縴等縤蔴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蓬根舵吊棕六十斤銀三錢六分
草椗縤一條銀五錢
篾椗縤一條銀一兩六錢
蔴椗縤一條銀一兩六錢
絞椗槍草篾銀二錢
大檣一枝銀七錢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一錢
舵車松木一段銀八分
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四分
縴井樟板一片銀七分
水蛇杉木一條銀二錢
硬木三十枝銀一錢五分
換走馬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換水底単料板八片銀一兩四分
椗二門帶鉄汯齒銀一兩二錢
土木舵二門銀二兩一錢

補舨猫竹十二枝銀一錢二分
油一百二十斤銀二兩四錢
釘一百三十斤銀一兩八錢二分
灰四石銀一錢二分
草根一百斤銀二錢
艌艦匠工銀一兩
以上共銀二十二兩九錢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三兩五錢
繚縴等縤蔴六百斤銀二兩四錢
草篾椗縤三條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八兩五錢
次三號福舩
経防一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三兩
繚縴等縤蔴五百斤銀二兩
草椗縤二條銀九錢
篾椗縤一條銀一兩二錢

以上共銀七兩一錢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六錢

繚縴等繚蔴五百斤銀二兩

草掟繚一條銀四錢五分

篾掟繚一條銀一兩二錢

蔴掟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木掟二門帶鉄汁齒銀一兩一錢

油二十斤銀四錢

釘二十斤銀二錢八分

灰一石銀四分

草根二十斤銀四分

艌艦匠工銀四錢

以上共銀一十一兩一錢一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三兩

繚縴等繚蔴五百斤銀二兩

草篾掟繚三條銀二兩一錢

以上共銀七兩一錢

第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六錢

繚縴等繚蔴五百斤銀二兩

篷根舵吊棕五十斤銀三錢

草掟繚一條銀四錢五分

篾掟繚一條銀一兩二錢

蔴掟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綾桅掟草篾銀一錢六分

大櫓一枝銀六錢

小櫓一枝銀一錢六分

太平車松木一段銀一錢

中車亥松木二段銀八分

舵車松木一段銀六分

太平車耳樟板二片銀七分

頭招杉木一條銀一錢

舵牙二枝銀六分

篷擔杉木一條銀一錢

硬木三十枝銀一錢五分
樟極二十五個銀五錢
猫竹二十枝銀二錢
補舨三開板二片銀一錢二分
走馬用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換䑸単料三片銀三錢九分
車棚滲料板一片銀二錢四分
重頭尾艕杉木一條銀二錢
水蛇杉木二條銀三錢五分

馬面樟板二片銀一錢
椗二門帶鉄沙齒銀一兩一錢
換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
換戦棚単料板三片銀三錢九分
換水底艕単料板十二片銀一兩五錢六分
換水障削板四片銀七錢二分
杉板用単料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杉木一條銀一錢五分

油一百八十斤銀三兩六錢
釘一百八十斤銀二兩五錢
灰六石銀二錢四分
草根一百五十斤銀三錢
舵一門銀一兩五錢
艙艦匠工銀二兩六錢
以上共銀二十八兩四錢
下汛應換
風篷一扇銀三兩

繚縴等繚蔴五百斤銀二兩
草篾椗繚三條銀二兩一錢
以上共銀七兩一錢
第四年應小修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六錢
繚縴等繚蔴五百斤銀二兩
草椗繚一條銀四錢五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二錢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六錢

木椗二門帶鉄汐齒銀一兩一錢
油二十斤銀四錢
釘二十斤銀二錢八分
灰一石銀四分
草根二十斤銀四分
艌艦匠工銀四錢
以上共銀一十一兩一錢一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三兩
繚繂等綵麻五百斤銀二兩
草篾椗綵三條銀二兩一錢
以上共銀七兩一錢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六錢
繚繂等綵麻五百斤銀二兩
篷根舵吊棕五十斤銀三錢
草椗綵一條銀四錢五分
篾椗綵一條銀一兩二錢
麻椗綵一條銀一兩六錢
絞梔椗篾草銀一錢六分
大櫓一枝銀六錢
繂井樟板一片銀六分
尾帕樟板二片銀一錢
水蛇杉木一條銀一錢八分
硬木二十枝銀一錢
猫竹十枝銀一錢
走馬削板二片銀三錢二分
換水底单料八片銀一兩四分
椗二門帶鉄汐齒銀一兩一錢
土木舵一門銀一兩五錢
油八十斤銀一兩六錢
釘八十五斤銀一兩二錢一分
草根八十斤銀一錢六分
灰三石銀一錢二分
艌艦匠工銀八錢
以上共銀一十八兩三錢三分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三兩
繚繂等綜蔴五百斤銀二兩
草篾椗綜三條銀二兩一錢
以上共銀七兩一錢
一號鳥船
經防一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八錢
繚繂等綜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草椗綜一條銀三錢五分
篾椗綜一條銀一兩
以上共銀五兩七錢五分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二錢
繚繂等綜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篾椗綜一條銀一兩
蔴椗綜一條銀一兩
椗一門帶鉄沙齒銀三錢五分五厘

油一十八斤銀三錢六分
釘一十八斤銀二錢五分二厘
灰一石銀四分
草根十八斤銀三分六厘
艌艦匠工銀三錢六分
以上共銀八兩二錢三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八錢
繚繂等綜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草篾椗綜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七錢五分
第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二錢
繚繂等綜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斗蓋樟木一段銀二錢
櫓一枝銀六錢
一枝銀一錢六分
換太平車公八二段銀一錢二分

換太平車耳二片樟木銀五分
木梶十枝銀三分
尾抽筋用椽板一片銀九分
椗一門帯鉄沽齒銀三錢五分五厘
舵一門銀一兩二錢
換底艕単料板六片銀七錢八分
補艕三閘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修尖櫃用杉木一條銀三錢
換頭閘樟板一片銀二錢

走馬単料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舵牙二枝銀二分
樟極十個銀二錢
換水樟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馬面用樟木二片銀五分
大篷擔杉木一枝銀一錢二分
小篷擔猫竹二枝銀二分
換上金椽木一片銀八分
換下金樟木一段銀二錢

頭招杉木一條銀一錢
重頭尾艕杉木一條銀一錢
修杉板杉木一條銀二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油一百斤銀二兩
釘一百斤銀一兩四錢
灰五石銀二錢
草根一百斤銀二錢

艌艦匠工銀一兩八錢
以上共銀一十八兩三錢五分五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八錢
繚繂等繚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草篾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七錢五分

第四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三兩二錢

繚縴等繚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草椗繚一條銀一兩
椗一門帯鉄汐齒銀三錢五分五厘
油一十八斤銀三錢六分
釘一十八斤銀二錢五分二厘
灰一石銀四分
草根一十八斤銀三分六厘
艌艦匠工銀三錢六分
以上共銀七兩五錢五分六厘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一兩八錢
繚縴等繚用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草筏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七錢五分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三兩二錢
繚縴等繚用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偏車衮松木一段銀三分

木棍十枝銀三分
重頭尾艕杉木一條銀一錢
尾柚筋用橡板一片銀九分
椗一門帯鉄汐齒銀三錢五分五厘
舵一門銀一兩二錢
換底艕単料四片銀五錢二分
走馬単料二片銀二錢六分
補艕三開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筏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油六十斤銀一兩二錢
釘六十斤銀八錢四分
灰三石銀一錢二分
草根五十斤銀一錢
艌艦匠工銀六錢
以上共銀一十二兩四錢五厘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二兩八錢

繚繂等繚蔴四百斤銀一兩六錢
草篾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七錢五分
二號鳥船
経防一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三錢
繚繂等繚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草椗繚一條銀三錢五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以上共銀五兩五分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六錢
繚繂等繚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椗一門帶鉄沙鹵銀三錢
油一十六斤銀三錢二分
釘一十六斤銀二錢二分四厘

灰八斗銀三分二厘
草根一十六斤銀三分二厘
艌艦匠工銀三錢二分
以上共銀七兩二錢二分八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三錢
繚繂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草篾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五分
第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六錢
繚繂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斗蓋樟木一段銀一錢六分
大櫓一枝銀五錢
小櫓一枝銀一錢四分
換太平車大小松木二段銀一錢
換太平車耳樟板二片銀四分
木棍十枝銀二分五厘

尾杣筋椽板一片銀八分
掟一門帯鉄汚歯銀三錢
舵一門銀一兩
換底艕单料板五片銀六分五厘
補艕三閘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修尖櫃杉木二段銀二錢五分
換頭閘樟板一片銀一錢八分
走馬単料二片銀二錢六分
舵牙二枝銀二分
樟梴八箇銀一錢六分
換水障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馬面用樟板二片銀四分
大篷擔一枝銀一錢
小篷擔猫竹二枝銀二分
換上金椽板一片銀八分
換下金樟木一段銀一錢八分
頭招一枝銀一錢
重頭尾艂杉木一條銀八分

修杉板杉木一條銀一錢七分
筏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油九十斤銀一兩八錢
釘九十斤銀一兩四錢
灰四石銀一錢六分
草根九十斤銀一錢八分
艌艦匠工銀一兩六錢
以上共銀一十六兩二錢九分五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三錢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草筏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五分
第四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六錢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草椗繚一條銀三錢五分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椗一門帶鉄沙齒銀三錢
油一十六斤銀三錢二分
釘一十六斤銀二錢二分四厘
灰八斗銀三分二厘
草根十六斤銀三分二厘
艌艦匠工銀三錢二分
以上共銀六兩五錢七分八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三錢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草篾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五分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六錢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偏車衮松木一段銀三分
木棍十枝銀二分六厘

重頭尾艕用杉木一條銀八分
尾抽筋用橡板一片銀八分
椗一門帶鉄沙齒銀三錢
舵一門銀一兩
換底艕单料板四片銀五錢二分
走馬单料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補舨三開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油五十斤銀一兩
釘五十斤銀七錢
灰二石銀八分
草根四十斤銀八分
艌艦匠工銀五錢
以上共銀一十兩八錢一分五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二兩三錢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五十斤銀一兩四錢

草篾椗縤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五兩五分
三號鳥船
経防一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一兩八錢
繚繂等縤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草椗縤一條銀三錢五分
篾椗縤一條銀一兩
以上共銀四兩三錢五厘
第二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
繚繂等縤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篾椗縤一條銀一兩
蔴椗縤一條銀一兩
椗一門帶鉄汒齒銀二錢四分
油一十四斤銀二錢八分
釘　十四斤銀一錢九分六厘
灰五斗銀二分

草根一十四斤銀二分八厘
艌艦匠工銀二錢八分
以上共銀六兩二錢四分四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一兩八錢
繚繂等縤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草篾椗縤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四兩三錢五分
第三年應大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
繚繂等縤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斗蓋樟木一叚銀一錢二分
大櫓一枝銀四錢
小櫓一枝銀六分
換太平車松木二叚銀一錢
太平車耳樟木二片銀三分五厘
木棍十枝銀二分五厘
尾柚筋用櫞板一片銀七分

椗一門帶沙齒二錢四分
舵一門銀八錢
換底艕单料板四片銀五錢二分
補舨三開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修尖樞杉木一條銀二錢
換頭閘樟板一片銀一錢六分
走馬单料二片銀二錢六分
舵牙二枝銀一分
換水障削板二片銀三錢六分
樟極八箇銀一錢六分
馬面用樟板二片銀四分
小蓬擔竹二枝銀二分
大蓬擔杉木一條銀八分
換上金椽板一片銀八分
換下金樟木一段銀一錢六分
頭招杉木一條銀八分
重頭尾艕杉木一條銀八分
修杉板杉木一條銀一錢六分

篾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油八十斤銀一兩六錢
釘八十斤銀一兩一錢二分
灰三石銀一錢二分
草根八十斤銀一錢六分
艌艦匠工銀一兩四錢
以上共銀一十三兩九錢八分
下汛應換
大風蓬一扇銀一兩八錢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草篾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以上共銀四兩三錢五分
第四年應小修合用
大小風蓬二扇銀二兩
繚縴等繚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草椗繚一條銀三錢五分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椗一門帶鉄汸齒銀二錢四分
油一十四斤銀二錢八分
釘一十四斤銀一錢九分六厘
灰五斗銀二分
草根一十四斤銀二分八厘
艌艦匠工銀二錢八分
已上共銀五兩五錢七分四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一兩八錢

繚繂等繚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草筬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已上共銀四兩三錢五分

第五年應中修合用
大小風篷二扇銀二兩
繚繂等繚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偏車衮松木一段銀三分
木棍十枝銀二分五厘
重頭尾艂松木一條銀八分

尾柚筋用椽板一片銀七分
舵一門銀八錢
椗一門帶鉄汸齒銀二錢四分
換底艕単料板四片銀五錢二分
走馬単料板二片銀二錢六分
補艕三閙板二片銀一錢六分
筬椗繚一條銀一兩
蔴椗繚一條銀一兩
油四十斤銀八錢
釘四十斤銀五錢六分
灰一石五斗銀六分
草根三十斤銀六分
艌艦匠工銀四錢
已上共銀八兩二錢六分五厘

下汛應換
大風篷一扇銀一兩八錢
繚繂等繚用蔴三百斤銀一兩二錢
草筬椗繚二條銀一兩三錢五分

已上共銀四兩三錢五分

[印]

兩浙兵制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侯繼國撰繼國號龍泉金山衛人世襲指揮使是書第一卷首列全浙海圖附以說並及沿革兵制又析杭嘉湖三府爲一圖寧紹二府爲一圖台金嚴三府爲一圖溫處二府爲一圖圖後均有說併詳列其兵制烽堠倭犯第二卷載造戰船福船鳥船沙船唬船火器軍器及營操甲操哨操伍操等圖第三卷載倭警始末第四卷爲日本風土記於一時海防軍政最爲詳悉惟日本風土記有錄無書疑裝緝者偶佚之也考明世宗本紀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鮮陷王京朝鮮王李昖奔義州求救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攻倭於平壤克之四月倭棄王京逃使小西飛請欵二十三年正月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抗不受封復侵朝鮮此書中倭警始末載朝鮮國王奏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倭賊仍於慶州機張縣蔚山郡麗陽縣梁山郡等處肆意攻掠而經略宋應昌爲倭奏請封貢乃卽在此數月內則倭之請貢非實可知又載充龍港船商許豫偵知倭賊初敗於平壤卽食盡矢窮思逃無路乃以封貢議和是墮其計又稱倭賊素詐議和後新造大艘十餘隻

將欲爲亂恐和非實與李鋐所奏情事相符乃應昌力主和議反斥李鋐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應昌罪無可辭此書實可以曲證史事而應昌所著經畧復國要編於李鋐之奏許孫之偵遼東巡按之訐概不錄入則自張其功而匿其短也此書又可以勘其謬矣

將將紀二十四卷

〔明〕李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即登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將將紀二十四卷》提要

將將紀序

豫章李材孟誠父譔

葢不佞際熈怙得優㳺鈐閣既成經武淵源之編葢有慨於簪紳介冑之眡所習互相訾而爲介冑者懵䛀不復省於兵政本原不知此固吾聖人之䑛事經籍之緒餘也故爲摭而拾之綱而紀之大率除戎束伍合變出奇凡皆將之事也昔人謂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則所以將將者信有道也故又爲之捜括傳記得所爲馭將之得而可瀀失而可鑒者不啻數百餘

事其情態之異致鼓舞之殊方亦不啻數百餘種爲之作而歎曰甚哉將將之難爲馭也非是亦無由而知將將之果爲多術也然竊有見於御將之說益不講於三代之前將將之云特有激於三代之後蓋兵民分而後民

始有舍穡事而專力於擊刺馳射豪勇而爲兵者於是始講御兵文武分而後士乃有外詩書禮樂而專務於戰勝攻取權奇而爲將者於是始言御將三代之前有是乎征苗者即平水土者伐奄者即制禮作樂者說禮

樂敦詩書雖及春秋際選將之方猶尚如是此孔子所以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皆循循焉砥行飭躬之士豈與夫嗜色貪榮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比乎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最稱雄傑矣然敬義夾持凜然

祗慎又烏取駕馭之方故自漢祖後諸所稱將將者信多術矣然皆三代以下之事三代而後之議論也雖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隆則從而隆焉污則從而污焉盬於今制變而人心不古矣則所以爲馭將之方講求者

又烏容已哉長於駕馭而其事之不可摘而數者則為之紀以示的而叙其事於前淂可遵失可鑒而其事之可指而稱者則為揭其名而款疏之以示警而繫於後而未復以經傳子史論之有當於理而可為世訓戒者附之盖上下數千百載帝王之所以創基纘緒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銘鼎勒彝與夫名卿喆士之焦慮勞思圖回體量凡可以善將將之方而佐古人行事之未備者舉於是焉粲然萃矣

主上方隆唐虞之德四海同風五兵不試家詩書而戶絃誦誠無事於用武然憂治危明無虞致戒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固自昔帝王之所必蓄備以保乂王家者也則是編也又烏容少哉烏容少哉

萬曆歲丁亥臘之八日

將將紀序

余讀豫章李先生將將紀卒業而嘆曰帝王始基繩武掃除康靖之術盡在是矣夫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非帝王所諱也黄虞嘗用之矣古之譚兵者巳慮數十家韜略尚已若司馬兵法數嗽揖讓之風孫子十三篇敘述攻取之計冠雄雜而佩牛犢者蓋家誦而人習之然以此任將兵可也而以語帝王深拱九重折衝萬里道固有進焉蓋古者廟堂與疆場同方介冑與簪纓互飾然同心一德之求非所以一切叔季也而命將出師道始多術彼其時值多艱人惟適用可作鄭侯何須孝已操縱駕馭或失其宜則有始而赤心既而携志而恭順之節不終者亦有才不能展志不克施而建豎之勛不就者甚有信而見疑忠而蒙詬而貞純之志不白者臣有時而負君君亦有時而負臣皆起于知人不明而處之非其道也春秋而下日事戰爭戰國以還益多詐力如鷹如虎可

伏可飏至于秦漢之際而智勇困矣高祖神謀獨運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俛首抑心惟其所用故以淮陰之多智而深爲嘆服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蓋不自知其入于帝之樊中而今始悟也雖然其于采薇江漢之致遐哉邈矣聖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及其凱旋獻捷君嘉其勞臣忌其力動名相保與國同休後世機械既多猜嫌易起其有幸際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然而帶礪常新終始苗裔者豈不難哉此亦勢之使然若江河之不可挽者故嘗謂英主之將將以術勝善也聖王之將將以心孚善之善也先生是編統論起自漢高節取上追虞帝而終之以六經史傳愈進愈古其欲挽機智權力之鶩而登之舞階釣渭之俎乎而其意微矣先生講學明道闡發聖眞爲近世儒宗而出其土苴時建勛業粤西滇南口碑且與銅柱同標而又以其未盡之蘊著經武淵源一書

以明用師之道不出吾儒之仁義先生之將兵可想見矣是編之作所以動人主拊髀之思者眞足以置座右而勤乙夜之觀則先生之輔聖主以將將又可想見矣先聖之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先生其庶幾哉人言先生文武爲憲而傷于讒口不得盡展其生平嗚呼今日出之島天驕之幕時聞匪茹仰廑

廟謨

聖主方擦羅巖穴夢想舊臣安知先生之終不用也而此書一出將將者取衷焉則又何必先生用而後爲用也時

萬曆丙申菊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勑巡視福建海道兼理邊儲按察司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吏兵二科都給事中侍

經筵年家晚生長洲張鼎思頓首

拜書

將將紀後序

進懦庸又稟蒲自惟無當世用甫弱冠即厭進取之心間覽載籍覩賢豪建樹未嘗不慨然有激於中思欲一奮其氣攀鱗翼以自托於功名之見而際會熙平遁栖巖穴間無所階以自表然尋訪討非鶩高虛則滯闢見又無有合性命經濟徹孔曾宗傳而實見諸行事者究轉十餘禩而後介友人得遊于豐城李先生之門李先生之學益以至命為宗而以經世為的者也所提挈者脩身為本而所由討出脩身為本則在本末始終四字友人李宗誠氏曾問先生所講者經世學也何卒歲窮年聚頭磨切不嘗一及世務先生曰我終日與汝譚經濟而汝不知問之曰本末始終是千古經綸竅紗常變經權于此括盡外此更別有何經濟宗誠受而體之以治身而履飭以行於里黨而信孚以宰於鉅艱而治協進因竊歎服味先生之教旨訪先生之行事求先生之所以揆世宰物發慮出謀雖縱橫萬變而其樞紐斡運未嘗不本乎此故雖當冠難憂危大震撼大洶懼應感酬酢未嘗滯機而神愈閑氣愈定益所操持者有要而運用之者有本也戊子春先生歸自鄖遂復偕友人羅

汝存朱鳴洪譚廷芳朱虛甫輩謁先生于吳皋滑墅得讀其所編緝武淵源者經之以經書緯之以傳記正而未嘗不奇奇而未嘗失正咀嚼涵泳信哉有本之經綸也其機栝殆洩於此矣孫吳足道哉先生曰玆將事也而所以將將者尚別有紀也編甫就以報罷故未及付梓耳進因得請而讀之參詳其事局而體合于評裁蓋千古興亡理亂之失得如鑑如權如持左契不爽毫髮矣輒復申言曰輯誠善而書人之謬誤者蓋多也敢僭當讎校之役可乎先生曰善是非有經世之志而又博稽載籍者莫任也

進曰請得與次公類共其事其庶可以藉手參互而稟復於先生矣既卒業因次其顛學之自受委之由乞厠名于末簡

萬曆戊子歲春仲之吉門人衡陽盧弘進頓首百拜書

將紀目録

帝紀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武帝　漢世祖

唐高祖　唐太宗

宋太祖

右一卷至九卷

御將得可爲法

虞帝　一條　夏王仲康　一條

商王成湯　一條　周武王　十一條

周宣王　五條　齊桓公　一條

晉文公　二條　秦穆公　二條

楚莊公　一條　晉景公　三條

晉悼公　六條　齊景公　一條

吳王闔廬　一條　越王勾踐　一條

楚惠王　一條　魏文侯　三條

韓昭侯　一條　秦武王　一條

齊威王　二條　魏惠王　一條

秦昭王　一條　燕昭王　二條

趙孝成王　三條　秦王始皇　一條

楚懷王　一條　漢景帝　二條

漢宣帝　一條　漢元帝　一條

漢章帝　二條　漢和帝　一條

魏王曹操　二條　漢昭烈　一條

吳長沙桓王孫策　一條　吳大帝孫權　一條

魏文帝　一條　司馬景王師　一條

司馬文王昭　一條　晉武帝　一條

燕王慕容垂　一條　宋高祖劉裕　十三條

涼王張重華　一條　北魏帝大武　三條

宋明帝　一條　北魏帝　一條

梁武帝　一條　北魏胡太后　一條

梁元帝　一條　周大祖宇文泰　二條

齊神武高歡　二條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二條

周高祖　二條　隋文帝　一條

隋煬帝　二條　唐武后　一條

唐高宗　五條　唐德宗　四條

唐肅宗　一條　唐憲宗　三條
唐武宗　二條　梁王朱全忠　一條
吳王楊行密　一條　吳越王錢傳瓘　一條
唐莊宗　二條　周世宗　一條
宋太宗　一條　宋真宗　一條
宋仁宗　三條　宋光宗　一條

右十卷至十五卷

御將失可為鑒

楚武王　一條　魯隱公　一條
衛懿公　一條　楚成王　一條
鄭文公　一條　晉靈帝　一條
晉景帝　一條　楚平王　一條
楚昭王　一條　楚惠王　一條
齊威王　一條　趙孝成王　二條
秦昭王　二條　魏安釐王　二條
楚考烈王　一條　齊閔王　一條
齊襄王　一條　鄭桓公　一條
燕惠王　一條　趙悼襄王　一條

齊王田建　一條　燕王　一條
趙王遷　一條　漢高帝　三條
漢文帝　一條　漢和帝　一條
魏王曹操　一條　漢昭烈　一條
吳主皓　一條　晉武帝　二條
晉元帝　一條　燕王慕容皝　一條
秦王苻堅　一條　秦王姚興　二條
涼王呂光　二條　秦王苻登　一條
燕王慕容寶　一條　宋高祖劉裕　一條
宋文帝　二條　北齊東昏侯　一條
北魏靜帝　一條　唐玄宗　三條
唐肅宗　二條　唐德宗　二條
唐憲宗　一條　唐穆宗　二條
唐懿宗　一條　唐僖宗　三條
唐昭宗　一條　晉王李克用　一條
梁王朱友貞　四條　唐莊宗李存勗　四條
唐清泰帝　一條　漢隱帝　一條
宋太祖　三條　蜀主　一條

唐主　二條　宋仁宗　一條
宋英宗　一條　宋神宗　二條
宋欽宗　四條　康王　一條
宋高宗　八條　宋孝宗　二條
金主　一條　宋理宗　一條

右十六卷至二十一卷

論將

易經　四條　書經　一條
禮記　一條　論語　一條
六韜　七條　管子　三條
孫子　九條　武子　七條
吳子　七條　荀子　二條
三畧　八條　司馬法　一條
尉繚子　八條　淮南子　七條
楊子　二條　文中子　一條
李衛公兵法　三條　令尹子文　一條
里克　一條　趙盾　一條
晉樂王鮒　一條　伍參　一條
張侯　一條　叔孫豹　一條
蔡聲子　一條　孔子　一條
文種　一條　申包胥　一條
子思　一條　魯仲連　一條
季子　一條　鄭同　一條
晁錯　一條　路思令（元右民郎）　一條
袁翻（北魏廷尉少卿）　一條　陸贄　五條
杜牧　一條　宋太祖　一條
宋太宗　一條　錢若水（宋太宗時）　二條
范仲淹　一條　歐陽脩　二條
富弼　一條　蘇洵　一條
張方平　一條　劉敞　一條
蘇軾　一條　蘇轍（以上俱宋仁宗時）　一條
李綱　一條　岳飛（俱宋高宗時）　一條
朱熹（宋孝宗時）　一條

右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

將將紀目録終

將將紀卷之一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梓

帝紀

漢高帝

高祖沛豐邑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及壯試吏為泗水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者自度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衆飲夜皆解縱之曰公等各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不以道亡罪徒而乃解縱與之俱亡豁達大度仁而愛人秦法方嚴為衆之故不復顧私如此此有識者所以歸心也收拾天下此其兆矣）高祖嘗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雄心霸氣於此畧見所以折項拔秦往無迎刃三[illegible]後英豪起事如高帝最不以勇力聞矣猶尚如是大率起徒步提三尺劍與世決命爭雄固雖齷齪與儒往比）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亦日畏之是時陳涉等起蘄至陳而王號曰張楚諸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恐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時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来沛令後悔恐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高祖請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恠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乃

立為沛公旗幟尚赤以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張良時亦聚少年得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以為廐將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良為佗人言不省與沛公言輙契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時時從侍帷幄為謀臣然未嘗命特將子房智矣縱橫變化出將入相何施不可然漢高尊之為師而不命之特將惟令侍帷幄畫策為謀臣子房豈不懷知兵者乎此高帝所以為知人善任使也

王遣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俱往懷王諸老將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已掾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illegible]高祖元年冬十月用張

良計攻下嶢關遂入咸陽覩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願急還灞上無留宮中張良亦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用其言乃還軍灞上布衣之豪最易擺脫者貨色之黜宮庫充牣此區秦之所以亡也貪財好色無如沛公矣一受樊噲言播然易慮還軍灞上以待諸侯正本清源庶幾近三王之舉動矣而悉召諸縣父老豪桀諭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秦民大喜爭持牛酒勞軍士沛公又讓不受秦民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三代之兵何以若時雨則以能布德除殘拯民於水火之中也秦父老苦秦苛歷何異塗炭漢祖乃能於入關日首為除苛節跡目與之更始諸吏民皆案堵若故及持牛酒勞又讓不受此雖三王之行師不是過矣此秦民所以歸心也與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無内諸侯軍而稍徵兵自益沛公然其計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不得入項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進至戲饗士卒期旦日撃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灞上范增説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急撃勿失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引與俱去良請入具言之沛公沛公大驚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且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撃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来見項羽鴻門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黙不應范增則使項莊入為壽壽畢請以劍舞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事急矣今者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illegible]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披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懐王與諸将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灞上以待将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説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将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沛公則置車騎脱身獨騎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灞上留張良使謝羽於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王諸将欲以他王沛公恐負約又業已講

解乃陰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且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地立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養民以致賢人古未有此議論此真宰相才辛也盡屈群策定三秦摧彊楚以有天下益四百年之基業定於此一語矣此蕭何之功所以冠爲第一韓信者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項梁之渡淮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乃亡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歌謳思東歸多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用亦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耶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東向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

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煦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又還逐義帝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非信不能擒項非何不能知信

非高祖不能聽何以素慢無禮之資一旦肅恭齋戒設壇場而行拜將之禮此誠千古希濶事也知人必如何乃然秦興王之佐重將必如高祖乃可稱命世之君後之爲將者誠無信對即有亦誰則知之誰則任之乎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即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古之帝王立賢無方釣渭耕莘益其上者鼓腹吹篪夫非亡命之輩在人主之所用之耳陳平處時平雖非亞石資而除艱也綽有斷而剖劾挺身狼狽知者只難衆口讙動信者尤難而漢祖乃愈益幸平不以少加疏遠此平所以得展盡底蘊而卒收功於漢也漢王之伐楚也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行至洛陽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高帝之興所佐命者雖多豪傑之儔然大率皆智謀之士知東向以爭天下而不知仗義執言正名以為行師之本也所謂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尚足以来後后之仰況義帝為天下共主所北面事之者而羽乃放殺之乎惟此義一明而後項羽乃正名為必誅之賊高[illegible]公為仗順之師[illegible]鉞[illegible]而興古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北雖以房之明見不及也若董公者豈非西漢之元臣哉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楚王自齊還擊漢軍于沮水漢兵敗漢王還走至下邑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别遣使連彭越魏王豹之反使韓信特將擊之因舉燕并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酈食其往說魏王豹豹弗應乃還報命王問魏大將誰也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安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此最用兵之上務也既知己之將[illegible]敵之將鋒[illegible]而[illegible]敵已[illegible]前[illegible]矣韓信復曰[illegible]用[illegible]人將[illegible]見一國之中未必無人顧其主不知之耳舍周叔而用栢直吾知其無能為也其亡宜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遂進兵擊虜豹因北擊趙破之因壁趙覘取燕齊項王圍漢王成皐漢王急獨與滕公載而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乃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信耳尚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来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守趙地拜韓信相國使收趙兵未

發者擊齊漢祖熙暸然有權畧似豁容然最果斷倉皇奔迫乃詐入張耳壁奪其軍馬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乃起真英雄手段也兩人者直玩弄於股掌間矣仍下令軍士有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干戈未定之秋而遽存恤戰亡之士與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皆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其有天下宜矣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衆不信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

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行伍中未嘗無人必甲之從軍豈伊朝夕急難中需才乃尚有此兩人可使楚騎鋭甚矣卒以摧挫不得過滎陽而西則舉此兩人之力也古稱明王之時將帥必起於卒伍信然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之遣隨何之九江王已諾歸漢而楚使者至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乃直入坐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何因說布使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敎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

入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英豪之輩非得之則其氣必驕非富貴之其心不慊未有不滿其欲而可得其心者也九江王之來一則與漢並時王一則背楚而歸謂有大功於漢覬望之高甚矣而漢王方踞洗見之此殊出於意外既已折辱之不堪甚又退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却又皆如漢王居此出於意外尤高祖之雄畧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收散兵得數千人以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距楚韓信已定臨淄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救齊信擊殺之虜齊王廣悉定齊地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亦悟遂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而徵其兵擊楚漢王間語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對曰項王骨鯁之臣獨亞夫鍾離眛龍且周殷輩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以間[illegible]

忞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櫛髮數米者農圃之算錙
銖較者商賈之謀所謂逴逴求財利惟以得為是不復計濟事就功也英主之見豈如是
才楚間可行則天下皆漢之有楚間不可行有一范增而能用固高帝之所為深忌而項未遽
致亡也高帝益籌之審矣任人則不復疑人計功則不復計利惟不問出入此陳平所以得恣
所為而謀竟况藏也項羽既敗走固陵漢王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軍信越不至楚復擊漢軍敗
之漢王入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

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
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
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
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
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草昧之秋英雄起事
者類非詩禮之傳頗未識君臣之分故淮陰破齊而亟欲自王信越兩人分地有定而乃會

楚何其悋之甚乎然高祖皆曲意徇之良平卒亦察功贊而成之然所以種此而人之禍機
首於此乎在矣雖然孰為功孰為罪罪與功孰大功與罪孰小漢王已滅楚還
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改立信
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高祖之忌信也深矣其操切信也至矣甫下趙
即入壁奪其軍而今收趙兵之未發者擊齊及項滅至定陶復入壁奪其軍而徙易其地王之
楚信亦非少智者乃都無介於心歟而又匿鍾離昧以忤上旨何哉諸罪皆可為信解之匿鍾
離昧無解矣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未得行
封日夜爭不決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
諸將往往坐沙中語上曰此何為張良曰陛下

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良
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
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畏陛下
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
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良曰上自度平生最
所憎為群臣共知誰冣甚者上曰無如雍齒我
為其功多故不忍殺之良曰今獨有急先封雍
齒以示之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

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封齒[illegible]時之權叙功者雖報之與與其急封齒以行權訛若促定勳而須賞諸將士皆百戰之豪豈如處子娶兒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乎此子房所以為未純也陳豨反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其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者皆慙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哉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高帝真撥亂反正之才有懷攜服叛之畧周昌之請誅守尉也則曰是力不足亡罪其誰不歸心及見可將者四人則封各千戶曰以慰趙子弟其誰不鼓勇世固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蓋弛張之妙用如此也非英主其誰能之諜知陳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誘之豨將多降者遂敗滅帝置酒洛陽南宮大宴問群臣曰徹侯諸將毋得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千古理亂成敗之機括也韓信所稱大王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拜曰惟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乃漢王竟以任人得之而項主以不能任人失之故楊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興屈於人者崩天曷故焉諒哉群臣皆悅服齊人婁敬戍隴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積德累仁以數百年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

中原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以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徙都長安定此大計機若轉圜惟善是從不遺疏賤此輓輅披裘之輩所以得望見顏色而獻其策也詢謀既協即日駕遷長安勇矣據形勢以臨制天下自是三代而下計之要者宋祖亦有關中之規而匡義乃執在德之說而兩主之固形勢規模竟於此分強弱焉可無鑒乎

上征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往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来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遂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来亦疑之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来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還至廣武召劉敬赦之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者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内侯號建信侯高帝亡秦滅楚氣吞一世之雄已復戮韓彭殺黥布眼孔中豈復有匈奴哉何意乃有冒頓大風之歌說者謂安不忘危其實亦悔心之萌也故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假令韓信黥彭有一人在吾豈憂匈奴乎重圍既解播然釋建信之囚為茅土之錫雖帝轉圜風量其所懲創亦既深矣

上嘗從容與淮陰侯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信以次對如上拊[illegible]曰如我度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

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然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韓信有治兵之才畢竟無事主之智雖經體創豪氣不除乃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夫多多益善正漢祖所深忌者而信可自言之乎未却復曰然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更是道得不楷是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真由天授而無與於人力矣

将將紀一卷終

将將紀卷之二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長洲　張畀思春甫　梓

帝紀

漢文帝

孝文皇帝名恒高祖中子也母薄姬高祖十一年既已破陳豨定代乃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王立十四年而高后崩呂祿呂產居南北軍欲為亂危劉氏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不得主兵乃令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計未決太尉至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已入軍門乃下令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使佐太尉擊斬呂產於未央宮廷中還報太尉遂捕斬呂祿分部收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非真孝惠子也高皇帝子在者代王最長且賢太后

家又謹良乃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以問左右張武等對曰漢大臣皆故時將習兵多詐今又新啑血京師此特以計迎大王爲名耳願大王且稱疾毋往以觀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也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王擅權專制然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皆左袒平諸呂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大王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欲迎立大王願大王勿疑也計猶豫未定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言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荅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

請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是夕入未央宮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兵政者理亂之原呂雉以兩軍並寄祿產大漸之際敎以毋去軍爲人制其賊害劉氏也深矣則兵柄之制於呂氏也大尉不得入北軍雖數天有左袒之心於劉氏何濟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蓋一以固社稷之衛以杜專恣之萌頓攬權歸之於上真英主撥亂之權制馭之大畧也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相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后于代

益封太尉勃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已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脩從代來功古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益一切奉天之命而不乃私也誅諸呂定劉氏比於代來護蹕功誠雖同日而語帝既易置平勃位次示從別乃益增戶賜金已復布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驩洽乃脩代來之功允矣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唯中尉宋昌勸進朕以得保奉宗廟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官大

人皆九卿匈奴自高祖時結和親帝即位復脩好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帝幸甘泉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將擊之右賢王追出塞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帝故群臣舉

功行賞會濟北王反上乃歸罷丞相擊胡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㫖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令以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已滅夷月氏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未得皇帝之意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駞一騎馬二駕二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乘勝未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便上乃報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雩淺遺朕書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

各一比踈一黄具帶一黄金犀毗一繡十疋錦二十疋赤綈綠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復遣宗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說既至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說說之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

漢矣又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遺漢書尺牘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騎十四萬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帝不但有寬仁之度亦兼有英霸之畧部分防胡每出親勞且為之申嚴戒令而優賞以鼓舞之憤不能平必躬致討卒迫於太后之慈乃以委屈彼其與虜交幣和親盖真有父母之心嘉惠元元之意也豈其英雄之本領哉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甚衆漢患之廼復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保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漁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

朕釋逃虜民爲于母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文帝真有父母斯民之心其與匈奴書謂然有民胞物與之量所謂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蓋真以信孚之以誠感之也倘文和親自是不得已而制戎之策然在文帝處心與高帝之和親異矣不但非宋事所可得而倫也南粵王佗自高帝時稱臣奉貢至高后時禁粵關市鐵器佗乃發憤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疲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既立務以德鎮撫天下迺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弟尊官厚賜寵之以陸賈先帝時使粵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使之賜佗璽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

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忍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職貢

下令國中曰两雄不並立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黄屋左纛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處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文帝不諱開室之子故尉佗亦輸欵忱不隱故粤之吏遂去帝制俛首獻琛稱藩以帝之明席漢隆權力以笞撻彊胡尚無不足況粤乎而直爲罷兩將軍置父母守塚戶而遣使諷諭之要以威德鎮撫而無取於爭奪爲也所謂必多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固帝之肝腸語也犁庭掃穴以視漢武秦皇固帝之所羞而不忍爲也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凖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陸賈還報文帝大悅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率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

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令沿邊各堅守以備胡又置三將軍軍長安河內太守周亞夫次細柳宗正劉禮次灞上祝茲侯徐厲次棘門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俱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文帝真聖人之資共所憑裁皆曲當事理之歘如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足果何考稽何較詔三地勞軍至細柳忽變一詞

乃不以為訓以為稱罵曰此眞將軍此皆意想之所不到衞然當之泛然應之聰明之所獨鑒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不然怏怏者非少主臣奚必易世即細柳便為叢忌之府矣 馮

唐者趙人父徙代以孝著為郎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言趙将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将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将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説廼拊髀曰嗟呼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将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讓曰父衆辱我獨亡間處廉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将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将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儋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謫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説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

将將紀 卷二 十三

尉文帝寵慎夫人而衣盎得刧其坐嬰彌□而申屠嘉得褻以威怒馮唐忤旨而卒令信其說治魏尚差級既感悟而即日赦出復其官皆豁若轉圜斷如迎刃無毫髮繫吝焉姑未論事理之當即其少近世情不甚中則者亦迥然非凡衆之所及矣天

李廣者成紀人匈奴入蕭關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猨臂善射殺首虜為多上乃拜廣為郎常侍騎從射獵格殺猛獸上嘆曰惜廣生不逢辰假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後元六年帝疾革戒太子曰脫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知人於順旨易而知人於忤旨尤難亞夫之律軍嚴矣於事主亦稍亢非文帝其誰容之況從而知之乎顧命之際直以屬諸子焉以再安昌祚是文帝誠知亞夫而亞夫亦不負文帝知也至論李廣謂假令生高帝時萬戸侯豈足道哉然廣竟不侯則廣自有以取之累帝知人非帝知人之過也及七國反景帝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聽守便宜卒以破楚滅吳再安宗社文帝於是乎為知人矣

将将紀二卷終

将将紀卷之三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帝紀

漢武帝

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中子也生四歲立為膠東王母王夫人初燕王臧荼孫女曰臧兒嫁王仲生男信及兩女仲死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兩女卜之皆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内之太子宮寔生徹及景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不許乃以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譖王夫人而美徹帝亦自賢之其後卒廢太子立徹為皇太子而王夫人為皇后景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改元建元是為孝武皇帝生而英果有大畧承文景恭儉之餘府庫充實憤武威積弛不振慨然有總覽英豪鞭撻四夷之志有薦李廣者名將也召入為未

央尉廣嘗從一騎夜飲還至田間抵霸陵亭下亭尉呵止之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上召拜李廣右北平太守廣因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上報曰將軍國之爪牙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

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北平盛秋武帝急於作敢戰之氣故聞廣之能將即召之赦廣之擅殺不誅之且降璽書致褒許而俾其帥師東轅以臨北平盛秋益加惠邊防鼓舞將帥如此此才武士所以紛紜輩出卒以空朔漢之王庭而國威以振也廣在郡數歲匈奴避不入右北平界號曰漢之飛將軍六年匈奴来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發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

里與爭利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議上乃許和親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之必破之道也上以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昔高皇帝嘗圍於平

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且臣聞之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從行則逼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
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
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
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

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
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
敵祗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
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
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讎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此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
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馬邑之舉蓋王恢之僥倖之謀而帝以喜功之心輕率聽之和親幾何時豈有卒匈奴之親信邊而可詐誘以為利者乎兵發至三十萬情勢難隱矣而又不設制帥無盡一深遠之謀俾旁得窺見閒隙空行逗祗為驕貲亦豈計之得乎王恢誠首事韓安國之言不在耳乎帝於是乎斷之左矣蓋信與謀兩失之矣）恢聞
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
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衛青者本平陽侯家奴
嘗有鉗徒相其當侯者青曰奴得無笞罵足矣
安得封侯事乎會青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
幸帝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已子夫為夫人而青

為大中大夫帝察其才氣可將乃拜青為車騎將軍將騎出上谷擊匈奴斬首虜數百賜爵關內侯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上復遣青出上谷騎將軍敖出代輕車將軍賀出雲中驍騎將軍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廣敖失師而還帝乃下詔曰間者匈奴數寇邊故遣將撫師因遭虜方入將吏新會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用兵之法不勤不教者將率之過教令明不盡力者吏士之過也將軍而下廷尉既理正之矣而又加法士卒非仁聖之心朕不忍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將帥者三軍司命將不知兵以卒與敵此隕師徙者所以從來罪將不罪師也三令五申而不率者則將罪之罪坐率債事失機而辱國者則君罪之罪坐將將卒並坐不但非仁聖之心蓋古無其例也而帝又從而申之允矣教廣至俱下吏贖為庶人益青封三千八百戶為長平侯屠釣版築皆有將相之才蘆遂堂高何由自見故雖有豪傑士而上無由知也衛青人奴非姊幸何由近御帝雖善知人何自而察其才品一戰捷而封侯再戰捷而益封三千八百戶開地武平重賞有勇夫此英豪主所以不愛高爵重祿以與起事功也元朔五年春青復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左內史李沮太僕公孫賀代相李蔡皆屬出朔方太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謂漢兵未得至飲酒醉青兵夜至圍之右賢王驚起走獨與其愛妾及騎數百潰圍去追之弗能得得其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牛畜數十百萬引還天子悅使使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子不疑子登皆為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青子皆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之非臣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三人不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頟侯公孫賀為南窌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陟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李沮李息及豆如意中郎將綰皆爵關內侯武帝雖繼體之君其雄畧蓋開創之手漢廷若故匈奴右故到武帝時猶弱便迫然一更斷矣衛青雖[illegible][illegible]持節即即軍

中拜為大將軍立號而歸何其作用之奇而鼓舞之壯乎至於襁褓皆為之裂地部曲盡令之封侯器局胸襟尤非凡庸所及 六年夏四月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信故胡小王及敗遂聽誘降匈奴建以故盡亡其衆脫身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當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民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上亦寬之贖為庶人 蘇建全軍覆沒失律當誅然脫身獨歸逃死可憫周霸之所論者法也閎安之所議者情也大將軍以尊寵而不敢擅誅境外而具歸天子俾天子自裁之則蔚然禮讓之風忠篤之守也可以為貴臣之出彊分閫者之戒矣武帝雖嚴失律之罰而於此亦參處情法寬建之死而贖為庶人允矣

霍去病者平陽縣吏霍仲孺之子給事平陽侯家與衛青姊少兒通而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與輕勇八百騎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虜過當上壯之以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去病侯三歲為剽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恃此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未嘗困絕去病由此日貴與大將軍等矣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李息會城河上馳以聞上恐其詐而襲邊乃命去病將輕兵往迎之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而渾邪裨王將以下軍乃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即馳入渾邪王軍與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而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行在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上嘉去病功乃以千七百戶益其封而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繇役分處降者於邊因其故俗為屬國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令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剽騎將軍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剽騎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軍無裨將乃以李敢等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斬補功已多既還上曰剽騎將軍去病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封狼居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卓行殊遠不絕復以五千八百戶益封之仍置大司馬位大將軍剽騎將軍並為大司馬秩祿與大將軍等平陽侯胥史僮僕何其多豪傑之士一衛青突起已奇矣而又續以霍嫖姚雄力果敢又有過青將葷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封狼居胥禪於姑衍執訊獲醜至踰七萬何其功之偉乎帝乃為之特置大司馬位俾秩祿與大將軍等稱功敘賞宜矣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臣無以家為也上以此益重愛之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矣行陣中出入其間合盈縮覘其進退虛實此於學古兵法所得尤倍將有別才半由天授如衛青霍去病豈從故紙中鑽研得乎此去病所以敢云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也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更是道出本色察之誠非矯飾之情朴實有吞胡之志此帝所以尤為愛重初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擊呂嘉既至揭陽乃以海風波為解而陰使使通南越漢已破番禺東越兵尚不至楊僕上言請乘兵勝便引擊東越上以士勞倦未之許餘善聞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自稱為武帝號其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上復欲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乃以書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使功不如使過遣將不如激將古有是語然以為非心術情素之委也而世主每每用之楊僕者蓋嘗詣衆勝便擊越矣即不激寧不盡死而帝必歷疏其短譴怵之淺矣雖僕亦死贖越破不族煙謂得制御術矣然豈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乎）僕惶恐叩頭願盡死
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
樓舡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
越侯為戈舡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業發兵
距險使狗北將軍守武林樓舡將軍率錢塘轅
終古斬狗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懼以其邑七
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武侯敖與繇王居
股乃共殺餘善以其衆降元光五年初王恢之
討東越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
蜀枸醬蒙問得所從來乃上書說曰南越王黃
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
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舡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
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從巴蜀印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
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
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
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
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
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
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詰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
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印筰之君長聞南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
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對以印筰冉駹者近蜀
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
復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
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印筰冉駹斯榆之君
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
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印都為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説元狩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習水戰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倚未肯聽上乃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其後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遣樓舡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往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人才真如江河惟上所知用之不匱姑就將才論武帝北伐則有長平冠軍南征則有樓舡下瀨西南則有張騫唐蒙郭昌衛廣群策畢奮四方成功以恢拓無前之疆理而又不貸失亡之誅於楊僕雖有功亦尚免為庶人於勑法亦幾免矣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民上以南越東甌咸伏其辜惟西蠻北夷頗未輯睦乃下詔曰朕將巡邊

郵躬秉武節其置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詰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苦久亡匿幕北寒之地為高帝有平城之困呂后受嫚書之侮文帝時烽火通于甘泉降心抑氣交幣和親漢之所以處匈奴者亦不振甚矣然蕭關那地上谷雲中鋒鏑時時未絕警也此帝之所積憤頓比死者一雪也既馘越首遂躬御戎節自雲陽歷上郡出長城之北登單于之臺諭召匈奴俾趨就死而虜竟讋不敢田闕偉矣如武帝者其窮黷誠有忝先德然以振國威滌垢恥於中季世亦所不可少者至於今千七百年虜必稱中國人為漢人蓋彼僅知漢耳則武帝之威稜有以慴之也匈奴讋焉絕遠不敢出沒四年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名臣文武欲盡帝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林莽之間雖盛際必有隱伏造化之作於蚩蠢叢間有奇才消人致馬首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謂世無跅弛異等士可乎顧上所以搜攬駕馭之者何如耳衛青死武帝皇皇求人如不及尚

德者需德喜功者急功醇醨不必較其寤寐吐握恐野有遺伏者其心一也不然事何由濟

李陵者廣之子帝以其善騎射慷慨有父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使將勇敢數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貳師之出酒泉上欲使陵為將輜重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與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陵於是將其卒五千人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合攻陵陵且戰且引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單于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走然匈奴騎日多戰一日數十合虜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即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下如雨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士尚三千餘人

斬車輻而持之昏後陵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珎寶埋地中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十餘人陵敗處去塞僅百餘里邊遽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曰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

陵久之上悔陵無後繼曰陵當發出塞坐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李陵不肯為貳師偏博德老將又安肯帖首迎陵軍此明主命將所以必撥情俾制置得所也此帝之失也兵無後繼曰北步兵與騎五而當一以五千步卒欲徑漢謂單于少十萬衆乎其數不勝矣而後又無繼援即倖勝何能自還必敗之道也此陵之失也乃曰更得數十矢足脫敵謂即更與之百矢不能脫也武帝貞留意邊事注情將領於聞敗至召相其母妻父之有悲則悔遺老將令生氣而遣人勞賜其卒之得還者惜晚矣貳師者宛之屬邑漢使西域者還言宛有善馬在其城匿弗與漢使天子乃使壯士車令等持金

馬往請之宛王與其群臣謀弗與馬并擊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數萬人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貳師率軍西出既過鹽水經過小國各城守不給食去北至郁城士至者不過數千人皆饑罷反為郁城所敗貳師乃與李哆等計曰此郁城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乃引兵還至燉煌上書言狀願且罷兵益發兵乃復往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輙斬之

貳師恐因留燉煌時公卿咸願罷宛軍專力胡天子謂業出兵攻宛宛小國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為外國咲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而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槖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宛城無井汲城外流水復募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又拜習馬者兩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於是貳師後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給食兵行至宛者可三萬人宛兵迎擊漢漢兵射却之宛兵走入保城貳師乃决其水源移之宛固已憂困相與謀曰王毋寡實匿善馬殺漢使今獨有殺王而出善馬兵宜解宛貴人皆以為然乃共殺王持其頭遣使詣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救且至我居内康居居外與漢軍戰計之何從貳師與其副趙弟等熟計許之宛乃盡出其馬令漢自擇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疋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疋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還至京師人馬千餘疋其後行軍原非乏食戰死者亦不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以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下詔封利為海西侯趙弟為新時侯上官傑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士卒

直四萬錢非斷不能成功非勇不能圖大非天子自斷誰敢發險孰咎代宛之役始未論其川是絶遠之域經涉之艱已效於前事矣乃復斷然行之期於必濟不以取咲蠻夷俾生心輕漢也勇兵暨還後復累其小過而復賞之以至千石者餘千奮行者溢望彼豈真重心區區以免易數百匹馬哉要以揚國威而鼓士氣也然不可為訓矣鉤弋夫人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帝卒用光受遺命輔少主天下想聞其風采用兵尚有可徼之畧故察將雖非易事尚有可見之才至衆天下之重委之一人俾其輔少主行周公之事則非獨辯慧幹辦所可當也武帝到此乃獨簡信一謹重之霍光焉大氣定品而久不專爵才使也卒也擁昭立安社稷不負所委武帝者真知人哉若帝明於任人尤長於鼓舞駕馭而不愛高爵重賞以故人畏其威嚴亦樂為之效死亦將軍者最貴矣尊寵無與比而帝

掾廁見之至如濮黯則不冠不見也奇李廣之才勇惜其老且數奇弗令當金日磾本降虜引置腹心卒無負察霍光於武衛儔伍中付以天下之重皆度越尋常之見為世主不及故也文武帝之雄才大畧使能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将将紀三卷終

将将紀卷之四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攜李　王建中銘新　梓

帝紀

漢世祖上

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之蔡陽里人高祖九世孫也為人隆準日角性勤稼穡伯兄縯剛畧有大節覩王莽簒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産以交雄俊每咲比秀於高祖兄仲（高祖以不事家人作業謂有宏度而光武以性勤稼穡終濟大勳伯升慷慨彷彿有高祖風矣乃中遺挫折焉可見天命自有定帝王之識量亦不可以一端永也）秀嘗晨過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嫚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咲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縯召豪傑與之計事分遣親客於諸縣召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皆怖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為之乃稍自安（起事雖以智勇為資集衆者必

（[illegible]忠信為本伯升豪舉失人乃畏而避之諱調衆心所依嚮者乃在於謹厚之兄仲奮振拓中興率此以為之本矣此光武之興所以與高祖又別一調也）秀時年二十八招說新市平林下江等兵與共擊甄阜梁丘賜斬之又大破嚴尤守於淯陽下遂圍宛時漢兵已十餘萬矣諸將議以兵多無所統欲立劉氏後以從人望南陽豪傑議立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肆忌縯威明貪玄懦定策立之以演為大司馬由此豪傑失望王莽既聞嚴尤敗乃遣司空王邑與司徒王尋督兵平定山東徵諸明

兵法者六十三家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助威武精兵四十二萬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惶怖憂妻孥欲散去秀奮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一拔瞬息間諸部并滅矣今不同心膽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帝王之興亦有天啓其衷謹厚之資遇敵乃更奮發如是成則王敗則虜乃以妻子財物為念

何其見之淺也同心膽以濟功名大敵在前舍勇奮他無策矣）諸將咈之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咲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益急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秀乃使王常等守昆陽而秀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尋邑至昆陽遂圍之列營百數鉦鼓聲聞數十里城中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為憂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與俱進而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

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量衆寡而敵者數之常決死命而爭者局之變數千之衆豈足以當百萬之師而秀反居前則量其勢知其義之必無有旋踵也已而一人倡之數千百衆從而和之而舉軍皆精勇一當百矣大率未戰雖貴謀臨戰必伏勇知處必敗之乃未有不奮發直前以氣為主而能致敝成功者也）秀復進尋邑兵稍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

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水為不流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輜不可勝筭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成湯以大坰戰而克夏武王以牧野戰而克殷皆呼吸成敗決機兩陣甚於戰之有關於理亂興亡之大也故戰不可不慎也于其時衆天下皆莽也一戰而勝易慮回心莫不舉踵延頸以須詔命不旬月而徧天下皆劉矣然羡慮決謀陷陣推鋒皆自於秀此天下所以歸心劉

秀狥潁川攻父城不克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為漢游兵所獲言于秀曰異母在城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秀許之歸謂其城長苗萌曰劉將軍所到不虜畧觀其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降

馮異非慕義而來其見獲蓋不得已之事驟輸情欵心腑未知而光武遽縱遣之異竟連五邑以報焉且卒為漢宗臣大率英雄之王度與人殊類踈節不知其大畧乃所以成帝業也

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收稷將誅之縯固爭軼與朱鮪因勸更始并殺縯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飲食言笑如平常

德大者能容有忍者必濟伯升自豪傑失在於不能容文叔恂恂終定大業為其能忍故也觀所以處伯升之變者亦良苦心矣

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莽既滅將都洛陽以秀行司隷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署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唉之及見司隷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布德惠所以收天下之心飾儀制所以繫天下之望百姓謳吟思漢久矣而復肆威掠以撓之賂莽之轢是如水益深矣惟秀馭衆之嚴所至不擾而又能修復漢官之儀禁民之望此其徇次作畧所以事事與衆殊也

已而議遣使者徇郡國

欲令親近往狗河北司徒賜薦秀更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

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計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若為天作之合高祖採蕭何養民致賢之論以就大業光武用鄧禹延攬英雄之說以濟中與草昧之秋非豪傑誰與共事非延攬孰為歸心天地大矣毓秀孕靈曾無寧軌蓋除却為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大功德以庇肩生民也鄧禹乃達此雖戡定之績稍不逮於諸人畢竟中興功臣禹為第一

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王莽時長安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為天子移檄州郡皆望風響應二年春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狥薊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從倉衛包曰子輿正統捨不歸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來突騎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倉包遂亡降王郎弇直北詣謁大司馬秀于盧奴

秀留與俱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為兵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從之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滹沱聞王郎兵在後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乃使王霸視之霸還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至河河氷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是時郡國皆已降王

即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聞
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
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
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
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
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
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
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
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

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
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
逃可必也非盤錯不別利器非乖阻不顯大謀河北之遭蓋世祖之阨際也留則苦力之單去則憂衆之叛兩難之處非明智如邳彤誰與策乎此昔賢所以謂為漢之元功允矣
秀乃止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
將軍信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
軍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
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
任光乃作檄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

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
相告語秀令多張炬火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
貰縣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
官屬及將兵法度遂深自結納率宗族賓客二
千餘人迎秀於育秀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
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進拔盧
奴所過發犇命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
響應時真定王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
劉植說揚揚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揚甥郭氏為

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部擊斬
王郎將李惲至栢人復破郎將李育秀舍中兒
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
副諫曰明公欲整軍衆令遵奉法是教令所行
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明法乃能齊衆護私必將屈法罰上枉賞下派是將威之行也殺一人而三軍服者殺之若祭遵之戮舍中兒斬近之矣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就其父
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狗漁陽上谷急發

其兵北州疑惑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説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上谷控弦萬騎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欲樂令吳漢亦勸彭寵從秀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會寇恂至寵乃決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恂還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誰也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皆喜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来衆皆恐秀乃自登城樓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状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来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爾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吳漢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衆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皆為列侯進圍

鉅鹿未下郎遣其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與戰不利丹等縱騎衝之宏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敝不如及兵精鋭進攻邯鄲王郎既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腹心潰則枝葉披偽主果擒附離之者不戰自潰矣此最當局上算而起事者往往昧之以致鈍兵挫鋭形銷勢蹙而反為賊所乘以底於敗是可歎也光武達此矣故一聞耿純言即悟然易慮舍鉅鹿而趨邯鄲巨憝既夷而鉅鹿者復誰與守乎始終本末每謂經世之家用兵之道何以易此此昔儒所以每稱高帝為識先後着也留兵守鉅鹿而身督衆往攻邯鄲連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郎少傅李立開門内漢兵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交通謗毀者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俾反側子自安延攬英雄務悦民心鄧禹所以告秀真大畧也屬時草昧強者為雄臣主之間初無定分豈能責不足於去留之輩蕪蔞荳粥滹沱麥飯即光武尚不能自存也對衆焚書安彼反側但詐作使此其微權也新息所以謂安知非奸人刺客而坦夷若是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吏始遣使立秀為蕭王

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俱詣行在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克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鉄脛大槍尤来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夜召鄧禹問誰可使者禹曰吳漢雖質實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聞數與言其人勇鷙有謀諸將鮮及即拜漢大將軍與耿弇並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幽州牧苗曾敕諸郡不應調漢乃以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奪其軍北州震駭望風弭從漢引而南與光武會于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漢至乃悉上兵簿于幕府請所付王以此益重之東漢佐命者若為氣類相從高密尚矣即吳馮耿冦馬賓來賈皆蔚然有道義之風非行伍輩比也吳漢收苗曾何其果而上兵籍幕府惟所付又何讓方時之艱逢事者急需肘掖是寧肯分兵與人同儕者且難之矣而漢曾無係繫真加人一等矣耿弇到上谷亦收斬韋順蔡克等

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銅馬食盡夜遁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敕令各歸營勒兵而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乃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illegible]歲行不可嘗試數萬[illegible]兵而乘輕騎按部循巡之可第云誠之[illegible]感人乎蓋其威之豫有以制其死命也此畏所以益銷而感增劇也已復散分其黨隸轄諸將雖誠以撫之又未嘗不智以馭之克亂在權此衆所以增加而亂萌戢也傑矣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破之南狗河內太守韓歆降先是赤眉降於更始復叛去率其衆反攻長安冬蕭王將北狗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有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經邦之佐戡亂之才無長者固自有人局殊者不妨交濟此蕭何之所以必薦韓信而管仲之所以必用王子成父也於其時經綸局量有過於高宼者乎然以之驅馳於原野則不足矣叱咤生

風雲吐吸決勝眈統百萬之師多多益善籌入西之敵步步當機局量才歛信別有受以禹之所以雖奉命西征而卒困於所短也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将兵號三十萬與河南
大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
河内險要冨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以問於鄧
禹禹薦寇恂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内太
守謂之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亦委公河
内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
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将軍統魏郡河内兵於河

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
王乃復引兵而北劉永者故梁王立之子永詣
洛上謁更始復封為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諭諸
郡豪傑周建等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汝南凡
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東海賊
帥董憲瑯琊賊帥張步俱為将軍督青徐二州
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
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時劉盆
子雖號稱帝不事事三輔郡縣貢獻兵士剽奪

之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
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携負迎降者日千數衆
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勞来之垂髫戴白
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諸将豪傑皆勸禹徑
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
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
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
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

就糧養士以觀其敝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
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夏四月蕭王北擊尤
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
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彊弩将軍陳俊言
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
自堅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
将輕騎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
散在野者悉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
俊曰困此虜者将軍策也初更始遣尚書令謝

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與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承稟光武深忌之遂分城而處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既而躬率其衆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陽者勢當驚走以君威力擊此散虜此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来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劉慶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吴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往說陳康康遂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内漢等躬從隆慮還未知鄴失守從容引數百騎入漢伏兵收之手殺躬衆悉降馮異乆與李軼相持會赤眉破長安更始出走乃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軼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軼自通書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

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覩其信效具以白王報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異移其書告守尉之當警備者衆皆恠之朱鮪聞之果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蕭王大度雖赤眉銅馬之屬尚克推誠而獨不信於李軼蓋伯升之譖陷爲帳深也且鮪軼既並介讐且皆挾智合之則搆將日深離之則翼乃可剪藉彼欵書因行疑間鮪果生猜而軼遂授首矣此其天顯之情與撥亂之權有交至五發者亦真可稱英主矣鮪聞王北征河内孤遣其將蘇茂侯彊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温而鮪自將數十萬人攻平陰綴異檄書至河内冦恂即勒軍馳出并移告屬縣發兵會温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絶宜待衆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守馳赴之期旦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亦至恂令士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

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鶩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来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將帥之才局不同故人主之駕馭多術趙普所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以統馭之才而抑之就偏裨則無以發舒其志意而其長不及見矣則寧有無將而已此蕭何所以謂雖為將信亦不留也蕭王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然則復所以得卒就其功名者蕭王之力也蓋別將者獨當也雖才具不必盡大然智勇要須兼資有智而勇不足其失也見敵而生疑有勇而智竦其失也趨敵而寡算若賈復是矣至於憂危藹然一體剖腹歡若更還生又自是恩之至者有士氣者能無激乎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諸將出耿純

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軍攻朱鮪於洛陽數月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之邪朱鮪蓋光武必報之讐卒忘怨而領封侯之賞此豈光武之得已哉無非所以為天下計也射鈎斬袪桓文曾用之矣然吾於此尚有餘憾焉以為其恨深而其功淺也特以為時方草昧君臣之分初未定也不然則如鮪者其恨可

勝報式

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復令彭夜送鮪歸城且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将軍封扶溝侯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為轉輸前後不絶尚書升斗以廩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

何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無亦當以前人為鏡恂善其言稱疾不視事上難之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危疑之地非但君未必諒臣臣亦未敢諒君此三代而後君臣之交誼所以與古殊也不但三代而後伊尹既復之政厥辟将告歸亦不敢以寵利居成功矣耿弇之求徵馮異之請依帷幄寇恂之請從軍並同此意至請不得卒遣子弟親屬侍從征伐無異質子則尤為太露形迹矣然卒所以保功名者藉此矣帝将攻洛陽先至河内恂求從軍帝曰河内未可離卿也恂數固請不聽乃遣其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将突騎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将軍建武二年復拜

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将殺人於潁恂捕得繫獄戮於市復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而妄為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不決者乎今還過潁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見谷崇請得帶劍侍側恂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勑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士吏皆醉遂過去恂遣以聞帝

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朕為分之遂坐極歡共車結友而去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師讓成風此唐虞所以治高萬古未有将相不和而可以濟事就功者也寇恂之所以處賈復者誠無忝古人矣復亦偶事之激非可棄者非光武其誰全之誰云高祖善将将若世祖者允有光矣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馬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

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周公封於魯地非不足也儉於百里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也亦儉於百里蓋建侯樹屏宜有經制長慮却顧不私一人賈大傅所云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蓋確論也光武之功臣大率拘拘多紙飾之士故雖越制廣輪不槪敗關然要以定國之制則如丁恭者良亦非過論也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皇皇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爲持久計將軍馮愔與宋歆守栒邑争

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兵黄防也帝曰縛愔者必防也光武真英雄之主其料敵皆決勝之機所云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皇皇無所歸依宜及時進討而禹曾不能用已有馮愔之叛遣以開又卜知縛愔者之必防也介使甫遣不煩兵而愔果就執矣而獨重禹之深因以知禹不至以尊俎廟堂之謀委之兵銜以挫禹威名而幾敗國事千慮一失亦自是智者所不能免耳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徃降之防果執愔歸罪馮愔之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禹承制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帝之討王

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絶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負其功意望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譖寵上輒漏泄之令寵聞脅恐之至是徵寵妻因勸寵無受徵寵遂發兵及攻朱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況況斬其使帝遣伏隆助浮討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上狀帝曰營相去百里

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敗矣兵法近無使聚則勢不張分無使遠遠則氣不屬此王翦之請六十萬人伐楚每謂當識其分而葛榮之將六十萬人討爾朱榮每謂當識其所以敗也伏隆朱浮原非戡亂之才潞南雍奴地方隔矣此固救援之所不及也其敗宜矣帝能知而誡之乃不慎委於初焉得非以彭寵庸貲不足制乎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戰數不利歸附者益離散帝乃遣馮異代禹親送至河南勅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

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光武本仁聖之資其行師類有弔民之意觀馮異入關告誡之語藹然古帝王之用心也其興宜矣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三年春三輔大饑赤眉東出異與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帝即軍中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遇要與共擊赤眉異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曰士卒倦矣可且休禹不聽復大戰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散卒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而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人臣所奉者上命所激者上知光武之於馮異始遣則誡諭之諄旣捷則超陟示寵復降璽書勞異之期苔勳馬而於其敗也則畧不置問蓋以為任旣得人勝負乃兵家常事也不足慮也不然迴谿之敗至步走上山僅以數騎還營蓋非小失也將之罪之不逭矣又何望於成功之有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道路斷隅委輸不至軍士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依帷幄帝不許後人有上章言異異惶懼上

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士之當艱大寄者非振厲則令不行非肩荷則事不集而非令行事集則謗不生蓋擔當振厲所以為國樹功即所以為已造釁也咸陽王之謗胡為乎來哉則以誅其豪傑褒賞降附其信立斬長安令其威行蓋振厲擔當之所致也非光武其誰諒之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允矣赤眉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赤眉蓋首亂之雄乞降尚十餘萬衆錚錚佼佼並經百戰未易柔馴而帝乃曰待汝以不死耳曾不少許以疏爵之榮以歆其歸向之慕而十萬之衆卒誠歡誠服無敢有貳志馬則威畧之有以服其心久也且俾盜弄者無敢有過分之希效尤者斯寢其跋扈之志薄賜田宅俾返編氓蓋於其時天下已大定矣要以操雄心而定衆志故所以駕御收拾之者又作一道也若光武者真英主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人賜之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顧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帝

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先是青徐群盜張步等降帝遣光祿大夫伏隆拜步為東萊太守會劉永稱帝遣使立董憲為海西王聞隆至劇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王爵遂殺隆而受永封劉永復入于睢陽睢陽人斬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秋七月上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自郯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先赴之憲逆戰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克而憲遂拔蘭陵兵無常勢要之避實擊虛董憲初忿賁休之降傾黨擊之則郯虛既已破走蓋延等則力足自固且料漢兵之必將攻郯也則郯實虛則可乘實則難克此豈有一定爲哉世祖知之矣而延等兩不能用致遭挫敗以失蘭陵使賊得志宜矣

將將紀四卷終

將將紀卷之五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梓

帝紀

漢世祖下

建武三年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董憲九月圍舒隗囂使馬援奉書詣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黄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坦幘坐迎

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里閈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姧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倘邊幅者豈蜀帝王即在韋縫中亦未可為達士時方草昧僭位號以繫人心耳何取盛威儀以抑士慕此世祖公孫所以迥不同方也馬援所謂方今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一百里奚来而秦

伯一許攸去而袁亡食三吐哺沐三握髮雖當極盛際為國求賢猶尚如是試觀一馬援歸漢而隴與蜀兩無有存理矣後之有國家者可無鑒乎帝素聞囂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敬國之儀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走鮪遣使上狀帝復報以手書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扶風王王印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帝以示囂因使

討蜀效信囂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盧芳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乃稍絀其禮囂與来歙馬援善故帝數使兩人奉使往来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才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帝復遣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護羗侯而囂臣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宜專心内事說囂曰頃更始西

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中興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盧芳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説棄千乘之業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

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建武三年耿弇從幸舂陵因見上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平齊帝壯其意許之四年乃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還自疑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臣主雖相信之深至反跡相參亦自有避嫌之

道弇之不任討寵而求徵況之以弇父任而遣弟皆可謂善處人臣主之間者矣以帝之寬仁而況父子尚如是分閒者可無鑒乎況聞亦不自安遣弇弟國入侍彭寵以子后蘭卿自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就牀縛之以寵命呼其妻入取寶物仍責令縫兩縑囊裝之乃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乘夜[illegible]出城馳詣闕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乃封子密為不義侯盆子以十萬衆降世祖以僭號故待不死子密

以奴弑主逆甚矣乃封侯漁陽彈丸地彭寵悖悖資國威方盛勇智林立取之如拾芥亦何至藉子密為功而乃以侯酬之悖矣既已侯之又以不義目之世豈有不義而可侯者乎又悖矣然則宜如何殺其身而稍優孚其妻子俾無失所斯得之矣先是董憲據蘭陵與劉永連兵帝以將軍龐明為人遜順信愛之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也使與蓋延等共擊憲偶詔書獨下延萌以為延譖己遂反襲延延壁破之與憲連和自號為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大怒自將討之與諸將書曰吾常謂萌社稷臣將軍得無咲其言乎其

各屬兵馬會雎陽萌攻破彭城楚郡夏六月董憲與劉紆劉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將輕兵晨夜馳赴之至任城止宿去桃城六十里萌等勒兵待戰帝戒令不得出休士養銳挫之而促召吳漢等于東郡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謂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亦至帝乃悉衆進救桃城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誘五校餘賊與拒守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帝諜知五校食乏當退勅各堅壁待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剡兵法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光武達此矣始以桃城之救雖當亟而萌盛氣未可遽挫也故雖無程赴之以壯守志而閉壘不戰以需兵集必伺其氣沮乃擊之遂解桃城之圍走萌等續以董憲既招五校厚其衆而知五校之食將乏也五校遁則憲孤勝可必也遂破走憲萌及茂而降儘由前言之是既知吾卒之未可擊而又能知敵之可以擊也由後言之是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又知敵之未可以擊也此所以一戰而皆收全凱也淺衆者能如是乎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初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融等召豪桀計議之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

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璽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光武真聖人之資有民胞物與之量所云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三代而下何從得此議論真聖人之言也既已開襟奬其誠又復指事破其惑誠足感人智能闊遠經權互用使人誦之心歛捧之意驚誠驩誠服真帝王撫世慷柔之大畧也融復遣其弟友詣闕口陳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閒道通書帝復賜答書所以慰

藉之甚厚張步聞耿弇將至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度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人聞祝阿潰大恐懼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趣修攻具宣勑諸部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来救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之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畫中居二城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共爭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菑出不意至必驚擾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

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進攻半日拔之張藍聞之懼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擄掠須張步至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咲曰以尤来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疲勞何足懼乎乃與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師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故示弱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分陳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

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自引精兵横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休士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横烹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韓信之攻齊不難於破齊難於破楚耿弇之攻齊妙在於先取臨菑不難於摧張步何者蓋田廣者已下之齊藥之易而龍沮者楚勁將破之難為功也弇之舍西安攻臨菑也蓋有合於法之避實而擊虛其據城休上算言激步又有合於法之致人而不致於人步雖衆氣盛既走氣半奪矣收功在破步然以全勝之力而乘半墮之氣此破步所以未為難也光武類自將獨此委弇專征而弇復能奮義不遑以一賊累君父倖矣

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侯步遂斬茂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使騎迎芳立為漢帝及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亦各起兵稱將軍匈奴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乃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吳漢等拔朐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

間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述不答虞舜數文德以格苗漢文騰璽書以服粵攻代雖不可廢然布令陳辭又自是義之所必先者懷德者即吾民寡人之妻孫人之子得一亡十卌文帝所以謂朕不恐為也老子曰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光武者亦真可謂有仁人之心矣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潰其腹心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閡帝知其終不為用乃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馮異等擊破之囂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懼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禹舜事父大杖則走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恐復使來歙至汧賜隗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廷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樊崇張步並苟生存朱鮪深讐亦在開釋帝誠非忍人者而於囂尤高其夙槩致再一焉可謂有如天之容納矣而囂曾不省漫以浮語虛辭搪塞以自底亡滅則非帝不仁之過矣所云吾年垂四十在兵間十歲厭浮語虛辭則尤為經練語也允有味矣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援之來歙將二十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陽斬囂守將全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壞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聞歙據畧陽爭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進皆追漢等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

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為兵囂盡銳攻之不能下閏四月帝乃自將征囂畧陽蓋隴右之襟吭囂所必爭來歙蓋勇智無資度足以守大兵既徹彼必盡銳攻之此蓋以畧為餌也而囂果入其彀中矣諸將之爭赴畧陽與帝之悉追還漢等何其見地懸隔此昔儒所以稱為千古英雄之將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

往来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兵法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故知敵可擊知吾卒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地要矣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將之道也又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馬援智囊也隴之險阨腹筍之矣囂棄之而帝用之是全勝已在漢矣何隴憂乎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式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囂降將王遵與囂將牛邯舊

故以書招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

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故夷吾束縛相齊黥布杖劍歸漢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宜斷自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沉吟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詔告囂曰若束首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横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

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父子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去所部潁川盜群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寇恂曰潁川逼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以耿純嘗為東郡威信著衛地拜太中大夫使與大

兵會東郡盜賊九千餘人聞純入界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褒美復以純為東郡太守開劍則需隴脾之手揗循則宜若乃之栽潁川東郡盜弄狂狡皆伺時之間隙而動者也與屯難之形局異矣於彼則必用吳岑馮耿於此則直簡寇恂耿純威信素孚兵不待集而賊自解矣此帝所以為知人善任使也至諭寇恂曰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何其愷悌之至許百姓復借寇君一年又藹然有父母之心身致太平有由然矣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囂窘困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疫

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將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等軍食盡燒輜重下隴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隗囂蓋將燼之火方囂困西城岑彭壅谷水灌之未沒者止丈耳漢兵若風雷功在旦夕矣機宜少失大首致逋呼吸之間迫變一局於是隴右多地為漢所狗者復反為囂矣此戰事所以為難而除惡者必務拔本也囂死諸將立其子純公孫述兵陷夷陵據荊門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

馬援為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述智窮矣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歙等討隗純於天水帝如長安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攻田戎于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討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糧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將帥不但才有所長無亦習各有熱舍車馬從舟楫此曹操之所以取困於周郎也吳漢蓋帝腹心位在岑彭之右然水戰則非所習也璽書下逮明白開陳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使彭得以盡所長而無忌漢亦不必護所短而生嫌兩相為助以濟功名機發自上朗無疑間何其

處之曲而善乎恩觀自皆共事者每債於爭權而矜名若常若於角技如馮將王潯者不少矣未必皆將之過蓋所以制馭之者無其道耳

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而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副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王元拒河池六月來歙攻元大破之進兵下辯蜀人大懼使客刺殺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帝自將伐蜀公孫述使延岑王元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無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保聚觀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

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王元舉衆降帝與述書陳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十二年春正月

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攻成都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未可輕也宜堅據廣都待其來若不敢來公轉營逼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自將步騎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

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光武初來蓋謹厚之資既經事務慮出謀乃動超群衆之解觀諭吳漢謂比勑公千條萬端必身在行間即燕處九重亦慮周於千里外矣故能芟刈群雄光復漢祚吳馮等雖名將較其智數蓋並在下風矣古稱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吾於光武之諸將也亦云）詔書未到九月述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刦劉尚令不得相救漢

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引還廣都留

劉尚拒述具以狀上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危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兵法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光武所以謂漢還廣都為得其宜也至攻漢既量其不敢越尚又策其適可拯危此吳漢所以自茲八戰八克也惟先自存乃能克敵蓋理數如此也世祖策之允矣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

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殺人安人故民畏其威懷其德收拾

天下此其本領矣古所稱應天順人者道不越此屠城者則人競為守撫順者人歸之豈有城降三日而可放兵大掠者乎吳漢於是乎為不仁矣光武詔詰懇懇惻怛之意形乎辭旨且皆帝手筆及茲千載下有可想見者其綿漢祚也宜哉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惶懼失常度而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將帥之所資籌運者智陷堅者勇而握勝負之權定三軍之命者氣也捷則揚挫則沮罷則奮抑則頹一人之伸縮固三軍之所視為進退也敗而失度智勇者亦往往蹈之矣而漢意氣自若方整厲攻械

激揚吏士氣定神閑真隱若一敵國矣呉公差强人意帝益身在行間目擊之矣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息肩自隴蜀平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嘗問戰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武脩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保全功臣爵土不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賈復為人剛毅正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嘗與有功諸侯讌語從容曰諸卿不遭遇自度爵祿何所至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耳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咲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

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為咲樂帝雖制功臣不任以事而每回容能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卧榻之側無置人鼾睡之理既得隴復望蜀光武不為多事隴蜀既下頓歛雄心若將捲甲韜戈與天下共為休息何其德之盛乎故勳臣覘意解兵並以列侯就第一誠之所感也豈與夫杯酒釋兵權者比乎至其深懲往轍曲意保全雖以高密固始之賢以方責三公吏事防其柄用則幾為懲噎之過矣二月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乃增緣邊兵郡各數千人夏四月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弦急則斷

分淵不祥取成之速乃適以亂吏之謀而從其詐也帝乃一切寬之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而惟以會討為效畏懊捐城委守者亦不責而惟以獲賊多少為科此似寬而實迫蓋人皆感厲且無復顧膽得展其效也故隨收討捕之功底於寧謐徙其渠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疋因使和集匈奴交趾女子徵側反帝以馬援為伏波将軍擊之援與徵側戰大破之斬徵側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以暫息其兵太守以聞帝乃許之先是匈奴與鮮卑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将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

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玆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不能事漢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名帝咲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墮武事乎今命将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羗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史且北狄尚彊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儒生竊竊常有避事之心武夫翹翹每懷倖功之意此縉紳所以守和親而介冑所以言征伐也兵猶火也弗戢自焚時動乃威玩則無震宴安者雖中季酖毒丕嗜者盡全勝膚育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自非寇在門庭何取用欒光武蓋深於道者要功生釁夫豈忍為觀所以咎臧宮馬武者謂然一克爭之用心也至所云北敵尚彊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則尤足以破貪倖之媒而定訏遠之筭非若是也利則張翊則忿將禍結兵連扉中國之力以事變莫之止矣光武者幾聖人哉　君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將將紀五卷終

將將紀卷之六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檇李　王建中銘新　梓

帝紀

唐高祖

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封唐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帝王之興雖必有取天下之才而尤貴有容天下之量高祖雖雄畧亞於高光而寬仁豁達無少長咸得其歡心蓋所以致王者有其本矣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淵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淵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淵亦頗以自負大業初為榮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為殿內少監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鎮及楊玄感反詔淵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淵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附

之隋主性猜忌多殺戮有詔徵淵遇疾不時謁淵甥王氏在後宫帝問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迹焉煬帝既以忌心激玄感之反唐公信臣也後以危言啓携貳之意縱酒受賕苟自存活此豈可為長久計哉非帝誅淵則淵叛帝蓋猜忍之足以為患如此十一年為點陟討捕使師次龍門賊帥毋端兒帥衆數千薄城下淵從千餘騎擊之所射七十餘發皆應弦而倒高祖雖寬仁之資席世勳亦未嘗忘戰定之意故能練習騎射至七十發皆應弦而倒大率三代後創業之君類從馬上得之未有不兼資文武而可以濟事者也

賊乃大潰斂其尸為京觀盡得其矢于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為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狀射獵馳騁示以閑暇而别選善射者伏為奇兵虜見淵疑不敢犯淵乘而擊之突厥敗走昔晁錯議用降胡與漢卒相表裏而衛加之衆以為制虜之奇唐公蓋天授不至學古成法觀所作用若又不必藉降胡而能令虜情莫測者矣卒以破虜成功其所由繫望為世歸往者有以哉隋主以為大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

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推財下士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肯從不敢言以淵與晉陽宫監裴寂善每延寂宴語間以博奕至達宵連日忘厭倦世民乃出私錢數百萬屬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漸以輸之寂得錢多則大喜日從世民遊世民察其歡甚乃告之情寂許諾會突厥冦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進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

塲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冦盗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矣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何忍告汝自今汝慎勿出于口明日世民復説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死此萬全之策也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破家

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飲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鷹揚府司馬許世緒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謡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

計當敗不旋踵高祖甚奇之司鎧武士彠前勳衛唐憲及憲弟儉亦勸淵起兵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淵乃使文靜詐為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為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大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校尉仁恭親厚之武周與仁恭

侍兒通恐事泄乃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仁恭正坐廳事武周上謁衆隨之升階斬其首出徇一郡中無敢動者馳檄境屬皆下之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鴈門郡丞陳孝意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擊破之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遂即皇帝位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既而外兵無救援校尉

張倫殺孝意以城降武周遂進據汾陽宮世民復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據離宮不早定大計禍今至矣淵乃令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旬日間得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召柴紹于長安副劉守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欲因晉祠祈雨討淵淵覺之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而與威君雅坐視事使劉文靜引晉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

淵覧之愕曰有是事乎威君雅攘袂大訴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静遂與弘基順德執威君雅以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晋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以狥劉文静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淵從之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書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苟唐公自為我當助之即以此意復書使者至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而立代王為帝移檄郡縣改易旗幟稍雜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迫于時勢不得不爾遣世民將兵狥西河下之往返僅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自稱大將軍開府并置三軍分為左右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統軍隷馬太宗為燉煌公右領大都督

右統軍隷馬裴寂為大將軍府長史劉文静為司馬石艾縣長殷開山為掾劉政會為屬長孫順徳劉弘基竇琮等分為左右統軍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来將不已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當為汝貰之不汝費也淵命劉文静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蠹也吾特恐劉武周輩引之為邊患耳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藉之以為聲勢數百人外吾無所用之

> 唐公非隴畝起事之比世勲繫民望姓名應圖讖而又擅太原留守之寄遭時昏亂仗義興師何至假夷狄之助幸其知胡騎入中國之非利也特以斷武周等援兵僅二千馬止千匹為不同於石晋耳然終唐世亦竟有戎狄之禍蓋大防之潰計失在初也

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晋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晋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衆從淵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豪傑隨才授任禮之咸過所

望衆共悅喜公孫子不吐哺走迎國士見戳木偶魏武乘荊州勝勢少生玩忽遂失張松三秦士庶慕義景從而高祖禮之一至切有加溢其望焉此豪傑所以歸心也與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遣宋老生帥精騎二萬屯霍邑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拒淵會積兩淵不得進劉文靜至突厥請兵與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是時李密攻洛陽淵以書招之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

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是乃更生一敵不若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昔高祖失職入漢中折節於楚收用巴蜀以卒濟大勲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事固有以屈為伸者湯文用之矣唐祖知李密之盛氣未可馴而又知時勢之適相助故相推讓卑而驕之使密不復防唐而反為唐用謂高祖果無智乎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

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糧乏文靜又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襲晉陽淵欲還裴寂等亦以為不如且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符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

顧身以救蒼生之急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輒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隅之地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寢不得入號哭于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尚未遠請自追之淵乃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終惟爾所為解襍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

擊蓋兵之上計於其時既憂老生之扼吭又慮武周之乘虛又忌突厥非明識事機者將東瞻西盼應接之不遑矣舉義旗以救蒼生之急根本在區區為太原憂欲還守之若裴寂輩者真可謂見之陋矣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可也淵從之老生怒而出兵敗墮塹遂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壯士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以五品散官遣之或諫以太濫淵笑曰隋氏以吝勲賞失人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時平而濫官賞則上權輕世亂而刻印刓則士心散隋氏以吝勲賞致敗唐公可效之乎鼂錯所謂爵者上之所出於口而無窮山所謂以虛名而當實用以收天下之人心也昔漢祖不愛四千戶曰以慰趙子弟其宏畧幾異代同符矣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至淵喜甚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

瓌說淵曰關中企踵待義兵瓌頃在馮翊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倉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汾陰以書招孫華果来淵慰奬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昔鄧彤為光武定北向之計茲任瓌為高祖決入關之謀皆深察事局洞視彼已以落落難合之籌卒呼應如影響且皆有關於興王大數而非止為一局之成敗利鈍也若任瓌者豈亦非唐之元功哉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不敢来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濟河擊卿等則我乘虛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我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擒矣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徑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攻長安不克退為所踵是腹背受敵矣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来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

及斷取之若振槁耳淹留自弊使彼得成謀而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而自引軍西向兵聞拙速不睹巧遲長安恟恟並懷慕義之心瞻戀遲回以成彼備謀拙此威望計無拙於此者而自昔臨局者往往蹈行之屈突通精兵不少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高祖既知之矣而及此尚牽兩頭之筭懸揆裴寂之說此古人所以謂非智固不能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而非勇亦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若太宗者真英主哉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劉弘基以千兵先濟河下馮翊拜弘基渭北道大使便宜從事殷開山為副西略地至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三十匹及破京城功為第一淵命世民自渭汭屯兵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趣灞上而淵自率大軍從下邽西上經煬帝行宮園苑悉罷之宮女放遣還親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自昔頌為周王善政不知其乃商辛藉之資也激宮別苑為歡幾何紛白黛綠重為幽閉斂天下之怨縱一己之歡一旦兵豪起事易撤敗綻遂借以為拾人心之本矣加煬帝者可勝慨哉冬十月辛巳至長樂

宮有衆二十萬京師留守刑部尚書衛文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滑儀挾代王侑以拒守而晝發淵之祖墓棄毀之淵遣使至城下諭以匡復之意再三不報諸將請圍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衛文昇先病死引陰世師滑儀等斬之餘無所問唐公豁達亦彷彿為有高帝風矣其進攻長安也先期既禁兵入民村毋犯七廟神主及宗室既入關後除苛禁與更始且不記毀廟發塚之讐誅止十人餘無問馬使長安之民市不易肆歡若更生亦幾可稱王者之政無忝於救民之義舉矣癸亥率百僚備法駕迎立代王侑為天子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大赦改元甲子隋帝詔加淵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進封唐王總錄萬幾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為令以隴西公建成為唐國世子世民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為齊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長史司錄已下官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弒隋太上皇於江都立秦王浩為帝戊

辰隋帝進唐王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以下官立四親廟于長安通義里第夏四月世子建成及太宗自東都班師五月乙巳隋帝詔唐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隋帝詔遵故事遜于舊邸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遣使持節兼太保刑部尚書光祿大夫梁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唐邸唐王辭讓百僚上表勸進再三乃從之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敗隋義寧二年為唐武德元年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黄時突厥彊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横唐主優容之突厥以此懷唐恩拒師都等不納其使唐主之求援突厥真有不得已之心故期從而及為喜兵少而見謂功益於其時豪傑並起彊者為雄突厥方盛意所黨援動關成敗此所以不得已而求援要以斷諸方之交好也薛

舉師鄰左提右挈已不可料若非唐之大計在初使突厥復藉之蕪援其為害可勝計哉唐主待裴寂特厚群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闗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勑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内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方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勑必勘當使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朕復何憂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統數州兵好戰必滅忘戰必危蓋從古所戒至先王之制師用周禮寄伍田間最稱令善然自是時平之後經國之上計也武德初於邊要州並置總管府統數州兵馬於其時臣主之所共經營財賄之所為歛合凡皆為兵計也故能四征不庭而潰池赤子亦無所資以盜美蓋時制之隨宜如此拘局者真守株矣唐主廢隋主侑為鄁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云近世以来時運遷革前代親族靡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公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商辛滅武庚叛乃復封微子紹殷祀焉豈獨封一微子哉所謂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

於周即凡有才賢者咸在所察舉矣而周家綿祚至八百未嘗聞殺之子孫廢榮寵為周階亂者也何後之革命者異此乎屠戮翦除必絶如六朝之君曾幾何時踵為尤效忌者雖除乃不聞其長世而唐主寬容獨能鑒此焉其延世久遠非倖矣百姓賜爵一級義
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
賜帛有差東都晉守官共立隋越王侗為帝壬
申命相國長史裴寂等脩律令六月甲戌太宗
為尚書右僕射相國府司馬劉文靜為納言隋
民部尚書蕭瑀相國府司録竇威並為内史令
廢隋大業律令頒新格己卯備法駕迎皇高祖
宣簡公已下神主祔於大廟立世子建成為皇
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封宗室蜀國
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公道玄為淮陽王諸州
總管加號使持節癸未薛舉冦涇州命秦王為
西討元帥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為淮安王秋
七月西突厥遣使内附秦王與薛舉大戰於涇
州我師敗績八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復僭稱帝
命秦王為元帥以討之丁亥詔曰隋太常卿高
熲上柱國賀若弼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隷大

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㢸左翊衛將軍董純
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從褒飾熲可贈上柱國
郯國公弼上柱國杞國公道衡上開府臨河縣
公㢸上開府平昌縣公純柱國狄道縣公又詔
曰隋右驍衛大將軍李金才左光禄大夫李敏
並昂族高門元功世胄橫受屠殺朝野稱寃朕
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寃旌善無忘寤寐金才
可贈上柱國申國公敏贈柱國觀國公又前代
酷濫子孫被流者並放還鄉里忠義者士節之標功勳者社稷之衛柱死前朝何闡異代而箕商褒表汲汲然在征鞍未息之期要以示天下之風俾知所勸也而高祖乃亦能行之焉既優其死者之封又放還其子若孫之流竄者三百年帝王之祚其植基於此乎凉州賊帥李軌以其地來降拜凉州總
管封凉王九月乙巳親録囚徒辛未追諡隋太
上皇為煬帝宇文化及至魏州鴆殺秦王浩僭
稱天子國號許冬十月李密率衆來降癸巳詔
行傳仁均所造戊寅曆十一月己酉以京師穀
貴令四方入關者車馬牛驢各給課米充其自
食秦王大破薛仁杲於淺水原降之隴右平乙

已凉王李軌叛僭稱天子詔頒五十三條格以約法緩刑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陜東道大行臺庚子李密反於桃林行軍總管盛彦師討斬之二年春初令文官遭父母喪者聽去職時平則謹禮制世亂則急事功蓋局不同也世未有無其親而可以為國者也方是時也李密反于桃林李軌叛于河西而王世充後篡越王稱大號蓋紛然淆亂之秋也高祖已能改制令文官之遺喪者聽去職焉亦可謂知所務矣二月詔天下諸宗人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相統攝天潢支屬誠不可齒齊民然無職任者亦何可槩為祿給是以有限之財而當無窮之養贍也數必窮矣唐之宗室雖貴為王者亦俾任將帥典方州隨才而器使之即以其祿為養而無祿者又特置宗師一人相統攝不俾與衆庶雜居齊齒供徭役馬則尤為善之善矣丁酉竇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傳首突厥閏月辛丑劉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舊将徐世勣以黎陽之衆及河南十郡降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甿俗即日還宮甲寅賊帥朱粲殺我使散騎常侍段確奔洛陽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稱天子國號鄭辛亥李軌為其偽尚書安興貴所執以降河右平五月己卯酅國

公薨追崇為隋帝謚曰恭六月戊寅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達而在上者經制大備莫盛於周公窮而在下者述作大明莫盛於孔子故兩皆為萬世師也唐承隋隋承周周之大祖能用蘇綽議其制國一本周禮故高祖緣是而知周公之與孔子並功也既並祀之而又令博求其後將以延世賞之名矣後之有國者其制度何常不本周禮而竟忘周公之為功也可謂闕典矣命尚書右僕射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秋七月壬申置十二軍以關内諸府分隸焉王世充遣其将羅士信侵我穀州士信率其衆来降西突厥葉護可汗及高昌並遣使朝貢九月辛未賊帥李子通據江都僭稱天子國號吳沈法興據毗陵僭稱梁王丁丑和州賊帥杜伏威遣使来降授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封楚王裴寂與劉武周将宋金剛戰於介州我師敗績右武衛大将軍姜寶誼死之并州總管齊王元吉懼武周之逼奔於京師并州陷乙未京師地震乙卯帝自将討劉武周軍于蒲州為諸軍聲援壬子劉武周進圍晉州十一月竇建德陷黎陽盡有山東之地淮安王

神通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皆沒於賊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爲武周將宋金剛掩襲並沒焉甲辰狩于華山三年春正月甲午李世勣於竇建德所自拔歸國建德僭稱夏王二月庚子幸華陰工部尚書獨孤懷恩謀反伏誅三月癸酉西突厥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貢封賊帥劉孝真爲彭城王賜姓李氏夏四月於益州置行臺尚書省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大破宋金剛于介州金剛與劉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僞總管尉遲敬德尋相以介州降六月壬辰徙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丙午親錄囚徒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并州以備突厥丙申突厥殺武周于白道冬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授蔚州總管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四年春正月丁卯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辛巳命皇太子總統

諸軍討稽胡三月竇建德來援王世充次陷我管州夏四月初置都護府官員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竇建德之衆于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寅王世充舉東都降河南悉平秋七月甲子秦王凱旋獻俘於太廟大赦天下斬建德于市流王世充于蜀甲戌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反置山東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八月兗州總管徐圓朗舉兵反以應劉黑闥僭稱魯王冬十月乙丑加秦王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東道行臺尚書令齊王元吉爲司空乙巳趙郡王孝恭平荊州獲蕭銑十一月庚寅會稽賊帥李子通以其地來降十二月丁卯命秦王及齊王元吉討劉黑闥五年春劉黑闥據洛州僭稱漢東王三月秦王破劉黑闥于洛水上盡復所陷州縣黑闥亡奔突厥蔚州總管北平王高開道叛寇易州夏四月秦王還京師高祖迎勞於長樂宮壬戌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與虜戰敗死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秋七月丁亥吳

王伏威來朝隋漢陽太守馮盎以南越之地來降嶺表悉定八月辛亥以洛荆并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丙辰突厥頡利寇鴈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冬十月癸酉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於洛州時山東州縣多爲黑闥所守所在殺長史以應之行軍總管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于下博道玄敗沒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討劉黑闥丙申幸宜州簡閱將士十二月校獵于華池皇太子破劉黑闥

于魏州斬之山東平六年春二月辛亥校獵于驪山夏四月己未改舊宅爲通義宮曲赦京城繫囚於是置酒高會賜從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書右僕射魏國公裴寂爲左僕射中書令宋國公蕭瑀爲右僕射侍中觀國公楊恭仁爲吏部尚書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八月壬子東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僭稱宋王遣趙郡王孝恭及嶺南道大使永康縣公李靖討之丙寅吐谷

渾內附改東都爲洛州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冬十月幸華陰校獵于沙苑七年春封高麗王高武爲遼東郡王百濟王扶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爲樂浪郡王二月高開道爲部將張金樹所殺以其地降丁巳幸國子學親臨釋奠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三月戊戌趙郡王孝恭大破輔公祏擒之丹陽平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詔遣父母喪者聽終制五月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秋八

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冬十月癸酉幸終南山謁老子廟十一月戊辰校獵于高陵八年春二月己巳親錄囚徒多所原宥夏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八月并州道總管張公謹與突厥戰于太谷王師敗績中書令溫彥博沒于賊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獵因幸龍躍宮十一月辛卯幸宜州庚子講武于同官縣加授秦王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十二月辛酉至自宜州九年春正

月丙寅命州縣修城堭備突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已率兵誅之詔立秦王為皇太子總統萬幾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詔傳位于皇太子尊帝為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太安宮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讌西突厥使者于兩儀殿顧謂長孫無忌曰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涕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

於是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并上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禮是歲閱武于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于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高祖大悅群臣皆呼萬歲極夜方罷薛舉之寇涇州也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舉進逼高墌遊兵至于豳岐秦王深溝高壘不與戰會病瘧委軍政于劉文靜

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挑戰慎勿出文靜欲耀武乃陣于高墌之西南又恃衆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者什伍六人總管咸敗唯劉弘基一軍力鬭矢盡為舉所獲舉欲降之弘基不服高祖嘉其執節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劉弘基夫豈非債軍之將後得歸又豈非纍繫之臣而高祖嘉其節畧其罪且復其官爵忘其為俘馘之餘也此士所以爭奮）李大亮初在東都慕義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擾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

歲因大稔躬捕冦盜所擊輙平時太宗巡北境聞之嗟歎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叚其後胡越冦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其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群胡感悟相率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後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高祖令大亮安撫樊鄧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人臣之立劾者不敢有望報之心而英主之勵功者）

八方為鼓舞之術大亮誠才士而高祖隨劾進官爵賜璽書以褒嘉之其勸也宜哉

姜謩者晉陽長始謁高祖于太原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矣必有命世大才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真撥亂之主也由是深相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兵衆爭渡謩部勒之自晨至夕六軍畢濟無譁高祖嘉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

天人之望允矣有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為舉所敗徵謩還後仁杲平拜謩秦州刺史謂之曰衣錦還鄉古人所羡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路苦荒梗宜弘方畧靖之謩至州撫以恩信盜悉來歸士庶安之羅藝者隋幽州將也宇文化及既弒逆遣使招之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帝發

喪竇建德高開道亦遣招之藝皆不往曰唐公吾主也率漁陽上谷諸郡奉表降高祖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鈞驍勇亦並授以官爵竇建德帥衆十萬來寇藝將逆戰萬鈞曰彼衆我寡亟戰必敗使羸兵阻水為陳彼必渡水來擊萬鈞以百騎伏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大敗之與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進藝燕郡王賜姓李氏李軌既降復叛稱帝用其臣曹珍之謀倣古人以小事大之禮依

蕭詧事魏故事遣其左丞鄧曉入見奏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高祖怒議討之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在長安表請說軌帝曰軌阻兵恃險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又為軌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軌聽固善若其不聽圖之易耳高祖遣之興貴至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唐起太原戰勝攻取殆天授若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于今日矣軌曰吾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

為之遊說耳興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嬰城自守衆潰興貴執軌以聞河西悉平介使之遣賢於十萬之師李軌阻兵僭號殊非口舌可下興貴之謀若為落落難合而高祖竟遣之遂擒李軌悉定河西曾不煩匹馬寸刃之勞亦可稱奇績矣高祖大悅以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脩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李襲志守嶺南以無援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寮說嶺南首領隋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俱歸國高祖悅間遣使齎書撫諭曰卿昔父在桂州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絕率衆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況卿宗姓情異常家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正姜謩本州之授俾以衣錦為榮羅藝燕土之封併以同姓示戚至李襲志舉全粵來歸功誠高矣而高祖所以慰藉之者情款備至能無生感子弟輩亦並獎其誠績俾覺郡邑無替而又入之屬籍隸於宗正焉自昔竇融之功頌光武之德若高祖之於襲志亦幾似之矣

此遠人所以歸心也與江夏王道宗守幽州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裴寂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畧同遂封為任城王高墌之敗劉世讓沒于賊潛遣弟實逃歸言賊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疋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方濟河欲幸懷恩營聞語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為憂國忘身也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高祖之攻長安也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百餘日使桑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敗通益蹙或說通降不從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斬之及京師陷家衆皆沒乃留顯和鎮潼關而自率

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遁進路而題和降劉文靜遣竇琮等與題和追及之於稠桑通結陣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題和望陣呼曰京師陷矣汝曹並關西人欲何之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監察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從秦王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之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時已心口相誓以身命許國家今行臣頗先驅兩兒生死惟天必不忍以私害義高祖嘆息曰狥義之夫一至此哉平薛仁杲也寶物山積諸將爭取之通一無所犯高祖曰通清正奉

國著於始終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彩千段隋室瀕危綱頹瀾倒義兵所向歛袵倒戈而獨屈突通一人執節與相持唐雖竭力以攻通亦盡瘁以守勢窮道促乃不得已就俘乃忠於隋室不容於唐矣而高祖乃忘仇尚節脫之纍囚而班之九列此通所以委殉國報至不復恤其子之存亡也誰謂高祖乃無帝王之略乎秦叔寶薄世充多詐知必無成因出拒唐軍至九曲與程齩金劉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遂來降高祖悅令事秦王王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為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來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為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勳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豪勇之儔非金帛充欲則意不厭非官祿高崇則望不滿古稱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而以馭出羣之豪尤非有異常之數不足以收其心也高祖之於秦叔寶既多為之餼賜而又曰吾肉可用當割以賜卿則何其鼓舞之至乎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抄掠唐境王君廓輒

擊却之高祖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絶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拜右衛武將軍突厥之入寇也君廓邀擊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匹高祖悅徵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眥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封疆之殉節者即不望君之賞其苦心處亦未嘗不望君之知知之則其義益奮不待賞矣高祖之獎王君廓也謂以十三騎破賊一萬從古稀儔與竇建德決戰憤惱之極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豈復須賞哉即君廓之心亦快不為負矣此將將所以多方也

李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並徐世勣據之未有所屬世勣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也今宜具録州縣名數及軍人戸口啓魏公聽公自獻使人至高祖聞其無表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高祖乃大悅曰

徐世勣不背德不徼功真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千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管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伏誅高祖以勣經事密遣使報其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雖非撥亂之雄其眼孔胸襟亦自與衆殊有度越之見於徐世勣之以地歸也則嘉其不背主不徼功而優為之賞及李密之伏誅也則聽其請葬至率屬服衰經墨塚不疑此皆非中主以下所能及者竟成帝業有由矣然勣為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黃金甲乘戎輅獻捷于太廟其父自銘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許紹隋將也初聞江都試逆率郡人大臨以郡屬越王侗及世充簒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郡歸唐高祖授紹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降勑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

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滋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㝡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款監此忠至彌以慰懷勵士者莫要於上下之情通一語春溢可當封侯之賞許紹誠故素之交以地歸亦彷彿乎竇融之義高祖既爵之上公矣至璽書

勞慰諄至款曲猶然布衣交也將賞為輕恩為重矣有士心者能無激乎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鎮撫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蕭銑又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將陳普環乘大艦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蜀紹遣智仁及參軍李弘節子壻張玄靜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松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紹遣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

便宜從事李靖初仕隋為馬邑丞高祖之擊突厥也靖察高祖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詣江都至長安道梗而高祖已定京師捕得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之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高祖遣靖安輯從數僮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靖為盧江王瑗畫計擊卻之進至峽州復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靖逗遛詔都督許紹斬之

紹為之請而免適開州蠻冉肇則冠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勑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已忘之矣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以委馬昔齊桓不記管仲之射鈎而晉文不仇寺人之斬袪皆以收拾人心示廣於天下以終濟大業也李靖於唐公嘗自囚上變傳詣江都事果達豈復有唐公哉此其視斬袪射鈎尤棘矣而高祖初聽秦王請捕得生之已復能用許紹請宥之既覩其捷喟然謂使功不如使過也遂手勑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忘

之矣拜行軍總管攝孝恭行營長史軍政一以委焉後世頌唐室之功臣者必曰英衛英衛使非有高祖大度則如靖者將身命之不保矣此記人之過忘人之功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孰謂高祖者乃蹈之乎時值秋潦銑以靖未能遽下諸將亦請俟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衆始集銑不及知乘水傳壘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敗銑將文士弘獲其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銑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初銑之罷兵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士弘又敗倉猝徵召不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緩之必分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鋭未易當也孝恭不從而敗銑衆委舟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内外阻絶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用靖言禁止侵掠城中安堵南方州縣聞之皆望

風款附輔公祏反丹陽復命孝恭為帥召靖副之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鎮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舟孝恭集諸將議事皆曰慧亮擁彊兵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孝恭將從之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所自將亦鋭卒也今博望諸栅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破哉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將躡吾腹背蒙患矣非百全計也且惠亮正通皆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持重蓋公祏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陣以待攻壘者不勝而走賊果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而愕與戰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惠亮等亡去靖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而出走遂禽之置東南道行臺以靖為行臺

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大都府長史高祖嘆曰靖銑公祏之膏肓也雖古韓白衛霍何以加之古今善兵者自韓白外莫如李靖矣此亦間生之傑可稱為社稷之衛者也當其在馬邑也寥寥冗秩亂雄四起煬帝既沉於酒色在廷之臣傍皇四顧無可倚為收拾者人人有乏才之嘆矣而孰知夫邊閫之淪落乃有如李靖者哉及高祖忘怨用之以攻蕭銑如拾芥擒輔公祏不啻振槁高祖亦非不知兵者謂靖為銑公祏之膏肓也此豈非所謂事屢而屢亡歸秦而秦霸夫豈非一五羖大夫哉則上之所以用之者異耳義兵之起也柴紹與公主在長安紹承召欲發謂公主曰今同行既不可獨行恐罹後患將若何公主曰我一婦人耳易可藏匿君第行事急自別為計紹遂行公主歸鄠縣莊散家資招引山間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義旗時有胡賊何潘仁者聚衆於司竹園自稱將軍未有所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之與合兵攻拔鄠縣又說下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衆數千人來會京師留守遣軍討之公主使三寶潘仁等屢挫其鋒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申明法令禁兵士無侵掠故遠近奔赴得勝兵七萬人間

使以聞帝大悅遣使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已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及薨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帝咲曰鼓吹誠軍樂往公主舉兵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治之勳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婦人所匹也遂特加之人才盛占國之昌子孫才知族之大唐公名應圖讖兆將興矣故一時支屬如孝恭道宗道玄皆將領之器伶傳一女方憂其無以自存也乃亦散家貲招亡命收合數萬之衆以應義旗至與壻各置幕府偉矣此尚可以婦人女子待之謂不得與勳輔比倫乎高祖駁議太常特加羽葆鼓吹麾幢班劍比文母之十亂以優異之宜矣劉文靜自以首創大謀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不平嘗與其弟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文靜有愛妾失寵妾兄上變告高祖屬之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與長史位望畧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

東西征討家口無托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靜反明白矣太宗及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極力佑助之而帝素疏忌文靜寂又擠之曰文靜才畧實冠時人性復麄險忿不思難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若赦之恐貽後患高祖聽其言遂殺文靜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宋金剛之寇太原也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高祖悅以為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便宜從事師次介休金剛據城拒之寂保于度索原營中水乏賊斷其澗路寂危逼欲移營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畧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迤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請張惟亟發使催督勒居人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亂夏縣人呂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為援寂擊之復為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

翊佐之勳官爵亦極矣頃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宗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之曰朕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第皂白宜分故為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犯主者罪可原忤權者禍不測自古記之矣高祖雖資非雄傑亦自足寬仁之量能忘李靖之變告乃不能寬一劉文靜乎則靜與裴寂之交惡深也高祖不能不昵寂寂不能不排文靜則文靜之誅非高祖之心裴寂之譖也嗟乎首創大謀者誰使突厥借助者誰如寂者徒有佐命初勳曾無折衝微效以較文靜何啻霄壤而高祖於彼則眷之深於此則讎之慘則佞幸之中人錮也哉

將將紀六卷終

將將紀卷之七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帝紀

唐太宗 上

太宗文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年四歲有書生詣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其義名曰世民（帝天之命雖主民心曆數之歸寔有天授此陵母所以知興而韓信之多多益善亦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孩提中天日之表已隱隱見頭角矣何待塵埃物色跳梁者真妄作矣）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之測也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世民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將發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始畢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故也我張吾

軍容令數千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集望塵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来戰勢將不支定興從之（兵之所加若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明於虛實而奇正之變乃不可勝用矣鴈門之圍虜衆我寡救之則力不支祇長賊氣緩之則守將不固乘輿可危而太宗於結髮時乃即有沉遠之慮進計定興俾之張我軍聲駭彼賊氣先聲後實假弱為彊而虜竟畏威遁矣此豈有傳授須學古兵法哉蓋運用之妙在於一心也）師次于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矣即解圍去及高祖守太原世民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刀兒自號歷山飛来攻太原高祖擊之深入于賊陣世民以輕騎突圍入所向皆靡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世民復奮擊大破之（三代而下建事者豈特有匡世之才而又必有陷衆摧堅之勇刁兒勁賊高祖已陷入陣中矣於其時即有如林智士何所籌所可急藉手為排難計者獨有一勇耳太宗年甫十八耳乃能以輕騎突入賊陣拔高祖於萬衆之中而還偉矣此昔賢所以謂為千古英雄之將）時隋祚已終世民潛圖義舉折節下士推財結客右勳衛長孫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于晉陽與世民交善晉陽宮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靜同宿見邏堞傳烽

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時事可知矣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我文静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也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静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省之文静曰天下大亂非高祖之才莫能定世民曰安知無其人顧世不識耳我来相省非兒女子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郡群盗所在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

起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為令數年熟知其豪傑一旦收召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虚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説高祖舉兵遣劉文静使於突厥令率兵相應語在高祖紀中世民帥師首徇下西河郡時軍士新集咸未習練世民與之同士苦遇敵以身先之進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拒守攻拔之執

德儒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此等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各慰撫使復業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雖以征誅圖大者計必首此西河之下蓋義旗初指人心觀望之秋也世民乃能獨斬佞臣餘無所問各慰撫復業焉此遠邇所以歸心也高祖以往返僅九日嘉其兵鋒之鋭而不知獎其處置之宜也淺矣遠近聞之大悦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隷馬封燉煌郡公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兵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守大原圖後舉世民曰本

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輒爾卻回一旦衆情離沮大原一隅之地何以自全高祖悟乃止八月己卯雨亦霽高祖引兵趣霍邑世民恐老生不出乃將數騎直抵其城下挑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果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世民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軍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世民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之賊

衆大敗各捨仗走老生墮塹劉弘基就斬之遂平霍邑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右軍先合者正也旋却而變為奇太宗自南原馳斷其後奇也已合戰收撓復為正李靖所謂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哉此所謂因敗為功也然非太宗之應機能立奮亦真成敗局矣惡覩其奇此兵所以無常勢也進下臨汾及絳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鎮河東津梁斷絶世民統王長諧劉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牙郎將桑顯和率衆數千夜襲長諧軍義師不利世民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衆驚潰義軍復振乘勝進屯渭北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

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携幼滿於麾下世民收納英俊及諸豪猾遠近聞者咸自託馬師次涇陽勝兵九萬復破胡賊劉鷄子并其衆留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世民自趣司竹賊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會頓于阿城獲兵十三萬長安父老齎牛酒詣旌門者接踵皆勞遣之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英俊固帝王所急收豪猾亦紛亂所必用世民進屯渭北於三輔吏民之詣軍自效者一切撫納之當情緯武經文終成大業蓋所藉以資助勵勤者有具矣至父老齎牛酒詣獻者又皆勞遣之無所受軍令肅然毫無所犯[illegible]

幾可稱時兩之師矣隰城令房玄齡謁於軍門一見如舊識署為記室參軍以為謀主興王之佐非漁樵之混跡則冗散之常員賢者既屬乎下則知不肖者之必在上矣世亂何多才則知時平之特不顯矣非無人也玄齡李靖並佐命之元勲也為一時文武冠而一則為隰城令落落下僚一則為馬邑丞擯於散秩而裴矩宇文化及輩乃據尊毀嚴秉國之鈞為天下幾何而不亂亡也哉故使英豪起事者有資而社稷倚毗者無頼故知求才為有國者一日不可廢也哉大軍既定長安高祖輔政世民受唐國内史改封秦國公復為右元帥總兵十萬狥東都未下將旋師勑左右曰賊見吾去必相追躡可設三伏待之俄而

隋將段達等率萬餘人自後奄至將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等大敗追奔至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徙封趙國公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七月薛舉以勁卒三十萬謀取長安進攻涇州高祖命秦王率衆拒之會病戰不利薛舉謀士郝瑗言于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執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疾卒子仁杲嗣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

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復以哭舉死由是頡弱后元之陟允武厯數在躬伎雄豪傑雷動雲合豈並非勘定之資終之大寳畀於一人四分五裂以次屠蒴蓋亦有天限之也假令薛舉不病乘勝敱而長驅則關中必不守郝瑗不死則籌運有杜仁杲雖不肖未遽亡予以此知天命之信有歸也不然何二人者之死乃適與事會耶漢臣所謂仗社稷之神靈允武社稷有靈庸子可王以集事而不執之生奸者亦無所售其計矣病亦愈復率衆趨討之相持于高墌仁杲使其將宗羅睺將兵拒戰王堅壁不出諸將多欲戰者王諭之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待之彼驕我奮而後可一戰擒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衆甚盛數挑戰終不與戰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王謂諸將曰賊氣今竭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誘之賊將宗羅睺大喜併軍來拒玉幾不支王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羅睺望見之廻師相拒王率驍騎數十人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死者不可勝計王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

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入賀因請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王曰此以權道逼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急未可得志矣又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廻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逼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筭諸君顧不見耶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又曰善用兵者避其朝銳擊其情歸此兩者並用兵之要以太宗之雄又驚高墌之憤壘恥除光謂當畫銳戰矣而方固壘與之相持必俟其食盡氣衰乃取之此一奇羅睺雖北俘斬未多而仁杲復憑城足自固一山宜休士養鋒乃圖進取而乘勝之氣盡銳追之逼薄堅城竟降仁杲曽不崇朝此又奇矣古所稱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者其是之謂乎此非深見敵缺暢曉兵機者畴能斷此曰此非凡衆所能及也獲賊精騎甚衆還令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領之王與之遊獵

馳射無所間賊徒荷恩懾氣咸願効死時李密
初附于唐高祖令密騎傳迎王於幽州密見王
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悚私謂殷開山曰真英
主也不如此何以定亂乎李密亦蓋世之豪眼空四海乃墮膽於秦王至一見歛心焉英雄天表固夐然與衆殊也古稱有千人之英有萬人之傑才品信不同而世無求才志者每每一等視之其不得國士也宜矣凱旋拜大尉陝東道
行臺尚書令鎮長春宮關東兵馬並受節度尋
加左武候大将軍涼州總管易州賊帥宋金剛
有衆萬餘與魏刁兒連結刁兒為竇建德所圍

金剛救之敗乃帥衆西奔武周武周聞其善用
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中分家資以遺之金剛
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
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臺使将兵二萬寇并州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
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高祖命裴寂討
之寂至介休與宋金剛戰軍潰劉武周遂取并
州金剛進逼絳州又陷龍門及澮州兵鋒甚鋭
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

澮二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手勑曰賊埶如
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王捧之
愕異亟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
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
悉發關中兵以益王王引兵自龍門乘氷渡河
屯于栢壁與金剛相持高祖雖有帝王之度然非戡定之才武周寇逼遷生恇怯至欲避關中棄大河以東與之非太宗英明深見事局而雄畧又足以抗難將四分五裂救敗之不暇矣天下豈遽為唐有哉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

有倉廪人情恇擾聚入城堡欲無所得軍中乏
食王乃發教諭民民聞王来莫不悅附至者日
多然後漸收其糧以充軍食休兵秣馬令偏裨
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埶日衰王嘗
自帥騎覘敵騎皆四散王獨與甲士登丘而寢
俄而賊兵四合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
寤乃白王遽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王以大
羽箭射其驍将賊騎乃退永安王李孝基攻呂
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将尉

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屬孝基等敬德等將還王遣殷開山等邀之於良美川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于蒲坂王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王不許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皆在於此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捍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而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今

未可與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將軍秦武通攻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王追及尋相于呂州大敗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侯兵糧畢集進未晚也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狥國豈愛身乎遂策

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王遣李世勣程齩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諸軍戰小却王自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王追之數十里至張灘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王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王二日不

食矣獻濁酒脫粟飯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并汾悉復舊地情執兩字兵之機要未戰先察情臨戰必識執太宗蓋深於此者其破宗羅睺宋金剛先時則堅壁不戰以挫其銳既戰則絶塵而逼俾其一敗不復支此非深察敵情無資智勇者不能也後之待敵者何其異是乎旬朔不戰則見謂逗遛小小收捷即愉快滿臆此先時所以輕用其鋒而後事所以自失其會以來摧敗而成賊備者吾見亦多矣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初王世充據洛陽所部降唐者相繼世充多方禁之不能止及是王率衆討之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

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部兵左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王將輕騎前覘敵猝與世充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王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王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王免冑自言乃得入分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

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廻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王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內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王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矣

王遣王君廓攻轘轅拔之遂東狥地至管城而還於是黃河已南莫不響應州縣相繼來降王選精銳千騎皆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兵無選鋒曰北李牧之破走東胡也百金之士五萬所以養之者優厚溢等此幾以一兵而兼常兵六人之食也李牧信良將然非選士盈幕下惡所施其勇乎太宗以盛衆攻東都而又必樹置玄甲士數千人隸之驍將如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輩臨戰率之為前鋒此所向所以摧靡而往無迎也）及屈突通將兵行屯猝遇世充戰不利王帥

玄甲赴之世充敗走王移軍青城營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拒之諸將皆懼王以精騎陳于北邙望之謂左右曰賊埶窘矣悉衆而出徼倖一戰今破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兵五千渡水以擊之因誡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帥騎軍南下兵纔接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賊衆殊死戰敗而復合者數馬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人於是進營城下世充不敢復出（古稱將帥必起於卒伍縱橫捭闔數可坐籌至行陣

出沒劍矢交錯避趨縱奪非身在行間烏能識手此孔子所以謂吾不如老農也太宗本天授之才加以結髮從軍練之有素故能望敵而知其彊弱捲旆而出其陣後使敵狼狽失其操持故曰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是以每舉輒勝其破宗羅睺宋金剛世充皆用此文武誠非二道然此豈誇笑賊詩者可任哉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

王遣諸將掘塹匝布長圍守之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有雲梯之械非公輸之智不能攻有飛鳶之技非墨翟之才不能守兵不堅利雖曰與無兵同然畢竟所以運用之者存乎其人也以太宗攻之王世充守之雖有大礮巨弩其將如人謀何哉而世乃有挾一械之長以為莫之敵者是真可笑矣王率衆四面攻之晝夜不息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旬餘不能克將士疲敝思歸劉弘基請班師王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高祖亦憂役久密勑王使還王遣奏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高祖乃從之王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兵十餘萬軍于城皐之東間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書王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王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虎牢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未有期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王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孤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埶百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

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埶必彊何獘之承吾計決矣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同饑渴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三者皆太宗所優為也故能採郭孝恪薛收書生之謀而剛蕭瑀屈突通等老成之見留兵以困洛陽而揀銳據險以阨建德旬朔未踰而兩偽主駢首幕下矣極奇之策莫大之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若太宗者真英主哉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王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王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徐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軍遇之以為斥堠也王乃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兵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皆失色王曰汝弟前行吾與敬德

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每射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王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王乃逡巡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脩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竇建德逼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

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皷行而進諸將皆懼王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唐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秦王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

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迫出陳前以誇衆王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王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王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王曰可擊矣（善用兵者避朝銳擊惰歸又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太宗雖有神武之資至臨鋒必相敵情而為持久之計非隙乘非克不鬬故有不戰戰必勝矣兵法所謂若以暇投卵者虛實是也其此之謂乎然日旰不食彼此共之唐兵何以不疲須思其故）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王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群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逼退依東陂竇軌引兵擊之戰小不利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

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倒王給以副馬使從己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王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犇三十里斬首三十級建德中槊竄匿于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讓抜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王王讓之曰我

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王即日散遣使歸鄉里封德彝甚慙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走襄陽諸將曰所恃夏王耳今已為擒雖出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群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禁止侵掠王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王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王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來降淮安王神通又狥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六月凱旋秦王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

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馬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勳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上增邑二萬戶通前二萬戶賜金輅一乘袞冕之服玉璧一雙黃金六十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于時海內漸平王乃銳意經籍開文學舘以待四方之士以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直閤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漢世祖投戈講學曹孟德亦臨戎不廢書蓋非從德性悟則必緣聞見入也興亡理亂固具載於方策中也巨寇甫平四郊尚多壘而太宗已汲汲登延文學與之討論經義至漏分乃輟何其見之遠乎武能勘亂文又太平有以哉有以哉）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後李道玄以深入被殺王深悼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之以至於此耳可念哉賓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徐圓朗舉兵于兖州以應黑闥王軍至獲嘉黑闥

棄相洲王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黒闥自将拒之遣兵擊藝于皷城大敗洺水人㯝城來降王遣王君廓守之黒闥引兵還攻甚急王三引兵救之不能進王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守之王登城西南髙冢以旗招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乗之而入黒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陥黒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王復拔洺水與藝營于洺水之南黒闥數挑戰

王不應而命李世勣逼其營黒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王度黒闥糧盡必來决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黒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王自将精騎擊破之黒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十合黒闥埶不支遂先遁餘衆猶格鬬不已守吏决堤水大至衆遂潰黒闥等奔突厥山東悉平已而黒闥復引突厥入寇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王復将兵討

徐圓朗圓朗走死八年幽州總管李藝來朝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王六月四日王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髙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髙祖乃立王為皇太子軍國事並聽斷决以故宫臣魏徵為諌議大夫八月癸亥髙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宫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尊髙祖為太上皇罷沙汰僧道放

宫女三千人甲戌突厥頡利突利寇涇州乙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己卯突厥寇髙陵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上遣其酋帥執矢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帝命囚之而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請和詔許焉即日還宫乙酉又幸便橋與突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退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乃所以稱萬夫之望此兵法所以謂彊而避之不若

未嘗少挫其志而獨於即位之初不敢輕用其鋒至降心以綏二虜馬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太宗豈不知之乎定襄之捷喟然而嘆謂足雪吾渭橋之恥矣可以知其心矣　九月丙戌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上面定勳臣爵邑陳炑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容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玄齡杜汝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義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高勳同賞耳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南王尚無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原野擊刺與帷幄運籌譬如心膂股肱勞逸似異功孰為多玄齡之佐唐無以異於蕭何之輔漢豈武弁所可得而方比乎然非太宗之身在行間備悉其款亦烏能以片言折其豪横哉後世時平則委重於文事急則寄命於武俾悍將積忿與平而逞亢變局蓋兩受其敝矣　嘗幸洛陽苑射猛獸群豕突出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

雄彘突及馬鐙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儉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昔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英雄起事者最難馭者豪宕之氣太宗以神武定天下方內既安技癢無用故於校獵際雄心霸氣輙露其鋒芒焉既斃四豕矣復及獵斷其豪者以示武一閒唐儉言頓欽馳騖為之罷獵從諫之易真若轉圜此所以與豪者異也其帝天下不亦宜乎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乎汝之此意非所以示廣於天下也昔叔孫昭子不賞私勞文帝之脩代來功在封廷臣之後蓋皆示天下以公而不私也若秦府舊人必復其祿爵宿衛士必追還舊兵是太宗既已君臨天下而心膂之託猶然藩邸之舊役矣豈所以示廣於天下乎傳稱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于其時廷臣智慮胸襟信莫如太宗者玄齡元功尚墮此解餘子者又可知

矣上聞景州録事叅軍張玄素之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御史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擢爲大理丞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矣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太宗生而神聖而又起自民間備詳情偽經嘗磨勘暢曉經綸感良弓一事不知因以悟一人智慮不足令五品而上更值中書備顧問焉明目達聰好問好察此所以民無隱情闕繇紕政而貞觀稱極盛之治也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將將紀七卷終

將將紀卷之八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富春　馬邦良君遂　梓

帝紀

唐太宗　下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厲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一日萬機豈能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受成雖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盡心竭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官自今詔勅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見勤政雖帝王之美而任人尤致理之要天下亦大矣多疑好察

視天下舉無一人可任者此因隋之所以亡也而太宗乃能鑒之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端拱於穆清而總其成馬仍令百官執奏勑行之未便者而又戒其阿從不盡己見請獻者何必比干乎固人人共有之心也有君如此其誰負之乎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亦知是堯舜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遠魏徵曰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故知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才自用故口誦堯舜而身履桀行曾不自知以至於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議者皆謂人主當獨運威權又云宜振耀威武征討

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帶刀宿衛並襲衣冠徵之力也創業之君國威方振急於布德施仁脩文而天下以歸心中季之主萬幾叢脞豪猾伺隙生奸所宜克詰戎兵飭武備而釁萌乃不作此張皇六師召公所以致警於成康也酋長帶刀宿衛誠文德所綏頡利成擒亦自是武功之效魏徵蓋曉暢政幾者而太宗能信用之且以歸之功馬身致太平有由然矣上許公主嫁薛延陀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勑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靈州

召真珠可汗會親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為聘經涉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今一朝改悔得少失多使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上不聽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

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聞之曰蓋蘇文弑其君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對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隱忍使彼得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晚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為遼東郡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上欲自討之群臣諫皆不聽十八年車駕幸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京師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

大總管亮帥舟師自萊州泛海趨平壤世勣帥
步騎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下詔親征高麗
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不能禦
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
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
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
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
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
其情可見矣突利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武

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庚戌上自將發洛陽以
特進蕭瑀為洛陽留守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
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
石張亮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五月己巳拔之
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
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上自將數百
騎至遼見士卒負土填塹分其尤重者於馬上
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世勣等攻遼東城晝
夜不息上復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鼓譟

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末爇
其西南城樓延燒城中麾將士乘埶登城高麗
力戰不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
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
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
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何
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
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遂克之并克蓋牟城丁
未車駕發遼東至安市城攻之丁巳高麗北部

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救安市直進至安市城
四十里上命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
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
至安市城東八里依山而陳高麗合靺鞨兵長
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
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
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
爾國彊臣殺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
心入爾境以芻粟不給取爾數城俟爾國脩臣

禮則所失必後矣延壽信之不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正兵萬五千陳西嶺長孫無忌將奇兵萬一千自山北出於狹谷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勅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

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即召見拜為遊擊將軍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降入軍門膝行拜伏請命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遣之稽顙歡呼聲聞數十里外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兵精并諜其城主材勇建安兵弱糧少若出不意攻之必可克也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世勣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

糧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安市人望見上旌蓋輒乘城鼓譟上怒甚世勣請克城日盡阬之安市人聞之守益堅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敢不獻誠安市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

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宜乘高麗洶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上乃止督諸軍急攻安市江夏王道宗率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竟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師衆役久糧食將盡乃勅班師耀兵於城下而還城中

屏跡不敢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能固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水深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助役冬十月丙申朔至蒲溝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勑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驆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高麗之伐幾續隋亡太宗舉動之乖莫此爲甚堕碑停昏頊方有譏魏徵而及此失意之際乃追思之爲之祀以少牢召妻子勞慰之雖始之不能柳貪功之心而終事不復蹈護短之轍嗟夫官渡敗而豐誅韓原獲而鄭戮彼二君之用心以視太宗何胥壞遂絕乎李世勣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刺史各賜金贈遺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

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于是北荒悉平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閒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龜茲王褒失臣禮漁獵隣國上怒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素玄以爲瀚海都護統瀚海等五府皋蘭等七州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咸頓首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能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膝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則敬之不肖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士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

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全今日之功也自古帝王開疆域之廣者無如漢武帝而混華夷為一統者無如唐太宗推原所由皆自於知人任人得之何代無才自足以了天下之事惟時無知人之主鼓舞而驅策之此國勢所以日頹而事無賴也好大喜功請姑未之論兩主之失於其時東征西討隨所指使未嘗之人奴僕綰大將之符俘囚總六師之寄充充乎虎躍龍驤用之不盡彼豈不與他主同區宇撫御我而何其豪俊之多也太宗有感成功推其五事加於往代而其中四者總之納善容賢知人而善任使之也其成功之出於衆也不亦宜乎突厥部衆離叛帝力圖進取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邪於是帳部皆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北帝曰昔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卒降匈奴其功尚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葷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上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撫之頡利雖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諜知之謂李世勣張公謹等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實難詔使既到虜必自安若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其所欲公謹曰上已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衆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保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奏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曰昔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則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增戶至五百已復諭之曰向人譖公今朕悟矣加賜帛一千疋遷尚書右僕射功名之際自昔難居忌口多方莫測所自非豁人主明雖以李靖之功其能免新息之疑史萬歲之戮哉而況其違詔旨促天使又

自有貽人口實者乎太宗於聞謗既不廢其功及既悟又復加其秩古稱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若太宗者良似之矣頊之告老優詔獎許之以檢校特進就第賜靈壽杖吐谷渾之寇邊也帝思之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甚以為西海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惟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殺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死靖改封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積石山旌其功後靖病甚帝幸其家撫之流涕薨贈司徒給班劍羽葆鼓吹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附上嘉之謂侍臣曰昔隋煬帝不精選賢良安撫邊境

惟勞民力築城朕今委任世勣使夷狄畏威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有顯允之方叔則蠻荊來威有文武之吉甫則萬邦惟憲此自昔帝王馭夷狄安中國之上畧也得人則畫地可守非人則雖洪河大山不足恃也況區區數仞之崇墉乎太宗以能任李勣過煬帝之築城信矣然設險守國亦自是王公所不廢也惟恃險而不任人斯為務之末矣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世勣為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陀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

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療上即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泣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及帝寢疾謂太子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必為汝致死力乃出以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還拜為洛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甚矣人之難知也勣初事李密暨其降也不背密以邀功已密誅復請於朝為服縗塟其塚忠於所事如此乃高宗立武氏衆朝議之謂不可而勣獨贊而成之以貽唐祚之禍是何其忠於事密乃不忠於事高宗哉則不學無術知以狥主為忠而不知為社稷計也而太宗乃為其子以恩結之嗟乎蓋至於感恩而

後國郭則其忠也淺矣太宗於是乎不得為智矣太宗之討劉武周也尉遲敬德為武周將與宋金剛來拒金剛敗奔突厥敬德收餘衆城守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城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降卒八千還令敬德統之屈突通慮其為變驟以為請王曰昔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並能效命今孫委任敬德何疑之有已而武周降將多叛去衆疑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咸言敬德情志未附其

人勇健非常留之貽後悔太宗曰孫所見異是敬德果翻背豈在尋相後耶遽釋之引入卧内賜以金寶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終不聽讒言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者以此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敬德感泣是日因從獵榆窠忽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卻敬德翼太宗以出更率騎兵與世充戰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畧獲排矟兵六

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心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其相報之速賜金一篋此後恩眄益隆豪健之輩未必心膂不忠然其氣貌昂藏俾人望而不信自昔降將以此枉殺者多矣非太宗之智能照燭畧能駕馭視彼尤彊之輩若撫摩其子弟而馴帖之也則如敬德者豈復有餘命為唐翊運之元功乎然則非敬德能忠唐則太宗之能用敬德也此人才所以惟上所使也突厥來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敬德輕騎出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走敬德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必面折之由是與執政不協嘗侍宴慶善宮有

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喻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而罷謂之曰朕每讀史見漢祖功臣被戮意每尤之及居大位務欲保全卿何屢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咎也國家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幸自脩飭無貽後悔昔呂蒙勸吳主謂天下未定聞將如甘寧必容忍之此所謂用人之勇去其暴也太宗既知敬德之長不可捨而又知敬德之短不可容溫顏以撫之厲詞以飭之宛若慈父之愛成其子弟也此敬德所以悟而脩飭既能杜門不出以保其終也則太宗成全之造也君恩同罔極信哉以為鄜州

都督人有譏之者上面謂之曰人或言卿反何也敬德對曰臣從陛下征伐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而泣上流涕撫之大軍之討高麗也令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水赳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不可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輩職在前鋒當清道以待鑾輿何待之有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後攻安市城築土山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念昔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也釋不問（雖水敗將異日並為元勲蓋勝負無常必以一眚掩德則纍鼓之纍臣又何以恢西土覇業乎道宗雖失計於後已立效於初其功過有足當者矣太宗宥之允矣）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為其針賜以御膳長孫順德有佐命功賜真食千二百戸并以宮女常令宿直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

餽絹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勲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弘益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至是然惜其功不忍加之罪也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賕桒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性至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賞以酬功罰以懲愚順德以外戚元勲受賕枉法此必誅之罪也太宗不知之乎誠念夫剏造之艱難而不忍見功臣之駢首以就戮也賜絹之辱豈真過於用刑所謂殺之何益其用恩也婉矣胡演經生耳烏能達此）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閲功臣圖見其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順德方頹然醉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及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史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太宗討平劉黑闥以薛萬均驍勇引為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亦愛之引置左右及建成誅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噪欲入秦府将士大懼梟建成首示之萬徹乃退與數騎亡終南山太宗

累遣使諭意萬徹乃來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歷遷殿中少監王珪魏徵勸太子除秦王者乃建成甫誅拜為諫議大夫萬徹率宮甲鼓譟攻玄武門及見太子死乃避匿山中而太宗以為忠于所事歷遷至殿中少監馬胸襟眼孔迥與衆殊蓋非胸襟大烏能忘讎而非眼孔高何能識士如德宗猜忌一語參差郎疑為賊人行間諜矣惡能得天下之心乎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為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郤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

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擊吐谷渾請之同行既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猝與虜數千騎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武衛大將軍上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于丹霄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意賜萬徹而忽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勲舊不幸早亡豈其冤靈亦

欲朕之賜邪令更取膜皮呼萬均名賜之焚於殿前侍坐者無不感歎文武並有聞生之才忘怨棄瑕乃能得其死力盡其器用情之可恨有過於薛萬徹者乎太宗朕之俘囚而拜為統軍引置左右恩渥矣乃去事東宮已復領兵為之効死彼其時得志豈復有太宗哉而太宗方委曲以招之高官大爵以寵之曾不以之介於心焉此萬徹兄弟所以奮不顧身為國家効功於朔漠也至膜皮焚賜又幾同枯骨之仁矣有人心者能無激乎萬徹在軍中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太宗謂之曰上書者多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棄過不罪卿也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太

宗惜其才而免之以為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引與之籌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龎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十疋有告師立自言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者太宗召謂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五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高遠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暨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已

循躬已踰涯分何敢言反太宗曰知卿不爾此妄言耳賜之帛六十疋延入卧内慰撫之太宗之馭諸將既有不測之威使人畏而又有不測之恩使人感聞誇之生以一語開其心腹破其奸萌已復厚為之賞以慰撫之其處尉遲敬德劉師立竝用此道此英主之奇術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將軍丘行恭者性嚴酷僚列皆慴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召復之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彊弱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者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

行恭從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廻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無敢前者然後下馬拔箭以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右武候將軍張士貴破反獠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僅聞其語耳於公真見之矣文德皇后之塟也段志玄與

宇文士及分統士馬止宿於章武門帝夜使宫官至二將軍處宇文士及開營内使者志玄閉不内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矣雖周亞夫何以加焉後授金州刺史封褒國公劉仁軌汴州尉氏人少恭謹好學遭隋末喪亂不遑專業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每上表輒以草示仁軌為之改定數字瓌

甚異之赤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仁軌特加誡諭期不再犯而寧暴横滋甚遂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敢殺折衝遽追入與語奇之擢授櫟陽丞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貞觀九年率衆内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内及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爾以未奉詔旨秋

毫無取既降別勅乃受之及所取者老弱故弊而已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契苾何力其先鉄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鎗墮馬徒步而鬬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窠穴乃自選驍鋭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

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排毁之欲擽爲己功何力不勝忿遽拔刀起欲殺之諸將勸止之太宗責問其故何力乃言萬均敗衂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所以安寧之也太宗乃止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巡撫部落時薛延陀彊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部聞之大驚曰主上於汝等恩厚任我又重何忍乃圖叛逆衆不從共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今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入延陀即明非其本意曰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者言其狀太宗乃泣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何如還乃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許降公主求何力還

拜右驍衛大将軍有君不患無臣如風虎雲龍氣求聲應而世每謂無才吾不信也太宗晩年宿将盡矣存者老矣而張士貴薛仁貴奮於行伍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拔於戎俘劉仁軌擢於縣尉如江河卓與劝功宣力顯名於時則太宗之知人善任使所以攄駁勁別之者有其道耳上朝暇時引諸衛騎兵統将等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相盛衰軒轅善用五兵故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逮隋不使兵士素習干戈故突厥來侵莫之能禦致遺生民塗炭今我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唯習弓馬閑居則爲汝師禦寇則爲汝将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庭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側陛下親在其間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柰何宿衛之士亦存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皆爲精銳軒陛彎弧縱矢若非太平之觀而又以人主身在其間尤有意外之慮太宗不知之乎顧其威神足以懾衆而思意可以感人有不可以常理律者所謂閑居則爲爾師禦寇則爲爾将蓋是實語實事由是人思自劝不數年而宿衛皆干城之士矣此所以四征不庭而無思不服也則太宗安不忘危之效也上嘗言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彊弱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三代後創業之君大率皆以馬上得之未有不身在行間經涉鋒刃者而獨漢之光武唐之太宗後唐之莊宗則又身先士卒陷衆推堅稱千古英雄之將也至曉暢兵情諳練韜畧則太宗其尤矣兵豈能皆彊以弱當彊以彊當弱乘除而挫損之則勝數常在於我也它日又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皆戰之髓也此所以兵不留行而往無迎刃也又語李靖曰當今将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者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善醫者必察藥性善馭者必察将才知其性而後藥可使效辨其才而器使之而後将可以效功也漢祖於魏将尚察知之度其識幹之不能當所遺也此所以往有成功也觀太宗之評李

勣道宗薛萬徹其長其短若銖兩寸量之者此豈徒以濟國事制量配合救弊補偏所以駕馭而成全之者又必盡其道矣他日又謂靖曰古者出師命將
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
授之以斧曰從此下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
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
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其儀如何靖
對曰臣竊意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
於神也授斧鉞推其轂者所以委寄與權也今
陛下每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

徼以神至矣每任將必使之得便宜從事此則
假以權至矣亦何異於致齋推轂古禮義同不
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事為後法又間
語李靖朕觀諸葛亮嘗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
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疑此非
極致之談靖曰武侯誠有激而云臣按孫子曰
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
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法也
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

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故兵有制雖庸將
保不敗若兵自亂賢將危之矣又何疑焉上嘗
然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
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
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
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推轂授鉞之儀
誠如靖言可不講至臨軒遣將之禮則似不可以不行也將以三軍司命寄之乎一人而可不重乎教閱之法尤不可忽此孔明所以謂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蓋與繫於此也李靖復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

者庶幾成有制之兵也此其中節度必有參乎古法而當乎人情蓋三代後制兵之善無過衛公者矣惜乎其法之不盡傳於世也以太宗時兵疆士勇何如而靖尚有譏於教閱之未盡如法也後當如何哉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頴 校

將將紀八卷終

將將紀卷之九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卽登獻和
蒼梧 楊際會士遇
新喻 張喬松爾操 梓

帝紀

宋太祖

宋太祖涿郡人也姓趙名匡胤父弘殷爲周岳州防禦使母杜氏後唐天成元年明宗於宮中焚香祝曰我本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蚤生聖人以爲生民主五代皆篡奪之君人人有叛逆之意而獨莊宗之有天下取之亂雄爲正明宗之有天下迹雖同篡而心則非盖真有不得已者也焚香之祝藹然誠心者冨躭榮誰能念此明年匡胤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周太祖討李守貞應募居幕下補東西行班首及世宗登極與典禁兵北漢主入寇世宗親帥六師禦之與戰于高平兵始交指揮樊愛能等先遁世宗身自搏戰匡胤奮曰主憂如此臣子何用生爲麾同列與俱馳陷其陣北漢兵大潰還拜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三年春從征淮南首敗唐兵萬衆于渦口生擒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外弘殷嘗夜還詣軍門呼匡胤開不啓曰君事也從征壽春還拜義成軍節度檢校太保征濠泗爲前鋒時南唐砦于十八里灘世宗將以槖駝濟匡胤已躍馬截流渡矣騎隨之遂破其砦取其戰艦乘勝進逼泗州下之唐主畏忌匡胤行間于世宗又以白金三千兩遺匡胤匡胤悉以輸于內府間不行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尺題曰點檢作天子訝之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因罷永德簡匡胤代之帝王之興自是天命木尺之書必由人作彼其時宋祖固未爲點檢也亦異矣以識故而疑點檢簡匡胤而代永德豈天命信有定耶大率五代時驕兵悍卒習於叛上而輕於易主於其時將領中威望誠未有與匡胤比者矣則雖曰天命亦人事也此所以世宗甫崩中外即萌推戴之意世宗崩子宗訓卽位加檢校太尉時主少國疑中外容有推戴之意適鎭定諜傳北漢主會契丹兵自土門入寇周主遣匡胤禦之幕容延釗

帥前軍先發都下讙言將以出軍日冊點檢爲天子癸卯匡胤發汴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都押衙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都知趙匡義及掌書記趙普遣牙軍使郭延贇馳入京師報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兩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將士逼匡胤寢所露刃列庭廡曰諸將無主願冊尊太尉爲帝即被以黃袍扶出廳事羅拜呼萬歲擁逼還汴匡義進曰夫王天下者必使百姓戴之京師天下根本請號令戢擄奪匡胤乃攬轡誓之曰汝等既立我爲天子當從我言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凌虐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匡胤進登明德門令兵將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

范質等至列校羅彥瓌挺劒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太尉爲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衮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遷之西宮大赦改元開寶國號宋遣使徧告于諸國及藩鎮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巡北邊各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以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爲樞密使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李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其子守節爲皇城使筠亦不從北漢主聞之乃以蠟書結

約筠舉兵筠遂發兵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送北漢乞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勢甚危雖倚河東爲援未當得力大梁兵甲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之險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從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勅令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周世宗亦仁明之主梓宮在殯節士何慳秉義無闕者僅一韓通耳次者筠次者重進何其少也豈德不足感人耶抑于其時習慣

於亂雄之接跡不爲評耶可嘆可嘆一事有一事之機一時之局投機而後可以濟事一識已而後可以圖功問丘仲卿之爲策得矣而筠不用是空抱憤志而往爲人擒也宋祖真知兵雖紛紜遣將而急令扼太行之隘無俾得下則筠固在吾網罟中矣而帝自帥大衆繼發山險多石帝於馬上負數石將士爭負之卽日爲坦道進與守信等會大敗筠于澤南殺神贊筠走據澤州列栅圍之馬全義攀堞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初大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已爲節度使感舊恩時復泣監軍陳思誨奏言常山近邊地崇有異心不可任帝曰

我素知崇篤恩義者此有激耳遣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亭飲愽帝咲曰果若朕所料時平盧軍節度李重進叛卽改命崇爲節制帝志期混一將取江南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聞之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來朝唐臣有杜著薛良者以罪來奔獻平南之策帝惡之命斬于市竇儀爲學士帝召儀草制見帝方岍幘跣足卻不入帝遽索冠帶見之儀曰陛下方創開大業宜以禮示天下恐四方豪傑聞而

解體也帝謝之帝欲察群情向背頗微行或以諫曰天下初定人情難知至尊出入宜慎帝咲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昔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輒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天命信非人所能爲而微行自非天子之事深居高拱者病於上下之不交而雜跡宵行者亦過於褻尊崇之體且以萌窺伺之奸也宋祖豈真無意外慮者耶故同一微行在成帝則爲荒淫在顯祖則爲狂暴而在宋祖則意在於察奸也雖然亦勞矣四海九州業山莽澤何地不可容奸豈微行所可徧耶大率取之可疑故居之不安耳時趙普爲相每退朝不敢去

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安今一榻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邪帝曰吾欲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矣不如姑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安所逃乎帝曰吾意正如

此又嘗出示幽燕圖問進取之策普對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趙普雖非名世之儔然帝王之興亦自有腹心之佐如高帝之於子房世祖之於鄧禹昭烈符堅之於諸葛亮王猛皆忘形爾汝昕夕諮詢故諸臣得以展布腹心佐其一籌畫非止備員而已觀宋祖所以待普者譪然故素之交也其所以憂天下者戚然有不敢安枕之意卒用其策以削平僭亂混一區宇收藩鎮之權建久安之業宋儒至頌普有仁者之功則以帝能盡普之長故普得展罄其底蘊也不然森嚴堂陛謇款莫聞雖伊呂何所資以承弼況如普者哉建隆二年太祖既誅李筠

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闘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國家之利器惟利與權有權者則可使人操利者則可得衆一分於建侯而周以弱再分於庶孽而漢以亂三分於藩鎮而唐以亡揀精銳盡集之京則形勢尊而四維以弱收泉貨悉歸之上則元氣實而踰僭

自消足食足兵窮黷彊霸即二帝三王之以道化民不能廢此矣而宋祖又承極弊之後思所以爲振起之術則舍兵財之收拾他信無可以措手者先儒謂趙韓王有仁者之功究其作用則是霸者之緒餘也雖然非霸也以霸用之則霸以王者用之則王也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之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力不至此念汝德無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請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

今天命已定誰敢異心上曰不然汝曹誠無心其如麾下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亦不得矣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賚賜之者甚厚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趙普雖善謀宋祖卻善斷讌咲之頃遂以固三百年磐石之基極屢朝沉錮膏肓之疾兵權既解則上下相安情意既孚則猜嫌不作此豈獨國家之福抑亦勳臣之福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爰自唐天寶來藩鎮竝聚重兵租稅所入以自贍命曰送使留州上供者甚少五代鎮埶益彊率領部曲土場務厚斂以肥己帝夙知其弊乃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

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停留每鎮帥缺即以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財賦俱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等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之權皆歸于上矣殿前寺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勇技藝過人者悉送都補禁旅又選彊壯之卒定為兵樣發諸道如式召募之教習成送闕由是獷猂皆隸禁伍厚其糧賜居常親自案閱訓練無不一以當

百諸鎮亦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志者矣又分遣禁旅立為更戍法使遞互守邊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亦不至習于驕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故法無全利窮則變變則通宋祖欲收藩鎮之權故揀天下精銳聚之京師而其末也受其困又慮兵久聚驕惰而不可用也立更戍之法使遞互四方而為之守而其後也病其勞嗟嗟有之矣有之矣此誠數十年後所當相時而為之損益者以彼其時欲以拯極重之埶則此誠為對症之良劑也而可病乎）次年春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鎮入朝帝宴之後苑酒酣謂之曰卿等皆國宿

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優賢之意彥超喻
旨即前奏曰臣本無勞勩久冒寵榮今已衰朽
願乞骸骨節度使武行德白重贊等各叙閥閱
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皆異代事何足論明日俱
罷鎮奉朝請宋祖真豁達之襟其制馭豪健佳於立談之頃昔人謂奸雄之始以片言折之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不足若宋祖之制馭諸將消弭禍亂真可云樽俎折衝矣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武義節
度使孫行友鎮易定歲久狼山佛舍妖黨寖盛
及帝即位行友不自安乃繕甲兵將棄妻孥據

山寨以叛帝聞之遣李懷節馳騎會鎮召兵若
巡邊者徑入定州行友不之覺也已乃出詔示
之俾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削其官宋祖之防奸也冣密故四方之異趣者先事而知潛師以入其室挈族而歸之朝禍變消弭何其簡易大抵創業之君慮周四海杜漸防微每每如此李漢超爲關南兵馬
都監民有訟其彊娶已女及貸錢不償者帝召
其人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耳又問漢超
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
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貴臣汝女爲之妾

不猶愈於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
不能保況所有財物邪責其人而遣之密遣使
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後勿復
爲也宋祖多權畧史所記氣象殆失真大率豪健之資其所鼓舞駕馭類非意想所到如欲解石守信等兵則勸以市田宅爲子孫之業買歌童舞女爲娛樂乎氣商量其誰不感悅欲激李漢超効死則責其訐之者而密遣人諭令還妾償債其誰不戴恩蓋法不可廢而情必貴通威不可弛而恩必下逮是帝王制馭之大畧也漢超感泣砥脩政理
吏民安之郭進爲山西巡檢使脩舉軍政威令
嚴肅帝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

貸汝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押
陣屬與北漢戰退怯進斬之止餘十數奏至上
方閱武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
二小違節度遽殺之誠如此壟種健兒不足供
矣而潛遣使諭進曰此輩恃宿衛驕倨不稟令
戮之是也有軍校自西山來訟進不法者帝詰
得其情送進令殺之適北漢兵犯境進曰汝能
許我有膽矣今貰汝汝能掩敵否當薦汝如敗
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捷進具奏補

軍職帝從之將帥非假之法則不威非委以誠則不固以一人察而召臣以一人毀而棄臣此文帝之所以見規於季布也宋祖之遣戍卒也曰我猶貰汝郭進殺汝矣蓋假進以法也法行則威立矣於誣告之者則付進俾自戮蓋委進以誠也誠感則心固矣此將帥所以用命又嘗命有司爲進治第京師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國制惟親王公主用之帝曰進爲朕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之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其寵異將帥多類此自昔將將者惟高祖爲天授度越百王矣人謀之工曲折備至則無過於宋祖於宿將則收其㩁俾奉朝請而極其富貴之樂於邊將則破除譏間以深結其心賜第京師以滿足其奉惟不多與之兵縣高其秩於獎遇之中有陰爲之節抑者蓋深懲往轍且奮起行伍故能備察其情曲致其款如此也不然其何以革五代桑將之風而恢三百年之丕緒乎初定百官輪對制每五日內殿起居畢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仍許非時上章有國者要機在通上下之情故自昔願治者必多方以開進言者之路師箴工諫矇誦瞍賦道亦夥矣然未有如宋輪對制之爲善者也使不居言職者因八人有獻替之門即無意納忠者亦人人免偷惰之習又雖無情理亂者亦不得不究心於經世之講輪次當身人思自獻此事無大小所以毫髮上聞官無崇卑人無賢不肖備員承乏者咸孜孜焉計慮圖回而不已也至於事關急切則又許令非時上章備矣此最宋制之善所當行之千萬世不革者以趙贇爲彰武節度使

贇至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延不絕林莽間遠見旌旗羌渾望之莫測相視奪氣帝嘗注意謀帥故命贇屯延州而使姚內贇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募驍勇爲爪牙凡事中機宜者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酒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詗知敵情預爲之備設伏掩擊以致克捷故累十年無西北之虞得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孔明之北伐先定南中晉悼公之復霸和戎爲首蓋必如此乃無內顧之憂也宋祖初興四分五裂度其當守者在北而可規者在南故選用將帥樹置邊關以控扼形要而舉全力以恢拓東南并荊南收巴蜀下江南取南粵兵不留行以成混一之勳蓋所以處之有其道也此大經畧也不然將皇皇焉應接之不暇自守且不足也而可以謀人乎至所以撫馭

諸將尤爲曲當情款位不令高而來朝則令坐賜宴以優其禮兵不與多而所轄筦榷則聽其圖回貿易以資賞間諜及死士故以十五萬之兵分布三方不闕寡弱則市租皆入幕府士飽馬騰之明效也此亦可爲邊閫置將之法初湖南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内兇狠者誅畧盡惟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爲亂惟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立文表果怒曰我與行逢竝起微賤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曹會保權遣兵代戍道出衡陽文表卽驅以襲潭留後廖簡素易

文表不設備文表徑入府中乘簡醉殺之文表遂據潭州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仍請援於朝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曰高繼冲甲兵雖整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民困暴斂兼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逼巴蜀北奉國家其埶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也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兵未至保權已殺文

表于朗處耘至襄州遣使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彊弱處耘待之有加向夕延釗召保寅宴帳中處耘密帥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不爲備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待延釗而自率親軍入城比繼冲還宋師已分據衝要矣

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内三州十七縣遣使奉表納之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授繼冲都指揮使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爲黄州刺史延釗進克潭州將趨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從富以兵逆于澧延釗擊敗之李處耘擇所俘肥碩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聞者寒心遂潰延釗長驅進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

權以歸帝釋之以爲千牛衛上將軍湖南悉平詔詮通判于諸州又以常參官知縣事以分節度使之權帝既得澤潞欲事河東以問於張暉暉對曰澤潞瘡痍未起恐不堪命不若戢養民力稍需完庶然後圖之帝以爲然至是謀蜀以暉鎮鳳州使盡圖其虛實險易以聞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溥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問于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

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竝以本官參知政事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辰州在唐世分錦溪巫敘四郡暨末造蠻酋分有之各阻險以自固湖南既平帝思得諳夷情沈勇有智者鎮撫之有薦徭人秦再雄者帝召至汴面察其可任遂有是命幷許自辟吏租賦悉與之創業者必具大識見亦必具大度量宋祖蓋燭知谿峒之變不可以文法治也故直從徭族中訪拔再雄焉一見拜爲刺史并租賦悉與之俾自署職何其經制之宏而作用之簡乎人面獸心自非諳曉其情者徒鈍兵鋒轉增多事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

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宣布綏懷之意蠻族從風而靡自是荊襄無復邊患潘美尹崇琦等奉命討南漢攻郴州拔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際唐亂割據於今五十年餘幸中原多故狃于偏安主不省兵兵不知戰今天下亂久矣亂極必治請飭武備以戒不虞幷肅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屑心至是始懼以廷琄爲招討使屯洸口潘美獻到俘獲上召其

內侍俞延業訪以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刀山劍樹鬬虎抵象之刑而又役重歛繁入城者輸錢米斗者納稅離宮別殿偏飾珠璣沉湎慢遊科需犒宴帝爲憮然嘆曰我當救此一方初帝欲伐蜀而苦于無名適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諱說蜀樞密王昭遠曰公世非勳閥驟處樞近不身建大功何以塞士論若通好幷州俾之發兵南下而我自黃花子午谷出應之則中原表裡受敵關內之地可撫而有矣昭遠然之言于

蜀主遣趙彦韜間行約北漢彦韜叛之以書獻于帝帝得書咲曰西討有名矣令彦韜指畫山川曲折及兵砦戍守之處而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彦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以伐蜀命之曰凡克城寨止籍器甲芻糧餘悉以班將士所欲得者土地耳仍勑所司為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嚴備全斌等由鳳州入光義等由歸州入蜀主以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為都監

韓保正為招討使禦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乘勢逼羅川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崔彦進遣將奪其橋與萬友康分道擊之蜀人敗走王昭遠復引兵出拒三戰俱北昭遠退保劍門初夔州隸江作浮梁上竪敵柵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按圖指示之曰至此慎勿以舟師角必先以步騎陸擊之俟其勢郤乃以戰櫂夾攻之及師至夔未到鏁江三十里卽分哨舍舟進奪據其浮梁乃挽舟上師遂進次益光

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請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有牟進者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強即與官道合矣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繼發跨江為梁以濟蜀人棄寨遁遂進次青強昭遠聞之留偏將守劍門自引衆屯漢原坡以待全斌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東川匿倉舍俄官軍至并崇韜禽之蜀主聞之大懼乃多出

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等至綿州聞劍門已失守遂遁還所過焚倉廩廬舍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老將石斌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養士四十餘年遇敵不能發一矢今固壘誰為效命乃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以呂餘慶知成都初全斌甫西發屬汴大雪帝設氊帷于講

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尚覺寒念西征将士衝冐風雪何以堪之即解裘帽遣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将曰不能徧也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裘之賜豈能辟三軍之寒而士生感激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取亂侮亡蜀平計不須此然脩師而将之亦自足生感奮矣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全斌等既平蜀後頗恣荒宴又不約束部衆蜀人苦之已而詔發蜀兵赴汴優與裝錢全斌等復掝其數縱部曲科擾之兵皆憤怨行抵綿州遂作亂刼屬邑有衆十餘萬自號興國将

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撫之光緒盡㓕師雄之族納其女師雄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崔彦進高彦暉等分道進討反爲所敗又遣張廷翰擊之不利師雄執盆張於是卭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患之與諸将誘至夾城盡殺之孟昶擧族至汴待罪闕下上宥之賜昶

爵秦國公帝自聞蜀亂凡使至必令陳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黷貨殺降之罪惟曹彬廉約因責降全斌從義節度留後褒賞曹彬彬入叩首謝曰諸将竝被罪臣何人敢獨受賞帝曰懲勸國之常典卿何辭焉全斌雖有平蜀之功寔有亂蜀之罪僅從謫降已屬輕典既平江南乃即召還其節鉞馬且賜之寶鏹萬鎰曰久負卿以時方有事恐人效尤不得不創卿爲例也其不忘勳報如此董遵誨之父名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嘗依馬遵誨憑父勢狎侮之一日與論兵理屈遂拂衣起帝不能平

遂辭去及帝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尚記紫雲黒蛇之事乎遵誨惶恐伏地請死俄有卒訴遵誨不法者上釋不問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遵誨爲感泣已而遵誨陷幽州帝復厚賞邉民贖出之仍加優賜睚眦必報蓋是庸人之情忘怨棄瑕乃見帝王之量塵埃中不可物色天子帝蓋知之審矣遵誨瑣瑣者何足以芥蔕其襟府乎用人常用其感恩者致死常須其效死者以能盡其器用故事罔不集而且無意外之憂矣至是以夏州屬邉要乃授遵誨通遠軍使遵誨至郡召諸酋長諭以威徳皆感悅後數月復擾邉遵誨率衆

深抵其巢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自是夷落肅然三年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帝遣諜者傳語漢主曰周與君世讐也不服者宜我固無閒也何為困此一方必若有志天下者宜下太行决勝負漢主附諜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乃遣李繼勳等帥禁旅伐之北漢司空郭無為弑繼恩立其弟繼元遣使告卽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救之帝亦遣諭北漢主必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諭郭無為許以邢州節度無為奉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李繼勳等至太原聞契丹兵至引兵歸北漢主因大掠宋晉絳二州而去帝怒欲復伐之以問魏仁溥對曰欲速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帥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閏諸州饋集上黨車乘塞路惡其稽緩將罪轉運使趙晉曰六師方出轉運使被罷敵將窺我之虛實矣第俾治劇者蒞之可也上悟乃止二月至太原築長圍圍之立砦四面守之壅汾晉水灌其城漢人大恐帝度契丹兵必由鎮定至遣重贇倍道赴之又聞其分兵向石嶺關召何繼筠授以方畧逆擊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整陣嘉山以待契丹兵望見旗幟大駭重贇急擊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以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嵐州悉降時契丹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留戍備為之督察守禦帝命水軍載弩環攻之北漢兵屢敗契丹復遣南大王將兵來援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已困選勁兵急攻之旦夕可下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一可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地會暑雨多疾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鎮潞州徙北漢民萬餘戶而還初帝擇蜀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

内殿直優厚與御馬直等郊賞之行以馬直係
扈蹕增給之川班援例陳乞帝怒曰朕所與豈
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隸諸部遂
廢其班内臣李承進逮事唐莊宗帝嘗燕語問
之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每出狩近郊禁衛
卒必控馬首告兒郎寒冷莊宗恣所欲給之以
此威令不行帝拊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
得天下不能用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
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唯有劍耳居上者必有不測之

賞亦必有不測之威川班誕妄援例請求恃愛狎恩漸不可長誅其首事者而宥其協從者且弁廢其班馬斷之何勇乎驕兵悍卒蓋是帝所所深懲威賞兼行弛張互用所以能一洗因循之習
十月南漢主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勲請伐
之帝未欲用兵令南唐主爲書諭使稱藩歸所
侵地鋹答不遜上大怒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
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宿将多以
讒誅宗室剪滅典兵者惟宦官數輩及宋師至
内外皆震恐宋兵圍賀州南漢主遣伍彦柔将
兵為之援潘美等預以兵伏南鄉岸彦柔夜舶

岍側遅明挾弾登岍方踞牀指揮而伏兵發遂
大亂死者十七八禽彦柔斬之并克其城美揚
聲督兵艦下廣南漢主益憂逼乃以潘崇徹督
衆二萬戴守賀江美乘其間趨韶克之進拔連
桂十二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将兵十餘
萬布象陣於蓮花峰下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
仗置陣前美集勁弩攢射之象奔踶反踐其衆
遂大潰進拔韶州鋹勢益蹙始命塹廣濠而以
郭崇岳為招討屯馬徑以禦宋師四年春潘美

克英雄二州進抵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乞緩師
美不許鋹乃奉表請降美遣其使赴汴請命漢
主復用郭崇岳言為扞禦之備美謂諸将曰彼
編竹木為柵耳若篝火焚之因亂夾擊萬全之
策也向夕萬炬俱發風厲火猛我師乘焰摧之
南漢軍大敗崇岳死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
官屬悉斬其宦者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夏六
月鋹至汴京命有司以帛繫之及其官僚獻于
廟帝御明徳門宣詔責鋹鋹伏請死上命斬澄

樞而釋鋹賜襲衣冠帶封恩赦侯鋹有口辯性巧慧嘗以珠手結鞍勒為戲龍狀極精美以獻帝顧嘆曰使鋹能移此心以治國豈至滅亡一日從幸講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泣曰臣罪當誅惟陛下既赦臣不死帝哂曰朕推赤心于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飲之而別酌賜鋹自昔降王十不全一蓋部曲半在朝蹤跡步生嫌間也暫時撫順旋即誅夷轍跡相尋謂為事理而宋祖獨有如天之度未來也飭館須之既至也開襟待之最可恨者太宗彼吳越王何等恭順挈全域歸朝不煩一兵而又可於盃酒間酖毒之耶若宋祖徵獨劉鋹愧之以視太宗亦霄壤懸隔矣

鋹愧謝帝遣李穆諭降江南其主將從之門下侍郎陳喬曰往必見留若社稷何江南主信之遂稱疾辭而遣使來求封冊上不許命梁迥復諷之江南主不答上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士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彬拜命督戰艦自荊南抵池州守將戈彥棄城走

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初唐人樊若水屢舉不第乃以釣為名浮舟于采石繫絲南岸疾棹抵北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擢若水贊善大夫師至布梁不差尺寸遂乘以度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鄭彥華督水軍都虞侯杜貞領步軍同逆宋師彥華鳴鼓泝流趨浮梁潘美麾兵擊之彥華貞俱敗走彬乘勝進逼秦淮江南兵衆十萬阻水陳城下潘美奮曰美提驍果數萬

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遂徑涉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乘風縱火遂拔其城吳越王俶亦發兵應宋攻常州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進攻江陰宜興皆下之江南主貽書讓俶俶以其書上聞帝優詔答之江南都虞侯宋令贇自湖口率十五萬衆入援順流趨采石美令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而密諭諸將犄角襲擊之令贇大敗遂擒之金陵震駭城陷李煜率其臣僚詣軍門降彬納之遣詣汴凡得州十

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群臣上表稱賀帝喟然曰宇縣分割民受其殃必有横罹于鋒刃者詔出粟十萬斛賑恤之[江南之克以任將得人之故旅拒之外刃無濫加而帝猶惻然憐之捐廪粟十萬以賑之仁矣至念李煜之曾奉正朔而不宣露布以全其體從張洎之忠於所事而奇之以為太子中允皆允有協於興王器畧足稱弘遠矣]彬等還帝御明德門受俘以煜嘗奉正朔不宣露布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孫從官皆錄用之帝責張洎曰教煜不降使生靈塗炭汝之罪也出洎所草蠟書示之洎謝曰

書實臣所為此特其一耳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詔察舉奇材異行孝弟力田文武可用者吳越捷使至帝諭之曰元帥克建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旋遣歸國俶遵旨與妻孫氏及子惟濬入朝館于禮賢宅帝親幸其館宴之慰藉甚厚仍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與晉王叙昆弟之禮既辭帝以一黃袱封付之戒令密觀皆群臣乞留俶疏草也俶益感畏帝以江表底定方内大同西幸以行郊禮因欲定

都洛陽群臣皆諫晉王光義亦謂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也終當徙都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據山河之險以去冗兵法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帝不得已乃從之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汴梁蓋五達之衢為舟車輻輳之所然有事必先受兵抗難無險可據真所謂有德易興無德易敗不可恃以為固者也洛陽未已仍徙長安宋祖之意豈獨據形埶以臨制天下蓋已早見其聚兵之必為弊於後世矣惜太宗之不協心致雄圖之不克竟展也國埶削弱豈獨以議論之多幅員之狹哉於建邦大計業所損者已十之七八矣]帝有雄畧尤善于鼓舞能得人

之死力既平荆蜀收其金帛別貯之號曰封樁庫歲終用有餘者悉併入之以為軍旅之備嘗諭近臣曰幽燕自石晉割以與虜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憐之俟斯庫貯滿當遣諭旨肯以地歸者以此酬之如不然即出以募壯士圖攻取也[燕地蓋召公所封自昔在幅員之內沿邊峻嶺天作長城且其人多慷慨悲歌之儔為前古英豪起事之地割淪左衽誠可痛心然大度河以西又獨非王土王民耶乃直以王斧斷而棄之抑又何耶大率創業之君喻如起家之子豐則世傳以豐嗇則世傳以嗇中國境宇就開創之時業與虜共之矣夫安得而不來胡馬之縱橫以成中原之淪没耶可慨矣]又嘗欲

以百縑易一胡人頭尋又鑿大池于城南講武選精卒習水戰于池中親臨觀之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亦徒言耳其實死豈易事時禁衛皆在側有廂主李進卿奮前對曰如臣者死即死耳遂投入池中救之得免左右內侍善武藝者數十卒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有圈虎啗肉為骨横于喉張而不合李承訓者即探取無所傷又嘗御五鳳樓有風禽罥東南角鴟尾上顧曰有能取者否一內侍攝衣攀桷緣歷危

險取之以獻觀者膽落帝所以賞給者極為豐厚然不假以事任帝起家行伍歷偏裨以至總帥故備察軍旅之情精于教練居常使習試武藝或用力鬭毆較勝負以增俸緡每十月後則令騎兵晨出城習馬暮歸飼之不許飽雖苦寒馬常汗浹耐辛苦而又不至甚肥衛士之直廬者給以棊枰令奕曰此徒端居無他思慮以此遣之耳性寛恕嘗尚食有虱緣食器令去之曰勿令掌膳者知又嘗讀二典觀堯舜世四凶止

于投竄歎曰何後代法網之密邪因為定折杖法以逓減流徒杖笞之制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惟贓吏則未嘗宥也又能保全諸節度使處之者盡美善故亂以弭而諸勲臣亦皆享康靜之福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頍校

將將紀九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禹思睿甫　梓

御將 得可爲法

虞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受命而征苗不請命而班師蓋閫外之權不從中御自古如此也

夏王仲康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征者即掌六師者兵將相習此古人之所以動有成功也後世登壇乃識兵聞警乃擇帥與古人之置將異矣

商王成湯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周武王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元聖者誰伊尹也仁人者誰太公望也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周宣王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
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
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
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有鷹揚之尚父所以成伐商之功有赫赫之
南仲所以建于襄之績太原薄伐所仗者文
武之吉甫玁狁匪茹董旅者顯允之方叔整
六師者南仲大祖征徐國者進厥虎臣蓋自
昔帝王用兵慎于擇将類如此此所以一戎
衣而天下大定而宣王亦赫然稱中興也

齊桓公

桓公與管仲論官管仲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
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
王子城父必欲霸王夷吾在此
管子天下才也文足經邦武能馭衆故鮑叔
牙謂執枹鼓立於軍門之間使百姓加勇焉
弗若也身兼将相可矣及桓公與論官乃曰
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必欲霸王
夷吾在此是直以相道自處而以用兵之事

專委之城父矣鄭侯必舉淮陰景畧必任鄧
羌此不但經制之宜勗勦寧濟亦自非一手
一足之所能為也

齊租金歲終四萬二千管子入復于桓公曰請
以是行一朝素賞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
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
朋易牙賔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
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
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
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
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
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十人
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
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
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
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

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
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
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
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
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
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于莒必市
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
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善用民者必素練善激賞者不待兵交然未
有以四萬二千金未呈一技未接一矢而直
以空言給賞者也此信非管仲莫能行非桓
公莫能聽也惟桓公能聽此管仲所以能行
也而卒以收望陳破敵之功威懾諸侯一匡
天下此昔人所以謂有非常之人乃能行非
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也學步者秪貽誚矣

晉文公

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将中軍

孔子曰爼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抑孰知爼豆者乃即所以學軍旅乎故又曰我戰則克說禮樂敦詩書何其與後之論将者異乎惜也縠旋卒不及究厥績不然而以佐文之霸于先軫必有光矣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

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忘父讎而用其子固難以敬德而命之将尤難而文公乃用之卒以成敗狄之功也已復柄晉之政於國有光焉後之擇将者何以異此

秦穆公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来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師遂東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吾其還也晉原軫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逐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其三
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旣而釋之
秦大夫及左右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
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
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
用孟明孟明增脩德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
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

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
德不怠其可敵乎四年秦伯復伐晉濟河焚舟
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
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
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
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
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三戰三北而相仲世每頌齊桓為難然桓未
嘗舉國以聽仲而仲未嘗僨桓事也與孟明
之所處者異矣再戰再衂卒授之政故史稱
秦伯猶用孟明蓋難之也自昔英君誼辟知
人之明任人之一莫有過於秦穆者矣史又
稱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云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然則非子桑又烏能成秦
穆之高哉此誠可永為為君者論將之法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

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
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
汝等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
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將獲
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力為穆公戰於
車下遂克晉師虜惠公以歸
翳桑之飯餓人豈意其與為公介岐陽之飲
食駿馬者何望其必報上恩施者無心報者
意外激賞之道固自是多方如此耳

楚莊王

楚以子發為將有善為偷者往見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之食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禮之為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彊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不龜手淺事也而以破越取封九九陋術也而齊桓為之倒屣延納兵技多方惟上所用牛溲馬浡俱收竝蓄有時用之也所以為醫師之良謂善偷者獨在所棄可乎惟是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蓋君執經國之體而將有禦敵之權故君必以正命將將可行權就功要以濟國事而非為汚衊也莞庫盜賊昔之用人者有之矣奚獨子發

晉景公

晉侯使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且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救鄭而楚還於鄭不負侵蔡而避楚之二縣於晉為辱矣且軍帥之欲戰者多蓋量其數之可以必克也而書竟從三卿引而歸焉進止惟裁而晉君者亦曾不從中御之不然非幸敵弱以取功必欺敵弱以致敗矣且以全旅遇偏師而止銳將救過之不暇也而又何稱焉

晉侯使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于周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

帷幄决勝樽俎折衝輔周國彊外寧內謐蓋任得其人效固如此也景公以克狄故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而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焉况鄭壤而復有萌窺伺之念者乎奸宄而復敢有萌跳梁之計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此之謂乎

晉師歸自邲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桓子帥師伐赤狄潞氏敗之於曲梁以潞子嬰兒歸遂滅潞晉侯賞之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楚殺得臣而再世不競晉存林父而卒以收破狄拓境之功蓋軍法雖當正而將才亦當惜也諸葛武侯之斬馬謖世每病之蓋用違其才任過其量失在于孔明不在謖也謖蓋

知兵而未用兵曉事而未當事者而驟以艱鉅肩之經創之後謬殆非卒無效者而遽從戮之過矣此蔣公琰所以謂天下未定而先斬智謀士為非計也

晉悼公

晉悼公即位使吕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吕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将新軍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賞延于世葢帝王之彛典悼公思吕錡有射楚王而定晉國之功也録其後而使吕宣子佐下軍念魏顆有止杜回而敗秦師之功也績其世而使令狐文子佐新軍葢即位之善政也既往者不忘勤将來者效可勸矣

晉侯命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

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悼公真英明之主所察舉皆民譽之良群俊奮庸庶務畢舉有光文襄且近王事此其所以復霸至治戎一節命弁糾也使訓諸御知義命荀賓也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命魏絳張老也使訓卒親以聽命命程鄭也使訓群騶知禮皆藹然有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之意親上死長之教行乎其間而非若後之教戰直以技勇相角者也昔晉文公觀兵於有莘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以破楚定霸誰謂有勇知方制挺以撻秦楚為儒者迂濶計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兵者死事將者理官非法非威事何由濟然須敵至而後盡法法不行矣加於卑賤而弛於貴近威不立矣或將能執法而君復護私則軍政廢矣三者皆悖道也兵之敗端也魏絳之戮楊干與晉悼之容魏絳可謂兩得之矣

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古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又曰師克在和綿上之命帥相推相讓宛然有師讓之風矣此將所以罔不當才而師所以必克也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

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昔崔祐甫為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人問之祐甫曰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祐甫固未嘗以此自嫌而人亦未嘗以此為祐甫病則公之故也果其公則雖內舉如祁奚固所以善國事而揚令名于無已也奚之賢誠能違衆舉親午之才又能不負所舉平公在位最久終其世軍無秕政美矣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至哉言乎此所以邇可遠在玆也晉何嘗以威加敵惟其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刑政脩明而敵國自畏之矣不惟其人惟其力是不揣本而齊其末也能有濟乎

齊景公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

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至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

軍勒軍申約束及夕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
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
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
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
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
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
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
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賈以狥三軍三軍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
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
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
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
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
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
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遂盡取所亡封内故境而
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

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
見穰苴尊為大司馬

世所傳司馬法三篇謂是穰苴所作所述者
大都三代遺規有孫吳所不及者以令觀於
出師一節既凜然令人可畏又戚然俾人生
感故敵人聞風解矣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若
晏子者真知人哉

吳王闔廬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
曰子之十三篇吾已見之矣可少試勒兵乎對
曰可闔廬曰可試諸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
宮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而以王之寵
姬二人為左右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
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
設鈇鉞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為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

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矣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出宮女以試勒兵固為希濶事試勒兵而遽斬主之愛姬尤為希有此將威所以行也春秋戰國之際類有敵國外患所恃者兵所重者將後世能行此乎雖然將必如此乃為知兵君必如此乃能任將

越王勾踐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

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

辭反范蠡不報命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勾踐之於夫差雖有必報之讎亦有難忘之感幃幄之籌與蠡計之熟矣知其使者之至必有難忍之情詞也故以許成之意示報於君而以必克之權委制於將司馬懿計定不戰而請辛毗仗節以服衆心晉文公決策挫荊而退三舍避之以酬宿恵葢古人之作用類如此也至於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又自是蠡之所嘗試而熟講者不待論矣

楚恵王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恵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恵王其有焉

事之利鈍無常將之才否有定國之守龜以卜靡常之事兆可耳至將帥之才品待卜乎其人而非才雖卜吉不可任也其人而果才不襲吉可使也卜以決疑無知人之鑒而取聽於卜又烏在其為知志者乎若恵王者亦幾可稱賢矣

韓昭侯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也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

車中不疾言不親指轂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謂明主愛一嚬一笑嚬笑之不可輕以假人誠是矣至於弊袴豈嚬笑比哉戰國之君大率講於申商之教皆刻意以就事功非功不賞故雖弊袴亦不得而輕與也弊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金帛金帛不

已必及爵禄重則俱重輕則俱輕獎衿且必待有功而人尚安有非覬之想乎取節焉是或一道也

魏文侯

吴起聞魏文侯賢往事之文侯問於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将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将與士卒冣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今公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将有别才用非一調吴起所至不終事然用於魯而魯克用於魏而魏彊用於楚而楚霸益其才氣逈絶故如此也風塵之際需以摧鋭陷堅取威定霸可一道索哉

魏文侯攻中山使樂羊将已得中山還反報于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賔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将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将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克敵在将任将在君君之不諒間得行焉将無所施其功矣中山之克允哉文侯之力也樂羊子對不為諛

西門豹為魏守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銭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将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冨武亡國冨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皷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皷之一皷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皷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文侯雖近仁之資至治國亦循刻覈之政故
雖尊禮卜段至踈附先後以寄股肱之托者
兵則吳起守則西門豹皆取足富彊要以抗
難摧彊取威拓境卒以雄於諸侯至西門豹
之富藏於民甲偃於丘一鼓而兵粟鱗集遂
以破燕收地尤為奇事

門人盧弘進
男李類 校

將將紀十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一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攜李 王建中銘新 梓

御將得可為法

齊威王

孫臏為龐涓譖梁王刖之齊使者如梁臏以刑
徒陰見說之齊使者奇之載與俱之齊齊將田
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
子見其馬有上中下輩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
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
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
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
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之千金於
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為師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
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將而孫子為

師居輜車中坐為計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闘者不搏撠批吭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臏脚之徒誰復諒其知兵刑餘之人誰肯任以為將於其時世主方需才之急不擇其類而取之此才賢所以奮身有路也

秦假道于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于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于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仗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不受命於父不改葬其母孝子也不欺死父者必不欺生君信臣也然非明主莫能察也威王蓋嘗烹阿大夫賞即墨大夫且弃烹左右之譽阿而毀即墨者彼於章子既信之矣譏間何由入乎故雖以兵入秦而知章子之為齊不為秦也故為人主者必信臣如章子而後可使將為人臣者必見信於主如威王而後可與權

秦武王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向壽輔之茂至魏令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

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告其母投杼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而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秋甘茂庶長封帥帥伐宜陽踰年而不㧞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以佐茂斬首六萬遂㧞宜陽

將必知而後任任則不必疑人臣必量而後入入乃無不信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曠日持久疑謗之所由生也秦王惟不信其臣故其臣亦不敢自信息壤雖在彼豈所謂君臣相與之道哉其成功也倖矣

魏惠王

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

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懸賞罰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彊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臣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將賞飫賜所以勸賞古帝王之用厚如此至魏公叔座之辭賞而推本於法所從受則幾同賞延於世矣巴寧爨襄策士也執鋭披堅者獨無報乎以此知公叔座之請者請其賞之所不及者且頌其功之有大於執鋭披堅者也功狗功人理自如此此漢廷叙勳所以必以蕭何爲第一也

秦昭王

韓公孫喜與魏伐秦秦王憂将穰侯薦左更白起知兵可以将秦王以代向壽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秦王大悦以白起為國尉

穰侯之於秦亦不可謂無功矣非留意國家安危何由知左更中有知兵之白起乎卒以成秦之彊併六國而吞天下其機括于玆托始矣兵無勝負将有強弱信哉

燕昭王

昭王收破燕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将欲報讎彊齊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亂襲破燕孤極知力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士聞王朝其賢臣必相率趨燕矣昭王曰寡王将誰朝而可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君遣之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以報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請先從隗始隗

且見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郭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聞之自魏假節至燕昭王以為上将軍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毅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驟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徑於結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昭王曰善遂合楚魏趙之兵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燕兵追北入臨

淄盡收其貨寶焼其宮室宗廟

人才者國之楨幹将欲濟傾扶危非才賢誰與集事而非折節下交何以來賢一樂毅入燕而燕霸去燕而燕危謂世不在才乎然破齊者毅而任毅者則昭用毅者雖昭而來毅者則隗噫嘻人主非經懲創亦疇能折節下士至此乎

燕師既克齊齊城邑皆為燕惟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樂毅圍二邑朞年不能尅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為壘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以鎮撫新民三年猶未下或讒之於燕王曰樂毅智慮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此非其力不能㧞計久伏兵威以服齊人之心南面而王耳今齊已大服所以未發者以妻子尚在燕也且齊多美女又将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

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繼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群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讎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竝為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昭王之義槩滿胸樂毅之忠誠逼臆如揭日月千古凜然故必讒慝不能間而後君可稱知必利害不能摇而後臣可稱信蜀先主之命孔明有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此誠言也昭王之以齊封樂毅豈有一毫不出自

肺肝者乎千古臣主之知真為僅見

趙孝成王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者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遇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兵縱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趙奢馬服君

非急難則奇謀不顯非險阨則技勇不彰廉頗樂乘所不能肩者何意乃有趙奢在人主察舉之耳非若是也閼與非趙有矣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孝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李伯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

也故發兵自衛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于外者無自疑于中者

三至投杼曾參不免見疑於其母再至方饋李伯乃能見諒於其君則孝成王之諒臣深也故聞燕警不請命而飭備已交合竟乘敝而多割蓋李伯之托信于主者有自矣史稱自是為孝成王從事于外者無自疑于中者物先腐而蟲生人自疑而讒入有明信之主

如是而問何由入乎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即入寇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也趙王讓之李牧如故趙王怒使他將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乃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戢而時動者威計而後戰者勝見小利而急趨者踈覩微瑕而即赴者躁自昔論將未有不以持重得之者輕率失之者起翦頗牧之勝數已見於前事矣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克獲豈牧所屑爭乎吏聽自置租輸幕府閫外之事必如此不中馭之乃能有功也且以區區之趙備一隅之虜選車得千三百乘選徒至十五萬人而私屬餽餉之士不與焉李牧誠良將兵財兩裕蓋所資以制勝者有其本矣

秦王始皇

秦王將伐楚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而伐楚王翦因謝病免歸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楚軍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西與蒙恬期會城父楚人隨之三日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

尉李信奔還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矣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今聽將軍計矣於是王翦乃將兵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既至關使使還請

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來悉國中兵禦之翦堅壁不與戰楚數挑戰終不出而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循之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之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因乘勝追之略定城邑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翦之策誠得矣曠日持久聚之一路堅壁不出恐無是理要當識其用處多請田宅亦是戰國策士之見掃境内而屬一人非其人利鈍不可知況復以不信之心濟之乎俾主兵者既外顧其敵又内忌其主此古人所以謂疑人則不用也

楚懷王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西北至定陶又破之項羽沛公復與戰於雍丘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不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益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章邯已破項梁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張耳與趙王

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趙數使使請救於楚高陵君顯適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夫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以宋義較楚將則名徵以勇健視項羽則不足一語有徵拔之稠人中而擢以為上將不次用人若義帝者亦幾英主哉

漢景帝

七國之反也吳王既涉淮并楚兵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用趙涉遮說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至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皆驚以為從天而下使吏搜殽澠閒果得伏如涉言亞夫乃請趙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請救太尉不許又使愬於上上告條侯條侯守便宜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出兵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吳楚士卒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乃縱精兵出擊大破之相守僅三月而吳平人乃以太尉計謀為是

君不委權不可以任將將不專謀不可以望功梁王帝之母弟而太后之愛子也以梁委吳尤為難事景帝亦褊衷非適文帝旨何由而成太尉之謀計乎中制不可望功蓋自古戒之矣

吳楚反時李廣為驍騎尉從太尉戰昌邑顯名進為上谷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亦知之乃徙廣為上郡太守

將才當任亦當惜廣恃盛氣而急於赴功非
人主抑之誰與造就

漢宣帝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刼略小種背畔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矣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

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為將常務遠斥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旣度河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堅守不與戰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擊之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

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令引兵竝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爭之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

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逼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亡使人来言願得還復故地遂来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其種人護軍以下皆争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

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因奏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採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

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来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来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御蠻夷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詔罷兵留屯田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將如充國可以稱漢廷元老矣窮天子之精兵散車騎於原野妝民命以効功誠足快心順指然非所以爲公家長計也充國恐爲之乎充國之計蓋斷知羌之不可盡殄無爲傷良將吏多殺種人而無益於安危之數也故直欲以威信鎮撫之以計安邊境此誠不易之策雖然群議紛揺誰敢執咎非宣帝之明亦烏能用充國璽書下逮與相應荅如影響乎此充國所以得展盡底蘊而謂明主可爲忠言也安國不足道矣彼武賢薄識者又烏足以及此

漢元帝

使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初郅支單于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之欲倚其盛脅諸國郅支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瀨水中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

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入康居界令軍不得爲寇而閒呼其貴人屠墨見

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由是具知郅支情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天子哀閔單于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以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更招漢軍曰鬬來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發人發薪燒木城初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竝入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

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之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决宗正劉向上疏為訟其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

古稱大夫出疆有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專之可也郅支逋誅越在萬里外非用奇何能取勝破虜擒王績斯為大矯制擅興罪斯為小矣石顯匡衡何取而抑損之乎史稱元帝優柔不斷而獨於玆事處之乃尚有愜心者覽甘陳奏既立解其縶矣採劉向輩之論復畧其罪而叙其功亦幾可稱英斷矣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頻校

將將紀十一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二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陳應芳元振
長洲張鼒思睿甫梓

御將得可為法

漢章帝

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而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

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

謀事須智決事在膽智勇足備古今使絕域者班超一人矣章帝能壯其節且不別選吏而俾遂前功焉曰吏如班超不用而更誰遣乎帝於是乎為知人矣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併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奉使絕域備遭艱厄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臣超區區竊冀未便僵仆目見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往佐超帝即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

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請遣使招慰與合力帝納之乃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而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言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因責令邑詣超受節度而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超超感奮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王而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斬之并擊破其衆南道由是遂通章和元年復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而陰緩所得生口使聞之

于是于寘引而東長史亦引而西期夜聞鼓聲而發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遮超而遣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兹等亦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小人之不忠不智者既不能為國宣勞而又欲掩己短而惡人之為國宣勞必多方以沮抑之曲說以粧塗之俾公與私兩俱傷敗焉不顧也凡超所為者亦極難矣其所樹績亦偉矣李邑何人而尚以護短之心欲行其譖乎章帝非惟不受之又能照知之而令邑詣超受其節度馬且别遣和恭將八百人助翼之奬忠勛之奮志破讒慝之奸謀威震西域獨超力哉

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帝即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

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各名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郡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命班固作銘

使功不如使過古有是語至竇憲蓋必誅之罪也可使乎乃憲奏願擊匈奴贖死而南單于適有請兵北伐之事章帝姑寬其誅命將馬遂以成破虜大功斬名王以下萬三千餘級獲生口馬牛羊駱駝百餘萬頭震懾款附

者又八十餘部率降者前後餘二十萬人銘
功燕然之山揚漢威靈為千古絶唱則其人
雖非未必非使過之力也

漢和帝

叚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
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值鮮卑犯塞熲
即率所領馳赴之既恐賊驚去使驛騎詐齎璽
書召熲還熲於道偽退而潛於還路設伏伺之
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縱兵擊悉斬獲之
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贖徵拜議郎

克敵者一時之權違令者死況詐傳詔旨乎
禮稱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
之可也故甘陳矯制而劉向頌其功劉仁軌
抗旨而君子不議其罪叚熲誠詐璽書矣顧
其地果在邦域中耶是可以斷熲之功罪矣
漢帝始雖從吏議卒能令以功贖拜議郎焉
於法幾允矣

魏王曹操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
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
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
操操義之及羽殺顔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
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雲長大節凜然無待贊曹公褊心且最忌玄
德者而能聽雲長還事其主亦幾希有英主
之度量哉

曹操既敗袁紹于其篋搜得許下及軍中人書
不入覽皆焚之曰當紹之彊雖孤不能自保況
餘人乎衆皆服

焚書安衆蓋昔人已行之事盍不如此則無
以破城府而生敵於舟中也故雖以老瞞枝
忍亦蹈行之彼豈真能以度量容天下者乎
蓋計必由此矣

漢昭烈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將領之不必主知而效忠者少其樂於見知而效節者多經戰之地苦難之情安得為君者按行而指數之敵愾之氣有不因之生奮者乎趙雲信勇健及先主臨營視所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一語褒稱千鈞比重矣須賞哉

吳長沙桓王孫策

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謂曰爾昔襲孫斫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耳勿怖也即破械出之署為門下賊曹又討禽太史慈於勇里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署門下督軍還之日兩人並為前導軍中榮之會劉繇卒豫章士衆欲奉華歆為主歆因讓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之因令覲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問慈須兵多少慈曰將軍量同桓

文慈誓盡死報今彼此協息兵不宜多以數十人將護足矣左右皆曰慈去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行後議者尚紛紜策曰諸君勿復言太史子義雖氣勇悍然非縱橫比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負也慈竟如期而反

草昧之秋欲匡天下之難驅駕群豪非忘怨推誠胡能悉其駑用鱗甲滿胸森然疑畏又烏足以窺英主之度量乎

吳大帝孫權

會肅將北還周瑜固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就功業權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肅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觀天下之釁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翼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待富擬其舊

時平則張昭為上士世亂則魯肅為豪才其識度之不相為楷合宜矣非瑜烏能知肅非權孰能信瑜讒間不行益加親厚權於是乎知人矣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衆畜之寧觀表必無成欲入吳以黃祖在夏口不得過乃留依祖孫權擊祖祖軍敗權

校尉凌操急追祖寧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復待寧如初都督蘇飛亦數薦寧于祖祖終不用寧遂亡奔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遇之埒於勳舊寧獻策於權曰南荊山川形便國之西勢劉表慮不及遠其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并謂計當先取黃祖祖破之後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即可漸規巴蜀矣權納之張昭時在坐難寧曰今吳下業業軍果西行必致亂寧曰國家以蕭何之任委君君居守憂亂奚以希慕古人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但勉建方略令克祖何嫌張長史之言乎凌統者操之子怨寧殺其父常欲殺寧權既諭誡統仍令寧將屯它所其愛護之如此

內事不決問子布外事不決問公瑾蓋才氣局量不侔也惟主知之故兩盡其器用孫權禮重張昭至矣至進取乃爾獎掖興霸且曲善其兩難之處以保全之此其所以成霸功也乎

曹操既克荊州得其水軍舡兵數十萬騰書東吴期與孫權會獵吳中将士聞之皆恐權延見問計咸曰曹公豺虎也托名漢相挾天子令四方拒之事不順且将軍大勢可以爲抗者長江耳今操已據有荊州鬬艦蒙衝以千數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将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保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糧足英雄樂業當横行天下爲漢除殘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且今北土未安如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欲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原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冒行之将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将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在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遂決策拒操與瑜定計敗曹操于赤壁遂霸江東

廻瀾徵砥柱之功扛鼎驗拔山之力洶危之際抗難者固罕其人執咎者尤難其主非瑜固不能拒曹而非權亦不能任瑜子布諸人到此直欲袒退舍矣盍嘗論此戰豈獨以固江東業於吳有功而使老瞞不敢遽行篡奪炎燼藉以少延又以定鼎足之形綿蜀漢之緒其有關於世道大矣若公瑾者眞奇士哉

權欲料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併合之時呂蒙爲别部司馬陰賖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權見之大悅乃增其兵後拜蒙偏将軍謂曰卿今掌事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少暇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卿言多務孰與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来日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昔光武當戎馬倥偬手不釋卷孟德亦謂老而好學卿何不自勉邪蒙

勵力就學不倦後魯肅復遇蒙與言議愕異因拊蒙背曰吾謂大弟徑武畧耳何意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矣

知將者必效於戰未戰而可辨將者莫過於治兵此呂蒙所以傑然便見頭角也然非籍學問力則何以弘寧濟之畧吳下阿蒙感勵篤志卒與瑜肅媲美稱賢恢拓霸基為吳光輔則孫權造就之功也故人主之能用將者蓋亦多方矣

呂蒙既代魯肅屯陸口以關羽驍雄居國上流有兼并之心其勢難久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不許權恨之及羽攻樊蒙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者恐蒙襲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暫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蒙下到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迎謂蒙曰關羽接境後當不復可慮蒙曰誠如君言然我實病遜因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今者復建大功意驕志逸但務上進未嫌於我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將軍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漫答之既至都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且未有遠名此非羽之所忌無復是過矣權乃召遜拜為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

周瑜薦魯肅以自代肅薦蒙蒙薦遜其才具皆克勝焉蓋忠臣之愛君憂國莫此為大也

至遜雍容一儒生尤難知而蒙克知之權克任之卒以誠羽折備恢拓荊州竟長江之險據而有之以壯啓霸圖真奇士也

關羽既降于禁等得人馬數萬糧食乏因擅取權湘關米權怒藉以發兵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襲羽蒙言于權曰兵政貴專委不宜兩屬至尊以征虜能即任之以蒙能即任蒙昔周瑜程普並為部督雖事決於瑜普特久將復同官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戒也權竊謝之卽以蒙為大督而改命皎為後繼

將貴專謀權不竝大師或與尸易之所以戒無功也然非遇知己之主如蒙所請非上疑其事則下病其僭矣此人主所以惟在知人也雖挈國之衆以委之固所以濟勲名而為社稷衛也亦何嫌忌之有

甘寧性粗暴好殺旣嘗失蒙意又時違權號令權怒欲誅之蒙輒陳請曰天下未定鬬將如寧

何可易得宜少容忍之權曰子明言是也

麤猛之才戰鬬之所不廢其任情恣肆小出入時有之矣人主惟無天下之規以小忿恚不容之檢踈節過而棄之如悼襄王之於廉頗李克用之於存孝吾見亦多矣孫權乃獨能受呂蒙之諫容忍甘寧其濟霸業也宜哉

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于權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荅及已禽羽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為陽華亭侯

英主之作戰也必有帷幄之深籌心膂之寄託未有功未就而可漫為之收採者也全琮圖羽策審矣然其時可以寄心膂之託者誰乎討虜於先事則寢其疏旣事則褒其策且併錫之封爵與效功者等焉無勞不錄有善必揚其能鼓舞群衆而恢鼎立之霸圖也有以哉

呂蒙旣克荊州未及受封而疾權迎置於館側

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加鍼權為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咲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少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已而竟卒

眞才豈必在多一士之存亡卽國勢之强弱社稷之安危係之矣東吳前非公瑾何以抗操後非子明何以制羽無二子無東吳矣謂得士果不重乎討虜亦一世之雄為創業開基之主知人亡之無與共大事也其視呂蒙

之疾鞠躬屏息雖孝子仁人之奉其親不是過也雖蒙竟不起而其愛士誠悃如此為之臣者能無鑒而激乎

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覺之會諸將酣樂命泰解衣權手指其創痕問之泰輒記昔所戰處以對畢使復服權乃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罷促駕使泰乘之以兵馬導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然盛等乃歛心

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雖國本尚爾況人臣之效功宣力者而可以門閥論乎討虜以徐盛等有不服周泰之心為之指其創瘢而敘其勞勣已復流涕撫之且於其前以兵馬鼓吹導從而出以示眷禮焉人主且如此彼諸將者能無歛氣乎蓋英主之能制馭如此

呂蒙既卒權一日與陸遜論曰公瑾雄烈膽畧

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遂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衆張言欲以數十萬人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莫敢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獨子敬力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此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孤借玄德兵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行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用人之長而不知其短者不智知人之短而

弃棄其長者不宏既知其長又知其短用其
長而畧其短知其短而不廢其長且能因其
才而造就裁成之此英主之識度所以高出
一世也如孫權者近之矣魯肅而非權必以
短棄吕蒙而非權何取大成即陸遜巍然一
儒生尤為未易委托而權竟以全吳付之愚
立三分抗衡上國不亦宜乎

漢主備自秭歸將進擊吳吳王權以陸遜為大
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漢主以黄權為鎮
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而身率諸將自江南緣
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欲擊之陸遜曰備
氣方盛且乘險難卒攻即下之難盡克若不利
損我大勢非細故也今姑奬勵將士廣施方畧
以觀其變諸將不解遜謀竝以為怯夏五月漢
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屯數十以馮
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與吳相拒久不決至閏
月遜議進攻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相守經
七八月諸要害守已固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

事多始集思慮精專未可犯也今住久不得便
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
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
之之術乃勑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
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
沙摩柯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劉寧等窮逼請
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僅得入白
帝城初權遣孫桓拒漢於夷道為所圍求救於
遜遜未即發諸將曰安東公族也柰何不救遜
曰安東得衆心城牢糧足可以無憂待吾計展
困自解也既而備果奔潰桓曰前來實怨不救
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又遜初受節諸
將軍或是討逆舊人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
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此
强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翦此以上報
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
所以屈諸君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

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破漢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邪遜曰受恩深重諸將竝國勳舊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不欲以私忿為先以濟國事耳權大悅稱善後蜀與吳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置于遜所與禪亮書必以示遜不安者輒改定以印封行之

漢先主亦一時之雄傾國而東挾忿而舉其鋒銳未易當也而遜宣以柔道擾馴之審察彼己慮勝殊熟卒之計展謀行安東不救而自解諸健鬭者不戰而自服揆厥所由則吳大帝之委信深也至于別為國重付之便宜易置國書尤從古君臣所未聞也任人誠難知人其要果知人矣又何嫌於任哉

魏文帝

帝將討公孫淵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伐之議臣咸以兵多費難帝曰四千里伐人雖

用奇亦當任力豈得計費廣輒省兵耶謂懿曰御度公孫淵以何計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將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己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水遠守襄平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帝悅懿軍至遼東公孫淵果遣其大將卑衍楊祚率步騎逆戰懿擊大破之會秋霖雨水暴漲軍營處深至數尺朝議以師淹役恐雨久致困竝請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卿等勿憂也既而雨霽懿合圍晝夜攻之淵窘急與其子將數百騎突圍走懿追斬於梁水之上遼東平懿振旅還如初策

合戰可以出奇伐國必須用衆何意曹丕儒生乃亦達此世主兵未交而先計費幾於不重土地而重金帛得孰為多耶秉所謂與其少發而曠持孰若大舉而疾決蓋千古伐國

之大謀制勝之長筭也師行滄雨群議紛搖惟知懿故諒懿不然遼東役又幾虧一簣矣

晉景帝司馬師

王永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特削昭爵餘竝原之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毋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楊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枚幷州併力討胡師從之師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覺之遂驚反時皆咎泰機泄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責是以人皆愧悅

昔殽函之敗秦伯不咎帥而責躬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孤寔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卒以成霸西戎之功為世美談東軍之衂在事者悉燒屯走矣挫損威重莫甚於此矣衆請罪將而師乃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及陳泰請討胡也兵未集而機先洩罪之在將又明矣而師復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咎雖其用意與泰穆殊而其引咎則與秦伯不異矣大率法行則人固知畏而恩結則人亦知感感則勸畏則懲兩皆鼓舞之道也顧在上者用之何如耳

晉文帝司馬昭

王基既抗旨破吳大將軍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兵法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為縻軍蓋兵情地勢必履局者知之此將所以不可從中馭也王基排衆謀抗詔旨於將道得矣而非司馬昭能假以不馭之權美其成功而不咎其既往也其能免吏議乎

晉武帝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俄而欣為虜沒

河西斷絶帝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平此虜者乎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爾隆曰陛下必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虜不足滅帝許之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説不可從也帝弗納隆立標簡試募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仗充給非陛下所以使臣意也帝許之弃給以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温水樹機能等率衆萬計或乘險遏隆前設伏截後隆按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

不能前隆卒悉被犀甲無留碍賊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咲詰朝召謂群臣曰若從諸卿言無秦涼矣乃下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將加勲有司奏隆已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加爵命使示獎誘今隆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酬塞詔從珧議賜爵加秩有差

周處取敗馬隆成功信哉人才惟上所使兵聽自募仗隨嚴棟而又以三歲軍資裕為之處此隆所以無内顧而竟有成功也疑情滿腹何能用人

秦王苻堅

秦王堅遣王猛督楊安等十將軍師步騎六萬以伐燕夏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

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鄉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速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冬十月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宜且宥之猛曰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願與成就戰以贖猛弗聽羌怒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耳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衆皆踊躍競進猛望燕兵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在茲一舉將軍強之羌曰若能以司隷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

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帥精銳十萬七日而至安陽猛潛入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威靈擊亡虜譬如釜中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陛下將忘臣灞上之言邪遂滅燕赦其君臣收其土田戶口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

符堅之任王猛誠不忝齊桓而王猛之受任感燕亦無慙樂毅君臣相遇益自昔高之矣而最所難者則猛之馭鄧羌也馴虎擾龍急之則變生緩之則誤事而卒委曲之以濟功名也偉矣蓋將領中自有一等別調須另著眼蜀中自趙雲喪僅一魏延耳猶可以當一面之寄而孔明乃不能容納之另著一眼以駕御之以羌事狀較之其不及猛之度量遠矣

丞相猛既班師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乃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昔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臨戎者必有不馭之權經國者則有不易之體蓋君與相交相為賛者也潞河之役非鄧羌烏能破燕而非司隸之許烏能用鄧世豈有非君命而可以司隸許人者乎此猛之權也符堅明主也達此矣既不背猛以虧當局之信又不與羌以紊經國之體稱引古義優詔褒之進之以鎮軍將軍而位之特進焉是豈獨能善將將又善相相矣而君與臣兩濟其美矣可謂英主也不足澐哉

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日費萬金攻小城而久無效請徵詣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應貶戮但師已淹久不宜虛返其暫原之俾以功贖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之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見吾也丕等得詔惶恐督諸軍併力攻襄陽晉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懈不設備二月襄陽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丕受之促諸軍進攻之戊午克之執朱序送長安

王猛蓋經國之才符堅亦英主之最故丕以

帝子淹役無功而令御史得而論之雖暫寛其誅而遣使誚讓直以劍授之謂來春不捷可自裁也此眞得馭將之方者貴而不令驕威而不至猛大率皆猛之妙用而堅所藉以成霸功也乎

將將紀十二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三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冨春 馬邦良君遂 梓

御將得可法

燕王慕容垂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後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爲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尚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

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慕容垂不但有英霸之才亦兼有道義之槩此大寧恪所以謂之文武兼資也危疑擾攘中所注錯率停審不爭節翟斌驕縱已見不堪悍逆情形露矣此太子寶所以請除之而垂乃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吾方收覧英豪不可示人以狹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必待其既敗而後顯法戮之且誅止數人餘無問焉由前之寛既豁然有收攬之度由後之斷又能以智防之不以貽社稷之憂不但非濫殺者之比即以視符堅之處垂萇亦霄壤懸隔矣

凉王張重華
趙將軍王擢撃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戸于雍州凉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復攻下金城太守張冲凉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内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廣武久不戰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兵之勝敗

在將今舉將多宿舊夫韓信之舉豈舊德乎明主惟才所堪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付大事重華召艾問方畧艾請得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乃拜艾中堅將軍給歩騎五千使撃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六愽得梟者勝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三年趙凉州刺史麻秋復攻枹罕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竭力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劉渾等帥歩騎二萬會之中書監石寧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戸二萬降於趙重華乃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歩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㡌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黒矟龍驤三千人馳撃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為有伏不敢進艾先遣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撃大破之斬其將杜勲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单

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畧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重華將牛旋畏之退守抱罕姑臧大震秋軍長驅濟河遂城長冣謝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凉州遂安

區區之凉何意乃有謝艾剙幅員之廣有過

姑臧者乎必勢重乃肯虛己求非國危誰肯委心任白起拔於左更韓信釋於連敖彼其初亦落落石甬何如雄乃竟扼於蕞爾國則置將得人之明效也

宋高祖劉裕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魯軌逆戰於破冢逵之允之淵子等皆敗死裕聞之怒甚帥師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以休之兵四萬臨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聽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直

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

戰以氣為主氣盛則克怯則敗故有必用智者如韓信之破趙周瑜之敗曹操於赤壁是也有必用勇者如趙奢之解閼與田單之下翟人是也魯軌以盛衆逼岸而裕方艤舟此萬無有可登之理矣而裕竟登而克之此真以氣勝之耳大率先事雖貴謀臨事必貴斷見敵而不能勇雖智亦無所收其功矣

八年冬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練吏職有武幹違衆議而用之以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在齡石右亦隸焉裕與齡石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賊謂我今改轍當由外水而料我必出不意由內水必以重兵守涪備內道若向黃虎是正墮其計中也今宜以大兵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分其勢函封付齡石署其上曰至白帝乃開毛脩之請行裕不許以脩之至彼必逞忿多殺且令土人與毛氏嫌者激而堅守九年夏齡石等至白帝發書遣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軍皆倍道而進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屯涪備內水齡石至平模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夾岸築城以拒齡石謂劉鍾曰時方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未必拔欲且養

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已揚聲向內水道福必不敢捨涪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駭而喪膽矣阻兵守險者是其怯畏非能強也因其洶懼而攻之勢必克既克平模鼓行而進成都不復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必來并力於我我求戰不獲懸軍深入將為虜矣諸將欲先攻南城齡石曰北城地險而兵多南破北未肯下不若盡銳北城北拔南自潰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潰齡石捨船步進逼縱臧熹擊譙撫之斬之於是諸營屯望風潰遁戊辰縱棄成都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置不問士民安堵

劉裕蓋豪勇之資其所察舉乃亦及於雍容之輩違衆議而用齡石不頓刃而舉全蜀焉亦殊奇事至於料敵之必備涪而乘其虛抑毛脩之之行而恐以多殺致激皆為曲當機

宜無忝廟筭

初符氏敗王猛之孫鎮惡來犇鎮惡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於太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帳中旦謂參佐曰吾聞将門有将鎮惡信然以為中軍參軍俄遷龍驤将軍及議伐秦部分諸将遣鎮惡自淮淝向許洛劉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西征之重卿其勉之鎮惡曰所不克長安者無能後濟既入秦境所向皆捷徑前抵潼關為秦兵所拒鎮惡請於裕欲改

舟師自河入渭趨長安裕許之鎮惡以蒙衝小艦載兵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以為神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将尚數萬人鎮惡激衆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鄉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大破姚丕於渭橋泓衆不戰而潰单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

百騎犇石橋癸亥将妻子群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明公之威諸将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置不問

土地歸國家財賄給将士此千古用兵成案淺[illegible]者吾見亦多矣劉裕却達此惟是敵未

克則財為在野之兎亂既定則庫為有主之椿鎮惡功高可容恣肆此裕所以雖勞之而卒不能容之也與

宋明帝

晉安王之亂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賊上假喜進武将軍簡羽林勇士五百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堪為将中書舍人巢尚之獨曰喜昔隨沈慶之性既勇决又習行陳任之必

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斷橋保郡喜築壘與相持庾業有衆七千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與延熙應接諸軍乆相顧望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

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即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吳喜奮於刀筆任農夫拔自戎行而宋主皆不次用之以收摧陷廓清之績謂將果有種乎非時則不見非試則無徵此知人任人所以厥惟難哉

北魏帝大武

魏滎陽太守王慧龍在郡十年農戰竝修歸附者萬餘戶宋主忌之縱反間於魏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降魏主咲曰此宋人間我君臣也朕不受此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不足介意

將無威望則敵不畏有威望則謗易生豈獨

敵人間之其主亦忌之矣此義隆之覆轍所以自壞爾萬里長城也乃復以間慧龍非大武其不為道濟之續憾也幾希矣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一圍守百餘日有議欲按甲不戰疲之者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復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貞度於沙堨鸞等見魏主於

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寛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從瀛州以薛貞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大武亦英傑之主所激賞皆有操縱鼓舞之用其所以處城陽王鸞等者自謂之進足明功退足彰罪誠然誠然但史稱其時諸将不相統一故欲疲敵者按甲欲攻敵者無援互相矛盾幾至喪功其先事之處蓋亦未盡道矣

宋将軍曹康祚趙公政将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将甲士三千擊之康祚軍淮南永軍淮北永曰南人好夜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向夕康祚等果

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趨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宋裴叔業復侵魏之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将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将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将佐守營自将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特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虛實足使之喪膽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将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人臣之所仰者君蒙知則奮受抑則頽此其常理此鹽車軛驥所以覩伯樂而長鳴也脩期信良士武文兼資矣然非大武知而奬之亦何由展效

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為率善王表以胡人内自攜二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為虎所敗士卒死傷甚衆嗣謀於群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

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為胡魏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為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

誰云臨敵不可易將漢高之於韓信也蓋屢奪其軍欲斬樊噲也召陳平榻前使持節載周勃即軍中易置之則尤為千方易將之法也蓋風未及傳而將已到於軍中矣其何意外為慮之有古人度其將才足竟功而不易者有之矣若秦穆之於孟明漢武之於貳師將軍是也不然雖鄧禹子儀且可以馮異光弼代也而况其下者乎公孫表之討白亞栗斯也既摧敗不敢進矣而魏主乃能用崔宏之謀不守臨敵之忌而以叔孫建就易之乃遂以成功焉可謂得馭將之道矣

梁武帝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

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之俾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者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旬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

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
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
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
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
行水底齎勑入城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
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
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
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
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

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
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
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
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
釗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
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
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
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

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
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
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
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
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
驢騾不可勝計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
各有差

鍾離致捷蓋武帝所以馭將者有方用韋叡
而俾受景宗節度則號令專屬景宗而諭之

曰叡卿鄉望宜善敬之則將情協師克在和
山其致勝之本矣鍾離天險邢巒策之在初
已復知難而英竟抗不奉詔卒以喪師辱國
俾二十萬衆一朝舉為煨燼謂魏主得無咎
乎

梁馮道根每征伐不言功其部曲或怨誹之道
根喻曰明主自能監之得失多少何與吾事武
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
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爭功者介胄之常不伐者君子所羨然將雖不伐而其君不能錄其功不能知其美亦何以消豪健之風而為廉抑者勸乎馮道根誠無忝大樹矣而梁武乃能知而錄之又為之頌言於朝於馭將之道幾似之矣

北魏帝

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

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陽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已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于梁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因投水死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義也況南北分割之時乎守臣一步動搖萬姓瞻仰矣李崇乃能堅

倚危城誓同淪沒以固國藩繫民望忠矣而魏主能察知之間沮多方竟莫入焉皆可尚矣

陳宣帝

五年帝謀伐齊公卿議各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曰朕意已決卿等可共舉帥衆議舉中權將軍淳于量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土風兼將畧人才當今無過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議陵應聲曰

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上然之壬午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氍出歷陽秦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柵水中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攻拔之齊別遣軍救歷陽黃法氍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救秦州趙彥深私問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當何術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

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所知也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矣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共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奪氣君才勇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明徹乃召降人識胡者指示之自酌酒飲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

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畧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单騎走免冬十月明徹攻壽陽堰肥水灌之城中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勅使屢促之始度淮衆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兵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

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詔以壽陽復為豫州明徹為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彊輔隙則國弱三軍之衆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圖大事者不先擇將可乎東魏之兵素悍勇而輕吳一明徹主之副以裴忌風馳雷擊兵不留行矣於其時齊豈無多力士則所以將之者非其人故也源文宗所云尉破胡人品王所知也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矣至所云朝廷精兵必不肯多與諸將數千而下適足以為吳餌則尤為世主之欲圖功而忌將不肯多兵者之永戒也

北魏胡太后

秋九月梁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十五年春正月崔亮攻硤石未下約李崇與之水陸俱進崇屢違期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

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左衛將軍昌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

兵無統御雖良將不能成功李崇豈不忠於所事者乎則以軍無節制所以屢致乖左也胡后非端婦乃能達此李平一出權寄重而號令協莫敢或踰越矣此會伐之舉制帥之所以必不容已也然必相事宜置之已事即

除之且非其人不以妄授而後可師貞丈人吉弟子輿尸貞凶其是之謂乎

齊神武高歡

邙山之戰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

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欲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

草昧之秋急藉者多力之摧鋒而為患者將帥之養寇丁公見誅於漢彭樂宥死於歡蓋時不同也使項王失天下者未必丁公而使歡泰角立魏分東西則實彭樂之二心為之也不然宇文泰授首矣於其時高敖曹竇泰並亡矣摧鋒者僅一彭樂耳此歡之所以雖深恨之而竟不能殺之也宇文泰云云雖急計豈無當乎

北齊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光祿大夫大那瓌之子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

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矟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堅立不動乃賜絹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而罷

書稱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故人主之善將將者不但當知其勇而又貴能識其心故干城可托而讒間無由入也不然勇於摧鋒則忌專於制閫則疑上疑下忌而忠赤之士將危死於非命無所收其效

矣齊神武之於斛律金也既知而任之矣而又以戒其子惟恐夫讒間之得行而國不盡其用也可謂得將將之道矣文宣冣狂暴舉措擬之而卒不敢侮夃馬豈非亦有誠而然哉

東魏司徒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筭高敖曹竇泰彭樂皆勇冠一時景輕之曰此屬如豕突勢何所至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召景先是景與歡約令握兵在遠人易為詐賜書背請加微點以別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遂用其行臺王偉計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似更有餘憂得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

揚跋扈之心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遒直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太清元年春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遂據河南叛歸于魏已復叛魏輸欵于梁梁主使蕭淵明督兵進圍彭城與景相犄角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聞高岳曰兵精人凡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

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
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
宗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
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
兖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伯超擁衆數
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不如全軍歸可
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
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支
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

擊其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
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還旆掩擊之梁兵大敗
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
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紹宗引擊景景輜重數千
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
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
等為欲送客邪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
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
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

命戰士身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頭低視斫
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
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
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
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
光等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
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
而來我懼死而去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
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

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
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
也紹宗與景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
紹宗二年春正月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景
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
宗遙呼曰汝輩家屬竝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
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
帥所部降於紹宗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
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

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蘧瑗之論養虎劉累之善豢龍並非馴物第所以駕馭之者有方耳高歡知侯景之跋扈而令專制河南委任若己之半又知其沒身之後之必叛也而察一慕容紹宗故不貴之以遺其子何其制馭[illegible]而用心之苦乎至

評庫狄干斛律金及可朱渾道元劉豐生潘相樂韓軌彭樂皆一一得其罷用心膽有所以制馭之者此所以能驅駕一時而竟以成霸功也

門人盧弘進　校
男李頻

將將紀十三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四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昺思睿甫　梓

御將得可為法

周太祖宇文泰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趨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

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軍於許原西泰至渭

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皆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歡聞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决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

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伏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奕棋易逢敵則難用兵易逢對則難此予所以每為孔明歎遇謂六出祁山竟寸壤開拓

不得也高歡固一世之雄宇文泰亦英霸之
毘所以一著差殊便来蹉跌仾昻勝負有如
循環如薛琡所云乗彼饑疲置兵諸道勿與
野戰坐而困之此㝡上策次則侯景分軍之
謀既至渭曲則斛律羌舉所云姑緩與持䆁
分精鋭徑掩長安是亦策之善者而歡曾不
一聽宇文泰既自定决戰大謀至臨期又能
抹李弼擄地之計失得居然千載可想大率
高歡之敗敗於衆故氣盛而困以寡謀宇文

泰之勝勝於寡故其慮克艱而因以多筭衆
寡不敵自是常理至逢對手則眞是一著子
差殊不得也謂衆果足恃乎自昔以衆敗者
多其人而以衆聚之一路而敗者則尤無筭
也豈獨一高歡哉宇文泰之奬李檦也曰膽
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軀激耿令貴也曰觀其
甲裳足徵令貴之勇何必數級皆爲鼓舞妙
用所以人樂見知甘爲趨死

魏從幷州刺史王思政爲荆州刺史使舉代鎮
王壁者思政舉晋州刺史韋孝寛丞相泰從之
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将伐魏會兵於晋
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冬十
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韋孝寛隨機
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
於城南起土山欲乗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
寛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曰任爾
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
術士孤虚法聚攻其北孝寛掘長塹邀其地道

選戰士屯塹上毎穿至塹輙擒殺之又於塹外
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
吹之一皷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
不摧毁孝寛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
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持以燒布
幷欲焚樓孝寛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将至以鈎
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
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寛隨崩
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盼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禄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

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出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勑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王壁要衝蓋兩魏之襟吭也攻者固不為一城攻守者亦不為一城守非孝寬奇男子霧涌雲屯百械併發何以堪此此真以一城之守抗天下以一人之力雄於數萬師者也前以屬王思政後以委韋孝寬宇文泰真知人哉蓋嘗論攻城之計為不得已王壁誠要衝然歡衆非少人也於其時能以萬衆逼城而以全旅擣魏彼必量歡與孝寬方相持不甚設備避實擊虛或者一道而必守株一地以自取敗困屈不幾為膠柱哉

王傑本名文達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

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過耳後守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古稱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蓋安危須仗出群才也周太祖以齊神武為之對而高敖曹竇泰彭樂輩又晝一時之選非猛士如林何以抗此敵乎王文達誠萬夫敵矣太祖之所以寵遇之者乃能溢出等倫以馴其悍勇而中

其腹心也其守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所至以勇敢為士先以佐成大業有以哉

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位功名既足願保優閑上先所乗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猶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昔漢祖既蹷項熟視天下謂無復事也故翦其意所忌及困白登乃知世未必便無豪傑也天下未可為無事也而知熊羆之士之尚不可以無人也還經沛里感而作歌曰安得猛士兮為我守四方蓋悔心之萌也然何嗟及矣計不得已乃狥建信侯至降主和戎以幾其念親親而不肆猖獗也餒矣假令其時韓彭英布有一人在焉則何至此周太祖本有將將之明而又當巨猾之未殄也於于謹之告老也鑒其意而不許蓋天下亦大矣虎豹在山則藜藿為之不採況四郊多壘之時乎

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嘆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孫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人臣所恃者人主之明故智不虛籌勇不枉死而謙讓不伐者亦不泯其勞勩焉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蔡祐臨戎則為士先奏凱則居士後可為忠篤矣然非太祖知之謂承先口不言功我當代其論叙則豈不為辜負苦心哉

周高祖

周主大舉伐齊丁酉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

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感恩自奮

偏裨之將何意蒙上之知一呼姓名宜其踴躍周高祖亦真有英主之風長於駕御鼓舞之術矣然以八萬衆棋布星羅所至輒能記憶主名亦非易事至於齊王憲之遣還報曰易與耳大率兵以氣為用者也聞敵壯則餒

覩敵弱則奮蓋是常理知敵之不足畏則勝道在我矣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之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之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勑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

公周主顧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疆圉之臣為敵畏者每見忌於君忠藎之士為敵賞者或不蒙知於主此國之興替所關從古如斯有可慨者也周主之於傅伏不但嘉其節而又獎其功且詰其故主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傅伏善守城不可動御當時賞功何其薄乎嗟嗟此固周之所以

克而齊之所以亡也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齊主既敗走鄴并州将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竪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晋昌王唐邕為宰相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将士籍沒內參十餘家助費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晋陽勑諸軍圍晋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阿干子㪤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

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

誠貫金石義感三軍於其時齊國亡矣君喪矣延宗徒以衆逼之故暫寄虛尊撫衆雪泣人心感勵致俾童兒女子咸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賊遂摧大敵幾獲周君以收一旅之績謂忠義不可感人正氣不在天壤間哉顧上所以激之者非其道耳

隋文帝

周遣韋孝寬等討尉遲迥軍至永橋城諸将請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不拔損我兵威但破其總旅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人攻武陟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等與迥隔水相持久不進長史李詢密啓于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

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乃命府司録高熲熲受命亟發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樽俎折衝帷幄決勝遭時紛亂非熊羆士誠無與共功者然腹心無所托帷幄無與籌亦何以濟天下事於其時尉遲迥既以討堅為名而三帥復有交私之謗置之不可代之非宜亦可稱呼噏存亡之候矣腹心之遣真可謂不戰而伐人兵善之善者也聲色不動俾佼偽者摧氣抑心焉若德林亦真可稱良士哉

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邊使潛為經畧竟以克陳

伐國必先問將將才亦未易知此養民致賢蕭何之明所以于今為烈也隋文雖有并吞

江南之心然非羆虎如韓賀誰與集事而非有籌運如高熲亦何由知兩人昔人謂欲建非常之績請待知人之佐允哉知人之佐為有世道寄者所急需也

薛世雄性廉謹凡行軍破敵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從容謂群臣曰吾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吾欲舉者薛世雄也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乃超拜右翊衛將軍

將帥雖以智勇為急而尤以廉靖為難兼資者希匹矣非雲雷交動可槩云用人之智勇去其詐與暴乎隋文以戚畹挾權竊國而又平陳與齊統一區宇故於世雄之節槩致惓惓焉既為之揚其美以風厲諸將而又超進其秩以寵異之亦可云得將將之道矣且知時矣

楊玄感欲立勳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文振奇之為言於帝帝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賜千段禮遇益隆

將門有將葢是常理玄感逆節於後矣其喑嗚叱咤之氣可謂方時之泰無所事其人乎然非近臣為之引援則雖以世胄子而帝何由知之故薦而不能用則當咎主知而不能薦則當責臣賚賜之厚而禮遇之隆謂煬帝鼓舞果無術乎

突厥可汗入朝上賜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以命弼弼再拜祝曰若赤心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明哲者自是植國之幹而技勇者亦足壯國之威此虎臣元老所以自昔為重於邦家也弓矢胡人長技不試而知乃可汗之入朝也文帝既失計命之射矣假令其時無賀若弼在雖倚馬成詠彼惡知之幾於謂中國無人矣乃弼亦一發中的焉戰勝廟堂折衝樽俎若弼之一矢幾似之矣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立斬之持首以狥於是突厥將帥入謁者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

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栁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産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自舉之不失人也擢為治書侍御史

隋方建國熊虎士葢不乏人絶漠之誅所部者又突厥之衆此亦可謂最艱鉅之委矣而

煬帝乃以韋雲起當之此必有深知雲起者雲起至軍乃定節制分兵為二十營令其四道各引不交雜鼔行角止非公使不得馳馬犯者立斬之馳首以殉卒致其將帥入謁者皆膝行股慄莫敢仰視兵既進而竟以成大功焉謂槧鉛中果無將領詎乎帝嘉之謂為才兼文武信哉

帝以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因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悦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叚

夷狄人面雖款附亦挾携貳之心與約結輙萌窺伺之念伊吾絶遠啓民雖受旨連兵彼度中國之必不能度磧也乃背約不至焉於其時將非其人豈獨不能建勲伊吾而又以

取輕於突厥矣世雄乃能以孤軍獨進掩其不備而盡降其衆築新城置戍而還此則眞將將之明效也若煬帝者亦可稱能知人矣

隋煬帝

遼東之役以來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撿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内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

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絶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衆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閉城不敢出時以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明年復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勑不宜擅還再三固執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爾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權在吾當不關與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遠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

腹心疥癬患不同方急緩弛張變無定局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呼吸存亡可容中覆護兒之不請命而還師達此矣煬帝不足道至所以處護兒者亦幾能伸不馭之權姑取節焉可也

唐高宗

九月熊津道行軍總管孫仁師與劉仁願劉仁軌敗百濟餘衆及倭於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濟王豐身走高麗王子忠勝等帥衆降百濟悉平唯別將遲受信據任存未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仕百濟為達率即中國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刼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收亡散保任存山旬日間有衆三萬餘人定方不能克常之復取二百餘城至是與別將沙吒相如皆帥其衆降仁軌令各自領其衆進取任存仍以糧仗配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所託者未得其人耳茲正

其感激立効之日竟遣之遂援任存城遅受信棄妻子走詔留仁軌鎮百濟而召仁師仁願還朝百濟兵火之後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防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人衆大悦乃復修屯田儲粮糧訓士卒規取高麗仁願至京師上曰卿武人前來奏事具合機宜且有文彩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劉仁軌效使過之忠劉仁願有讓善之美此昔人所以兩稱為君子也然璽書褒美驟進三階且為之築第京師而優賞其妻子焉高宗之所以鼓舞者亦庶幾有太宗遺風矣此仁軌所以敢為便宜而不奉詔收降虜而縱遣使成功不然專征外閫懸隔中邦此仁願之所以經創不遑暇逸也雖仁軌智勇盈有濟乎

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内相攻奪男生傾心内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明聖國家富强將士盡力以乘危亂之國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上曰諸将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鬭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至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山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秋李勣等拔平壤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唐太宗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而獨困於高麗

蹈楊廣之覆轍馬賈言忠謂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允矣無弱攻昧武之善經時動則威往乃必克高宗雖無太宗之才然高麗有敗端矣至所任將帥又皆盡一時之選此所以太宗不能克者而高宗收其功也帝王大畧惟在任人信哉

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餘人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

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爲衆夷所憚

謹行以降胡而爲國將劉氏以全城之功而受上賞惟才是使惟功是録而不限於類此所以狙詐咸作使也

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畧副使師德辭兼職上曰卿有文武才勿讓也

婁師德不但呫嗶之儒又踽踽愿慤之士至董旅摧堅乃更奕烈如此高宗奬其兼資而令弁帶武綬三代下爲濶典矣其實征苗者即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于古初寧有將相之分文武之別乎

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于殿陛令仁貴射之射穿九重甚賞異之謂賊不足平也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十人逆仁貴

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餘皆下馬請降立坑之進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兵事非智不籌非勇不克葢是常理然亦有異焉假令敵之兵有制將有能則當以智爲先而輔以勇如非其對則一勇足以奪氣而得雋者在呼吸閒矣仁貴以三矢定天山葢九姓之衆雖多總之皆烏合且不足當技擊而况節制乎此仁貴之所以不旋踵而成功

也兵法所謂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者真只三矢賢於十萬師矣而高宗能鑒而賞之於仁貴亦不辜矣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非卿幾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每

密勑問之

高宗早歲亦覩見太宗之奇故稍存英主之槩如元軌之違制不但不以為罪也且因以蒙知焉亦殊可尚矣

唐武后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群所向披靡黄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絹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驍勇絶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徳皆為用矣奏赦之所親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而與之官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進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欒盈之逐欒王鮒言於范宣子盍反州綽邢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予何獲焉欒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故士何常之有如李楷固駱務整事契丹為契丹死及事唐復為唐死此狄仁傑所以謂既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也若仁傑者亦誠知人哉武后不但採其論又能歸之功此陸敬輿所以稱法太宗天后之用人也有以哉

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久視元年為隴

右大使大破吐蕃大將𩆜莽布支於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侍宴屢覷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則天大加嘆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與諸蕃不和興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繼則天召休璟與諸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具奏輙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諸兵應接一如休

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遷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山川要害非履涉不能知夷情種族非經練不能悉宰相雖當總理天下要可攝其大綱開誠心布公道以蒞之而已即庶務經綜且須任人而況疆圉社稷安危之所寄乎此集衆思廣忠益雖在武侯不可廢也則天以休璟習邊事於夷情之奏俾同宰相商計可謂得用人之道矣且其戰勝之威又足以示敵

之重使覷伺者望而歛心也以視宣帝悉充國之籌而元帝引陳湯之對幾似之矣

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逼安西府則天令威武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帥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攻復龜玆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悅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立陷吐蕃今既復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盡忠款誠畏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遂能

建茲功效深可嘉尚遷左衛大將軍

惟地不可與人惟疆理尺寸不可踰越惟祖宗之規圖毫髮不可抑損雖在絕漠外茍建國時有之無異生身即贅疣亦軀命之所攝矣龜玆于闐疏勒碎碟此其地由後言自非中國所有而在太宗時則固統一之區宇也削則陵復則固蓋是自然之理此則天所以謂既復舊規則邊境自然無事也以深嘉孝傑之功而進其秩焉於道得矣

唐肅宗

上問李泌今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為之用耳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從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後竟如其所策

制敵固在得人至控扼形援置將必在得所此帷幄運籌與其君定計於容勿者不可以無人也昔高帝問群臣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謂黥布彭越兩人可急使而漢將惟韓信可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卒以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如李泌之以兩軍縶賊四將者何其策之善乎不然則如思明忠志乾真等固上谷漁陽之驍銳也豕突狼奔可易摧折雖子儀光弼亦東牽西盻應接支持之不給矣能有濟乎

唐憲宗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甍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但

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
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
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禄以奬其人使
兩河聞之恐其麾下效以取賞必皆恐懼爭為
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既
而田懐諫幼弱軍政果皆决於家臣蔣士則數
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怒而朝命又久未至田
興晨入府士卒數十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
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
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
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
將士則等十餘人遷懐諫於外冬十月乙未魏
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
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
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
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
將士表來為請求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
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機會一失悔之

無及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
出不次無以使之感激上從之即以興為魏博
節度使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莫不
鼓舞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印刓弗與當斷不斷此
爵賞所以空靡而下不鼓舞也在師中吉王
三錫命即軍中拜為大將軍立號而歸古之
人有行之者矣唐之藩鎮雖彊儻皆如李絳
所策以處魏愽之道御之其有不鼓舞馴帖
者乎

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而上疏求
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
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文喜又不受命欲自邀旌
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
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懐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
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
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
時方旱徵發餽運内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

喜以蘇疲人上不聽曰微孽不除無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唐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京師

德宗之討劉文喜有一得在斷而成功有兩失始則狥其請而以朱泚為帥此文喜之所以敢邀旌節也既則縱海賓而遣之歸而不遂斬之此文喜之所以竟爲藉手也於其時廷列豈少人乎有明斷如冠恂則涇原之師不必淹越而元惡早授首矣

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為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守晉隰慈燧移檄鐫諭皆降詔即以燧領晉絳慈隰節度使燧固讓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為利帝嘉許之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畧地諸縣遂圍絳拔外郛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裨將谷秀達令掠士女斬以狥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匹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上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乂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請得三十日糧足以集事上是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時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勢相倚久攻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懾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察其心已屈謂曰我自朝來爾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因披心示之廷光感泣一軍皆流

泚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每自以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窨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冏等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禄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

楊沂 三百六

用兵非難明義難討賊非難定計難方時之艱衆情易眩廟堂之見不定即諸道之兵皆離心矣此中朝之論所以與閫外常相矛盾也此馬燧之所以不憚棄軍必歸與天子而次之也古稱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若馬燧之斯舉也幾近之矣至於臨敵機宜雖甚奇特又自是義之次者也德宗剛愎乃能任之堅已復優其賞亦可尚矣

時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脩石頭城蓄異志者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播遷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生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或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故聞之其子皋見為考功即不敢歸省正以此也上曰其子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熟願上章明其

無它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曰卿章已留中知卿與滉親舊得不愛其身乎對曰臣非私於親舊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耳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降臣章以解衆惑而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喻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皋謁

告去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朕今知其所
以釋然不復疑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
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
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促還朝既而陳少遊
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
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
入貢矣

延攬之道所貴推誠紛亂之秋易生疑間完
守以防意外此誠忠篤之慮也而遭時之艱

遇主之忮以致讒謗生馬非李泌誰與察情
且自牖而納之約乎則如韓滉者又將為懷
恩之進止兩無其據矣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頡校

將將紀十四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五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蒼梧 楊際會士遇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御將 得可為法

唐憲宗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議者亦以蜀險固難取
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耳取之如拾芥臣知
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也願陛下專以軍
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左神策
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為前軍京西行營
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為次與山南西道節度
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高位重者咸自謂
當征蜀之選及詔用者乃崇文也眾皆大驚上
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

姑息陛下必欲振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之然後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黄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行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斬以狥闢歸李康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將斬之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以拒崇文擊敗之闢置柵關東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闢城八戰皆捷秋詔凡西川

繼遣援兵悉取崇文處分於是綿江柵將李大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崇文長驅指成都所向崩潰遂克成都劉闢數十騎西犇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無犯檻劉闢送京師而斬闢大將邢泚巡官沈衍餘無所問初杜黄裳建議征蜀及指授方畧又察崇文素憚劉澭謂之曰若必無功以澭為代故崇文決戰不遺力及蜀平入賀上顧黄裳曰卿之功也

淮陰非蕭相國不能知高崇文非杜黄裳汨沒何自顯蘇子瞻所謂陛下必欲建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知人誠宰相事然無忝者幾人哉至於既識其才又察其忌曰闢之不克澭寔汝代則尤為激將之用鼓舞之微權也勑多軍悉聽處分革監軍不令掣肘若憲宗之任崇文者亦可為世法矣

時淮蔡兵彊諸鎮環攻者十數相顧莫肯前獨

李光顏先敗賊時裴度宣慰諸軍還為上言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于小溵河時韓弘為都統約諸軍同攻賊賊薄重胤壘重胤中矛不能抗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溵河之堡虛重胤即未破也乃遣將田頴宋朝隱等襲其堡夷之俾賊失積聚弘怒其違節度縳頴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軍察其情矯詔械繫赴在所馳以聞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訴帝謂弘

使者曰達都統令誠當死以功可贖也故赦之
耳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
凌雲柵捷奏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
僕射

將帥之所以能立功者上之仰天子之知下
之仗偏俾之助而所以使天子及知者則惟
幄之謀臣也光顏雖知義而勇非裴度奉使
而目擊憲宗何自而知之乎田宋兩將於光
顏譬心膂股肱之不可一闕也一旦都統欲

誅之而天子克全之俾資翼助此所以追奔
者雖將必竟成功者自於上之人非人臣也

李愬謀襲蔡州奏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
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騎巡
邏遇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驍
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召詰之士
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釋其縛給以器械署
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
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以陳光洽
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
擒光洽則秀琳自潰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秀琳遂降愬亦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非李
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畧時守興橋
柵愬使人詗知祐將刈麥召廂虞候史用誠戒
之曰爾以三百騎伏林中外使人揺幟若將燔
其麥聚者祐必來追發騎掩之可擒也用誠如
計擒祐愬下堂解其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
密其謀每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諸將

恐多諫愬愬待祐益厚軍中有稱祐為賊內應
者且云得賊諜言其事愬不得已持祐泣曰天
不欲平此賊邪謂衆曰諸君既疑祐令請歸死
天子乃械祐送京師而密表其狀詔釋之遣還
愬愬見之喜署祐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
帳中隨改祐為六院兵馬使舊法舍賊諜者屠
愬單之諜反以情告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
兵救之官軍失利衆恨恨愬獨喜曰吾計也乃
募敢死士三千人號突將朝夕教習之使常為

行備冬十月甲子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卒盡在洄曲及四境守州城者羸老耳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辛未愬乃命馬步都虞候史旻等留鎮文城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前驅而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

休食乾糧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發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旗裂人馬凍死天陰黑自張柴村東道皆官軍未嘗行人人自謂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者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

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內城亦然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咲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獨此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之重

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進攻牙城燒其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餔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以檻車送詣京師

非常者常人所忌李愬之克蔡州功偉矣假令其時請濟師而天子不與擒賊將欲宥之而天子不從謗議喧填將罪之不遑恤也而暇究其效乎凢此蔡功惟斷乃成天子斷於上宰相斷於下腹心之主張定矣此將帥之所以得展布其四體也非臣之力乃君之功

豈獨一樂羊子哉

唐武宗

澤潞平上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初用兵德裕請于上曰自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者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者數百為牙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亂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等議恊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自非中書進詔意別無有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施其方畧故所向有功

淮西之役裴度請罷監使而元濟擒澤潞之役德裕不俾中制而劉稹滅軍不可從中御自古記之矣而終唐之世卒不能委信於將而必置監使以撓之也亦可怪矣

裘甫亂浙東觀察使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援於鄰道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計取難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可任也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三月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畧對曰但得兵賊自可破有宦者侍側曰兵發多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也兵多賊破速費省矣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勢益張盜將蜂起應之江

淮經費之源一有阻隔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給其為費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式既入越州交政為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脩軍令大破裘甫於南陳舘斬首數千級賊自黄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衆大恐式曰賊來就擒耳趣東南兩路軍會剡辛卯圍之庚子夜甫與劉腤劉慶從百餘人

出降送與諸将語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腰斬脏慶等二十餘人械裘甫送京師斬東市詔加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将官賞各有差先是上以越盗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必告捷與式書勵之曰公宜專籌計以執甫為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請無不從者遂成大功

安危須仗出群才艱大之秋舍擇帥別無做手刀筆中有吴喜尉史中有謝艾此夏侯孜所以謂西班中無可語王式雖儒生可任也兵發多則賊滅速正所以為國家省費少發而曠持大衆而疾決此最計之確者然非哲相嘻能徹此

梁王朱全忠

王師範分遣諸将詐為貢獻商販包束兵仗入汴徐兖鄆等州期同日舉發討全忠去者事多泄不得行獨行軍司馬劉鄩襲兖入之時兖節使葛從周将其兵屯邢州鄩撫府舍登堂拜其

母每旦省謁禮其妻子有加子弟職掌俱如故戊午師範力屈降從周自邢還攻兖鄩以板輿載其母登城謂曰劉将軍事我不異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也從周歔欷而退鄩乃悉簡城中婦人及民老疾者出之而與壯者堅守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絶副使王彦温踰城降守卒多願從之者鄩遣人語彦温軍士非奉素遣者勿與俱又遣人狥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士卒皆惶惑莫識所從竟不敢出敵果疑彦温斬之城下衆益固及王師範使至諭降鄩鄩乃出從周為具裝送大梁鄩曰降将未受命寬釋敢乘馬乎素服策蹇而去全忠賜之冠帶辭以囚服見不許全忠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咲曰取兖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時四鎮将吏皆有功親舊鄩一旦以降将居其上諸将具軍禮拜於庭鄩端坐自若全忠益奇之表為保大留後

篡奪之雄亦未嘗無籠絡鼓舞之術故能驅駕一時豪徤以有成功劉鄩非俘虜乎朱温乃能畧其襲兖之讐舉而加之勲舊之上惟才是使温於是乎可取節矣

吳王楊行密

楊行密馳射武伎非所長而寛簡有智畧善撫御將士推心待物與同甘苦晨出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早出如故人服其量朱全忠既得兖鄆兵益盛乃大舉擊行密遣龎師古壁清口趣楊州葛從周壁安豐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朱瑾將兵拒汴軍於楚别將張訓自連水引兵會之行密用為前鋒十一月癸酉瑾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旗幟自北趣其中軍張訓踰垣入士卒蒼黄拒戰淮水决壅至汴軍亂行密濟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會大雪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還行密大會諸將舉酒屬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

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爭

漢祖之得天下惟善將將即偏霸之割據者其成事亦在任人馳射武技一切非行密之所優矣至所以待李承嗣史儼者何其恩禮之厚而篤乎山士所以歸心而業由濟也不然廣陵五達之衝四境震隣何能自保

南唐主徐温

撫州刺史危全諷叛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而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遣使乞師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彦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温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

援使將兵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請無置副貳乃可可求以白溫溫即許之本遂敗楚兵于高安斬全諷

危全諷之叛攻洪州也連撫信袁吉兵至十萬乃復求援於楚而楚圍高安以應之此亦可為危急存亡之秋矣徐溫知其幾之在任將也謀於嚴可求而舉用周本焉已復聽本所請不置副貳直以全旅付之一人使得展布効其功能大率將非其人不可任如得其人雖舉國以聽之無不可者而況於數千之衆乎此本所以竟有成功也

陳璋敗吳越兵于香灣徐溫募能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以獻紹勇而多謀溫得之喜復使典兵初錦衣之役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

妻子為念及是筠亦還溫自數其昔日不能用筠之咎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故將士感激為效死

釋敗將者吾見秦穆之用孟明收亡命者吾見漢祖之將韓信忘讐者則齊桓之於管仲棄瑕者則魏文侯之於吳起未有背負而逃而其主尚戀戀存去後之思者也乃復為懸出格之賞必生致之而復用之者也陳紹曹筠非吳畔將乎徐溫豈獨不記其過且一切引為己咎而自疏其所以不能盡二人之用而使之亡也其委曲求才蓋如此此豪傑所以歸心也與

吳越王錢傳瓘

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

宜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而禁諸公子從者毋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仁章及內牙指揮使劉仁杞俱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惡諸將一日共詣府請誅之元瓘曰二將軍事先王久方圖其功汝曹欲逞私憾可乎吾為汝主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

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惟誠可以感人惟德可以附衆屯難之秋收拾人心此其第一機括矣懷私復怨忌功多殺此褊心者所以亡不旋踵也傳瓘乃能達此而又以世傳其家庇寧吳越安富尊榮視五代分割主獨為後亡有以哉有以哉

唐莊宗

梁賀德倫以魏叛乞援于晉晉王命馬步副總兵李存審自趙州引兵據臨清劉鄩聞之亦以兵進壁洹水德倫復遣告急晉王引大軍自黃澤東下與存審會德倫遣犒軍因令客言於王曰除亂當除根備言張彥凶狡之狀謂宜先除之王默然次日進屯永濟張彥選其銀槍効節五百人衛而謁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首訴冤者百輩我今舉兵以安百姓非貪土地也汝雖有功於我不

得不誅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問也衆皆拜伏明日王緩帶輕裘令魏卒擐甲執兵翼馬而進仍以為帳前銀槍都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而令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在魏者猶驕橫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平都巡按使犯者自一錢已上皆磔於市旬日內肅然無敢復喧嘩者

相機須智克亂在權方時之艱若存勗者亦

真可稱英霸之主矣觀所以處魏博之銀槍都者何其應機之速而斷之果乎斬張彥而緩帶輕裘撫其衆徙德倫而命李存進峻法制其餘皆曲盡駕馭之款者非庸所及

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劉遂嚴顒失衆心可襲取也帝以問郭崇韜等皆曰懸軍遠襲危道也帝乃召李嗣源密謀之嗣源自胡柳度河後常慙于帝思一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

奇取勝何以成功臣願得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暮矣陰雨道黑將士皆憚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賛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犇燕嚴顒犇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嗣源蓋抱歉而欲效奇莊宗以就功而能使過鄆州畿輔固梁之所繫以存亡也鄆破汴不守矣總管信奇才古稱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崇韜至此且狐疑餘子者何足道乎若莊宗者乃真無忝勇矣

周世宗

世宗初即位北漢主入寇帝欲自將禦之羣臣諫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沮氣必不自來

陛下新踐祚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未宜輕動帝曰崇乘我喪輕我年少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以不往乙酉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程進控鶴都指揮使趙晁私於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盛上宜持重好謙以言于帝帝怒曰而安得爲此言此必有人教汝也好謙以晁對帝命并械于州獄北漢主不知帝來經潞州不攻而直引兵南向軍於高平之原癸巳周前鋒與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命亟進

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整我師懼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李重進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彦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出督戰時北風方盛俄而轉南北漢主將戰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風勢如此非助我者北漢主曰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搏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揀麾下左射者引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士皆殊死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義言于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引騎直前陷陳張元徽北漢之驍將也畧陳馬倒為

周兵所殺北軍遂奪氣周兵益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舉赤幟自收兵不能止時尚有衆萬餘人阻澗而陳劉詞至與諸軍合擊之是以甚敗僵尸滿山谷是日帝宿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聞周兵捷與其士卒稍稍復還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被褐戴笠乘契丹黃騮由雕巢嶺遁歸所至未舉筯或傳周兵至矣輒蒼黃而去帝欲悉誅樊愛能等而未決晝卧行宮以問張永德永德曰愛能等本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遁死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百萬衆安所用之帝擲枕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皆斬之自是驕將悍卒始知所懼

五代之民輕於犯上而易於背主蓋紀綱之陵替甚矣何徽樊愛能豈真不能戰者望陣而北心膽可知王師甫捷正撥亂反正之機

也少涉遲疑便成痼疾英明果決如世宗既獨斷大謀墨縗經以匡國難又奮起積弱悉誅叛亂者以肅驕兵偉矣

宋太宗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初為北漢主繼元扞太原名劉繼業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據城苦戰不下帝聞其勇遣中使諭旨繼元招致之繼業乃北面大慟釋甲帝見慰撫之復其姓楊止名業拜代州刺史素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十萬衆寇鴈門業以數百騎出擊之契丹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自後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引去諸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數其短帝皆不問而封其書付業

驍將雖上意所珍大率為同儕所忌蓋衆皆避銳彼獨陷堅人竝觧功彼方獻馘罷駑者能無愧乎愧則忌忌則謗所從生矣羈旅如楊業蓋孤生之植而又為木彊之資也謗書三至數之宜然非太宗之明誰能察之

宋真宗

八月壬申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羗砦初瑋在秦州數言唃廝囉欲内寇請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以瑋虛張虜勢議斬瑋以戒妄言翰林學士李廸獨曰瑋良將也言必不妄竊觀陛下意似不欲從鄭州門出兵陝西諸郡有兵自可就益之帝因問陝西兵數廸對曰臣昔為彼轉運使嘗䟽錄方寸小冊以備調發就佩囊中即取以進帝曰何意頗牧在吾禁中未幾唃廝囉果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廸問對曰上勿憂臣知瑋必能破賊既而瑋勒兵不動坐俟其來出擊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唃廝囉勢蹙走保磧中不敢出報至帝笑謂廸曰卿何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有塞外頗牧不可無禁中頗牧必禁中有頗牧而後塞外之頗牧可效功也侯雖在矣張仲孝友詩有云蓋先得之矣彼真宗何緣而知瑋瑋非廸何緣而就功將身之不遑恤矣

山外之捷名哉率獨與有勞矣豈真瑋一人
力哉

宋仁宗

以韓琦范仲淹罷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
歸上言韓琦范仲淹皆忠勇不當置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
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
有警合兵犄角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頗詔罷籍
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
同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
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
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藉分領之
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州宗諒
帥慶州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
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
名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
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

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

韓范兩人並經懲創之餘然無損經畧之望
蓋勝敗兵家之常事也豈視此遽軒輕耶仁
宗懲葛懷敏之敗乃思及於堯臣之言再錄
用焉而又能專其委寄俾得展籌畫以收寒
心破膽之功昔秦穆公不以一眚掩德遂霸
西戎若仁宗之斯舉也幾近之矣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
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
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至顯
貴面涅尚存帝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此涅
之功也願留以勵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衛青奮於人奴日磾拔於降虜族類何常惟
才是使此明主所以立賢無方也面涅猶存

適足自表青能不以為恥而欲存以示勵亦幾有豪將之風矣

庚午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時儂智高寇擾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乆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必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内都知任

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兊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之行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賛青可任若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竟擒智高

智高之亂幾至不支一授之官如虎傅翼嶺表一方又將尋西夏之覆轍矣梁適既能决其機狄青又克任其事而帝復能采廷論革監使以專委之此青之所以不旋踵而有成功也

宋高宗

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恨切齒乞借兵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夏世輔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乂者乂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禽之而還夏主大悦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

王樞武臣啰訛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廷已有赦書矣世輔取而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啰訛諭之曰世輔已復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啰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啰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追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

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得驍勇者萬餘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人吳玠遣鎮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於長安炤承詔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所部二千騎南來帝大悅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李世輔豪健殊倫機畧亦邁衆善用之直可與韓岳方軌蓋有古名將之風者攄悃效忠擁數萬之衆以歸國偉矣高宗乃能欣然納之撫勞至再三馬道不失矣而卒以制置乖當撓亂其謀而不克究觀其績也惜哉

宋光宗

夏四月以丘宻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行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乃以戶部侍郎丘宻往宻陛辭具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則兵權必不可以復付其子請得便宜處置帝許之宻至蜀無何利州安撫使吳挺果卒宻使總領財賦使楊輔權安撫統制官李世廣權其軍政以殺吳氏之權蜀中遂定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安撫蓋閫外之官一方安危係焉留正慮吳氏世將而簡丘宻以往丘宻知機宜之不可

中覆也而陛奏請得便宜已而吳挺果卒宻遂承制以楊輔權其軍使而令李世廣總其事務聲色不動遂革世傳之柄以殺吳氏之權而蜀用以安可謂兩得之矣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頫校

將將紀十五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六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昺思睿甫　梓

御將失可為鑒

楚武王

楚子使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故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敖使狥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狃勝則驕驕則惰恃強則輕敵輕敵喪吾實此將之失而君人者不可不知也訓御裁節蓋有道矣先其事既失于懲後其事又無救于敗謂楚子得無咎乎

魯隱公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春正月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翬帥師先會齊鄭伐宋

兵以義動奬亂人而亢不秉四國之舉非矣宋乞師而公辭之羽父乃固請而行焉其悖一既將伐宋會防以謀之盟中丘以約之師有期矣而翬復先公往焉其悖二而隱乃一切聽狥其所為而莫之制是傳虎以翼而自貽之戚也可勝悔哉

衛懿公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将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貪璧馬者喪國寶珠玉者殞身未有狗嗜好之偏而不至於墮士氣而胎國禍者也懿公方嬖鶴時謂天下之可好者莫尚於鶴矣曁寇難之臨受甲者委而去之於其時鶴固不可遣也乃知國之所恃者在人不在鶴也安平之日不能尊寵賢哲以周國衛及急難之秋乃至無人可使致令豪傑士挫心頹氣者豈獨一懿公哉

楚成王

楚子将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曰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及晉師救宋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楚子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大臣以薦賢為忠子文之傳政於子玉也烏在其忠人主操御将之柄當伯棼之請戰也不止之而但少與之師若促其敗者烏在其智既誤敗之又誤殺之以益晉之彊重楚之弱焉楚子於是乎失君道矣

鄭文公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文公之所棄者將而聖人之録於經者曰棄其師世未有以惡一人之故而并棄其三軍者也外矣使之翱翔河上進退兩無所處以底離散危國亡師失道莫甚於此矣聖人一字之貶誠可為千古永鑒

晉靈公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

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弟子輿尸易有明飭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好勇而狂不在軍事穿之無良敵人知之矣何

取而使與戎行以撓知兵者之筭乎胡康侯謂雖得其人而以親信間之則敗葢有慨此也

晉景公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将中軍子重将左子反将右将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雖遙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乎在矣必許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

乘我喪師無日矣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敵人何畏焉而又以剛愎不仁者參之以殞喪師徒誰之咎乎士季國之良也欒伯師之傑也謂晉無杞梓皮革乎則景公不明之過也

楚平王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将以方城之外

叛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吴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吴爲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

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及公子光立爲吴王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予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杞梓蓋間生之材干城乃社稷之衛忠智如子胥豈千乘之國所可多有者乎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興亡利鈍自昔繫於一人也惟不覩失一士之憂故不知得一士之慶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而平乃一切狗之可無鑒乎

楚昭王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吴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十

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請於闔閭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君不明不能擇將將不仁必至殞師何者以人心不附也未有士莫有鬬志而可以破敵成功者也夫槩王之所以策之者審矣將執

有能必待白刃交乃有亡徵也哉貪以敗國囊瓦死不贖矣况不能死而昭王之不明何其甚哉

楚惠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昔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

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鹽車軛驥不可謂無致遠之才穰苴孟明一賤一俘惟上之使諸梁達者乃獨懵於此乎觀丁父舉於鄀俘寔服隨唐彭仲爽扳於申存寔縣申息朝陳蔡固楚之令規也且貴賤何常之有用之則為帥不用則為虜不惟其才惟其賤葉公之論於是為不明矣

齊威王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也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則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而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將相必調和而後國受其福臣主必相信而後閒得不行不然非外之見欺於敵國必內之受詭於姦人矣三勝之後欲行大事而顯然行卜於市其詐謏亦殊淺矣然則非公孫閈之能售其技盖田忌之於齊王其素所托心腹者隙有自矣

趙孝成王

秦王齕伐趙趙軍戰數敗亡一裨將四尉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

譲之應侯因使人行反間于趙曰秦所畏者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将耳趙王入其說乃使趙括代廉頗将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及括将行其母亦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将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将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将則陰使武安君為上将軍王齕為裨将令軍中敢洩武安君将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奇兵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絶趙後又五千騎絶趙壁趙兵分為二糧道絶急來攻秦壘欲出武安君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括乃自出鋭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敗卒四十萬人俱降秦武安君悉詐而盡坑之趙人大震

虚譚實用逈不同方似是而非最所當辨此馬服君之所以莫能難括而知括之必敗趙兵也且括不可将其父知之其母知之廷臣又知之敵之人亦知之而卒排衆言舉以僨事此歐陽子所以謂用人之失舉國皆知其非而獨其主不悟者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将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将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将之所取割地于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将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

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将乎平原君曰将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将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于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于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将曠日持久數

歲令士大夫余子之力盡于溝壘車中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金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平原君弟知安平君之讐燕而助趙不知安平君之不肯強趙而弱齊馬服君策之審矣閼於之戰其勝效已見於前事矣舍國士不任而揹名都愽地以市将於齊毀已成之業而耗儲敝甲曠數歲之力不償其售計之左悞莫甚於此矣彼平原者大率有好士之名而無有知人之鑒所以一失於毛公薛公再失於毛遂三失於廉頗趙括茲復失於馬服君而趙乃倚以爲重太史公所謂平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美之乎誚之乎而趙王任人之失可弁見矣

秦昭王

犀首天下之善将者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犀首不可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入

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将也恐犀首之代之将也鑿穴于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必以國累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于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從而泄之于是日也郎中皆盡知之于是日中境內皆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洶洶也何道出疾曰似犀首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出犀首何疾曰犀首也羈旅親抵罪其心孤是必言以自嫁于衆王曰然使人

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戰國之策士善用間或外行間以離他國之君臣如田單之於樂毅范雎之於廉頗是也或內行間以離己國之君臣如鄒忌之於田忌樗里疾之於犀首是也顧人主之所以聽之者何如耳故有昭王之明則君臣之交因讒而益固如趙王之暗則雖以李牧之忠勇竟自壞其干城於時樗里疾最稱智矣於秦亦未嘗無功然其杜客防賢為蠹亦非少昭王始雖受其間而逐一犀首范雎隨亦投其間而并逐穰侯擠人者人亦擠之孰謂智果足恃乎故有智者必用之以正智而不正始之以妨賢終之以喪己如樗里疾者可無戒哉

武安君破趙阬其卒四十萬人趙為大震秦復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司馬梗攻太原俱拔之趙大恐乃使蘇代間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

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資於是應侯然其言言於王曰秦兵敝矣請姑許韓趙之割地以休士王聽之乃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此與應侯有隙居二年昭王息民繕兵欲復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卒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

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且臣聞之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王不荅而去乃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卒賜劍死于杜郵秦人憐之

善兵者自昔稱韓白然韓信非大將必不留

白起非慮勝必不戰昭王謂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衆擊寡以强擊弱乎此蓋淺庸之見非所論於兵也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寧決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蓋武安本色語也至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則偉然經國之長猷佐王之至計也惜也昭王不能聽之又從而誅之曾不思所以造邦成霸者伊誰之力耶

魏安釐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

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鬭以死於趙行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如姬報其父讐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言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

王尚 三百十二

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殺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魏公子無忌率諸國之兵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將二萬人降公子不敢歸與賓客留居趙使客將其軍還魏

竊符之舉自昔頌以為奇亦自昔斷以為罪然所以致公子之竊符者誰與則魏王之不能用公子也以刺得趙王陰事忌其能故雖賓客辯士萬端遊說終不肯聽救趙假令當

王尚 三百十三

時憣然以赴救為義察公子之能委符而授之召還晉鄙而以公子代焉則秦可以破趙可以存魏可以霸晉鄙可無殺而符可無竊矣夷門老突翁何所窺而投其間以重傷國體哉計不出此卒俾義信于下而名損于上威泄於床幃信虧於輿國若安釐王者亦誠為不智也哉

秦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及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

還誠門下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賔客莫敢諫
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
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
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
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
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
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陵君追
至函谷關抑之而還秦王恐使人以萬金行間

於魏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
年矣今復爲魏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魏信陵
君不聞王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
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
君將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
以酒色自娛凡四歲卒

英君之好士者常苦之人而庸主之忌能者
又苦有人不能用秦果能間信陵君乎則魏
王之忌信陵君深也既已存趙再破秦軍走
蒙驁威名益以盛矣於其時四豪雖並稱雄
名義槩未有如信陵君者也蓋佐王之罷也
如其君之不用何哉

楚考烈王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
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

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
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
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
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
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
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孟明再孽於晉而卒以勝晉張繡甫孽於曹
而隨以勝曹安得以一經秦孽遂不可使復
將乎臨武君蓋趙人嘗侍孝成王與孫卿子

論兵者也其人才否未可知要之必宿有不得於魏加者也不惟其才惟其間春申君誠誤聽考烈王於是乎為不明矣

齊閔王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于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于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于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于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戰國多傾危之士然莫甲於儀莫險於秦而代復踵其智以身市將以強燕而弱齊再戰再敗禍歸於國而已不任咎焉若閔王者真寄生之君直玩弄於遊士之鼓掌間耳旋至覆滅不亦宜乎

齊襄王

田單既復齊地迎立襄王王有所幸臣九子者之譖田單王曰召相單來貂勃曰王安得此不祥之語乎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

襲齊齊為墟王走而之城陽山中安平君以懦
懦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散卒七千禽其
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
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
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
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本國已定民已安矣
而九子者讒之曰單來單來王安得此不祥之
語乎王必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
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邑
萬戶

佞倖之於勳舊若持衡然人主重社稷則勳
舊親狃宴安則佞倖狎佞倖狎則勳舊疏政
日以隳釁日以積而國危矣此法章所以蔽
於九子而存勗所以困於伶官者也法章幸
悟貂勃之諫誅九子者復封安平君故人心
服而國安存勗終狥伶官之讒恣誅殺故衆
疑沮而卒以亂昔賢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亡身二君皆履艱難而濟勳者尚不免於

蹈此則宴安之故也哉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頫　校

將將紀十六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七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檇李 王建中銘新 梓

御將失可為鑒

鄶君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

之因為設壇於門下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而襲之遂取鄶

良將者國之幹辨智果敢者社稷之衛蕞爾之鄶為良幾何而乃令鄭桓得行其詐謏間疎以離其君臣之心自剪肘翼以速滅亡若鄶君者可不為世永戒哉

燕惠王

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于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為名耳實欲連兵南面而王以齊未大附故且緩攻以待其事齊人所懼者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反間益忌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歸計事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走趙燕將士由是憤惋田單乃以計詐騎劫敗其軍盡復齊地惠王晤恐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惠王不信其臣當信其父不能知樂毅當知昭王昭王用毅以強燕滅齊功著矣舍樂毅不將復誰將乎此最事理之易知者也大率庸主之情喜便辟而惡耿介樂易與而疾莊士此讒間所以得入而毅所以不見容也兵敗國拔然後從而悔之晚矣

趙悼襄王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將廉頗怒

攻之因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廉頗蓋豪勇之資雖善將兵而憑氣好剛多

可嘗者觀惡藺相如之位在其上欲辱之及悼襄王遣樂間來代將即攻之其所以事主者必多疏節矣此所以雖有功於趙不見容於趙也呂蒙謂天下未定鬬將如甘寧何易可得必忍之於其時六國惴惴僅有一廉頗幾趙之長城矣乃不能用之使讒謟之臣得而間之其亡宜矣

齊王田建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令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

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戰國時遊士憑軾結靷欲強秦而弱六國者必推衡憑軾結靷欲强六國而弱秦者必推從從衡之利害所屬者較著矣而齊王建者何其見之舛乎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而所

以佐秦之滅五國者齊也非秦之能滅齊而所以佐秦之攻齊者建也亡不能存無為貴智往誤無論矣障海迴瀾策固有在收三晉之大夫而與之師百萬則臨晉可規收鄢郢之大夫而與之師百萬則武關可入允哉霸業可興豈特保其國祚而已乎然非豪傑之主莫能為也後來張耳陳餘亦嘗用此策以干陳涉涉不用而隨以亡此覆海翻倉具經遠之識者所以難為遇哉

燕王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樂乘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

時動則威師曲為老未有以五百金交歡憐國使命甫還而遽興師以圖其社稷者也此雖有韓白孫吳不可將也而況栗腹乎兵敗地削宜矣

趙王遷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于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燕得樂毅而霸故齊人之所忌者在毅不在燕趙用李牧而强故秦人之所畏者在牧不

在趙於其時秦已并吞多國勢益強而趙地益以削矣而李牧用之尚能以抗秦之難數破走之則牧之有裨於國計也明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假令趙能堅任牧牧一日未死趙其未遽亡哉

漢高帝

高帝已滅楚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而徙封信為楚王都下邳六年冬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侯皆曰亟發兵坑豎子

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又不及舉而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陛下第出偽游雲夢而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禽之此特一士力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吾將游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决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上謁上令武士縛信載從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韓信智人也反則未必為然畢竟策士也君臣之分所未講彼獨以恩感帝耳果其明於君臣之分又何至忤旨而納布衣交乎高帝

亦策士求可求成不復顧事理豈有以萬乘主可偽為巡狩以召諸侯者乎後若有事將居近者人人自危矣是得一信而盡棄其信且以疑天下之心也舉火戲諸侯足致敗矧伏機阱以致將有不因以動天下之兵者乎帝之克終也倖矣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病不往今見讓而往往必為禽矣不

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變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之覺因囚之詣洛陽有司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青衣傳處蜀道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奏族之上可其奏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欲

烹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赦布

高帝外寬而內忌項氏滅所未忘情者信布與越耳已困白登乃知天下雖安之不可以無將也安得猛士兮為我守四方蓋悔之也卒也降心抑節以女女之不以為羞孰與存一人以備干城之衛乎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盧綰反上乃拜樊噲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用陳平計召絳侯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二人受詔行未至軍計曰樊噲帝故人又功多且呂后娣呂須夫也帝以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諸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乃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擊燕

樊噲之雄雖非信布之比然舍三人外可忌者莫如噲矣故帝亦刻意誅之一語攙搶頓森矛戟牢籠之計復出陳平彼以是為忠於主也由君子律之若平者真所謂逢君之惡者乎生噲者非平本志蓋董高帝之必死而

畏呂后之可畏也不然彼於噲何仁焉

漢文帝

絳侯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所置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

絳侯蓋木强之人其才具非兇悍之比未論有大勲勞於社稷其人心事亦可推也飛語流聞遽從逮繫帝於是乎亦稍忍矣雖旋即赦復其有傷於國體有累於盛德者不既多乎

漢世祖

初馬援在交趾餌薏苡實用能輕身辟瘴軍還

載之一車人咸疑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及卒有上書譖之者謂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以章言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買城西地藁葬之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辭旨哀切後乃歸葬前雲陽令朱勃詣闕為頌曰臣聞聖主不忘人之功採一美不求備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録誠為國之所慎也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歴仕二十餘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僵死軍中名滅爵絶海内不知其過而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夫明王裕於用賞而約於用刑高祖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出入不問豈復致疑於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志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春秋罪以功除祀有以死勤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以厭海内之望

馬援之於光武君臣投分可謂最深殞喪蠻荒裹尸以革如其平生志所期願始終心跡亦大昭明而尚於沒身後來讒慝之口而帝乃過而信之世豈有身之不恤而屑戀情珠貝者乎世祖鑒往之轍惠顧功臣保全曲至而獨于新息乃不仁馬亦可怪矣

漢順帝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豯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殽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六年春賢與且凍羌戰于謝姑山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君不擇將以國與敵蜂蠆有毒無謂羌小馬賢之老不可用舉朝知之矣而必執吝以來王師之衂以再驚三輔也豈不謬哉

魏王曹操

初夏侯淵勇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急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淵軍大敗之斬淵及益州刺史張顒張郃走

將帥之智勇每難兼全人主之御將必有斟酌黃忠勇矣視夏侯淵畧相當而淵之智比

黄忠非不足也然淵竟受敗于忠焉則以備之用忠有道有法正以為之謀主也故忠得見其長而淵竟困於所短操能戒之而不知所以處之於將將之方亦誠為未至也哉

漢昭烈

先主進位漢中王拜關羽前將軍假節以黄忠勇冠三軍破斬夏侯淵欲用為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親見尚可喻指關遥聞之必不說先主曰吾當自解之乃遣司馬費詩往授勑羽果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羽悟乃受拜

張翼德能義釋嚴顏而雲長乃斬龎德張翼德能折節交劉巴而雲長乃藐視陸遜蓋其豪氣之不能下人如此也玄德老兄弟宜知之矣乃躐進黄忠與之齊齒此第知奬黄忠而不知所以處雲長也每僭謂通物情者乃可以經世知人固難處人尤難諒哉

吳主皓

晉鎮南將軍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吳主皓預欲間之乃還其所獲於皓果召政還而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聞之大悅謂餘子者不足憚也竟滅吳

勝敗乃兵家之常百戰百勝者大率未曾逢對此古人所以不以一眚掩德也杜預志在滅吳而忌吳將之尚有人也故掩不備以損其名而還俘獲以暴其短使吳主疑張政之必不可用也夫既喪師又掩敗其可罪也明矣而孰知其乃墮在敵人之計也哉政既代餘子者不足復憚而吳竟侵尋亡矣

晉武帝

北地胡冦金城涼州刺史牵弘討之衆胡皆內

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帝意騫與弘不協而毀之卒徵弘以為涼州刺史騫數歎息之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世主既乏知人之明而又類以能疑自用此忠言所以不入能否莫辨而師出所以否臧也

暨于覆衆殃民然後從而悔之亦已晚矣

解系既為羌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詔以御史中丞周處為建威將軍與振武將軍盧播俱隸梁王彤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彤嘗違法處按劾之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周處其人矣然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七年春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為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處與盧播解系不得已攻萬年於六陌處軍未食彤令促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而救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尤彤而竟不之

罪

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周處既嘗按劾司馬彤矣而復俾受隸于彤以擊賊欲束縛其手足督使戰而為彤報讐也大率將帥知之固難處之尤難非揣量曲當其情而制置俾無失所則雖有長才無自展矣昔蕭何用韓信漢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亦不留曰以為大將何乃曰幸甚有周處之才而不使之獨馭使賊得以窺見間隙謂專斷而來不可

當也若受制于人此成擒耳則晉武不明之過矣後雖尤彤乃竟不能罪之又以廢國之法也何其悖哉

晉元帝

祖逖少有大志覩王室衰亂計圖匡復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琅琊王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而響應者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又不與鎧仗使自召募逖度江慷慨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既至軍與將卒共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綏新附雖踈賤必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聽其兩屬而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四

年秋朝廷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逖以淵吳士雅有才名而無弘致遠識已艱關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內難將作知大功不遂感憤發疾九月卒於雍丘逖既卒後趙寇河南遂拔襄城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晉之士大夫率宗尚虛玄不覈事理而獨祖豫州有經畧實幹誓江擊楫志存恢復于其時江東草創建國中原丘墟可倚仗者逖一人耳帝既無雄遠之規不能稱其進取之意暨逖披翦荊棘收復河南地乃令戴淵雍容涖之此何以奬勵有功而激豪傑士乎致逖卒以齎憾殞促逖誠不得為雅量君子矣若元帝之所以處逖者可不為世永鑒哉

燕王慕容皝

慕容翰之出奔宇文氏也以逸豆歸忌之陽狂

酣飲或卧自便利或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賤之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項者陽愚以誑汝耳故藝猶在汝試立刀百步吾一發中者汝可速還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夜干素有勇名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且吾熟知夜干之為人也不宜避之以挫吾氣遂進戰翰自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逸豆歸走死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卧病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疑為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畧寔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酬没有遺恨飲藥卒

草昧之際非豪傑不可共功疎屬既以遠而見猜親屬又以近而嫌偪此讒間所以多生誅剪橫發而亂無由戢也惜哉翰有恢拓之資而皝乃乏容納之量一語諧投遽行殺戮憯矣

秦王符堅

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初秦王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

下告成俗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垂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六年堅議大舉伐晉朝臣皆不欲獨垂與姚萇勸之陽平公融曰鮮卑羌胡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筞畫何可從也堅不聽既與晉戰敗績惟垂軍獨全還抵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鎮慰安集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業許之矣若天命有廢興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垂遂叛

能疑者固病淺衆過信者亦虧長慮鮮卑氐羌蓋秦之深讎也活之為恩而過寵任之何為乎既以誤聽致敗又復解縱條籠任其欲往豈天命信有在與不然何堅之愚一至此也權翼所謂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經國訏謨莫有善於此者而堅曾不省焉柰何哉

秦王姚興

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遇果敗為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多多益善才局罕儔膽壯智疎多適為累
偏統御分量各殊制馭權衡各有攸當姚興
既知佛嵩之弗克任衆矣而又以多兵誤之
何與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
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
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
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
之才吾方與之平定天下柰何遽忌之乃以為

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
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
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
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
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
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
鎮朔方居無何勃勃聞秦復與魏通怒乃叛秦
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掠取之悉集
其衆三萬餘人偽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
而并其衆

偏霸之才自是一局韓白誠傑亦且人臣屯
難之秋志存恢拓者總攬英雄誠為急務然
必致辨於此不然則如石勒蒲洪垂萇勃勃
自是非池中物也

涼王呂光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
守貴寵用事群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
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

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群僚
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
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治業曰
起喪其身鞅赤其族皆殘酷之徵也明公方開
建大業當景行堯舜乃慕起鞅之為豈此州士
女所望哉

仁恩者植國之本威罰者輔治之具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可狎乎鞅以峻法治秦秦治而
鞅亡起以嚴刑佐楚楚霸而起滅皆苛以取

一切之效躬之匪遑恤而可用為訓哉呂光
區區弾丸仁德綏懷之尚不足乃妄以讒間
殺戮所謂本之則無矣旋致覆敗宜哉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王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畧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族姻會葬者至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沮渠雖族多豪傑之倫然初非跋扈之輩推

誠用之尚可為佐時器也羅仇所云寧人負
我我不負人此豈有一毫不忠於呂氏者乎
大率才庸者每惡其上性暗者易於入讒此
所以枉害忠良而來人心之離渙也蒙遜誠
非易馴之物至其造釁蓋亦有由叚業言猶
在耳竟忽而不加省也可勝慨乎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頻校

將將紀十七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八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昂思睿甫　梓

御將失可為鑒

秦主苻登

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甕詐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聞之馳見登曰姚萇多詐未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往事不諧矣登以惡地勇畧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苻秦蓋將熸之火苻登直寄生之君僭位號以存宗祀耳兵微勢弱延攬之猶恐豪傑未附也況從而猜忌之乎惡地去無人乎苻登之側矣亡不亦宜乎

燕王慕容寶

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將親兵數十人降于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雖許之而難與重兵給百餘騎從之沒根效魏軍號乘夜直入其營至中仗珪乃覺狼狽走沒根以所給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寶乃悔之

百里奚去虞之秦何嘗不忠於秦韓信去楚歸漢何嘗不忠於漢惟受之者當謹其初耳既已受之復從而疑之可乎惜也沒根有立效之心而慕容寶乃乏推誠之度以兵小不能成其大功少與之師此楚頵之所以困子玉也悔何及乎

宋高祖劉裕

太尉裕之克長安也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將皆忌之沈田子以嶢柳之捷與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御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瀕發私於田子曰鍾會

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裕既行夏王勃勃規取關中遣其世子赫連璝帥衆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也退屯劉廻堡遣使還報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素與鎮惡隙由此益懼未幾鎮惡與俱出北地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還因據關中反

辛卯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黄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

疑人不任任人不疑鎮惡方建大功蓋委誠非裕者何取而疑之乎此實造意于裕而特假手於田子也烏盡弓藏關中無金湯之固矣卒以中原士族復淪左衽以成江左之偏安也宋祖規模於是為不弘矣

宋文帝

帝欲經畧中原群臣爭獻策迎合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六月上欲征魏丹楊尹徐湛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

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秋七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

於魏主請遣兵救沿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之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以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魏人凡破南洛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玄謨鼓舌搖唇蓋是趙括之輩其非經試對壘則馬謖之流兵凶戰危佛狸勍敵北伐之計固國之興替所關也而可輕率與白面書生謀之乎主孰有道將孰有能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此知己知彼所以百戰不殆也二十年休養生息史稱其治盛比於文景一旦生釁重以委寄非人使民瘠塗炭地成丘墟則

宋主自貽之慼也無他委矣大率兵釁不可輕挑作事必須慎始順旨之說祇足悅心銳進之儔不堪持重此最舉大事者所宜留念也至兵交於外而策御於中發難之端而敗不任咎則又政與謀兩失之矣可嘆

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懦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吴子輩不足復憚及帝遣王玄謨等北伐兵敗魏主進逼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渡江建康震恐民皆荷檐而立内外戒嚴丹陽統内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将軍劉遵考等将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顧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将帥非經戰則不威非多蓄死士則不可以戰威名盛則震主部曲衆則生嫌謙慎者雖在将之自處然察其悃誠而委以心腹使讒間無由入焉則在上之所以保信之者何如耳語云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此道濟死元魏之人所以謂吴子輩不足復憚也文帝始北伐尚以道濟為養寇暨玄謨喪敗佛狸臨江乃曰使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吁亦晚矣

北齊後主緯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遥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将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掌機密來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田光不可由是並怨光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

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勲州刺史韋孝寬為謡言聞之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於鄴鄴下小兒歌之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将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謡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决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勑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将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

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命洪珍馳召祖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将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周聞光死為大赦

主昏政亂自昔未有如高氏甚者盲人掌機

容女寵執朝權於其時惟有泯跡韜光遠害全身為策之上然以光所處地分果可去乎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光雖忠於衛國似亦拙於衛身觀其憤嘆屢形詞旨彼讒妬輩知必不為正所容擠阱之機何所不至乎軀宗弃殞社稷隨之彼高緯無足責矣吾獨於光之所以自處者有遺憾焉

北魏孝武帝

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守晉陽長史崔暹佐之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横為斛斯椿讒搆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

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然之黃門侍郎楊寬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嘆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

書生不可與談兵計暫近不可與斷大謀一則非所習一則非所知也何則見不及也河橋之役以君避臣雖甚狼狽然尚擁十萬之師非少也高歡既以逐君成名復以追君使衆曲則為老虛有可乘而又日行數百里勞敝可擊此真可一戰擒也而魏帝乃舍斛斯之謀受楊寬之間謂滅一高歡生一高歡也此安知非寬之忌椿成功而故為是以沮抑之乎熒惑入南斗豈真天象盖人謀之不臧

也

唐玄宗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勑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

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卒赦之祿山竟反

祿山之有反狀與石勒同而石勒之無罪狀與祿山異玄宗乃謂效王夷甫枉害忠良是知蔽奸豪而不知恤國法也帝之斬高仙芝封常清何其果而斷祿山罪乃爾優柔耶豈草莽之賊亦信有天命寄其間哉則帝不明之過也自貽厥戚宜矣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不聽令誠啣之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橈敗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糧上大怒遣令誠齎勑即軍中斬之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勢上皆不及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奉勑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令誠至即引常清宣勑斬之陳尸蘧篨仙芝還令誠復索陌刀手百人自隨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勑

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糧事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聲振地竟斬之由是三軍憤嘆

安祿山既已稱兵而玄宗之沉酣猶然未醒南詔喪師反以捷聞往事可恨矣乃常清三報賊情而帝卒不及見欺蔽者無責爾矣及於茲乃尚不能一振起其惛惰耶仙芝常清敗則敗矣其時情局為何如也乃令誠之譖毒必行而兩將之抑悰曾不少白衆情離析

有由然矣
時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家居上籍其
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将
兵八萬討祿山仍勑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
翰以疾辭不許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
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将火拔歸仁等各
将部落以從弁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命
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弁
令選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
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
萬人與之時天下切齒楊國忠驕縱致亂又祿
山反亦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
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千騎刧
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
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
西指公不危哉國忠懼乃奏言潼關大軍雖盛
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
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将李福德

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将之
名為禦賊寔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
乃表請灞上軍并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
詣關白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且皆羸弱者上遣使趣翰進兵復
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
此乃羸師以誘我也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
利速戰官軍據險阨利堅守賊殘虐甚矣失衆
心勢日蹙将有内變因而乘之可不戰而擒也
要在成功豈必務速今諸道兵尚未大集請且
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
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潰潼關
大軍惟應固守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
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自失機會上以為然
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
引兵出潼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
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
庚寅官軍與乾祐合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

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大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之而咲乾祐嚴勒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須㬰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施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遶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渡河入關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

更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

當變者先審局祿山雖亂賊蓄慮發謀非一日矣哥舒翰雖非良將至策祿山謂始備必不踈官軍宜據險阨堅守以待勤王師大集彼虐釁內生然後從而乘之必敗之道也則可云計之審矣而奸權峙帝側知忌將不復顧君必趣敗不復念國而玄宗惛迷一切狥之使二十萬衆瞬息間化為虀粉豈不慟哉大率閫外之委寄固繫安危而帷幄之運籌必資良謀彼國忠何如人既以趣祿山反明

已之不欺乃復趣哥舒翰敗以弭己之禍是絶不為國謀而惟為身謀也於其時周行巖穴豈盡無人哉則致亂者非獨國忠之過矣

唐肅宗

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

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悉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慶緒堅守以待思明之救食且盡一鼠直錢四千淘墻麫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無統帥進退無所稟一城中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拔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其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失樵采甚艱晝備

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屬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使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食乏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

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合戰殺傷相當魯炅中
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
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
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
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
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
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率官軍南奔襄鄧諸
節度使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
旬日方定

祿山雖死思明猶在慶緒即庸尚為勍敵兵
多則紀律宜嚴將多則號令當一豈有以九
節度使兵至二十餘萬而不置一統帥者乎
一國三公十羊九牧輿尸之凶昔人有明戒
矣此程普周瑜所以幾僨國事也矧復以官
者觀其軍容為之宣慰處置是既裂其綱而
又從而掣其肘也故光弼之謀計既格於前
思明之凶狡得張於後虐焰向息彌炎民心
方聯復渙則肅宗之置將乖方有以使之也

於其時鄴侯豈不與謀計耶肅宗遘時之艱
僅爾恢復乃不能深懲禍本首任朝恩以開
恣肆彼輔國元振之踵而效尤何怪哉
乾元元年冬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
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
懷玉時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
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
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
始

藩使者帥臣也即古分閫受鉞之寄非其人
尚不可授豈有命不自天子而特察舉於部
衆所願欲者猶之乎是倒持太阿而授下其
柄階之為禍莫甚於此矣因循姑息為唐厲
階肅宗能辭其責乎
唐德宗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
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
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

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犇太梁德信犇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乘勝以兵絶其後堅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兵雖渝度將貴專謀豈有交兵千里之外而必決策於廟堂者乎救鬬者不搏擊批吭擣虛李勉之欲先攻許也是矣而必以違詔撓之使奔北以長叛鎮之兵鋒也謂之何哉

張延賞數言李晟不宜久典兵上是之曰當令自擇代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加晟太尉中書令餘悉罷之初韓滉薦劉玄佐可復河湟後上遣使勞問玄佐玄佐言吐蕃方盛未可與爭且臥而受命張延賞知其不為用奏以其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以李晟罷兵武臣皆憤惋解體也李泌一日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言于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必不聽臣今欲對二人言之俾不疑倘萬有一行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扼腕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等富貴已極惟陛下坦中待之有事俾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陛下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宜共保之

晟燧皆頓首謝

德宗貪而多忌幸李泌之正而能權李晟馬燧並有再安社稷之功處危疑之地非泌誰與解乎所云陛下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功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一言興邦豈獨唐賴之真千古撫馭勳臣之要道也

唐憲宗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

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統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咲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時諫官御史論者相屬上不得已乃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宦官之恣横東漢甚矣尚可裁節者以不典兵之故濫觴於魚朝恩而瀾倒於李輔國然猶內止神策使外止觀軍容未有如憲宗之於吐突承璀直以為制師都統者也於其時元臣宿將非乏人也卒以威望不伸自取撓敗然宦官之氣勢於此遂張而不可禁止矣此唐之受禍所以於古為烈也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頻校

將將紀十八卷終

將將紀卷之十九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宜春 馬邦良君遂
新喻 張喬松爾操 梓

御將失可為鑒

唐穆宗

上初即位時以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無事宜漸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每歲百人中例報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廷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又諸節度使既有監軍即偏師者亦置監陳主將不得專其令勝則驛奏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以罪委劾且悉擇驍勇者自衛而遣羸懦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進止率稟禁中授以方畧朝行夕改不度可否惟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烏重胤李光顏宿將討幽鎮萬餘賊屯守踰年竟無成功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廷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雖無事可忘戰乎且中官何為乎大帥既置監軍矣小帥亦置督陳而又一切進止從中馭之焉是欲以攬權適以掣將帥之手而促師徒於敗也唐季之不振也有由然哉

招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乃免承偕因之府舍穆宗勑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

思為陛下効死者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柰何卿宜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監軍之陵轢節使誠可誅節使之囚執監軍罪亦相等裴度老臣宜其達此乃曰今獨有下片紙詔書令劉悟集將士斬之此何理乎彼乃曰藩鎮之臣必感激為朝廷効死也是斬勑使以取歡強藩也恐大阿之柄將倒持而莫之復反矣然則宜如何謂宜械承偕還朝正法而別選才代悟節使仍議所以處之者斯為得矣

唐懿宗

秋七月高駢奉命討南詔治兵於海門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進兵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繼發駢行維周擁餘衆不遣一卒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穫以食軍夏六月監勑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駢得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

至海門維周皆掩之數月無聲問上恠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鎮安南召駢詣闕將罪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蠻困蹙且下會得王晏權牒駢即以軍事授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及駢各遣小校入告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二人相與謀曰維周必奪表且留我乃匿島間伺其過而疾走京得上奏帝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晏權本懦暗動稟維周維周凶貪故諸將不為用竟解圍致蠻遁去者過半駢至督勵將士復攻克之殺段酋遷及鄉導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又破土蠻附南詔二峒誅其酋長歸附者萬七千人

監使撓權毒害非一惟高駢之捷報既至則李維周之掩抑罪狀明矣懿宗既已還高駢之節鎮而不能乘此斥維周之奸欺世祇知憤唐宦者而不知其時懦庸之君不振甚矣

有可斷之機而不能決也則其勢之益為恣
橫也何怪哉

唐僖宗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請益兵勅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

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瑑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庶幾寇暴可弭上頗采其言然不能盡用也

人才如江河華湧不之顧上之所棄者非庸而所任者非智此寇盜之所以縱橫而國無賴也王仙芝勁賊也於其時舍崔安潛張自勉等不將而以衰老之宋威退怯之曾元裕當之而可乎鄭畋忠憤至矣所陳皆至計可採矣而帝尚不肯盡用以卒長賊氣而成京邑之塗炭也可哀也哉

李克用既斬王行瑜旋軍渭北乙未進克用爵晉王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謝恩因密言於上曰比年關輔不寧皆以李茂貞之故宜乘勝勢并取鳳翔一勞永逸臣謹整旅渭濱俟進止上以問貴近或

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播越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時修職貢宜且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似疑克用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必無安寧之日後果如其言

播遷雖不幸之事而反正寔撥亂之機況沙陀之士馬精強志期誅翦有可任乎信布之於漢尉遲恭之於唐豈盡馴帖者乎顧上所

以駕馭之者何如耳方欲翦茂貞又欲忌克用此真庸子之見何足與論天下事乎可嘆

朱全忠攻李克用於上源驛盡殺其衆克用僅以身免克用恨之勒兵將攻全忠其妻劉氏曰公本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汴人不道謀害公公宜訴之朝廷若遽擅兵相攻天下誰與辨其曲直乎克用從之既還晉陽乃大治甲兵遣鎮將李承嗣奉表自陳有破黃巢之功而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下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諸將吏日夜涕泣訴請復仇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暫還本道乞遣使按問臣謹遣弟克勤將萬騎屯俟河中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陰狡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煩軍費上容遣楊復恭等諭指稱朕深察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能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辨曲直一切和解之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無所禀畏

全忠眼空一世跆藉唐卿巖伏禍機志行篡奪忌者一克用耳上原之機阱幸蹉盖克用之天命有在而唐室再振之機栝於此可藉手也假令僖宗有中主之才而其時朝臣有一人如杜黃裳裴度之輩秉沙陀之憤激正全忠之罪名而勒諸路兵合以討之則元惡可誅威權可振而唐社稷有不煥然光復者乎計不出此惟事姑息為和解之計使克用抱忿而不甘全忠肆惡而無忌卒以成屋社之遷移也豈可謂盡由天哉

唐昭宗

車駕入長安朱全忠崔胤入對胤奏言國初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浸盛貞元末乃改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宦官領之自是參掌機密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小則賣官鬻獄王室衰亂職斯之由不剪其由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事務盡歸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

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幼弱者三十人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勑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勢重者極必反惡稔者報必深自昔宦官恣横未有如唐亦未有受報如唐宦官之酷者也輔國元振朝恩承璀至矣暨守澄士良令孜復恭栺順生殺天子置廢在其掌握中而其原皆自於掌兵始也以近御之人蒙上寵任而又佐之以兵如放海燎原其將何所不至此唐之所以卒亡於宦者而宦者之所以卒殲殄於兵也後之有天下可以鑒矣為宦官者亦可以警矣

晋王李克用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

用假子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栺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遛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有私存孝聞之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尚書所憚者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而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逐困三月邢州城食盡存孝登城謂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稽首謝

罪曰児粗立微勞存信逼児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晋陽車裂之存孝驍勇為軍鋒冠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鉄檛陷陣萬人辟易毎以二馬自随就陳易走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諸将必有為之請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又有薛阿檀者勇與存孝相埒諸将亦疾之常不得志因容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兵無選鋒曰北勍敵當前陷陣摧鋒勢須勇力此杜回躓而魏顆所以敗秦師也鉅鹿之戰觀楚戰士無不一當百則以羽一人為之奮其威也唐末何時克用所對者何敵乃不能小忍於存孝又因以弃喪阿檀以自損兵鋒於是乎為不智矣

梁王朱友貞

天雄節度使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内實忌之及卒趙巖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也陛下不乘此為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将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然之乃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将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不服又遣劉鄩将兵

六萬以討鎮定為名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皆嗟怨聚哭巳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強欲設策使残破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作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彦章斬關走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親兵而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彦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許

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傳首帝由是不許但詔撫之使者返彥裂詔書戟手南向詬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我兵雖彊無外援不能立宜投款晋遂逼德倫為書求援於晋帝聞魏博叛始大悔懼

牙兵之盛雖所當裁制馭之方必有其漸衆情所不願欲可驟怫之乎趙巖之所策友貞之所處是知有事局而不知有人情也潰防瀾倒益勢之所必至矣

帝以劉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且不速戰詔讓之鄩奏稱臣比以奇兵擣其腹心欲還取鎮定以旬時再清河朔無柰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相時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可輕也苟有隙可乘豈敢偷安養寇帝復詰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

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黙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

劉鄩用兵一步百計蓋梁將之選也遭運之艱内之無知遇之主外之值英傑之對故俾功不得施而友貞乃以老師費糧促之何其謬之甚乎情勢不揆惟取速戰不知彼不知己此所以每戰輒敗也其亡宜矣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而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内靴中入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

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兵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侯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飲尚未散彥章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直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鎔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

敬翔國之謀臣王彥章時之名將親趙張之讒慝而棄敬翔舍王彥章之忠勇而用段凝何其悖甚未論盛明之主即篡弑以有天下未嘗不自於得人以成失人以敗於其時梁之大勢已去矣雖用彥章亦已晚矣而況旋復以凝代之俾國愈促而讒沮愈滋不幾于為敵去仇為我撤備哉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元奭言於梁王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耶梁主皆不聽汴破凝竟以全旅降唐

生子當如李亞子若友貞輩真豚犬耳將帥繫國安危呼喻存亡可容輕授舍彥章而用段凝豈獨其時將士為之憤惋至於今讀者尚可為之廢書一嘆

唐莊宗李存勗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陜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

高季興朝而歸謂其下曰新朝二十年血戰始得中原曰吾於十指上取得天下矜伐如

此則人皆無功矣此莊宗故態也安金全城之賞何以格不行乎人主惟不自有其智故能盡天下之智不自矜其勇乃能任天下之勇莊宗蓋才有餘而度不足功非已出賞靳不頒暨有天下并百戰之將亦賞不酬功矣其速敗也不亦宜乎

二年春正月勑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蓄者不分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內諸司使自天祐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斂鑒非遥蓋莊宗之所目擊覆轍昭然唐魂未冷乃多方蹈迪再植厲階世之惛迷不檢殆未有如莊宗者也閹宦而可寄以安危是馬附而可以衛元命也旋以激忿諸藩以來禍變宜矣

衸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見帝於馬前帝喜甚匝流涕言曰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士大功始就封賞未須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閣不行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業許之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崇韜不得已乃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

百戰未得郡者莫不憤歎帝性剛既入伶官讒益昧忌宿將由是皆不自安

詩書者道義淵源禮法者人君龜鑒雖天挺英資未有不稍事學問而可以鎔化其偏頗者也莊宗豈非間生之雄惜其絕無詩禮之助故群雄既滅蕩志遂生酗淫凶残錮而不解伶人何能惑人則莊宗之自惑也昔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均一色也文公悟之以霸莊宗昵之以亡則敬怠勝負吉凶之所自分矣

鄴都之亂史彥瓊至洛陽帝知鄴都亂使討之問誰可為將者樞密使李紹弘請用李紹欽帝許之及見紹欽條上方畧所請偏裨皆梁舊將且為己善者疑之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而敕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古云利令智昏然未如酒色之甚莊宗雄畧

冠一世沉酗之後識見氣味曾不迨於庸子命將大事也乃亦取聽婦人惟所指使其敗亡也不亦宜乎

唐清泰帝

帝與石敬塘俱以勇力事明宗心兢不相悅及即位敬塘不得已而入朝將佐多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復忌敬塘帝亦見其羸瘠不以屑意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春正月千春節長公主上壽畢辭歸帝醉曰

何不且留遽歸欲與启郎反耶敬塘聞之益懼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欲以覘朝廷之意帝與執政議從之房嵩李崧吕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李崧一日請急在外薛文遇獨侍直帝與議河東事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心足矣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一賢佐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說大喜曰卿言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乃徙敬塘為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皆失色甲午以建

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塘之鄆州敬塘懼謀於將佐曰吾來河東主上面許終身不代今忽有此得非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亂朝廷促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遂發兵反

唐末藩鎮之悍朝廷馭之有如擾龍馴虎機宜少拂矛戟森然而敬塘又包藏禍酖蓄怨宿憾之尤者從珂才力彼所熟知中外人情又其畢察此其改徙灼然治亂之所關也而帝固昧之薛文遇輕躁士耳而可語軍國之大計乎是直假之以釁端而趣成其覇耳

漢隱帝

郭威既平河中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供億所須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也上為之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

帝欲特封威復辭曰運籌出廟堂饋糧資藩鎮暴露在戰士功獨歸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溥恩恐藩鎮觖望乙卯乃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節度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朔方節度使馮暉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並兼中書令義武節度使
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並同平章事吳越王
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荊南節度使高保
融兼侍中
賞僭則榮而不感刑濫則怨而不畏河東平
郭威功也諸人何與乎以郭威一人讓而晉
恩朝卿並階崇秩又以朝卿嫌而并罷諸藩
慰其觖望此何理乎無幾何復殉郭允明之
譖殺楊史諸大勳舊刑賞之乖於斯極矣旋

底覆滅宜也然亦可為戒矣

宋太祖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有飛語上聞上特
選常參強幹者往知縣事且遣知制誥王祐使
魏州廉其動靜謂之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榮
也還得彥卿狀當以王溥職相授祐至魏訪之
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者決配之還奏曰
彥卿無他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以猜
忌多殺不辜享國不久陛下柰何效之帝怒其

切直移彥卿鳳翔罷其節制而貶祐華州安置
彥卿雖有專恣之瑕何嘗有背逆之意王祐
之遣名曰廉訪實則欲取成其反狀也故曰
還當以相職相授恐矣祐謂五代之君以猜
忌多殺豈知太祖亦奮起戎行者蓄疑有甚
焉彥卿量移薄罰之可矣祐之安置何辜乎
褊矣

初帝為周將張瓊隸帳下嘗以身翼帝中弩矢
死而復蘇及帝即位擢瓊典禁兵會殿前都虞

候闕帝曰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非將如瓊者
莫能制即命領其職後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
有史珪石漢卿為帝外容得幸于帝瓊獨慢侮
之二人者因譖瓊養部曲百餘擅威福帝召瓊
訊狀不伏大怒令擊之漢卿奮檛擊其首流血
幾絕下之吏瓊知不免乃解所繫帶遺母而自
殺帝旋聞其家無餘財奴止三人問漢卿曰而
所言瓊部曲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一當百爾
帝甚悔之亟命恤其家然竟亦不罪漢卿

張瓊既有翼帝之功以身受矢死乃復蘇此豈獨恩當報其心膂之忠赤亦可槩見矣而乃以片語之讒令不得死既已檢無餘貲奴止三輩所謂養部曲百人者茫無事實矣而又僅從恤之於漢卿等之行讒者不復加罪馬俾死者何辜生者何忌乎宋祖於是乎失政刑矣

乾德三年秋河决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督丁壯塞之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心腹者

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矣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帝怒稍解重贇得不死

宋祖以行伍奮身且備察篡亂之萌皆自於悍將樹私之故故即位之後刻意振刷邪枉之輩又因以投其間隙而枉害無辜也兵必委人難以自將一稱取親兵為腹心便欲殺之將俾一兵不委人皆自將之而後可乎重贇之得不死也幸矣

蜀主

蜀主奢縱不恤國事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統軍政太后李氏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主兵者皆勳舊經戰今昭遠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世祿之子驟委大任一旦有急安所用之不聽及宋既下湖南遣王全斌等由歸鳳兩道伐蜀蜀主即以昭遠為都統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帥兵禦之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

掌耳執鉄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既與宋師遇三戰皆北昭遠走渡桔柏江焚梁道退保劍門全斌等遂取蜀

天下事有可嘗試惟兵不可試蓋成敗在呼噏之間也褊裨猶可試至大將則決不可試蓋三軍司命繫一人也故非素練則機宜不習非宿舊則威望不孚昭遠何人而可以當都統之大任乎李氏雖婦人蓋開創經事者而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也允矣

門人盧弘進
李　頎校

将将紀十九卷終

将将紀卷之二十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昂思睿甫 梓

御将失可為鑒

南唐主

南唐主以武安節度使邊鎬鎮湖南使經畧朗州鎬昏懦無斷政出多門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将帥才必喪湖南宜擇名将益其兵以救敗不報有自朗来者為劉言計使揚其忠順鎬信之不為備會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受制于人邊鎬撫馭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而擒也言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矣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将何敬真潘叔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襲擊湖南邊鎬遁遂克湖南行逢能謀文表善

戰叔嗣果敢三人情款甚昵而言能任之故相須成功

劉言跋扈據楚上游湖南鎮將得失成敗攸關邊鎬何人乃堪寄此是直以墮彼之奸弛我之防以坐受其敗也則湖南之失獨鎬之罪耶史稱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情款甚昵而言能信任之此所以雖僭叛亦能成功

南唐主酷好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者命禮佛即釋之宋主聞之選少年有口辯者渡江見唐主與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及宋伐南漢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禁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宋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

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獻計于其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椅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攻之其國可取也亦不用宋主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像懸于別室而引江南使者觀之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殺之

佛法之不足以經世也明矣而世主往往昵之至頹廢紀綱怠棄國事南唐彈丸地耳四境皆敵兢兢焉勅政保民尚恐無以固也乃亦溺志于此至為宋祖所愚林仁肇之壯圖棄不採盧絳之奇謀復不用而輕徇敵間枉戮忠良以自墮社稷之衛也其亡宜矣

宋仁宗

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

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願罷守忠別遣使不聽

仁宗蓋明主而富弼又信臣也乃以宦監鈐轄踵監軍之覆轍焉格忠言而不用則暬近之毒中人深也延及李憲童貫喪師覆國茲實為之厲階矣則仁宗為之作俑也可嘆

宋英宗

詔設陝西諸路鈐轄以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之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與其帥議行大事以聞歲終許乘驛入奏諫官呂誨上言昔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之革耳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等矣乞罷之俾帥臣得專閫外之權不聽

宦者之禍唐嘗鑒於漢矣已尋轍而為禍益深宋又嘗鑒於唐矣曾幾時而厲階復梗宋之仁英皆所稱賢主也乃亦增置鈐轄分遣四出俾之體量軍情受鞠詞訟而歲終復許其乘驛入奏焉是豈但權寄與帥臣等而否

臧差第又直寄於雌黃之吻矣呂誨等言雖諄切而曾不見聽大率暬御易於售奸希指偏能固寵若將以在廷之臣都未可屬心腹而惟彼近習者為可信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幾千古一轍也可慨

宋神宗

秋七月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初帝召問鄜延副總管种諤諤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遂決意西伐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上其慎之帝曰夏有釁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姑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可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深入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帝曰已屬李憲矣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主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且五路進師而無大帥難以成功帝不聽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夏人聞有宋師毋后梁氏問策安出諸少將皆請戰其老將有知兵者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而聚勁兵于靈夏遣輕騎抄絶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為迂今悔無及矣討喪師罪責授高遵裕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職李憲以開蘭會功議贖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豈有諸路皆至憲獨不行又可免咎者乎帝卒以憲有前功但詰其擅還之由憲復

以餽餉不接為解遂釋不罪

李憲創謀伐夏种諤希旨大言徼功生釁竟損王師已討失律之誅而憲復支吾不任咎馬且以五路出兵不置大帥而直以宦者為之董旅則士大夫誰肯與共功者置制乖方奚待事竣則帝不明之過矣

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憲請再舉伐夏帝以訪諸朝王珪對曰向所苦者用不足今朝廷捐錢鈔五百萬緡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征期非久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云已有備彼宦者尚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謀協者唯裴度一人今不出公卿而出閹寺朕切恥之安禮曰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李憲之才安可比裴度而諸將又未有李光顏李愬輩臣恐其無以副聖意也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絶磧為寇种諤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役當自銀州始帝遣給事中徐禧

及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禧既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形勢建樹為便必先城永樂銀夏陷沒百年一旦興復誠為俊偉但建置之始煩費不貲所築保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已在腹心與沈括議詳宜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竟從禧議詔禧往董役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之援禧奏以諤跋扈俾留守延

州而自率諸將往供事十四日而城成距故銀
州治二十五里賜名曰銀川砦禧栝及李舜舉
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九月夏人以
千騎趨城而伏二十萬衆于涇原北珍以報禧
禧率舜舉等往援留沈栝守米脂大將高永亨
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不聽既抵
永樂夏人傾國至高永能曰先至者精兵也盍
及其未陣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
執刀自率卒戰夏兵益盛逼城下珍兵陳于水

際將士懼珍白禧曰衆已搖不可戰請入城禧
曰君為大將柰何遇敵先遁乃以七萬人陳于
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
及其半濟擊之令得地則鋒不可當禧又不從
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反走蹂後
陣夏人乘之遂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
數重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戰城中乏水至
絞馬糞汁飲之栝與李憲兵及饋餉皆為所隔
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城遂陷禧舜舉稷永

能皆死惟珍走免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而還
自熙寧用兵來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
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二役官軍熟羌義保死
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耗損不可勝計事聞帝
臨朝慟嘆為不食自是始悟邊臣不可倚信深
自悔咎無意于用兵矣初王安禮言于帝曰禧
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至是乃曰安禮每
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又曰邊民疲敝
如此獨呂公著為朕預言之于是徙公著知揚

州加太學士
伐國大謀首惟擇帥外廷文武何遽乏人乃
委重於一閹豎耶且以方比裴度尤為可咲
徐禧蓋志大而才疏种諤亦氣豪而中褊共
開希闊之謀增益幾何喪亡至六十餘萬而
銀絹錢穀又不計以貽生民塗炭致國虛耗
也是果誰之咎乎大率人主之職專論相而
相臣之要在於知人神宗空有大志而佐非
知人其無濟於事而適以僨事也不亦宜乎

宋徽宗

童貫使熈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别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北比明走七十里至盖朱屹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甞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其首扎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硤中熈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裨偏尚艱其選制帥尤難得人盖成敗利鈍在一人也樊酈絳灌附魏豹則僨事從韓信則成功童貫何如人而可以當此乎劉法之不取朔方盖有見於朔方之未可以取也而

貫強使之俾其含愠而當強顔受事忿速可敗自古記之矣卒與夏遇致墮其計中舉衆殲馬觀察哥覩法首惻然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謂是天生神將則法豈無能者乎盖所從受事者非其人耳雖然誤法者貫而所由誤法者誰歟則徽宗為不明之過矣

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于邉以應之初熈河鈐轄趙隆甞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悦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輙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歳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寝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

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不復為我有矣帝遂決意治兵犒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犒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童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蔡攸副之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

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咲而弗責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州遂圍太原

瀆淵締好幾百年無干戈之構誓言之約可稱久要女真起於絶漠視遼孰親於其時來請夾攻將許之乎拒之乎抑坐視其成敗而莫之恤乎三者無一可者也盍許則近於幸災拒則失於觀釁坐觀其成敗則救患分災與兼弱攻昧義兩無據矣度宋之力即敦義不足存遼而量遼之勢即宋不夾攻亦不能抗金遼既亡金益肆豈獨燕雲淪陷之土永無入中國之期趙舉而秦強疆埸之患將益甚而不可支計矣此誠國論之最難斷者也乃道君既無遠畧一時廷臣守信者泥局希旨者倖功卒以藉金之口而成宋之削弱也觀董旅者為狡黠之童貫副任者乃童騃不習事之蔡攸其將可知矣而欲以開地策勛豈不妄哉

巳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于金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開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冊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

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
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
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職等此禮何為藥師曰
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馬知其他貫釋然遂
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
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
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
中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
及得其通金情朝廷輙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
視非常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
金兵已南下矣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
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
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
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離不執靖及頤浩
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
斡離不既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
軍深入矣

徽宗惛懦本非將將之才郭藥師趨舍無恒
尤非可馴之物乘危背主竊土市恩豈有腹
心之委乃寵待既逾其涯委任又太躐等俾
其氣驕慮易至增募兵三十萬而不改契丹
之服餙其情可知矣已後恣貨賄之彌縫狗
童貫蔡攸之壅蔽謂可倚恃以抗金也一戰
而北倒戟而趨背遼附宋者復背宋事金矣
挈國之情實倒廩輸之直以為彼鄉導懸軍
深入而宋事遂不可為矣則失策孰有甚於
此乎

遼主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
蕭陶蘇斡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
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彼將不可
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
使蕭得里底曰如蕭陶蘇斡之謀徒示弱爾但
發滑水以北兵拒之足矣乃以司空蕭嗣先為
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
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

樂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師衆繼進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輙奏東征潰軍所至刧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輙

潰

自昔有國之患其始也失在玩寇其究也成於廢法方釁之初類皆托大以安静為主不肯輕發及事之僨又隅於蒙蔽掩敗不克振威卒於兵敗地削權傾政墮而國隨以亡焉此從古以来如秦二世漢靈獻隋煬廣唐玄僖盖相尋一轍不獨遼也與其少發而曠持不若大舉而疾決此自昔為國忠謀克敵上筭而拘攣之見鮮克知之假令遼主於釁始能用蕭陶蘇斡之謀及女真之未熾大發諸兵一舉而撲滅之則女真之力決不足支而國威可振患可永弭矣計不出此乃從蕭得里底孺見玩於視賊而重於發兵適以為賊之餌以助成其戰氣而傷我甚也已復不能正僨事之誅追嗣先於必死所謂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誰復肯狥國之急以捐軀赴難者乎其亡宜矣

宋欽宗

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彦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令止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廟堂必有一定之筭大敵在前可容遷惑澶淵之役非寇準決策促駕渡河示虜必戰則汴京危迫不復待請康矣大率輕躁者固寡功而畏愞者率養寇人方攻我欲殘滅我社

稷以為平原不使血食而可以畏愞因循導護之以取其憐愛哉於時勤王師至者不下十萬姚种諸將亦非盡無能者乃李綱請伺間擊之而三省勅令護送勿啓釁使金人蕩然得志如蹈無人之境則牽制矛盾之過也可勝嘆哉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棁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行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離不遂出境

後之病宋者謂其議論多成功少夫閑暇之時牽制且足滯事機矣至大敵在前呼吸成敗乃亦以虛浮之說沮格大謀觀斡離不行抵中山觀兩鎮之尚為宋守也而种師中復進兵逼之遂出境而去則其心亦未必無所畏也特宋之君臣無一定之畫使將帥無所効其功耳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不問李綱深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耿南仲等沮之及姚古种師中兵敗种師道病去即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李綱言臣書生爾實不知兵頃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令輒使為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復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

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鄆二字遺綱綱不得已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使既行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揀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朝廷降詔罷所奏起集兵綱上言秋高馬肥虜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觧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

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得以自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具論之雖降旨約束而專托如故於是劉韐兵先進金禦之韐兵潰解潛與敵遇于關南亦敗

金兵迫汴道君南狩社稷幾危賊馬甫還遂忘戒備宋之臣主偷安甚矣僅有一李綱者為之憂而又不容於朝姚种兵敗師道病去即以將帥之任委之綱以困折之既綱受事殫力經營方秖兵馬為進取計而無中事復降詔悉罷遣所起集兵諸將在統轄者復俾其徑承御畫得自陳論多方沮抑亂其規為觀綱入對之語忠憤至矣欽宗未嘗不為感動而旋復二三曾無執德之固所謂有一范增不能用其亡不亦宜乎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

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金兵攻城急何㮚數趣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令守禦人盡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

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保甲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師遂陷

將亡聽神古有明戒禁祥去疑兵家常語古人十年教訓猶懼臨戎之際勝負未可知也況驅市游直以年命配合者取之而可抗虜乎誦經持呪昔之以此敗者何可一二數也而孫傅何㮚過而信之謂京若將為時而生也於其時文臣中有李綱武將中有師道宗澤曾是不聽而直徇彼邪謀倚為國衛卒也望鋒而北挾詐而遁金兵遂登城不可守矣使二帝北遷中原淪陷是豈直傅等之罪乎則欽宗不明之過也重昏之號不亦宜乎

康王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氷渡河見康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康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止兵近甸毋動汪伯彦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趣澶

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彦難之勸康王遣澤先行康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彦請移軍東平從之

君父方危赴難者義當急都城纍卵呼吸存亡勢宜急金賊詐諼不可信庸子覬望之計不可從康王親為帝子此何時也而可遷延為退托解乎重兵以臨其城而通款以誤其救此侯景所以陷梁也往轍有徵矣引大軍

直趨澶淵而遠偵探伺其進止脫有緩急兵在城下和戰可以從宜此最計之善者也乃狥聽邪謀獨遣宗澤移軍東平徘徊而不進也豈不謬哉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頻校

将将紀二十卷終

將將紀卷之二十一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御將失可為鑑

宋高宗

丙辰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募兵于河北河北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矣張察院尚以我等為可用乎一時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奏曰河東河北天下根本頃誤用姦臣謀初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皆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者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言其利有五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可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潛善遂罷所

靖康之初豈獨二帝北遷初割三鎮繼割兩河在宋帝已棄中原之民矣中原之民雖未忘戴宋已不復有望於宋矣何意乃有張察院尚以我等為可用乎以致一呼而應募者十七萬人所之威名以此震於河北此固也難之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可棄乎乃李綱薦之無何而權奸沮之報罷以留潛善故而去所是真舍瓊玖而珍瓦礫也何其悖哉

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群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處之盜有所歸則可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畀焉翟興與河南府孟汝唐州

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
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
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
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
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
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
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單起
于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
統轄有急不相為援故諸鎮鮮能守者未幾朱

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
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名器不可假人太阿不可倒授雖遭時之艱
盜賊橫潰無如之何未有不正其紀綱一切
分地處之而可以弭其禍亂者也回心嚮化
者雖云即是良民建節擁旌者間亦取之盜
賊然必綏之款順之後又未有情志尚未歸
懷遽授命寄以翊成其叛亂者也卒於援救
無藉敗亡相續宗尹乃云盜有所歸則可漸
制連雞不能俱止虎翼必將噬人此蓋事理
之易知者而高宗者乃漫聽焉莫為之裁擇
也可慨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
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
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
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
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

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
張浚劉光世岳飛王爕楊沂中等皆隸焉帝謂
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于軍事在外總諸將檜
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
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
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帝王大略惟在任人而其要機先于知人非
其人而誤任之委以股肱重寄此事所以多
隳而國無賴也頤浩雖練事然暴而不能附

衆既非統馭之才然心尚無他也至如檜者深情厚貌蠹國欺君高宗乃以種蠡譬之若將謂將相兩得其託且復許檜誠實特嫌其孰何其與檜之心術異乎此顧浩所以竟無功而檜終誤國也

辛未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

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言于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宋之儒臣苦議論之多而將領病猜妬之甚故俾豪傑者不見容而有功者動來謗楊業仗太宗之明故得免咎徐文者柳亦業之流乎而時無明主俾其進止狼狽不得已叛降於豫而為高宗者曾莫之省焉曾幾何時又以墮讒忌之計為岳武穆冤也此南渡之所以終陵遲而莫之振也

跂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合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任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

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
里之外乎

君德以剛為主而其職專在於論相李綱趙鼎皆所謂撥亂才也而遭遇高宗初未有雪恥除兇之志既明不足使忌謗得行又剛不足致委任不一朝更暮革甲是乙非忠智之士將何所倚以抒其悃誠效其摹畫乎如鼎所云除命甫下彈墨已行日侍宸嚴艱難如此况其在萬里之外亦可云深切痛傷矣不

然則如李趙者得一人焉可以濟中興之業而何其勳名之柘落如此乎

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謂金人所以立劉豫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後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

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張浚空有恢復之心初無寧濟之畧有延攬之志然乏翕受之公既枉殺曲端俾士齎憾

後忌聞岳飛使能不得展併兵之疑要君之毀此何等語而以加武穆乎張宗元之監制又何為乎大率制閫大帥雖急訏謨尤先弘量無容天下之量矣睚眦宿憾本之則無先無以收拾豪傑又何以弘開濟之烈乎高宗雖知飛之忠卒受浚間以不終其委馬則飛之不得終其功名者豈獨檜之罪哉若浚者亦當分任其責矣

張浚奏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浚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不已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潤畧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辯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史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

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雄祉北去旋殺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

昔趙普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宰相固當異於衆職制帥亦不同於裨偏裨偏急謀計制帥未嘗不貴謀而尤急者容人之量裨偏尚技勇制帥未嘗不貴勇而所尤尚者駕馭之權酈瓊誠非馴物有以制之無以激之方事之殷狙詐可作使也浚量已隘矣而又佐以好慧之呂祉腹鋒口蜜使瓊得以覘見機牙適取本實以為叛名而呂祉者竟不保其死矣是果誰之咎乎則張浚不用武穆之言制置不得其宜之過也

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事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

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劄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劄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劄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劄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容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乃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為比恐智謀之士卷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昔漢武雖優奏功之賞未嘗不謹僨事之罰故希賞慄威人懷競勸張浚既抱徇國之忠又有勤王往効一經摧敗遽從誅夷誠為法之過矣而議者至引王恢為比何其忍而刻乎然以抵遠竄則誠為情理協也而趙劄輩復從而爭之并以母老為解此所以論於情非所論於法也而帝竟聽之以秘書監分司西京焉符離之潰師徒喪敗盡矣此豈小失也而可薄為懲乎

劉錡告急帝命岳飛往援之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收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請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于京西統制張憲擊敗金韓常於潁昌遂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

李成棄城走詔以與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
興復永安軍已酉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将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
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技窮矣乃日
出挑戰且罟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
及韓[illegible]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十餘合金
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為官軍不能當是役也
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术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
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
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
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
人及萬戶撒八再興死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
里中原大恐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
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将游奕雲将

背嵬與戰于城西以騎兵挾前決戰步軍張左
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
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
大恐飛劄朱仙鎮距汴京西四十五里與兀术
對壘陣遣驍将以背嵬五百騎奮擊大破之兀
术遁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
紹興五年飛遣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
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至是兩河豪傑
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
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路晉絳汾隰之境
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
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
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
兀术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
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金将烏陵
思謀素號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
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耳金統制王鎮崔慶李

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将忔查等亦容受飛旗牓自其國來降金将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敗于朱仙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五十萬衆京城日夜望其來何可守乎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将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

仁明武君德也三者一缺不可而在高宗則不武其尤甚者矣彼於岳武穆一則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一則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至勅王德酈瓊也復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其委信亦至矣朱仙鎮之捷金人挫敗尤甚

兩河州郡半皆同嚮即兀朮亦且議委汴去矣其勢何如也此尤不難知者也而前既聞於張浚汲汲馬置吏監其軍茲復受計秦檜必欲斷淮以北棄之不守一日之間降金牌十二以勒令班師俾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豈不為深可恨哉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将能立功於外者彼書生何如人乃能見及此矣其寔權臣何能為則其君不明之過也

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劉家灣大敗之癸

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關金統軍胡
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
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
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
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
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
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
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
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
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
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
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
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
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
乃請戰敵皆咲夜半璘遣姚仲王彥啣枚渡河
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
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
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

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
人胡盞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
主和議以驛書召班師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
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又破岐下
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至臘家
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
而已

高宗雖號稱中興然志慚雪恥才非撥亂以
故偷惰之臣得以投隙進說豈獨朱仙鎮之
阻垂成即吳璘劉家灣之捷亦虛負壯鋭矣
豈天固不欲平中原耶何機事方諧而沮抑
之者衆也大率蒙塵之難既已夙懾其心航
海之危又以深奪其氣而時無李綱趙鼎者
得贊帷幄之籌故使邪說得行而忠勞槩為
摧撓古稱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於
其時果無君也耶抑無臣也耶是可慨也世
每以主和為秦檜罪不知畏戰者蓋高宗本

情檜特察見其微而亟拔其顧至固結而不可解耳易所云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若檜於高宗良似之矣

宋孝宗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遂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者顯忠即斬之由是二將不協丙午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檜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

此光景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癸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約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時搖扇于清涼且不堪況當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闘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亦遁金人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級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城指日可復矣宏

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顥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軍資器械殆盡

古稱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致戰又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顥忠弘淵之不協張浚不知之乎先事之謂停固制帥職也既陟顥忠招討矣乃復以弘淵佐之是交鬪其喫而促

成其敗也則浚與高宗不得辭其責矣故所謂將將者非獨知之難所以處之難也昔人謂離得其人而以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若符離之潰是矣

夏五月帝以弩弦斷傷目不能出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志圖恢復故未忘騎射誠能任智謀為腹心仗武猛為爪牙明賞罰以張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矣尚何俟區區習馳射于百步間哉

帝王大畧誠不恃於技能然在孝宗寔有不忘讐之心故雖燕處有不遑自暇之意弩弦傷目不足多之要其意念孜孜則殊有可慕者陳俊卿非庶官比所云任智謀為腹心仗武猛為爪牙與夫明賞罰恢信義固可乘機以輔主直見諸施設者乃亦徒騰頰舌是主固為意氣空期而彼相臣者亦祇為話言之空托矣宋之多議論而少成事固如此哉

宋寧宗

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槩守宜取頭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

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决中丞完顔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隷之河間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隷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隷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隷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壯江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隷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隷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隷之昭義節度使完顔伯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隷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隷之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即聽管屬

昔李綱因捐地之後民心戴宋至推豪傑為首領多者數萬人乃議置司遣使以撫順之俾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即以為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如唐方鎮之例人自為守移剌光祖等之論即李綱成謀也大率畔渙之秋無可柰何之計但宋之地盡已割畀金者其人又自為義倡者而且量次授之不令蹤等與金之所處異矣分地建公齊尊並大卒於形消勢弱而無救於敗亡則所以制置者非其道故也

宋理宗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祠利

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靣燃箕謂之蒸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雲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屬日夔帥所部兵迎謁纔見羸弱者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

頃之班聲若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擅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已固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矣一旦吳曦畔逆諸將誅之如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

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

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踈奏詞氣有不謹者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傳稱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余玠十年鎮蜀承吳曦叛亂之後撫綏疲困振起頽綱至除剪王夔消弭禍本尤為有大功於蜀雖奏事踈檢稍失恭順之款此亦所謂可忘之過也而方叔之賄賂一行讒間遂入馬以煞學召玠而玠竟齎憤殞矣代者非人蜀綱再紊則理宗不明之過也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頫　校

將將紀二十一卷終

將將紀卷之二十二

豫章　李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新喻　張喬松爾操　梓

論將

易經

師貞丈人吉无咎

兵凶器戰危事興師動衆又兵之大者也可忽乎故非應天順人不可舉也非分灾救患不可行也非誅暴禁亂不可動也師雖正輕躁則寡謀狂勇則易敵忽速則鮮功故非丈人不可任也聖人之致戒如此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有禽利執言義正矣長子帥師得所任矣然或以親信間之以剛愎參之以專行不忌

聽而無上者撓之亦豈得為當乎故曰弟子
輿尸則雖正亦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草昧之初英豪起事者大率知得人不復重
品急濟事不復慎初謂狙詐可作使也謂武
夫皆干城也以致嗜利無恥者一切皆歸之
烏喙毒螫可常服乎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雖
在紛亂之秋且宜慎而況治世乎戰爭且不

可委況揖讓乎有國家者可以戒矣
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帝
王之創造一天地之開闢也此天造草昧之
秋也非智不謀非勇不克非仁不懷非義不
服群策胥集而後大功可舉也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此所以宜建侯
而不寧也

書經

書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世不能以常安釁有出於意外未雨而徹桑
土此奔走禦侮熊羆之士所以為有國者不
可少也齊語不云乎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
力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所以搜訪之者其勤如此然非有
不二心以為之本領不可任也有勇知方一
或缺則非所以為社稷之衛也

禮記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臣無有作威臣之有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生殺大柄豈臣下所可專乎賜之弓矢然
後征賜之鈇鉞然後殺諸侯猶爾而況大夫
乎嚴於擇帥慎於委權盖總攬之道宜如此

論語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
好勇則必輕死輕死者危恃勇則必易敵易敵者敗徒勇則必寡謀寡謀者壯兵凶戰危成敗在呼吸之間非我克敵則敵克我可無慎乎終日欽欽常如對敵蓋言謹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蓋貴謀也世之論將者先勇聖人之論將也重謀較勇則信不如噲矣衛不如鄂矣世主何擇焉此孔門論將所以為萬世法

六韜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才者智勇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

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
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
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
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
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
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
好利者可貨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
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
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

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
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
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
下為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
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
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
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
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
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
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
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
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
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
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
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

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
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
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
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禁
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
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
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
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

及牛監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柰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勞苦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

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

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

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管子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兵主必參具者也主明相智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自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

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黑白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舉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毁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勝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趣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毁為罰也

孫子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

之用矣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

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

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

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

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吳子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

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闘

土四面拓地千里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陿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

颷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

武侯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

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

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荀子

趙孝成王臨武君曰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

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

中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将則通於神明矣

公孫子曰楚子發将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将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按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三畧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夫将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将不言渴軍幕未辦将不言倦軍竈未

炊将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
是謂将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
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
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識曰将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
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将
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
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将也制勝敗
敵者衆也故亂将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

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
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将孤衆悖以守則不
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将威不行
将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
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
利則軍必喪軍識曰良将之統軍也恕己而
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
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
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

軍識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裡賞罰明則将威
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識
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
将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
下不順将憂則内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
夫将者國之命也将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識
曰将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
納人能採言能治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

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将所宜聞将者能思
士如渴則策從馬夫将拒諫則英雄散策不
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
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
不禁内顧則士卒淫将有一則衆不服有二
則軍無武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其國
軍識曰将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将謀密
則奸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
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将謀泄則軍無

勢外閫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司馬法

古者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頫校

將將紀卷二十二終

將將紀卷之二十三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冨春 馬邦良君遂
新喻 張喬松爾操 梓

論將

尉繚子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

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

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

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師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師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令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變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

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夫將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策數無困在於豫謀行在於畏小志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前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
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
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
亡安危應在枹端柰何無重將也

淮南子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
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
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之運刑德奇賅

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
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
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
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
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
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
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
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
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

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
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
夫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
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
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
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為
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
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
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

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
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
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
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
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
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
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
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
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

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扶刑德

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

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擁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

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

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

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

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深於物不豐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湊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擴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

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

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

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生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疇不易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楊子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

克自屈者負天咼故馬

文中子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樂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李衛公兵法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孫子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

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為世鑑

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

令尹子文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里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

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趙盾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欒王鮒

晉平公時范宣子為政逐欒盈知起中行喜州

綽邢蒯皆欒氏之黨也出奔齊樂王鮒言于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樂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伍參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

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敗晉師于邲

張侯

鞌之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之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叔孫豹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下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

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作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

蔡聲子

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

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将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
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将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
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将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将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来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将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
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
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
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
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将與之縣以比
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

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孔子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文種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

申包胥

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子思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魯仲連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翟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翟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而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翟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翟人乃下

季子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將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與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鄭同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于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王魏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于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

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詭以義則不聴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頫校

将将紀二十三卷終

将将紀卷之二十四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蒼梧楊際會士遇
攜李王建中銘新梓

論将

鼂錯

兵法曰有必勝之将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将不可不擇也臣又聞

用兵臨戰合刄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觧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将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路思令北魏右民郎

師出有功在於將得其人比年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當寇彊壯居後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事何由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令若黜幽陟明賞信罰必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屬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袁翻北魏廷尉少卿

比者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陸贄

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

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詣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懐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士所以解體御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吐蕃舉國勝兵纔當中國十數大郡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

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制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馬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合則盛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髮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覧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敵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逗遛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
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鼙作
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
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
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俘馘則張百而成
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
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
失於遥制矣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禀

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
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
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慱大哉
責成之制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
大艱成大業者用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
制斷由已為攬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為
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

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
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
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
經綸之術豈不都繆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
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用此道也兹道得失兵
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
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
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

深其托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
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
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
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
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絜矩之士温
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
忠純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
棄念韓信自王而後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

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覇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精求素行追扶宿疵此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効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杜牧

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有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者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賫金玉負倚幽陰析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激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桀愎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

違巳力一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箄口歛委於邢倅由卿市公去都得郡四履所治指為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屬割生人畧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

宋太祖

帝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上心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財用豐盈

方能集事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為備邊費亦何惜乎

宋太宗

太宗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之畧誠難以責之備但量能用之上自節旄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校之微勞畫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畫甄則無觖望之衆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錢若水

竊謂安邊之術惟法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俱止緣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且皆十餘年不易任立功惟厚加之賞不益其位終其身有不至觀察使者盖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

勿追所以十七年中西北兩蕃不聞犯塞今但率循故事慎揀才臣分守要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數年之間邊烽保息警矣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稟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

是則上下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擧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擧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放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屻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

范仲淹

邊關將領常苦乏人國家奄有四海豈需異代葢所以選之者未精用之者未至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之衰老乞督就諸班中搜羅

名擧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遷轉於邊上任使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擧主或屢敗軍事亦與連坐

歐陽脩

語云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擧將才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使寧將龍鍾跛鼈庸懦暗劣之徒委之要地授以兵柄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議者不知取將無術但云當今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以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

必以非常之效報國

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其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其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宋仁宗時

宜於太公廟建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學中縱其討習夫習武者類讀太公孫吳穰苴諸書亦猶儒者之治六經也宜令兼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

輔佐兵術之所不及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一大比才者出試之不才者仍許在學肄業

蘇洵宋仁宗時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

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張方平宋仁宗時

將帥之任宜久於職祖宗時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至二十年近亦八九年假以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亦不驟與高官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令則不然武臣措邊郡為邊任特借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才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之速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劉敞宋仁宗時

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置參佐非獨以司紀綱廣謀策亦所以謹大事備不虞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不可知而以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測之憂無所仗託維持非所以為計之備也夫狄青誠可將矣所控馭者廣所寄荷者重而議不制則臣以為不便

蘇軾

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變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

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

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轍

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者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

使一時之安為將者使其去兵權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大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

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必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

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精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不敢輙近此最方今之急務也

李綱宋高宗時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陸於下庶幾中興可圖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

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慰撫之分兵以緩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危迫無告必宜憤怨朝廷金人因而用之則皆精兵也故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

此最今日之急務也帝善之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

岳飛宋高宗時

帝嘗從容與飛論及馬問曰卿得良馬否飛對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啖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大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群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問以語張浚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足以濟天下之事

朱熹宋孝宗時

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

方乘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門人盧弘進
男李頫　校

將將紀二十四卷終

將將紀論跋

昔孔子雖曰軍旅未學然墮三都郤萊夷皆排難解紛於呼吸之頃至其請討陳恒也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又確然有一定之籌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虛語也則從止發慮知本之宗竅深也天啓老師於二千載後從遺經二百一十五字紗契孔學心旨不舍一事不遺一物直於轇轕紛紜之中究探性命之奥以恢弘經世之宗故武文備具本末兼該而非躭嗜虛窾玩弄錺明者之比其所著將將紀以卷帙重大久未付梓來譽以托門墻之末滑受讀之覽其論斷謂可獨行于天壤間為經世不刊之典也手抄出之而題之曰將將紀論以便友朋之讀其全編則自有同好之士

續刻傳之此不必備云門人四明傳來譽

頓首書于漳之東山草堂旹

萬曆二十二年夏仲之吉

將將紀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李材撰材有李見羅書已著錄是書大旨專重御將而首卷至九卷詳載漢唐宋七帝本紀之文牽連並書殊無斷制十卷至二十一卷分別得失用爲法戒自虞夏迄於南宋各綴數條亦未完備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援摭經文旁及子史議論尤迂據明史本傳材於隆慶中官廣東按察使僉事嘗破羅旁賊屢殲倭寇萬歷中官雲南按察使備兵金騰時又屢破緬甸之衆則非全不知兵者而其書乃拘腐如是蓋材以講學著名恐儒者以不談王道病之故也

運籌綱目十卷決勝綱目十卷

〔明〕葉夢熊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余泗泉萃慶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運籌綱目八卷決勝綱目十卷》提要

刻兵家運籌決勝綱目序

兵非吉祥善事有道者每戒其易言之碩定勳勦樹鴻駿非高識遠覽氣閒謀密者鮮克有濟邇者韜櫜歲久將諱譚兵刹起家鉛槧有未交矢石未覩旌旗而神搖色變者甚以誇古儒將風斯蔑矣頃歲哱賊崛強西夏據堅城恃勁卒援強虜以老我師蓋甚未易與者幸

聖天子神武推轂得人拜歸善葉公爲主帥未幾功成疆圉以寧

朝廷釋西顧憂舉朝服公之力贊

廟筭胸儲甲兵至烈也茲當雖

錄緩帶之暇出笥中所藏兵家二書示部中將佐無論淹洽古今据摭詳數即其分門別類瞭若指掌真韜鈐之武庫兵法之狐白也紫陽氏讀孫武書而嘆文士亦當盡心公之盡心有素宜其奏効博大茂美若此捷矣若謂紀律可蠲刁斗不縱運用之妙在乎一心者恐李岳其人千載罕儷則此書即據鞍枕戈時須不可廢況用為定志廣識之助凡為文武士者可無盡心是編為樹立地哉序之首以勖

史氏掾菴馮琦

運籌綱目

卷一

御軍

法令必行
胡建 祭遵 郭進

軍靜不亂
周亞夫 吳漢 岳飛

有罪必誅
呂蒙 馬知節 岳飛

優恤瘡痍
吳起 段頻 唐太宗

財不私已
祭遵 李勣 田豫

勞必共衆
楚子 穰苴 李廣

嚴斬敗逃

樊子蓋　郗士美　柴世宗
謀誅驕悍
諸葛亮　張浚　余玠
申嚴約束
穰苴　孫武　韓信
整肅部伍
周亞夫　徐晃　段志玄
卷二

料敵
名將料敵
李光弼　韓世忠　劉錡
儒生料敵
戎僴　柳渾　凌敬
間人辭色
史騈　郗疵　耿雅
智將測度

曹操　李愬　王式
設方誤敵
伍員　高熲　賀若弼
乘機破衆
宇文泰　唐太宗　閻寶
兵貴乘勞
諸葛亮　宇文泰　郭孝恪
事機宜密

諸葛亮　曹操　劉裕
謀當從容
鮑信　荀攸　唐太宗
救須密通
漢光武　曹操　宋太宗
卷三
合戰
佯北試敵

公子突　吳起　黃子英

嚴刑作氣

楊素　竇軌　宋太祖

從傍横擊

耿弇　先軫　唐太宗

三面夾攻

宋太宗　鄧文　王僧辯

弱戰強繼

于仲文　任圜　宋太宗

前邀後擊

周炅　道宗　段德操

多伏合圍

韓信　諸葛亮　元昊

遲鋒銳進

杜伏威　唐太宗　柴世宗

衝賊疲倦

曹休　陳慶之　道宗

擊敵衰惰

皇甫嵩　唐太宗　郭子儀

卷四

伏兵

華伏破夷

田重進　宗澤　吳玠

夷伏破華

石勒　石季龍　赫連勃勃

偃戈誘敵

宇文泰　于仲文　元人

詐降設伏

姜維　諸葛亮　姜維

預伏待敵

郭子儀　哥舒翰　常皋

佯北掩擊

李　密　郭子儀　張永德
詐袭誘刼
曹　操　孫　策　周　瑜
據險敗敵
于　謹　韓　褒　盛彦師
料伏搜山
周亞夫　劉　裕　段秀實
詐藏疑虜

李　廣　于　謹　劉　鄩
卷五
水戰
囊沙壅水
韓　信　諸葛亮　唐太宗
淮水東水
曹　操　司馬楚之　楊延朗
攻擊半渡
鍾　繇　薛萬均　石保興
阻絶汲道
張　劍　于　幹　赫連勃
用毒敗敵
秦穆公　長孫晟　劉　錡
背水成功
韓　信　諸葛亮　王　平
設疑潛渡

韓　信　馬　燧　王彦章
據高縱水
關　羽　楊行密　桓崇祖
計敗船隻
周法尚　錢　鏐　岳　飛
誘取戰具
孫　堅　畢再遇　諸葛亮
卷六

火攻
焚草敗虜
唐太宗　王君廓　趙元昊
夜火却敵
蕭范　宇文測　張齊賢
焚燒草莽
李陵　皇甫嵩　朱全忠
火燔輜重
許攸　王猛　馬援
晚防斫営
滿寵　馬弘　傅永
風當縱火
劉毅　李孝逸　王雄誕
火畜成功
楚王　田単　楊琁
燒船建績

周瑜　李建及　潘美
藉地用火
韓信　陸遜　諸葛亮
因敵反燒
諸葛亮　諸葛亮　鄧艾

卷七

出奇
休士鼓氣
王翦　李牧　李愬
示緩進速
趙奢　賀拔岳　狄青
變服詐敵
馮異　王晙　趙暉
設計暗遁
田豫　劉鄩　畢再遇
斷餉敗敵

周亞夫　龔光武　李忞

虚糧誑衆

祖　逖　檀道濟　賀若惇

增减軍竈

孫　臏　虞　詡　諸葛亮

樂毒酒食

彭　越　諸葛亮　濟陽王

縱畜餌賊

曹　操　李　矩　偶　檀

揚塵叻勢

晉　侯　晉　王　張　柔

卷八

用間

賂寵椙將

大夫種　王　翦　賈　詡

因使安讐

韓　信　李　靖　韓世忠

設間惑虜

衞　瓘　劉　琨　裴行儉

偽書詐敵

曹　操　陸　遜　常孝寬

反間疑心

周　瑜　諸葛亮　岳　飛

謡言惑衆

張　良　馬　謖　常孝寬

厚諜得情

常孝寬　李　達　李　愬

圖形建績

陳　平　陳　平　宋太祖

因隙成惑

田　单　陳　平　突　厥

縱降反報

耿弇　班超　蕭幹

卷九

狙詐

冒險破敵

傅永　張須陀　韓世忠

設疑張勢

張良　唐太宗　劉敏

疑似惑軍

徐盛　宇文憲　宋太祖

假祀安衆

田单　李矩　王世充

據理破疑

太公　公子心　李愬

偽退掩襲

曹操　滿寵　周法尚

聲東擊西

孫臏　魏武　王阜

詐降夜襲

李矩　馬行襲　張煦

詐用牛馬

石勒　高歡　楊義臣

差遲更漏

王翊　曹翰　馮讃

卷十

城守

随機應變

郝昭　羊侃　韋孝寬

示弱鮮圍

陳登　侯安都　劉裕

詭計擊虜

虞詡　田豫　裴方明

權道制敵

諸葛亮　張守珪　李譙溮

詐謀誘敵

李雄　陳宮　諸葛亮

乘時進取

諸葛亮　李愬　高行周

撤圍散勢

漢明帝　朱儁　曹仁

緩攻誘衆

司馬懿　慕容恪　慕容恪

藏伏乘虛

韓信　徐庶　諸葛亮

偽辭掩襲

孫策　洗氏　鄧範

運籌綱目卷一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御軍

愚按孫子謂不知三軍事權，而同三軍之政與任，則軍士惑且疑。故號令必嚴，賞罰必明，驕悍必誅，士卒必愛，事權莫重於此。故揭御軍之綱。

法令必行

愚按孫子曰法令孰行，若胡建斬監軍，祭遵殺舍中兒，郭進斬士卒違法者是已。夫古人守法如此，其取重於君，畏服於衆，建功於時，宜矣。

胡建

西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市有無者，斬。法

不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者斬臣昧死聞制曰司爲法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於軍中斬之何疑

祭遵

東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嗣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遵奉法是令行也乃以為刺奸將軍謂衆將曰當避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郭進

郭進在石嶺關幹敏有才善聽斷以鉤距得下情軍政嚴肅士卒少有違忿必置於法每有討伐皆斎不顧死命多致克捷在山西宋太祖每遣成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軍靜不亂

愚按三軍以將為主將若一動則三軍益驚且亂矣亞夫吳漢岳飛雖敵夜刼營軍中皆驚然堅卧不動所以須之復定敵不敢入也尉繚子曰兵以靜勝司吳法曰避其強靜三子其有見於此乎故軍靜不亂

周亞夫

漢周亞夫伐吳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守之吳攻梁急梁使使請太尉太尉不肯往景帝勅使救梁亦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絶吳楚兵後食道

吳兵乏糧數欲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須之復定

吳漢

東漢建武二年冬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戰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岳飛

宋岳飛伐金兵至新鄉金兵大至飛領王貴等血戰破之獲其馬匹兵器甚多至晚下寨二更後金兵忽來劫營衆軍皆驚飛堅卧不動营中漸定因其陣静金兵乃退常言撼泰山易撼岳家軍難

有罪必誅

愚按吕蒙馬知節岳飛皆誅令以肅軍法者也一以袪行伍之逸志一以收地方

之人心法必不容已者故曰威克厥愛允濟然亦不可不先以恩固結其心而後可行吾法善用威者必如岳飛斯善矣若吕蒙不能無遺議焉

吕蒙

東吳吕蒙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麾下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鎧雖公物蒙猶以為犯令不可以汝南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

馬知節

宋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獲卑止笞而退之知節曰民避外虜而來反為内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以狥衆又虜衆犯塞民相與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盜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岳飛

宋岳飛為將號令嚴明御軍有法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

優恤瘡痍

愚按書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

給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之為卒吮疽段熲之手為裹瘡太宗為中弩吮血可謂以嬰兒愛子視卒矣宜乎其卒戰不旋踵樂為死戰文武兢思奮勵也

吳　起

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

為吮之卒母聞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足之於是擊秦拔五城

段　熲

東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羌竟仁愛士卒病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士卒同其苦故皆樂為死戰

唐太宗

唐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城北門親慰撫士衆有一卒久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問其所苦仍勑州縣厚其供給凡在征人皆忻忻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城岩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兢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痛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卒觀者歸家以告其父

母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財不私己

愚按財者民之心欲得其心非厚之以財不能也祭遵李勣田豫皆以所得賞賜金帛散之將士宜軍心悅服而感激奮勵也尉繚子曰賞祿不厚則民不勸三略曰賞薄則士不用命三子得之矣

祭　遵

東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為刺奸將軍得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李　勣

唐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樂為用勣薨卒哭之有出血者

田　豫

魏田豫為護烏桓鮮卑校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賂遺悉簿藏官不入私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勞必共衆

愚按好逸惡勞人之通情況三軍之衆其死命非尋常之勞撫恤不加何以使之勸乎楚子之撫勉三軍穰苴之身自撫循李廣之飲食與共古人御衆皆若世將之貴己而賤人逸己而勞人者可以知警矣

楚　子

春秋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多寒楚子於是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穰　苴

齊司馬穰苴為將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自奮出為之赴戰晉師敗走

李　廣

漢將軍李廣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之絕水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之絕水處遇食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士卒以此故樂為之

用及死之日無不垂涕焉。

嚴斬敗逃

愚按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也。遼蕭嗣先伐金兵敗而罪止免官自是人不用命宋太祖伐江南賜曹彬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惟有此劍樊子蓋郁士美柴世宗皆曉此道故敗逃逼遛之將誅之不恕宜乎禦敵不敗為上所

悅而驕將惰卒因以知懼也

樊子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裴榮擊之為玄感所敗子蓋遂收榮斬之以徇軍衆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無敢仰視玄感每晝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不至摧破

郗士美

郗士美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悪恃亂逗撓不進士美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戰賊軍大敗上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

柴世宗

五代周世宗初立北漢主劉崇入寇世宗親禦之至高平南與崇軍遇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

兵先遁右軍潰步卒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遂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勝稍稍復還周主欲誅之以肅軍政即收愛能與徽及所部軍吏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

行始息之政矣

誅驕悍

愚按機事不密則害成況将之驕悍恃其握兵故也誅之可易易哉武侯之欲誅陳成而遣鄧芝安其心張浚之欲誅范瓊而召張俊俻以兵余玠之欲誅王夔而遣楊成領其衆皆謀密機遂乃克有濟也不然恐不免於惟禍況望其成功

乎

諸葛亮

漢諸葛武侯命陳成等追司馬懿既而料懿斷後有伏兵遣鄧芝止成勿追成不聽領本部兵五千徑出其谷口行不數里果遇伏兵損軍五分之四得魏延救僅收殘卒五百餘還武侯聞之急遣鄧芝往安其心隄防生變俟成至入見始收而斬之

宋徽宗北遷汴京失守范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建炎二年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傅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将赴川陜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使皆甲以来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黄紙趍前舉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

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輩固天子自将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

余玠

宋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乂恃功驕恣所至刼掠余玠至嘉定夔師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悼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於

乂欲誅夔患夔握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
楊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為文臣必不甘心
從命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
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
而新將已单騎入矣將士皆愕然相顧不知所為
成以師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

○申嚴約束

愚按尉繚子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又曰當殺者雖貴重必殺之莊賈宮嬪
般盖皆君之貴重寵幸者也而皆殺之
無赦三軍有不震懼者乎千載之下言
之令人寒心則當時可知已

穰苴

齊司馬穰苴景公時燕晉伐齊齊師敗績晏嬰薦
穰苴景公以為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
約曰旦日之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
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敵既往未及返遂斬賈以狥三
軍久之景公遣使者侍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君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
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

孫武

春秋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
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人百八十人分為
二隊以寵姬二人為隊長武令之曰前視吾心左
視左手右視右手后視吾背婦人曰諾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

也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乃斬左右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如法不敢出聲者孫子報王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韓信

漢高祖初王漢中拜韓信為大將與諸將約曰明晨齊赴教場監軍殷盖午後方到信曰豈不聞受

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召軍正問之曹參曰期而後至者斬今左右斬之盖求救於漢王王遣酈生赦之馳入軍門信曰軍中不馳馳者斬酈生有王命免罪引馬之人與殷盖同斬於轅門外三軍股慄信又令衆曰前軍視吾心後軍視吾背左軍視左手右軍視右手中軍視額但動者即行時樊噲在左軍揮之不動信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主將之罪也又三令五申之噲仍前不動信令左右縛而斬之漢王命蕭何往救之何至軍門下車步進傳王命信方赦噲

整肅部伍

愚按孫子固謂君命有所不受然亦不可不遵諸營離陳而已營獨整徐晃得之矣若亞夫之不聞天子詔志玄之停使者至曉雖見稱於當時不可以為法也

何者韓信之請假王鎮反復耳斛律光之不散兵施恩澤耳卒以取禍使周段二子處其時恐亦不免見疑若夫善藏其用者必別有道或不若二子之訖一也

周亞夫

漢文帝時匈奴入邊以周亞夫軍細柳營帝親勞軍至營軍吏披甲執銳兵刃弓弩持滿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而使持
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士謂軍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為
動容式車曰眞將軍也。

徐晃

魏平寇將軍徐晃。與諸將軍分壘列營。曹公按行
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車騎不
動。曹公曰徐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也。

段志玄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
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
營納使者。至志玄營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
使者曰此有天子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偽。竟停
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
以加焉。

運籌綱目卷一終

運籌綱目卷二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料敵

愚按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
知己。每戰必敗。盖能知彼己。則守其可守
攻其可攻。又奚殆焉。不知彼己。可而不進
難而不退。其敗必矣。此古之英君賢相謀
臣策士。所以重於料敵也。故揭料敵之綱。

名將料敵

愚按古人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
上。兵戰為下。今觀光弼世忠劉錡料敵
如此其審。可謂以心戰而攻敵之心矣。

宋張世傑與元阿木戰焦山下。碇舟江
中。阿木登石公山望之。使有世忠之智。
必先伏兵山上。擒阿木矣。惟不知出此。
舟遂為阿木所焚。

李光弼

唐李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来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河清聲言渡河絶餉路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

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来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廷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厚貳者得不思奮乎

韓世忠

宋韓世忠移軍鎮江以待兀朮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賊必登之覘我虛實乃遣強壯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兀朮也

劉錡

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敗金葛王烏禄等於順昌兀朮在汴聞之既索韈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善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

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果不殺[illegible][illegible]
而械之還師

儒生料敵

愚按書生博古通今深謀遠慮故能料敵
情僞暗合事機若戎簡柳渾凌敬是已
雖然亦皆學而知之者耳若我
太祖則天縱神聖不學而能有非戎簡
之所可窺者然終諭諸將親近儒者而

是簡之言又可見用兵貴奇謀而儒者
不可輕也

戎簡

二十四年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
廣江西悉平
太祖既平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
主上向者敗陳氏於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
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
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
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
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
彼瘡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
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

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
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
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
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
當時將校亦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
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
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
而遂輕儒者

柳渾

唐渾瑊與吐蕃會盟清水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

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

凌敬

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多所殺傷凌敬說建德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出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珠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豈可與言戰乎建德遂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因此決戰必獲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卒為太宗所滅

間人辭色

愚按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言者心之聲目者心之神又況兩

陣之間生死所係尤所不能為者史駢郄疵耿雅獨能察之其見可謂高矣惜乎主將之不能聽從也

史駢

春秋時秦伐晉取羈馬晉師禦之出戰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明日請相見也晉大夫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郄疵

戰國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沒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板沉竈產鼃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之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疵端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約

耿雅

後凉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破之伏乞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雅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奸計不可信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智將測度

愚按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又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大地不竭如江河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今以奇謀秘計為庸將談之欲其見聽難矣惟曹操得以自便其計李愬有憲宗之剛明主之王式有夏侯孜之練達佐之所以能成功也以此知兵非出奇不能勝奇非智將不能出

曹操

三國。馬超屯潼關。曹操大破之。諸將或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軍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分守諸津。則河西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衆悉南守。則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河西。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河西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植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

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速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李愬

唐。李愬討吳元濟。既就擒。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及細。若矜小勝。恤小敗。自先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悅服。

王式

唐。王式平浙東賊裘甫。諸將還越。式大置酒食。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

賊。然竊有所不諭者。敢問軍之始至。軍之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也。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食足適以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居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不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知也。

設方誤敵

愚按唐太宗與李靖論兵法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曰古今勝敗率由一誤然所以誤之之術則又在乎因時制宜斯敵莫之覺若伍員高熲賀若弼是已古人誤敵若此其妙今與虜戰獨角力而一方莫試可慨也

伍員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亟肄以罷之既罷而後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高熲

隋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集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業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力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賀若弼

隋賀若弼鎮淮南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莫覺遂滅陳

乘機破衆

愚按古人謂雖勝局未嘗無敗着方實叅領銳卒出潼關可汗領虜衆至原州[illegible]

瓌結陣據陂山自諸將觀之必以為不能勝豈知泰勝驕之可乘也虜遭雨之可擊也瓌歸衆之可襲也非宇文泰太宗閻寶深達兵機窺其敗着幾何不為諸將之所誤耶今虜勢雖勝豈無可乘之隙顧曉兵者料敵何如耳

宇文泰

東魏丞相高歡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

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趨潼関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難久與相持其計得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失悔將何及泰曰歡前在[illegible]潼関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又來兵未出郊賊顧[illegible]守[illegible]無[illegible]闘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襲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至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而東出晨興至小関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宇文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攻陷洛州聞泰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唐太宗

唐武德中突厥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值雨兩月太宗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散突厥人衆如鳥散行我屋宿火食鎗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不乘又復何待今先以勁兵亂其陣突騎躡其後虜進不相遜退不相救縱不盡擒必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因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衆驚駭上

閻寶

五季時。晉王李存勗進兵至於胡柳陂。梁將賀瓌
結陣而至。引兵據陂中土山。晉兵望之有懼色。諸
將欲領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騎軍已
入濮陽。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
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
賊勝。是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敵。情勢已得。斷
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
衆渡河。河朔非有王也。王其勉之。晉王聞之。

曰。微公幾失計矣。即引大衆奮登山。大敗梁兵。

兵貴乘勞

愚按曹操之伐孫權。高歡之禦曹。建德之
救世充。皆行遠力疲。兵法所忌。然孫權
太宗破操擒竇。而曹不免於西奔。何也。
夫兵貴乘勞。將貴知兵。孫權太宗皆料
敵決機。見可能斷。曹則有一宇文泰。而
不能用。安能以抗敵哉。噫。主將觀之。可

不求賢自輔。而忽謀臣策士之言耶。

諸葛亮

三國。曹操破荊州。諸葛亮求救於吳。說孫權曰。曹
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晝夜行三百里。此
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曰。
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
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心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

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
悅。統兵三萬拒之。果敗操於赤壁。

泰

高歡。歡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為前
驅。親總六軍。屯河橋。宇文泰謂左
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
尚衆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
捍禦為難。一處得渡。大

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郭孝恪

唐初。郭孝恪拜宋州刺史。令與徐績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跂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此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

宗於洛陽置酒宴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漕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事宜機密

愚按黃石公曰。陰計外泄者敗。六韜曰。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曹操孔明劉裕。皆善出奇者也。使不為函封。機一泄為敵所敗。豈止不能取勝而已。

張貴救襄陽還郢。帳前一被撻者亡。貴曰。吾事泄矣。果敗死。故曰。善用兵者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諸葛亮

三國。諸葛亮伐魏。兵屯祁山。司馬懿堅守不戰。孔明拔寨退回。張郃等請追之。懿曰。諸葛詭計極多。恐是誘敵。當分兵兩隊逐之。防有伏兵。孔明謂王平張翼曰。魏兵此來。必是分兵兩隊。吾伏兵二公

可引伏兵。亦分前後敵之。又謂姜維廖化曰。汝二公伏於前山之上。與汝一錦囊。若見魏兵圍王平張翼。折而觀之。自有解圍之策。又令吳懿等預備與魏兵相敵。次日張郃等追及王平張翼。斷其後。司馬懿大兵亦至。將王平張翼圍之。姜維謂廖化曰。可開錦囊觀之。計曰。若司馬懿既圍王平張翼。二公可分作兩隊。徑襲司馬懿之營。懿恐長安有失。必回救。可全勝矣。姜維廖化即如其計。懿聞

曰吾料諸葛有計乃還兵自救兵遂大敗之

曹操

三國曹操自赤壁敗回兵至南郡謂曹仁曰吾回許都汝可保全南郡切莫輕出吳若攻急吾有一計封付汝非急勿開周瑜率甘寧等攻南郡曹兵屢敗曹洪曰今折夷陵勢已危急何不開丞相計封曹仁如計令城上虛揷旌旗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料曹仁必走令韓當攻之兵甫接戰曹仁

曹洪皆向西北奔馳周瑜入城前軍皆落陷坑瑜急以[illegible]時城上發弩中其右臂瑜墜馬得丁奉救之而還軍遂大敗

劉裕

宋劉裕遣將朱齡石等伐譙縱於蜀裕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中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勝之奇也若此聲先馳賊聞之必別生計策乃為函書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函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使刺史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平模夾水為城齡石至平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

其南城齡石曰不然寇衆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攻北壘南城不攻而自潰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暮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引軍回趨南城即時潰散

謀當從容

愚按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今飽信則諫劉岱之固守荀攸則諫曹操之緩軍太宗則欲堅壁以當銳[illegible]

化固非一道有當緩攻者當急而緩則
取敗當緩而急則無攻故岱之見殺操
之不利者昧其勢也太宗之走金剛得
其機矣

鮑信

漢末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
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
志烏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惟以抄

掠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
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

荀攸

三國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
繡以遊軍食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
待之可誘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表果
救之進戰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唐太宗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
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持軍千里深入吾地
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以金剛以
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擄掠爲資意在速戰我
堅壁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腹心彼糧盡
計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
等絕其糧道其衆餒金剛乃遁

敉須審通

愚按孫子曰知迂直之計者勝又曰計險
阨遠近上將之道也漢光武曹宋太宗
皆見高慮遠故能料敵成敗如指諸掌
可謂善於將將者矣其能中興創業有
由然哉

漢光武

東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

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曹帝

後漢劉先主引兵東下伐吳曹文帝聞備立柵連営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暁兵權豈有七百里

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宋太宗

宋雍熙中太宗伐遼遣潘美等趨雲應田重進等趨飛狐曹彬自雄州連下州縣軍勢大振每捷至太宗已訝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糧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餽太宗聞之曰豈有敵人

在前而退軍以援芻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勿前急引兵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彬部下聞潘美重進累勝遂欲前進彬不能制卒為虜所敗

運籌綱目卷三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合戰

愚按戰陣之道兵刃有姿廢有低分不可不慎也但剛者驟進而不能相幾懦者退縮而不敢賈勇及其取敗則一而已然致勝雖在於臨時而籌畫則定於平日所謂多筭勝少筭不勝也揭合戰之綱

佯北試敵

愚按兵法曰兩鋒相值將未知敵必候敵家先動變生其間以計應之故嘗寇速去公子突所以殪戎師也輕銳以試吳起所以對曹操也挑戰輒遁黃子英所以擒寶誼也彼今之將官能如此法者有人哉

公子突

春秋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illegible]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吳起

帝有問吳起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勿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

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黃子英

唐姜寶誼武德初為右武德衛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輒遁 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為賊所擒

嚴刑作氣

愚按尉繚子曰。卒十而殺其三者力加諸侯十而殺其一者。令行三軍。又曰卒畏將甚於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楊素竇軌。宋太祖皆用此道。故卒皆畏服。而戰無不勝也。雖然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生變。後之欲嚴刑作氣者。必務先隆恩而後可。

楊素

隋楊素為將。每臨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論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凡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故雖嚴刻。人亦願從

竇軌

隋末。稽胡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士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既而復戰軌自率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於是士卒聞鼓。皆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

宋太祖

宋太祖為周世宗將伐唐兵唐將周景達戰斬獲五千餘人所號天武禁軍有臨陣不用命者太祖

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以狥自是士卒莫敢不盡死

從傍橫擊

愚按古人尚橫擊者蓋敵人奮銳前驅不虞我兵傍至所以無不勝也然猶示弱以盛其氣偽遁以誘其逐却右師以致其來所謂能而示之不能又必橫擊以精兵夾攻以上軍橫突以鐵騎所謂

全勝者主將觀此可不為多方誤敵之
舉而徒角乎一擊之力也哉

耿弇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壁於
臨淄步與三弟藍弘壽及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兵擊之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
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

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擊步陣於
東城下大破之

先軫

春秋時城濮之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
左子上將右曰今日必無晉矣胥臣蒙馬以虎皮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逐之原軫郤溱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
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唐太宗

唐太宗曰朕伐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
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
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
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

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
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
曷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
軍不却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
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
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
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三面夾攻

愚按孫子曰倍則分之又曰兵以正合以奇勝蓋我衆敵寡當分其勢一正而二奇所以無不勝也宋太宗鄧艾王僧辯皆善用兵者故能戰勝攻取如此今之邊庭我兵不為不多一將被圍而各將擁兵不救謂之何哉

宋太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車駕北伐俄班師命劉廷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太宗謂廷翰等曰戎人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必大捷至是東虜果縱兵南牧廷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西行南下長城口衛校躡虜後崔翰李漢瓊兵亦至合擊之大破虜衆於滿城

鄧艾

姜維伐魏攻南安未下維因先取上邽留夏侯霸屯武城上下行至隈谷見其山勢險峻自忖倘魏兵如此斷絕糧草如之何躊躇間諜報山後塵起必有伏兵維遣兵欲探司馬師纂鄧忠兩軍衆出維驚且戰且走前而喊聲大舉鄧艾兵至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得夏侯霸至救回

王僧辯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於白茅灣進次蕪湖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軍尚有如是銳氣不可易當因率鐵騎萬人鼓譟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弓勁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弱戰強繼

愚按孫子三駟之法古今兵家之要也如

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于仲文與擅讓
戰以羸師排戰以精兵翼擊之張礪献
策與任圜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
宋太宗戒折御卿以羸師誘之以精兵
擊之其取捷也若合符節今之將官不
知出此其古法不可行耶抑變而不能
通耶

于仲文

後周末丞相楊堅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
兵拒命遣將畧地河南州縣多下之堅遣將于仲
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東與迥將子昂劉得
王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堤迥將檀讓擁衆數
萬仲文以羸師排陣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
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
千餘人

任圜

唐伐蜀班師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延孝
反漢州掌書記張礪獻策於圜請伏精兵於後先
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為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
也延孝觀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
之遂擒延孝

宋太宗

宋至道中州觀察使折御卿授本州節度使而兵
不滿數千太宗戒之曰北虜常以西戎為小番必

輕敵深入或引衆入境爾可先令下番族以羸兵
誘之以精兵擊之虜必在吾掌中矣至是御卿遵
聖畧果成克捷

前邀後擊

愚按兵分者弱心疑者北故善攻者雖示
形在此而攻其彼善守者則攻東南而
備西北敵雖發伏我兵心安力舒攻不
能入周[illegible]等知此而陸騫等不知無怪

乎大敗而奔潰也。

周炅

陳將周炅鎮安蘄等州。北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騎由間道邀其後。大敗之。克巴州。

道宗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聞兵

至。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兼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要。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果受敵。一時奔潰

段德操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梁禮酣戰。乆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驚潰。擄男女二百餘人。

多伏合圍

愚按兵貴以律。尤貴有伏。否則雖多必敗。故孫子曰。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能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韓信。孔明。元昊。古今之善用兵者也。率數十萬衆而親臨大敵。使非四面八方。俱是伏兵。

何以致敵之墮我計中。而成莫大之功耶。宋張浚統五經畧使兵非不多。未見方畧何如。而據與金戰。所以有富平之敗也。主將觀此。禦虜之際。可不擇地審勢。相機出奇。而漫無統紀哉。

韓信

西漢初。韓信與霸王相持將戰。信玩視地形。東京索河。西廣武山。南確山。北黃河。方圓三百里。共佈

二十一陣各處埋伏樊噲領兵折京索橋斷楚兵歸二淮英領兵刼霸王寨霸王心驚韓信領大兵與霸王戰詐敗而誘之引入垓心四面八方伏兵齊起楚兵無所措手韓信又將號旗變亂霸王不能分別大敗而走

諸葛亮

漢孔明伐魏兵出祁山魏遣司馬懿拒之約日會戰兩軍初合魏兵陣後忽關興領兵来戰懿分兵

迎之又見姜維一軍從西南来戰魏兵遂亂蜀之伏兵四面夾擊懿兵大敗退回渭南

元昊

宋趙元昊寇渭州韓琦遣任福率兵禦之琦令併兵趨德勝寨出敵之後道近糧餉度未可戰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福違琦節制遇敵於張家堡遷與之戰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福等易之不知墮敵伏中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勢不可留遂前進至好水川道傍得數銀泥盒封固甚密中有動躍聲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盒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福等欵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墜崖塹相壓福等皆死関右太震

選鋒鋭進

愚按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選鋭

衝之盖兵不揀選則建懦不分而衆無所勸故杜伏威有上募五千而所向無敵唐太宗有精鋭千餘而所向披靡柴世宗汰揀精鋭而所向皆捷雖然選之貴精養之貴厚否則范中行氏以衆人畜之未必不以衆人報之也

杜伏威

唐杜伏威為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

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分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以其退而被擊。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故人各為戰。所向無敵

唐太宗

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為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等。分統之。每臨陣。太宗躬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披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柴世宗

周。柴世宗。因高平之戰。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一。柰何朘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汰揀諸軍。精銳者陞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進詣闕。命宋太宗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衝賊疲倦

愚按大衆未集。則營不堅。赴急遠至。則士必疲。故孫子有奪氣之說。孔明有乘勞之論。曹休陳慶之。道宗皆得此道。故能走蜀兵。恐魏人。破高麗也。嗚呼。敵苟知兵反客為主。我反勞而敵反逸。此又兵家玄機。不可不察也。

曹休

蜀主遣吳蘭屯下辨。曹操遣曹洪禦之。以曹休為騎都尉。蜀主遣將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敵實斷道。宜及未集擊蘭。洪從之。進兵果擊破蘭。

陳慶之

梁將陳慶之伐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兵至駝㵎。去敵四十里。慶之謂諸將曰。[illegible]

兵逆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
須挫其氣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
軍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遂率麾下五百騎奔
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道宗

唐太宗討高麗江夏王李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
遼東剋萬年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堡險
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

頓恃衆輕我力戰可破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
既職在前軍須當清道以待輿駕李靖然之與
壯士數千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合擊大破之

擊敵衰惰

愚按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司馬法
曰擊其勞倦避其閑窕惰歸則氣怠勞
倦則力沮所當急擊而勿疑也但無謀
者遇敵則戰不能堅忍以挫其鋒所以
不能取勝皇甫嵩唐太宗郭子儀皆善
料敵情若其按甲而不肯輕與之戰者
有以哉

皇甫嵩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
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
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
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

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
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連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唐太宗

唐太宗討薛仁杲相持於圻墌城者六十餘日兵
鋒甚銳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太宗曰彼氣衰
矣吾當取之親御大軍奮擊斬首數千級

郭子儀

唐安禄山反郭子儀李光弼帥師下井陘援常山
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
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
我軍乘之敗於沙河禄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我
軍至恒陽賊亦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
則追晝揚其兵夜襲其幕賊不及息數日光弼曰
賊怠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斬馘數百級

運籌綱目卷四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伏兵

愚按古今伏兵取勝者十九蓋發於忽然而出其意所不及也近聞逆虜每以伏兵誘我而我之邊將不聞有用之者可慨哉揭伏兵之綱

華伏破夷

愚按宋之與遼其兵之強弱不待較而可知至其與金又可知已田重進宗澤吳玠皆以伏兵破遼金之衆信乎伏兵之足以取勝也

田重進

宋雍熙中北征以田重進署定州路兵至飛狐城下虜遣將大鵬翼等來援監軍袁繼忠曰虜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重進率兵次飛狐

南口。虜兵方出。乃揮兵擊之。遂擒鵬翼

宗　澤

宋。兀朮自鄭抵白沙。密邇汴京。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破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吳　玠

宋。金人與吳玠戰。輒敗。謀必取玠。兀朮乃會諸將

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

夷伏破華

愚按。冒頓匿精兵四十萬。見其老弱而困高帝於白登。此夷狄伏兵之始。至今[illegible]

虜猶祖其法。以誘我兵。觀此益足以見伏兵之無不勝。而禦夷者不可不用伏也

石　勒

晉將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馬烏合。號令不齊。可以戰擒之。

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伏草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下。乃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戰。澹軍大敗

石季龍

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丘。兗州[illegible]

平等起兵救演。李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
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夜半攻之。入於空營。李龍迴
手敗之。遂陷廩丘。

赫連勃

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伐之。至三城
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崇拒戰。勃勃偽退
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襲擊。皆擒之

偃戈誘敵

愚按武經不虞。而擊謂之奇。匿形而擊謂
之伏。其實則一而已。蓋馳逐之際。伏兵
忽發。不虞其至。所以無不勝也。故苟可
以伏。蒿中可也。蘇田可也。深嵩可也。不
必皆山林。坑谷之處。不知者昧於九地
之說。謂蒙晦之氣。可藉以遮蔽形迹。幾
何不流於郭京之六甲也哉

宇文泰

欽伐西魏。至許原西。宇文泰禦之。至渭南。
其兵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
其勢。泰曰。歡至咸陽。則人大擾。今及其新至。便可
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
南。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
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為陣。
李弼為左拒。趙貴為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
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泰

乃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絕其
軍為二。遂大敗之

于仲文

後周末。尉遲迥拒命。丞相楊堅遣將于仲文討之。
迥將席毗羅屯於沛縣。其妻子在金鄉。仲文偽建
迥旗幟。襲金鄉。取之。毗羅聞之。率衆來薄官軍。仲
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兵伏於麻田中。兩陣纔
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

衆之賊皆投洙水而死

元人

宋趙葵遣徐敏子張迪入洛陽元人乃伏兵於城外驅民投降以誘之迪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釆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軍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黄凉繖者衆方駭異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元人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敏子等不能留遂班師

詐降設伏

愚按投降之事真偽未分須加審察苟不悟而投於計中必致大敗然能先識其詐亦足以就計而誘敵也觀武侯姜維之事可知矣今受虜降來歸之時既不審之於其始而一受其欺有不悔之於其終者哉

姜維

漢末武侯伐魏魏遣曹真禦之姜維乃詐獻降書言思念老母欲復投魏真信之遣費耀領兵五萬接應蜀兵見之不交鋒而走次日申時武侯兵六魏兵聽維之言倒退數里望見山後火煙大起喊聲不絶費耀急回將近火處關興張苞伏兵遂起耀知中計奪路而奔忽姜維一軍來戰耀乃自刎餘兵敗還

諸葛亮

漢末武侯伐魏司馬懿禦之遣鄭文詐降又遣一人詐作秦朗追之鄭文却斬其首以安武侯之心武侯取尸去衣視之曰我自幼識秦朗汝敢詐我司馬懿使汝詐降於中取事是否鄭文吐其真情孔明曰吾貸汝死汝可修書教司馬懿親來劫營鄭文乃奉書於懿懿同諸將來劫懿在後[illegible]入漢營不見一人伏兵大起[illegible]

收敗兵而回

姜維

漢末姜維伐魏鄧艾禦之艾參軍王瓘領兵五千詐降於維維令瓘領三千人運糧留下二千人引路暗撥人於要路伏之將瓘所遣回報鄧艾之人捉住搜出密書維將書改作八月十五日來接糧至期鄧艾引兵來壞山谷中接應忽見兩騎馬報曰王將軍糧車過界漢兵在後追之望將軍早來

救應艾急領兵前行轉過山後兩下伏兵齊起曹軍大敗艾盡棄鎧甲雜於步軍中得脫

預伏待敵

愚按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何況敵之未至而預先設以待之有不取勝者哉此子儀哥舒常皋之所以收功也嗚呼子儀等庸將也今不之法可也子儀等皆[illegible]也曾不法之而預伏者何耶

郭子儀

唐郭子儀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密急使僕固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正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

哥舒翰

唐哥舒翰充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

率部衆至積石軍穫之共呼為吐蕃麥庄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勇士馳擊殺之畧盡餘咸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常皋

唐吐蕃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常皋出兵深入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illegible]

千人以戰踰斧勢見我師之少悉衆逐之發伏夾
擊鼓譟震駭畨兵自潰生擒斧勢虜其六十萬殲其
者半

佯北掩擊

愚按孫子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又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盖我兵既敗敢貪小利而逐之不知我雖詐敗而其實未嘗敗也故古之善觀兵者下觀其轍亂上觀其旗靡然後逐之今之逐北者可不察其佯敗與否而誤中其掩擊之謀耶

李密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守張須陀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林木間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伏發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賊衆大敗遂斬須陀

郭子儀

唐郭子儀自若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来援分為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内告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争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追之既戰子儀為遁賊果乘之及壘門擄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箭如雨注賊徒驚駭子儀整

陣追之賊衆大敗

張永德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将張永德請行効命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餌之伏精兵於後地每戰佯北不利退走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敗之仁贍僅免

詐喪誘刼

愚按乘喪刧營情之常也。以軍中無主將故耳。然將雖中傷。此心常存。智謀素蓄。必爲詐死誘我無疑。故孫子有知彼知己之說。與夫審察敵情之論。主將觀此。尚當謹之。若無呂布。薛禮。曹仁。爲敵所中也。

曹操

漢末曹操。呂布相持於濮陽。布誘操入城。大敗而

出。燒傷肢體。操設伏令軍中發喪。言操火燒傷重而死。使人詐報呂布。布信之。率其軍兵直奔操營。伏兵四起。呂布大敗。死戰得脫。

孫策

漢末孫策攻秣陵張英。暗箭射中左股。策落馬。衆救還營。策曰。可詐吾中箭死。軍中舉哀拔寨。必當來追。暗伏奇兵。必擒薛禮。衆然其計。詐稱策死。拔寨而退。禮聞之。盡起城內之兵追之。甫入寨。伏兵勇出。策大叫孫郎在此。諸軍心膽驚裂。拜於地上。

周瑜

漢末周瑜攻南郡。被伏弩射中右臂。曹仁欺周瑜射中。遣使索戰。瑜從軍中躍出曰。見周郎否。衆將合戰。瑜大叫一聲。口角出血。墜於馬下。潘璋等救瑜回寨。瑜曰。可詐吾金瘡碎裂。到寨身死。曹仁必來刧寨。四面埋伏。可擒曹仁。得南郡。遂遣人詐降入城。報曹仁。仁喜。至夜果來刧寨。瑜伏兵四起。曹

仁大敗而逃。

據險敗敵

愚按許歷曰。兵先據高者勝。晁錯曰。一得地形。况據其險要。又設伏兵。有不取勝者哉。今宣大三邊有險可據。伏兵之說則存乎其人耳。知兵之將。尚其審諸。無使于謙。韓雍。盛彦師。專美於前也。

于謙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五萬餘戶。並款。相附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領迎接之。謹曰。陸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何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已與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韓褒

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家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兵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盛彥師

唐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彥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說之。於是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溪口。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張善相耳。出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料伏搜山

愚按武經軍行至山林坑谷。當善防之。孫

武子曰軍傍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
薈之處必謹覆索之此覆姦之所也亞
夫劉裕段秀實皆可謂知兵之將矣今
之邊將每中虜伏不知謹防何耶

周亞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
置伏於殽澠之間然兵士尚神密將軍何不從右

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
庫擊鍾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
夫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楚伏兵

劉裕

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
於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
兵顧左右見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
下往率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段秀實

唐封常清為安南節度使討大勃律師至賀薩勞
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弱
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

詐藏疑處

愚按兵家之法主於誤敵必多尚詭詐李
廣于謙劉鄩皆能以少疑敵而敵不敢
近恐有詭詐故也雖然此亦不得已之

計耳後人固當奇其謀足以保全亦當
發其戒無蹈此詭可也

李廣

漢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
卒遇匈奴千餘騎廣騎欲馳廣曰吾去大軍數十
里若走匈奴追射我殆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
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前來到匈奴陣二里所
止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

原缺

運籌綱目卷五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水戰

愚按水可以浸灌可以漂流可以陷溺可以
圍圄可以濟渴故古之善用兵者多藉水
勢以立奇功昧者必用船舫方謂水戰不
知能得其意備其物乘其機則攻戰奇策
無出於此何俟船舫哉揭水戰之綱

囊沙壅水

愚按韓信之囊沙世謂以水佐攻者殊耳
不知信乃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者也何
則孫子不曰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
內令半渡而擊之利信既壅水上流却
引軍半渡擊且且有不喜信犯兵法之
忌者乎豈知信故為此隙以誘之耶及
信佯敗遂自渡水逐信豈期反大半不
得渡耶大乞信之用兵機軸皆與此同
觀其背水會垓可見已後世武侯太宗
又自韓信覺悟但宜因敵變化以取勝
耳

韓信

漢高帝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至高密時
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人救齊與信夾濰水而陣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

擊龍且信佯不勝敗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
乃自逐信渡水信於是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龍且

諸葛亮

漢末昭烈在新野操使曹仁攻之武侯空其城欲
誘仁入內以火燒之先令雲長領兵一千於白河
一流囊土拒水三更後聽下流人語馬嘶決水渰
之曹仁兵到知先主逃出遂入新野止宿初更後

火起曹仁出東門避火趙雲伏兵夾攻敗走至白河人馬飲水水不過尺雲長開人馬嘶掣去土囊水勢一衝人馬皆溺仁僅以身免

唐大宗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

灌水凍冰

愚按兵城者地利也風雰者天時也謀智者人事也非天時則地利不能成非人事則天時不能識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然人事其本也

曹操

天曹操與馬超渭南相持操營寨未立超攻甚急鍾南隱士婁子伯獻計曰連日陰雲朔風必起風起之夜盡驅兵士運沙潑水比及天明城已完矣次夜朔風大作操令軍士依計築之隨築隨凍天明城壘完固超見之大驚疑有神助

司馬楚

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蠕蠕潛遣奸細覘入楚之營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賊將至矣即使人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凝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

楊延釗

宋真宗時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遂城小而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為

氷敗泥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攻擊半渡

愚按孫子曰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令半渡而擊之利雖然苟非知彼知己敵有詭計反敗事矣故鍾繇謂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薛萬均欲令羸師弱馬以誘之石保興則分短兵於河滸其所以取勝者非苟依成法已也

鍾繇

魏鍾繇都督關中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乃率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兵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畏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勝也援果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薛萬均

唐武德初羅藝為幽州總管竇建德率衆十萬寇範陽藝將逆戰薛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戰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以羸師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銳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必敗矣藝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石保興

宋石保興為銀夏都巡檢使嘗巡黑水河戎人知之以數千騎邀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賊恃衆據險渡河求戰保興分短兵伏於河滸俟戎師半渡即發之疾戰大有斬獲

阻絕汲道

愚按兵法曰前左水澤又曰依水草而背衆樹苟不知地利為敵所絕人馬何頼

故張郃絶阻汲道。而大破馬謖。于幹阻
川爲營。而饑餓突厥。赫連勃勃築堰斷
水。而執降王奚。近聞邉將亦有中虜此
計者。其未聞郃等阻水之說乎

張郃

漢末。諸葛亮出祁山。魏將張郃督諸軍拒之。孔明
將馬謖守街亭。違令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絶其
汲道大破之。

于幹

隋初。突厥寇蘭州。大將賀婁于幹率衆拒之。至洛
垓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于幹阻川爲營。賊軍不
得水數日。人馬饑餓。縱擊。大破之。

赫連勃

夏赫連勃勃。乜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羗胡
三千餘户。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
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築堰斷水[illegible]

[illegible]道。執奚出降。

用毒敗敵

愚按。秦毒涇水。中國與中國戰耳。未可法
也。長孫晟與劉錡。則中國與虜人戰者
亦不可法乎。况何山無水。何水不可毒
顧吾人運用何如耳。

秦穆公

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晉師多死。

長孫晟

魏。長孫晟爲秦川行軍總管。出討達頭。晟進策曰。
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
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
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劉錡

宋。劉錡。至順昌。烏禄等來攻。錡敗之。兀朮在汴。聞
之帥十萬衆來援。錡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毋

將皆服。

諸葛亮

漢昭烈取漢中。曹操統兵禦之。孔明請玄德渡漢水。結背水營。操見之。心中稍疑。翼日出戰。相會於五合山前。交鋒良久。玄德詐敗。退走歸營。操令曰。擒備者即為西川主。徐晃等追之。漢兵棄衣甲馬匹錦綉之物滿地。曹兵爭取。孔明以號旗招之。伏兵齊起。黃忠出其左。趙雲出其右。曹兵大敗。奔回南鄭。

王平

漢昭烈取漢中。屯兵漢水西。操令徐晃為先鋒。王平副之。晃進兵定軍山北。令軍渡漢水為陣。平曰。軍若渡水。儻欲急退。如之何。晃曰。韓信用兵背水為陣。以擒趙歇。此按孫子兵法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韓信可料陳餘無謀而用此計。公今能料趙雲黃忠否。晃不聽。前渡漢水。果為趙黃所

敗。

設疑潛渡

愚按孫子曰。遠而示之近。又曰。戒不欲戰則阻水拒之。魏豹田悅朱守殷。既阻水立營。信燧彥章。明不得渡矣。使非詭計是用。何以致勝乎。夫後之渡水者。因當示形在此。而渡於彼。阻水者亦不可止顧目前。而不防他處也。

韓信

西漢初。魏王豹因受韓信之辱。詐言省親回河東。反用栢直為大將。漢王使韓信將兵擊之。信知豹不用周叔。遂進兵。豹盛兵蒲坂。以塞臨晋。信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晋。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

馬燧

唐馬燧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李抱真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鎖絕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畢渡。乃造三橋，道踰洹水，與悅挑戰。悅率步騎四萬人踰橋，鼓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

王彥章

梁以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備火具，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火，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illegible]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illegible]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

據高縱水

愚按古人謂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西湖可以灌杭州，故善攻城者多藉水勢。而兩軍對壘，我高彼下，亦可水攻以集事，又不特攻城而已。故關雲長、楊行密、桓宗祖皆用之而收効也。後之安營壘者，可以為鑒矣。

關羽

漢末雲長率眾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渭口川，地勢低下，離白河不遠。時值八月，大霖雨不止。雲長使人堰各處水口，多為木筏。魏部將成何見于禁曰：軍屯地勢甚低，遠探來荊州軍皆移高阜，請將軍移營，預防水患。于禁大喝曰：匹夫亂言惑我軍心，再言必斬。次日早，河水泛漲，四面水

至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雲長乘筏攻之
禁等窘迫請降

楊行密

五代朱溫遣龐師古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伐
楊行密師古營清口其地卑下或請就高為宜師
古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諜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
水今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已而水至軍不能
戰遂見殺

桓崇祖

後魏將劉昶攻守壽春宋將桓崇祖乃於城西北
立堰塞淝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史長
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
急踰三峽自然沉溺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
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決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
衆溺死千數

計敗船隻

愚按水戰最宜用計周法尚錢鏐岳飛
用計之善者所以因敵制計屢出屢[illegible]
而敵人莫之測也後之欲水戰者當何
如曰取古人之計悉備其器揣敵之情
而應之斯無不勝矣

周法尚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
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尚奔於陳偽告猛曰法尚部
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

戈耳猛以為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
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
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
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
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
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免

錢鏐

五代梁貞明中詔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鏐以其子元瓘為水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元瓘與彥章遇元瓘命每船皆載石灰及沙豆乙巳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元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元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得開目及船舷相接元瓘撒沙於己船而撒豆於

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元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鎗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

岳飛

宋岳飛討楊么么浮舟湖中舟傍有輪以輪擊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阻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計窮赴水死

誘取戰具

愚按誘取戰具多在夜間真偽莫辨不得不應之觀孔明等所為可見已夫敵有利器我當誘取我之利器不可為敵所誘深思遠慮預防而後可也

諸葛亮

漢末周瑜與曹操相持遇于赤壁瑜令孔明造箭孔明用船四十隻上皆裝草施以帷幔一夜大霧垂江孔明與魯肅乘船至操水寨邊鳴鼓吶喊操謂吳兵至令弓箭手射之又將岸上營內弓弩調來一齊發箭日高霧收孔明回船而走得箭九萬餘枝瑜服其高智以師禮事之

孫堅

漢末孫堅攻劉表表令黃祖拒之相遇於樊城黃祖伏弓弩手在江邊布精兵為後堅船傍岸祖令亂箭俱發堅軍伏於船中來往誘之如是者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箭皆放盡堅軍得箭十數萬枝一日值順風堅令衆軍一齊放箭岸上不能支吾南軍登岸程普黃蓋兵分兩路逕出黃祖營後韓當于中大進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樊城而走

畢再遇

宋畢再遇權山東京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真也甚沮再遇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

運籌綱目卷六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火攻

愚按孫子以火攻為下策蓋安國全軍道之所貴是火一起傷害者多故謂之下也今北虜猛悍難與角力若能明於火攻發之以時應之以兵虜必驚潰敗北不敢再入矣揭火攻之綱

焚草敗虜

愚按虜恃馬以為強馬賴草以為食野草燒焚馬已疲瘦又或盜彼糧肉或整我士馬或遷延以走之虜其有不敗者乎嗚呼焚草敗虜古之人皆用之今何為獨不然耶

唐太宗

鐵勒薛延陀等合衆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本

遣李勣張儉率兵數道擊之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来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已勑李思摩燒薙焚草延陀糧肉日盡野無所獲因一時奮擊其衆潰散

王君㚟

唐王君㚟為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㚟先令人潛入賊

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氷合君㚟率將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數萬

趙元昊

宋契丹主伐夏久趙元昊誘而敗之契丹主遣太弟重元將兵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出北路自帥騎兵千萬繼進長驅入夏境蕭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千里請收叛黨以献契丹主許其自新蕭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討伐契丹主猶豫未决元昊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赫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困進兵急攻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夜火却敵

愚按虜雖入寇亦慮墮我計中我苟因夜以疑之未有不信者故曰皆能夜火以却敵也夫以火佐攻者明今之雲中綏代其無廉范等將復出乎

廉范

東漢明帝時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illegible]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

上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起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轔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宇文測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

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張齊賢

宋雍熙初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湖口薄代州城神衛都校馬正與之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遂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三千於土鐙寨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

焚燒草萊

愚按孫子曰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攻之太公曰見火起即焚吾前後而廣延之故縱火自救李陵所以應匈奴也縱火大呼皇甫嵩所以破黃巾也縱火乘勢朱全忠所以破瑄也噫其孫吳暗合矣乎

李陵

西漢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
放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皇甫嵩

後漢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引
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謂軍吏曰兵有奇
變不在多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
火必大驚潰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嵩

乃歛勒兵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
走大破之

朱全忠

唐末朱全忠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
攻朱瑄方整軍出寨瑄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
南風大起旌旗皆仆汴軍甚有懼色全忠即令騎
士號譟呼俄而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
忠因令縱火煙焰連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
殺萬餘人

火燔輜重

愚按輜重者三軍所賴以爲用也爲敵所
焚不破自破矣後之征伐有輜重者其
嚴兵備守無若袁紹之中攸計慕容評
之中猛計西羌之中馬援計可也

許攸

漢末袁紹謀士許攸降曹操因說曰袁氏輜重有
萬餘輛屯烏巢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虞而
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操大喜選精
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啣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
各持一束薪所歷道有問者應曰袁公恐曹操
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
至圍屯放火焚其輜重營中大驚紹因敗走

王猛

前秦符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州。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笑曰。評真駑才。雖億萬之虜不足畏。況十萬乎。吾茲破之必矣。乃遣其將郭度率騎兵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趣評使戰。評素貪鄙。軍無鬬志。猛急擊之。燕兵大敗。

馬援

東漢馬援拜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

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羊牛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抄。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怪。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軍向山而陣。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羌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

晚防斫營

愚按對壘將戰。而夜先斫營。亦兵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奇也。然智謀之士。必先為之備。而敵反墮我計中。故滿寵馮弘皆能掩擊以成功也。至若傅永以火亂敵之號。則奇而又奇者矣。因敵變化而取勝。其神矣乎。

滿寵

魏大將軍南征到精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

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馮弘

北燕馮抜據遼東。其弟方泥沮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尅期出戰。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之。乃戒嚴。仍人備草十束。伏兵以待。是夜方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

起伏兵邀擊俘斬甚衆遂平方泥等

傅永

南齊將魯康祚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於豫州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料吳楚之兵素好斫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度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

亦然之其夜康祚等果親領兵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火火即兢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者千數生擒公政康祚等送京師

風當縱火

愚按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又曰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劉毅李孝逸王雄誕與敵相戰皆因風縱火以敗之得其機矣雖然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我欲燒敵不防敵燒我可乎

劉毅

東晉末桓玄篡逆劉裕起義兵討之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徧滿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

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李孝逸

唐則天時李敬業起兵揚州稱匡復武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瞻顧自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王雄誕

唐杜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王雄誕

然後戰於溧水。子通大敗。公祐乘勝追之。却遣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祐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啣枚夜擊。因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

火畜成功

愚按曰。單火牛敗燕軍。復齊城。古今膾炙人口。至若王則用之。則為明鍋所敗。卻

青用之。則為王德所敗。何也。夫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迹。田單之火牛非法楚王之燧象乎。然先詭說神師以疑敵之心。畫以龍文。以疑敵之目。外則啣枚夜擊。內則銅器助威。斯克有濟。若別無善策。而專倚火牛。王則。卻青是已。至於楊琁之火馬。則又善於法單者。故亦能平蒼梧之賊。而郡境以清也

楚王

楚師伐吳。鐵尹固與王同舟。王執燧象以奔吳師

田單

戰國燕師伐齊。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縱火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爛。燕軍視之。皆龍文。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復收齊七十餘城。

楊琁

後漢楊琁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攻劫州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後為兵車。專控弓弩。及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撒灰。賊不得視。因

[illegible]火布然馬驚奔賊陣。又使後軍弓弩。發[illegible]衆群寇駭散。追斬無數。郡境以清

燒船建績

愚按李建及帥敢死士。斧賀瓌之竹笮。以死決之。無容論矣。至若周瑜之燒戰船。潘美之燒水寨。成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卒無解破之策乎。曰。古人有為長竿鐵叉以拒火船。須臾自焚盡者。每船先備數十竿。敵雖燒。我無患矣。

周瑜

漢末曹操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王孫權。遣將周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瑜於是取艨艟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操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於大船之後。因風相次俱前。曹操軍吏士卒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相離二里許。蓋令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火猛。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李建及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救之。陣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張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至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断。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illegible]

乃得渡壞解圍走。

潘美

宋開寶間王師征江南。次秦淮。江南人水陸十萬陳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取南兵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

藉地用火

愚按晁錯曰。一得地形。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不但為兩軍攻擊之時。雖用火攻亦不過此。故韓信用陳倉谷。陸遜用木林深密處。孔明用盤蛇谷。今之邊庭。豈無地形若此者乎。虜冉深入。我亦誘而燒之何如。

韓信

漢高帝拜韓信為大將。領兵從故道出。還定三秦雍王章邯率衆拒之。與韓信戰。信敗走。次日又戰信又敗走。章午諫曰。韓信連日敗走。恐其中有詐。大王不可追之。邯曰。跨下餓夫。不足畏也。前陳倉谷。內無走路。信入死地。未日必擒之。未日必又敗走。邯追入陳倉谷。內時東風忽起。信於上風放火邯欲退還谷口。已木石疊斷。軍皆燒死。邯棄馬步行。越山嶺而逃。

陸遜

漢昭烈伐吳。自正月至六月不決。吳陸遜拒之。久不出戰。意天炎暑。漢必移營。移則以火攻之。漢果如所料。移營於林木深密之處。遜於是令衆軍各帶茅草一束。內藏硫黃焰硝。如到漢營。順風於四營間燒。軍必自亂。乘亂之時。以兵攻之。蜀兵大敗。斬馮習等。昭烈僅得以入白帝城。

諸葛亮

漢孔明六擒孟獲縱之獲投烏戈國借藤甲軍三萬來敵孔明藤甲皆油浸之物刀箭不能入魏延與戰敗走孔明觀地里至盤蛇谷令馬岱暗下地雷竹通火線待藤甲軍到燒之復遣魏延出戰命敗十餘陣務誘藤甲軍入谷藤甲軍狃於連勝者不疑慮信步追之入谷口木石已斷出路火起藥線皆灼地下飛出火砲三萬軍皆燒死

因敵反燒

愚按善戰者雖以火而佐攻善守者則將計以就計斯善於出奇而敵莫之測矣故孔明鄧艾或誘獲放火而伏兵擒[illegible]或故燒屯糧而誘敵救焉或不遑追兵而使維計無施焉真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者也

諸葛亮

漢孔明南征孟獲時當五月命三軍依山傍林陰涼之地下寨侍琬曰今所造寨柵正犯先帝敗於東吳地勢孔明曰非爾所知也擒捉孟獲使觀營陣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衹如此即易定勝耳亮笑而縱之獲使弟孟優詐降期夜以火攻刼營令優內應孔明散設伏兵獲夜入營舉火無所得伏兵四起仍將獲擒之

諸葛亮

漢孔明伐魏糧餉將盡魏將孫禮謂曹真曰蜀兵

無糧若虛裝糧車內藏薪草彼必來搶伏兵應之可勝孔明聞魏兵隴西糧運到笑曰魏人知吾無糧故以此計誘我燒之吾可將計就計乃令馬岱先燒其糧馬忠張翼各引兵策應內外夾攻大破魏兵

鄧艾

漢姜維伐魏使征西將軍鄧艾拒之時司馬昭率大兵將到維恐昭兵勢大難與相敵乃退軍

運籌綱目卷七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出奇

愚按兵以奇勝自昔而然但奇之名雖同而奇之實則異神出鬼沒變化無窮凡致人而不致於人使敵莫之能測者皆奇也揭出奇之綱

休士鼓氣

愚按尉繚子曰戰在於治氣又曰養吾武勇蓋遇敵處戰則氣餒力怯撫養既久則氣舒力寬故王翦之休士洗沐李牧之擊牛饗士李愬之不肅軍陣皆有以識矣滅楚國破匈奴平淮蔡夫豈偶然哉

王翦

秦王翦以六十萬人伐楚楚聞翦兵將到乃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荊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破荊軍殺其將軍項燕虜荊王負芻竟平楚地

李牧

趙李牧常居代郡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收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設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單于即入寇急入堡斂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堡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謂牧為怯趙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選士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

衆而來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匈奴十餘歳不敢近趙邊。

李　愬

唐李愬為隋唐鄧節度使以討吳元濟愬當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爾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士卒瘡

病者親為撫循蔡人以嘗敗高袁二帥且輕愬名位無所畏憚頗懈備居半歳知人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由是繕鎧厲兵謀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顔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顔由是愬乘其無備遂襲蔡州取吳元濟以獻

示緩進速

愚按孫子曰近而示之遠則知緩而示之速速而示之緩矣夫緩而示之速張忠夜鼓若將出擊而賊懈乃出劉錡晨氣清凉不動而申末方戰是也速而示之緩趙奢增壘自固乃卷甲而趨賀拔岳待至秋凉乃密嚴備狄青休士十日而明日馳進是也或緩或速因時制宜庶敵莫之測度也。

趙　奢

戰國秦代韓軍於閼與趙令趙奢救之軍至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壁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復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離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

軍士許歷諫曰秦人氣盛宜後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從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賀拔岳

後魏賀拔岳討万俟醜奴醜奴棄岐州北走安定岳乃宣言遠近曰今氣候已熱非行討之時待至秋凉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

營農於岐山之北使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一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然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餘柵悉降醜奴亦棄平凉而走

狄青

宋狄青大敗儂智高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明日青整軍馳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仁浦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賈逵將左軍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斲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而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出賊後大敗之斬首萬級智高夜遁

變服詐敵

愚按六韜曰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夫服同於敵不能識別所以驚潰而敗走也此虜與我旗號服色皆不相同可以變服以詐之乎而未見有用之者何哉

馮異

東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吉興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寡又悉衆攻興興為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餘人

王晙

唐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晙乃出

奇兵七百人衣以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兵邀擊吐蕃至武街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為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至兵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挾擊之賊又大潰

趙暉

三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屬王景崇叛據岐山還斯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於河趙思綰據於雍與景崇通相為援乃引蜀兵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被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衣服循南山西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敢復出明年春拔之

設計牆遁

愚按孫子曰少則能避之不若則能逃之但逃避之際有計存焉貫敵莫之測耳今我孤軍遇虜大營莫知逃避往往取敗將之不能為計至此哉

田豫

魏將田豫率兵進擊鮮卑軻比能卑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絕歸路豫乃進軍去

虜衆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劉鄩

梁將劉鄩拒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虚欲以奇計取之乃潛引兵自黄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然無聲亦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有鳥止於壘時見旗幟循堞往来晉王曰我聞劉鄩用兵一部百計皆詐也更使覘之乃

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兵已去二日趨黄澤晉王發騎追之

畢再遇

宋畢再遇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之有聲金人不覺其為空營相持數日及覺之則已遠矣

愚按孫子曰兵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周亞夫漢光武李孝恭皆斷敵糧道而取勝也然而裴行儉姜維則因敵斷己糧而成功是又奇出敵將之上者也

周亞夫

西漢吳楚反周亞夫為太尉擊之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乃引而去

漢光武

東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吳漢將突騎來會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擄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李孝恭

唐武德中輔公祏反命河間王孝恭為行軍將師擊之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領水軍陣於北望山陳正通率步騎軍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騎兵斷其糧道賊漸饑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列精騎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賊大戰敗之通等棄營而走

虛糧誑衆

愚按兵家之法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故有餘而示之不足不足而示之有餘祖逖運米上臺而令敵人擒檀道濟唱籌糧沙而令敵人聞賀若惇覆米土上而召村人見噫其善於誑敵者乎

祖逖

後趙將石虎領兵救陳州為祖逖所敗收兵掠州留將姚豹守州故城居西臺逖遣韓潛等居東臺共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牧放逖軍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人真運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運者棄米而逃賊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餒久之益懼無復膽氣

檀道濟

宋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三十餘戰多

餒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卒有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糧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知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為妄斬以狥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着白服乗輿徐出圍外魏軍疑有伏不敢逼

賀若惇

後周將賀若惇率騎六千渡江取湘州陳將侯瑱

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惇於是分[illegible]
抄掠以充資費恐填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
覆之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于營外
遙見遂即遣之填等聞以為實乃據守險要欲贍
日老之又惇軍數有叛者乘馬投填填皆納之惇
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以鞭鞭之如是者
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
馬以招填軍填遣兵迎接來牽焉馬畏船不上惇
伏發掩之盡殪

增減軍竈

愚按虞詡增竈謂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固
也然二子之奇豈正此耶夫釋魏歸齊
誘來追也料三晉輕齊者知彼已也度
暮至馬陵熟地利也消[illegible]以[illegible]舉火然後
吾之伏弩可施[illegible]不[illegible]
也宣言請兵[illegible]有救[illegible]
者令莫我測也羌不敢逼然後吾之兵
馬可全至若孔明之增竈則又才高於
懿素所畏服無故退軍心已惑矣見竈
日增其惑滋甚先儒謂孔明所以不能
成功者名大高也予謂孔明每臨危而
敵不敢料者亦名太高也

孫臏

戰國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遣田忌將兵救之直

走魏都龐涓聞之釋韓而歸孫臏忌曰彼三晉之
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道之兵法百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趨利者軍
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者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怯入吾地三日而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兼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
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軍大亂涓乃自刎

虞詡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討叛羌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乃分掠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里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

到因設伏於淺水掩擊大破之

諸葛亮

漢孔明伐魏後主信流言乃召還孔明分軍五隊而退每軍一萬為一千竈明日倍之又明日又倍之魏司馬懿追逐見其竈日增與諸將曰諸葛效孫臏添兵减竈之法每日添竈使吾疑也若盡力追之必有馬陵之禍停軍不追孔明全軍而還

藥毒酒食

愚按酒食者人之所必用也以藥毒之者欲人之中毒也聞逆虜欲食我物必令我人先之恐中毒也果虜之謀智出覇王孟優庫奚之上乎抑我之用計者不及彭越孔明濟陽王乎彭越送糧而楚兵邀孟優投降而孔明賜庫奚逼營而濟陽棄能料其有詐乎今無故而投之宜乎虜之疑之也

彭越

西漢初高帝在滎陽覇王攻圍甚急漢軍乏糧彭越將糧數十車欲進入城覇王遣兵邀之殺敗越兵奪糧而回却是乾糧散與楚兵食之藥發十亡八九人服彭越已將三千糧入城

諸葛亮

漢孔明南征孟獲獲使弟孟優詐降晚來劫營令

為內應孔明令呂凱具酒殽食之酒中置藥優飲之毒發不能動移獲晚来刼營因無內應被孔明擒之

濟陽王

後魏將庫莫奚亂詔濟陽王率兵討之乃為毒酒賊既逼棄營而走賊至競飲毒作王以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縱畜餌賊

愚按古人多以牛馬餌賊而伏兵擊之今逆虜入寇志在搶掠盡效古人之為乎或以虜之勢大我兵不敢分擊然彼既開營隨處搶掠有險之地亦不可行乎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曹　操

漢末馬超韓遂兵犯潼關曹操征之使人備船抵欲渡渭北遇超之後操坐胡床指揮衆渡忽馬超兵逼許褚急負操上船時超衆已到河浒超令射之渭南縣令丁斐見勢危急將寨內牛馬放散山坡超軍爭取牛馬緩追操操因得渡北岸

李　矩

晉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傉　檀

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馬於野弼衆抄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

揚塵助勢

愚按六韜曰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其將必勞兵卒必駭故晉王晉侯張柔皆以揚塵而勍敵也然孫子曰塵

髙而銳者車来也卑而廣者卒来也散柴之塵當亦有辨噫此必智髙敵將數等如孔明者斯足以知之豈可責之齊侯渠軍武仙乎

晋　侯

晋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晋師晋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建旆而疏以為陳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衣服為人形建旆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晋　王

晋王存勗與梁軍戰於胡柳陂陂中有土山梁軍先據之王曰今日之戰得土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汝等率軍先登遂奪其山諸軍繼集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焕等各部步徒萬人於山中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山積

張　柔

蒙古張柔侵金至於滿城金武仙會真定兵數萬攻之柔全軍皆出帳下纔數百人乃命老弱婦女乘城自帥壯士突出先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使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

運籌綱目卷八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用間

愚按敵情叵測必須間諜然後可知矣故五間之用古人重之所謂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機莫密於間是已揭用間之綱

賂寵禍將

愚按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故大夫種欲間子胥而賂太宰嚭王翦欲間李牧而賂郭開賈詡欲間龐德而賂楊松雖然夫差趙遷張魯皆敗國之流也故讒言得入使其智若周瑜將幹間何所施乎

大夫種

越大夫種謂勾踐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以美女寶器間獻於太宰嚭嚭受之因說吳王夫差曰越已臣服若赦之國之利也嚭因子胥譖曰伍員人殺其父兄而不顧安能顧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吳王信之賜子胥自殺後卒為越所滅

王翦

戰國李牧居鴈門備胡有功後秦伐趙殺趙將扈輙斬首十萬趙以李牧為將擊秦大破秦封武安

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乃遺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降秦以多取封邑趙王果疑之使趙葱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翦因擊趙大破趙軍殺趙葱擄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賈詡

三國張魯據漢中曹操伐之魯以龐德為將禦操賈詡曰魯謀士楊松貪賄可以金帛饋之使踈龐

德操為密書以金甲賂松松乃譖龐德於魯德竄
降操張魯尋滅操以楊松賣主貪賄斬之

因使安譬

愚按韓信李靖韓世忠皆因使臣而襲敵
者然惟世忠為得之何也良臣使金與
世忠非同事也世忠料金將必問已動
息故給良臣以守江勒陣設伏出奇無
窮長斧勁騎善戰無敵其視信靖同事
而陷之者不同故信為酈男所訟靖為
太宗所疑論者以世忠為中興武功第
一

韓 信

西漢韓信將兵東伐齊會酈生已說齊王下之罷
歷下守備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
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
功乎信然之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烹酈
生引兵東走高密信因定齊地

李 靖

唐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
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脩仁持節出塞以安
撫之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頡利不肯朝覲
請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副將張公謹謀曰制

使到彼虜必自寬卒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閒掩襲
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柰何攻之靖曰此
兵機也如唐儉等何足惜督軍疾進自白道襲之
至陰山遇其斥候十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
者甚悅不虞官兵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儉亦脫身得歸

韓世忠

宋韓世忠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

欲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儀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人問宋師動息。則俱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

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

設間惑虜

愚按孫子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故衛瓘劉琨裴行儉。皆有以離間北虜而立功也。今之北虜。豈無間可投。而邊將莫之能知。即知之間。亦莫之能行。意欲望奇功之立難矣

衛瓘

晉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護烏桓校尉。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至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

劉琨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

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

裴行儉

唐。調露中。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

[illegible][illegible]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

偽書詐敵

愚按疑似之際，非上智之才，明足以燭奸者，不能察也。況形諸書札，其迹可疑，敵心有不惑乎。孫子曰：非聖智不能用間。信哉。

曹操

漢末曹操征関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遂曰：無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遣人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

陸遜

吳陸遜為大將軍右督，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此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東歸附，輙以密呈來表，聞選衆相迎，宜潛嚴速，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相親附，遂免。

韋孝寬

反間疑心

韋孝寬為南兗州太守，東魏將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常煽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偽作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殽澠遂清。

愚按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曰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周瑜因蔣幹而間蔡瑁孔明因高定之謀而間雍闓岳飛因兀朮之謀而間劉豫嗚呼高定兀朮中反間不足道也曹操嘗註孫子亦中周瑜之反間何耶

周瑜

漢末周瑜與曹操相持於赤壁蔡瑁為水軍都督周瑜見覘模整肅深患之瑁本荊州降將事曹未久可以離間適操遣蔣幹過江說瑜瑜遂偽為瑁書寘書劄內與幹痛飲佯醉同卧帳幕中燈燭下滅瑜詐睡熟幹請不成寐因起閱閱瑜書劄內得瑁降書默袖以歸操見之因誅瑁

諸葛亮

漢孔明南征孟獲[illegible]太守[illegible]為獲御道攻永昌郡高定使細作入孔明寨探伏路軍人促獲見孔明孔明故認為雍闓遣者引入帳後問曰汝元帥既約獻高定首級何故誤都日期其人畏懼亦既唯應孔明重賞因脩書付之約日舉事且戒以勿失成功陞賞細作以書報高定定大怒遂襲雍闓來降

岳飛

宋岳飛知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朮惡豫可以

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已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謡言惑衆

愚按古語。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又曰。一人傳虛。百人傳實。蓋人心之易惑。而謠言之足以動衆也。張良馬謖常孝寬識此機者。故為歌謠榜文。使霸王遷都彭城。魏主貶司馬懿。齊王誅斛律光也

張良

西漢初。霸王都關中。漢不得還東三秦。張良作歌。使小童歌之。曰。有一人。名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

見其形。富貴不歸鄉。如衣繡夜行。羽聞之。遂遷都彭城

馬謖

漢孔明欲伐魏。司馬懿總雍涼兵馬。孔明患之。參軍馬謖獻計曰。可布散流言於鄴。道懿欲反。復作懿告示榜文曰。昔我太祖武皇帝。剏立鴻基。本欲立陳留王子建。為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遂易蒼能。今立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遺意。懿可應天順人。以慰萬民之望。即日興師到闕。乃丞歸順新君。如不順者。當夷九族。叡聞之。遂貶懿於宛

常孝寬

後周將常孝寬。北齊將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立。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盲老翁

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以饒舌斥已。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光遂被誅

厚諜得情

愚按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使非厚撫間諜。何以得諜之情哉。常孝寬李達李愬皆得此道。故諜之動靜。必先知之。嗚呼。今虜

之動靜亦當先知之也。能厚遣間諜者。必其詐歟

韋孝寬

後周。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以心腹。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齊。孝寬怒遣取之。俄斬其首而還。其能致

人情如此

李達

後周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州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其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李愬

唐。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者。屠其家。愬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圖形建績

愚按孫子曰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故陳平形諸圖畫以間項羽遺閼氏宋太祖遠竊畫像作鴆仁肇古人用間如此奇矣或者乃以用間為下策可謂知兵乎

陳平

西漢陳平。離間霸王與范增。畫增形像。懸於密室。

奉事之。并遺增金四百觔俱在。乃詐報霸王。漢欲降。羽使虞子期入探消息。平引致密室故使見像與金。子期驚疑。回報霸王。霸王遂不聽增計。

陳平

西漢高祖。在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之七日。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網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於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

奴開其一角。得突出

宋大祖

宋壬申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同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事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用。宋太祖忌仁肇威名。賂

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因隙成惑

愚按蘇子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故田單之間得行。以新君之有隙也。陳平之間得行。以霸王之意忌也。突厥之間得行。以高祖之不察也。光武謂馮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馭將之術矣。間何自入乎

田單

七國。燕使樂毅伐齊。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田單東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為將。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與

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慮。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刼代樂毅。毅因歸趙

陳平

西漢陳平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

非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楚必破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與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

突厥

唐劉世讓為并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多賞賜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以為無可任者乃使世讓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知察遂誅世讓

縱降反報

愚按李靖對唐太祖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故步等聽縱回生口之言以潰亂也雖然智高敵將自足以辨察真偽是非弇等之善於出奇乃步等之不能料敵也

耿弇

東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乃使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擊祝阿自旦攻城未午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費邑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縱生口

今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

班超

漢末班超在西域發於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令溫宿王救之超召將校及於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於闐從是而

東超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於闐超知虜已出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級自是威震西域

蕭幹

宋重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於燕山延慶退保雄州延慶等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次於涿州藥師曰幹兵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襲之誠可得志且請延慶之子光世為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蕭后密報蕭幹領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敗走僅以身免幹分兵斷延慶餉道擒護良將王淵得漢軍二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謂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兵為期

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然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運籌綱目卷九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狙詐

愚按楊子法言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噫此古道也今北虜入寇動稱數十萬而欲取勝於九伐之法難矣孫子曰兵詭道也又曰兵以詐立談兵者莫之能違也揖

狙詐之綱

冒險破敵

愚按古人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謂奇功由險得蓋功出於奇若危而實安無謀徒守雖安而終危傅永張須陀韓世忠皆善出奇者或弱卒擊強敵或千人襲賊柵或聯騎穿賊營夫决勝料敵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三子之謂也

傅永

魏傅永為豫州刺史南齊將裴叔業來侵魏楚王戍今永擊之永謀使戍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比曉而叔業至屯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兵救之永上門樓覩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大破之叔業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永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張須陀

唐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隋河南道討捕使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内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士信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

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委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縱放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擄之

韓世忠

宋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

不動人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直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設疑張勢

愚按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疑兵之設古人重之為不待戰焉耳夫劉敏未足多也子房決勝千里之外太宗千古英雄之將亦不足法歟

張良

西漢沛公欲擊秦張良曰秦兵尚張未可輕也願先遣人多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急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

唐太宗

隋煬帝為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

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旌旛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為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定與從馬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劉敏

三國魏大將軍曹爽襲蜀蜀將劉敏王平鎮漢中拒之或謂但可守城不可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

男女布野餘粮棲畝若聽敵人入境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王平據形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里費禕又至爽退軍

疑似惑衆

愚按形迹相類則真偽難分況兵者因之大事疑似之際敢徑行而不慮乎此徐盛等之疑兵而魏文等無不信者雖然孫子曰衆草多障者疑也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木偶人也誠類而推之亦無難辨者

徐盛

三國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徐盛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南徐沿江一帶數百里間皆樹以木幹衣以蘆葦加彩飾焉魏人自江西望之甚懼遂退軍

宇文憲

後周伐齊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受宇文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椿從其計既而椿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翼日始悟

宋太祖

宋開寶中伐金陵王師自荊渚乘船艦而下以黃

州刺史王明領戰艦爲池嶽州江路巡檢偽將先令贇自上江領兵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爲援明請益舟師以襲令贇上曰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果疑長木爲舟師恐襲其後逗遛不進移檄諸軍生擒令贇

假祀安衆

愚按李靖對唐太宗曰兵者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蓋人心危疑非口舌所能爭故假鬼神以愚之夫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欲用詭者術亦不可不慎也

田單

燕將騎刼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必翔舞城中而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又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返走田單起引東鄉事之卒曰臣欺君實無能田單曰子勿復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終破燕軍

李矩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暢攻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於鄭

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顆暢僅以身免

王世充

隋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乘其獘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遂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

討李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據理破疑】

愚按唐太宗曰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李靖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馬故太公不從周公之說而滅紂公子心不信彗星之出而勝齊李愬不聽軍吏之請而取吳房可以爲兵家之法矣

太公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耳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用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拘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旋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命飛廉爲將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遂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公子心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李愬

唐李愬攻蔡州吳房軍吏曰今日往亡請避之愬曰賊已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之及戰遂捷而歸

【僞退掩襲】

愚按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益敵或據險無隙可乘使不僞退以掩其不備豈能取勝滿寵知此道而曾等不知故曹操法尚得以行其詐而孫

權竟無能為也

曹操

三國曹操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魏兵攻之不拔引軍還其守備遂懈操乃密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滿寵

魏太和三年孫權陽聲欲向合淝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兖豫諸軍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以為今賊

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淝城下不克而還

周法尚

隋儁州烏蠻反遣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合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聚飲相歡法尚遣步兵數千人襲擊破之

聲東擊西

愚按善用兵者乘虛乘勞乘其不虞善之善者又本欲乘勞指言乘虛則彼奔救之間我得不虞而擊也故孫臏救趙而疾走大梁曹操攻於毒而兵入西山王皐攻蔡山而西取蘄州皆聲東擊西而善於用兵者也

孫臏

七國魏伐趙趙請救於齊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魏武

曹操征河北師次潁丘黑山賊於毒等攻東武陽
曹操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東武陽
曹操要之於內大破之

王皐

唐騎曹王皐討李希烈之叛賊立堡柵於蔡山皐
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船分兵傍
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隨戰
艦南北與皐兵相拒去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

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
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詐降夜襲

愚按劉暢孫喜張煦皆受詐降者也劉孫
皆敗而煦獨保全何也蓋暢不以為虞
喜從襲過江南煦則嚴兵以待之也古
人謂受降如受敵信夫

李矩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
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
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
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師人皆醉矩謀
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馬行襲

唐馬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
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惶駭無策行襲伏勇

士於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
心歸矣但領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
以赴之使其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
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
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亦奔潰

張煦

宋張煦為西路行軍都監朝廷討靈武煦與疑入
戎境清遠故城有戎首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語

疑曰此必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疑按部歸還州道為虜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與凝會射殺戎帥與凝同還

計用牛馬

愚按凡事有所籍頼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况牛馬車陣之不可無者用之得宜則何功不可成何敵不可破石勒用之以阻發軍高歡用之以塞陣隙楊義臣用

之以漲塵埃迹雖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

石勒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佾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左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之來正欲奉戴我者也敢言擊者斬乃令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軍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陞其廳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取幽州

高歡

後魏末高歡起義兵於河北爾朱兆天光度律中遠等同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歡於南陵山是時歡馬軍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歡連繫牛馬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

奮擊大破兆等

楊義臣

漢王諒據并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馗圍景煬帝詔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千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山谷間晡後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馗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兵潰縱擊大破之

差遲更漏

愚按成事在智。故乘夜作亂賊以為得計矣。然更漏之遲速。彼則未之知也。故從約夜深。我則縮漏以遲其期。彼恐天旦我則速鼓以促其籌。彼祇知已之有謀豈知我已亂其謀耶。夫為計至此。信可於禦變者智矣哉

王　翃

唐王翃為河中少尹。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約至夜深。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遽遁。遂誅凌正。郡城以安

曹　翰

宋師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馮　讚

宋太祖時。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偽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刼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鋌相㨗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城守

按孟子謂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然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故守必有餘力攻必有餘謀揭城守之綱

随機應變

按戰國策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蓋有所攻必有所守顧主將之智謀何如耳郝昭羊侃韋孝寬皆善守城者敵雖極攻取之計不能尅也

郝昭

漢孔明伐魏郝昭守陳倉城孔明裝雲梯四十乘以輪推之四門齊進令梯上軍下射城中步軍令抱短梯軟索乘勢上城昭射以火箭雲梯焚燬燒死軍人墜地孔明乃連夜排衝車四面齊擁向進昭令運石盤石磨繫以藤繩飛擊衝車其車皆折孔明又驅兵運土填壕昭於城中築重墻以禦之孔明又令廖化引三千鍬钁軍於填斷壕塹之處暗掘地道欲從城中涌出昭又先於城中挑掘重壕横截之於是地涌軍又不得進晝夜相攻二十

餘日無計可施

羊侃

梁侯景反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諸軍事羊侃副之軍旅指揮一次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洶懼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沒火景作木驢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

膏蠟叢擲焚之俄盡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
射城中侃曰車馬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車
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為地道潛
引其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内築土山以應之會大
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入苦戰不能禁侃多擲火
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内築城景不能進

韋孝寬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東山

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
里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
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
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
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
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
士屯於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
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韝
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禦孝寬乃縫布為
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城外又縛
松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
鈎利其鋒刄火竿既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城
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分為四路於其中
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崩
壞孝寬又於隨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能入

示弱解圍

愚按武經謂以戰代守以擊解危蓋徒守
不戰矢石既盡能保其不敗乎然又必
示之以弱者誘敵使之怠也故宿整兵
器忽然出擊敵必驚潰然張巡嘗勝數
百戰而亦不能終守睢陽何也或巡之
所能者人而所不能者天乎

陳登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於匡騎城旌甲覆水群下咸欲引軍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枚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命精甲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直指營步騎抄其後敵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

侯安都

梁陳霸先討杜龕以侯安都居守齊軍乘虛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至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不敢逼臺城

劉裕

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出海鹽劉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屢勝裕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詭計擊虜

愚按守非攻無以終其守攻非詭無以制其勝出其不意擊其不虞斯善於守城者也故貿易衣服回轉數周則羌人恐動鼓譟而進兩頭俱發則虜衆散亂聲出東門潛自北門而出則賊衆大潰然姜維之圖中原嘗換易旌旗更出迭入亦為鄧艾所敗何也曰施之於羌虜盜賊則可施之於知兵之將則不可

虞詡

東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以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明

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田豫

魏田豫到馬城鮮卑攻圍之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豫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進兩頭俱發出

其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蔽地

裴方明

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偽出北門廻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權道制敵

愚按古人謂善用兵者無不奇無不正使敵莫測敵莫測則不敢輕與我戰故孔明開門掃灑而懿軍北走守珪置酒作樂而賊不敢攻譙溥絺綌揺扇而并人不敢動唐太宗曰我之正使敵視以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以為正三子為近之

諸葛亮

漢孔明屯陽平遣魏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圍之孔明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孔明是時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偃旗臥鼓開四門掃地却灑懿疑其有伏于是引軍趍北山孔明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憾

張守珪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洶懼以張守珪為

衣州刺史領衆萬餘復築州城賊又暴至畧無守禦之具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殘之後不復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攻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

李讜溥

五代李讜溥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讜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讜溥服絺綌揺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歩視賊

賊知是讜溥勒兵不敢動讜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縱而搏賊營營中大擾遁去

詐謀誘敵

愚按李雄以鞭泰見血而誘羅尚陳宮以詐獻密書而誘曹操皆能取勝至若崔諒亦誘孔明入城反為孔明所誘何也蓋孔明識虛實而羅尚曹操不識也夫戰有虛實降亦有虛實受降而不識虛實安能善其後哉

李　雄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陳　宮

漢末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願為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諫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響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

鬚髮盡皆燒毀。得典韋救之而出。

諸葛亮

漢孔明伐魏。圍夏侯楙於南安。安定太守崔諒。先被孔明擒之。孔明令崔諒入南安城。說太守楊陵。夏侯楙。楊陵詐使崔諒復出城。誘孔明入內。欲殺之。孔明謂崔諒曰。汝可先帶關興張苞十數人入內。其隨後繼進。舉火為號。崔諒欲不從。恐孔明見疑。遂引二將同去。城門既開。興苞將崔諒斬之。時孔明已隨其後。一併進城。夏侯楙被擒。

乘時進取

愚按風雨夜雪。守城之卒必怠。庸將亦不以為慮。故孔明李愬高行周。所以乘之而取城也。聞昔年藍四亂漢中。亦乘雨攻關。守關者乃駕為劉烈呼風喚雨之說。以遮飾失守之罪。而主將亦聽信之。意其不知兵至此也。

諸葛亮

漢孔明南征孟獲。至三江城。城險峻不可攻。且南蠻兵多大弩。一弩可發十矢。射無不中。孔明令退軍。守城者見軍退。亦懈怠。孔明囘寨五日。無號令。忽一夜風起。黃昏時。孔明傳令每人各要衣襟一大幅。初更時又傳令每人要一衣襟土。飛奔三江城下。交納堆積城邊為磴道。二十餘處湧并上城。比及蠻兵知覺。欲取弩射。蜀軍俱已乘城。遂取三江。

李愬

唐李愬討吳元濟。夜引兵出。諸將問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時大風雪。旌旗皆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李祐

李忠纂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泛之殺守城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入居元濟外宅執元濟檻送京師

高行周

五季李嗣源襲鄆高行周為前軍會夜分大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賛我必無備宜出其不意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明平之

撤圍散勢

愚按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故取城當設謀若不勝其忿而蟻附焉則欲速而不達矣臧宮圍原武明帝謂當撤圍緩守韓忠據宛城朱儁謂宜解圍并兵曹操圍壺關曹仁謂當開其生路故皆能散衆降城而不勞餘力也

漢明帝

東漢建武中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劫掠吏民自稱將軍臧宮將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出耳小緩之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之矣帝然之即勅令撤圍緩守賊果分散遂拔原武斬單臣等

朱儁

漢末將軍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餘賊

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戰不尅儁登土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迫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

曹仁

漢末曹操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

曹仁言於曹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遂降

緩攻誘衆

愚按司馬懿圍襄平慕容恪取廣固與野王皆料敵別無援兵故可緩攻以待其自斃也使淵等若石敬唐與契丹相近

可朝呼夕至以為之援懿恪必先為敗虜之計使敵無所憶望然後設謀出奇以攻其無備也知兵之將可以意悟也

司馬懿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淵兵敗退入襄陽城閉門謹守魏兵雖圍合不絕樵採牧放司馬陳珪諫懿懿曰遼兵多我兵少賊饑我飽因此不必攻打以待自定也吾不掠馬牛不絕樵採是容賊走路也今雖久雨數日必晴雨一晴并力攻打賊可擒矣淵使衛演見懿欲降懿不從與子脩夜開東門出走懿伏兵擒之斬淵父子

慕容恪

前燕太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尅之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

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從攻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迮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

慕容恪

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冦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用長久之策

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恪曰
談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未易卒圖今圍之窮
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斃之
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
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
城陷

藏伏乘虛

愚按韓信徐庶孔明皆善用兵者其取城

也惟藏伏以乘虛故不勞而成功然韓
信能創漢業孔明能與漢討賊徐庶則
以母故亂其方寸不得竟事昭烈以建
功業惜哉

韓信

西漢初韓信征夏悦於代州悦遣使持書求救於
代州長仝使為陳豨捉獲見信信縱之使去乃令
■等領精兵三千越五臺山伏代州左右候仝
起兵出城乘虛襲之悦使至代州仝遂選兵■
救夏悦離城約三十里人報曹參襲代州仝欲回
時灌嬰樊噲酈商合截攻殺遂擒張仝

徐庶

漢昭烈屯新野樊城守將曹仁使呂曠呂翔征之
二人敗回曹仁大怒盡起本部之兵来取新野李
典諫不聽時徐庶為昭烈謀主謂昭烈曰仁全師
而來此出下策樊城必虛可遣關雲長引精兵五

百人乘虛襲之仁至新野與趙雲戰不勝李典曰
吾等在此甚憂樊城不知已為所取比回不得入
遂奔還許昌

諸葛亮

漢孔明伐魏圍夏侯楙於南安南安西連天水北
接安定孔明使其腹心裴緒詐為魏將至安定郡
謂太守崔諒曰南安圍急特取安定救兵貼南取
出文書汗皆浸透不可辯真偽崔諒起兵離城回

五十里孔明伏兵前後截擊崔諒領百十人從間道逃回時魏延先期伏安定城側已詐取安定城

偽辭掩襲

愚按自修德伐崇之兵遠假途滅虢之計興非偽辭詭道不足以成功故孫策欲襲廬江而卑辭厚幣洗氏欲襲高州而托疾稱貢鄺範欲取無盐而潛軍偽退此所以破劉勳逍李遷仕而尅申纂也

孫　策

策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廪實吳娃越姐充於後庭明珠大貝傳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勳允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者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破之勳窮蹙遂奔曹操

洗　氏

梁簡文時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境圖逆召

高涼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召太守此詐君欲反耳往必見留願且勿行遣使謂之曰身疾篤謹遣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必無所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洗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揚言輸賦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迎洗氏因釋擔出兵大破之遷仕脫身道洗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酈範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以酈範為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貪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以失机會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取謂城池可憑士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遂潛軍為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攻城崇朝而尅

决勝綱目

卷一

計戰

謀戰

間戰

選戰

步戰

騎戰

舟戰

車戰

信戰

教戰

卷二

衆戰

寡戰

愛戰

威戰
賞戰
罰戰
主戰
客戰
強戰
弱戰

卷三

驕戰
交戰
形戰
勢戰
晝戰
夜戰
備戰
粮戰

道戰
知戰

卷四

斥戰
澤戰
爭戰
地戰
山戰

谷戰
攻戰
守戰
先戰
後戰

卷五

奇戰
正戰

應戰
實戰
輕戰
重戰
利戰
害戰
安戰
危戰

卷六
死戰
生戰
饑戰
飽戰
勞戰
佚戰
勝戰

敗戰
進戰
退戰

卷七
挑戰
致戰
遠戰
近戰

水戰
火戰
緩戰
速戰
整戰
亂戰

卷八
分戰

合戰
怒戰
氣戰
逐戰
歸戰
不戰
必戰
避戰

圍戰
卷九
聲戰
和戰
受戰
降戰
天戰
人戰

難戰
易戰
離戰
餌戰
卷十
疑戰
窮戰
風戰

雪戰
養戰
畏戰
書戰
好戰
變戰
忘戰
目録終

决勝綱目卷一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為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漢末劉先主在襄陽三往求計於諸葛亮亮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輔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此民殷國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其計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為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奏成周之

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公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以德行守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賢而有勇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隤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舉兵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戰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為先鋒一則壯其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十二年袁尚熙奔上谷郡烏桓數入塞為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滂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率兵出盧龍塞水潦道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比之單于能臣抵

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輜重在後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為方陣步人在內

馬軍步人中分為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為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方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為行馬蒺藜

五代史晉將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陷新州德威復取不克奔歸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聞之約李存勗步騎七萬會於易州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先鋒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失色及嗣源以百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

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命步兵伐木為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口

遁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進退無礙戰則必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五代史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鋭者亦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勉其衆

曰此汴宋傭販耳退而告之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而速戰今斯不乘勢而急擊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皆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原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遣騎三百扣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以其軍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

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與公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饑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為方陳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

東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晉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秉陛下威德醜類何

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

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劒閣蜀

揮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陳代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畱一戰住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進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為將軍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晉元時秦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玄相拒玄使謂苻堅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

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右軍拒張耗小退玄琰仍進兵大戰淝水南堅衆大潰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集諸州兵未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今其所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

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六十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置陳此東十餘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而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

等以大軍與之合戰李瑯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為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為後

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畱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苴

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事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苴乃率眾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使令上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漢末大將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賞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大將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即斬之為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如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即陷敵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進

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為客我為主不可輕戰為吾兵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為散地

北史後魏大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

軍大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德曰何故諱曰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陳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illegible]）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真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為主我為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為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

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為所擒成安君自以為義兵不聽果被殺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偽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風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盜輙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來每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匈奴十萬餘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

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

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
過三十里。而今日行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
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
也

決勝綱目卷三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
候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羽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于樊。吳將
呂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
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凌轢於人。禁等為
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有妹於我
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
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與敵。且
已據荊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
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
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
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

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撫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某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禀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疎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覽書有謙下自託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為己援若我攻敵人之前彼掎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三國蜀將關羽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

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疎羽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為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率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之斬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遣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且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扣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時帝與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强吳王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

而撫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伺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二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為中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

三國魏大將吳鱗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驚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銳兵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

糧食則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遣軍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荀攸考羽勸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

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紹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遂醉卧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虜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人導軍知

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知戰

凡興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用田忌將而行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

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即萬弩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illegible]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illegible]兵敗乃自刎

決勝綱目卷四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候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甲人持一白旗遠則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若見賊馬以次遞轉告白三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貴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人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卷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

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
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夜半兵至洛都召諸
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矣使虜發數千
人杜守四望陘中兵衆豈得入虜充國常以遠
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
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圯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

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與不能出其地道遠日
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都中高四下為
圓營四面受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
寇法曰歷沛歷圯堅舍環龜

唐甘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
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
之軍次單于界北暮已立營壍壕既周行儉更
命徙營高岡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
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歎
美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
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
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
利法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三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

蘭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
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
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
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壍壘未成蜀兵大至
淮遂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將皆以為
欲攻西國淮獨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衆應之
必攻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也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遣

段暉率諸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必成擒也

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十里而軍軍壘成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劍閣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為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揀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渡峴慕

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於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戰國秦伐韓韓軍於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

原缺第六葉

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絶山依谷

後漢將馬援為隴西太守三降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

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歸使作内應吳將呂蒙曰野田肥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一朝夜至問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高壘治壘必歷日乃成蒙曰彼城備已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必須盡還還道艱難蒙切危之徐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涸而歸全勝之術也吳主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抱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即拜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

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七國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於亞夫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

救梁亞夫不奉詔堅辟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兵飢乃引兵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

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既濟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復不之許及成列而戰宋遂北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觀之謂

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時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

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其陣。却止東原。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戰勝綱目卷五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措。如此則勝法

曰敵虛則我必為奇

三國魏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洪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於山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

從陰平由斜徑經劒閣漢陽德亭趣涪去劒閣
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
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而
甚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
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

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州
列陣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
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
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
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漢中
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權計不能
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
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
能致遠

晉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
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
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
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
為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

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
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秉陛下威德醜類何
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
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
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
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
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
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

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凉州遂平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道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軍六十里候還白懿云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偃旗卧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卻洒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為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

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龐德被誅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支黨羽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為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則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春秋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行釆樵者以誘之從之絞獲三十人明日

絞人爭出驅楚從於山中楚人坐其北而覆山下大敗之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行釆樵者以誘之從之絞獲三十人明日

絞人爭出驅楚從於山中楚人坐其北而覆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於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張仁願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

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願請乘虛取漠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景以為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願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以助力咸陽人二百逃歸仁願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

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

安則靜

三國蜀將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大將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遠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歸師不之迫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衆懿審

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决死而
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犍爲界諸縣皆城
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
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
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
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
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

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十萬
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責漢曰
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
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
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破矣幸無他者急率
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
衆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

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
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
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
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
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
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
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
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

迎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
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譴責
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
擊公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
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
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
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
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

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決勝綱目卷五終

決勝綱目卷六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死戰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秦將章邯已破楚將項梁軍，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日，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兵敗，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裨將，救趙。諸別將皆屬焉。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餘日不進，遣其子宋襄相齊，自送之無鹽，飲酒高會。項羽曰：今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諸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

而循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之下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叛亂即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襄及之齊殺之使旦報命於楚懷王因命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焉項羽以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率二萬衆渡河救鉅鹿戰

不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及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望楚兵擊秦軍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人人惴恐於是大破秦軍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設要當各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為將臨陣畏怯欲要生必反為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與戰於敖鄗若高之間晉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故將士懈卒不可勝

餓戰

凡興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乏缺必須分兵抄掠

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北史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示以糧多瑱等聞之以糧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川之間遂廢農

業琪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其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船伏兵甲於中琪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争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数有叛者乗馬投琪琪輙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軍琪即遣兵迎接争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相持歳餘琪不能制

飽戰

凡敵人遠来糧食不継敵饑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敝之絶其糧道彼退走密遣奇兵邀其帰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饑

唐武德初刘武周據太原使其将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将曰金剛懸軍千里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虚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當堅營待彼饑未宜速戰於是遣劉洪等絶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勞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則我勞而為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晉司空劉琨遣將軍姬澹率兵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且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異勢必獲萬全勒曰澹軍遠来體疲力竭犬馬烏合號令不齊一戰可擒也何強之有援又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不宜易遠若澹乗我之退顧身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謂不戰而自滅亡之道遂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

於山上分為二伏勒率兵與滔戰偽收衆而敗
滔縱兵追之伏發夾擊滔大敗而退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
敵佚而猶勞去曰有備無患

秦二世時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襄城屠之西
破秦軍漢陽東秦收兵入漢陽沛公項羽乃攻
定陶因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
外黃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進諫於梁曰戰

勝而將驕卒隋者敗今兵少隋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梁弗聽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今武信
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兵益
章邯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
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秦二世時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襄城屠之西
破秦軍漢陽東秦收兵入漢陽沛公項羽乃攻
定陶因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
外黃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進諫於梁曰戰
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兵少惰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梁弗聽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今武信

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兵益
章邯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
當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
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張方討長沙王方率
衆入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

拒之方潜軍破商遂入洛陽商奔帝討方於城内方軍望見衆與於是少却方止之不可得衆遂大敗殺傷滿閭巷方退壁於三十里橋人皆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事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潜進逼洛陽城七里商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遂大敗而還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擊破突厥頡利可汗走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歸附以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内懐遲疑靖揣知其意時詔遣鴻臚卿唐儉等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陣靖縱兵擊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通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三國魏將曹爽伐蜀司馬懿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王琳乘夜襲擊懿令堅卧不動琳退懿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急旋軍以為後圖爽等遂退禕果馳兵

越三嶺爭險爽等潛師越險乃得退

決勝綱目卷七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十六國姚襄據黃落苻生遣將苻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曰襄性剛愎易以撓動若長驅一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戰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率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羌回拒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俘其衆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

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後漢建武四年光武詔耿弇悉收集降附結部曲置將吏弇帥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將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費邑分兵遣其弟費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

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則分兵守巨里自帥精銳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取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懼費敢亡歸張步弇悉收其積聚縱兵攻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則敵必并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可用竹木蒲葦甖缻瓮囊槍杵之屬綴為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漢初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以韓信為左丞相擊豹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

木甖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近戰

凡與敵夾水為陣我欲攻近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春秋越人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人為左右陣夜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三軍

潛涉當吳中兵而鼓之吳軍大敗遂至滅亡

水戰

凡遇敵戰或岸邊爲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爲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以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能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

漢酈生說齊下之齊王日與生縱酒爲樂而罷守備韓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亨之而走高密請救於楚楚遣龍且將兵救齊或曰漢兵遠來其鋒難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食可不戰而擒也龍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今若救齊不戰而降之有何功若戰而勝齊半可得遂進兵與漢軍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擁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走龍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且水東軍散走亡去遂平齊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

法曰行火必有因

漢靈帝中平元年皇甫嵩討黃巾漢將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束苣乘城使銳卒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曹操將兵適至合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為下策不得已而為之所謂三月修器械三月成距堙者六月也謂戒為將者忿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蟻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徐如林

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擊段龕於廣固圍之諸將請恪急攻恪曰有宜緩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得不速若我強彼弱外無救援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黨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盡銳攻之數旬可拔然殺吾兵卒必多矣要在取耳乃為壁壘以守之終克全固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拙速

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領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附蜀以叛魏司馬懿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結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促而决之乃倍道兼行至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百二十里聞吾舉事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二面阻水達於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旬日李輔等斬達首開門以降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三國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懿泛舟潛濟遼水作

圍襄城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城而作圍非所
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軍也攻之
正墮其計賊大衆在此其巢穴虛矣我且直指
襄平必人懷內懼出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
而過賊見兵屯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
之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諠譁宜急出兵

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三國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懿汎舟潛濟遼水作
圍襄城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城而作圍非所
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軍也攻之
正墮其計賊大衆在此其巢穴虛矣我且直指
襄平必人懷內懼出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
而過賊見兵屯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決勝綱目卷七終

決勝綱目卷八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分戰

凡與敵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
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三倍於敵二
術為正一術為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
法曰分不分為縻軍
梁將陳霸先王僧辯討侯景軍於張公洲高旗

巨艦截江蔽空乘潮順流景登石頭望之不悅
曰彼軍士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帥鐵騎萬人
鳴鼓而前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
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
分其勢僧辯從之以勁弩當其前輕銳蹂其後
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垂城而屯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強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兵

分也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為孤旅

漢光武建武四年詔將軍王霸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於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粮武往救之建於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勢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

士心恐而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堅守示不相援彼必乘勢輕進武恨無救則其戰當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大吡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敗走之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漢光武建武四年詔將軍王霸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於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於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勢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

堅守示不相援彼必乘勢輕進武恨無救則其戰當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大吡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敗走之

氣戰

夫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勝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

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内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勝敗之必矣法曰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春秋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乗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鼓之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敗之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當須應之若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却也可以力逐法曰凡從勿怠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唐武德元年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宗羅睺拒之大破於淺水原太宗帥騎追之直趍圻墉圍之仁杲將多臨陣来降復還取馬太宗縱遣之頃史各乗馬至太宗具知仁杲虚實乃進兵合圍縱辯士喻以禍福仁杲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破敵乃捨步兵又無攻具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權道也且羅睺所將皆隴外人吾雖破之然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收而撫之未易克也迫之則兵散隴外圻墉自虚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所以懼而降也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竭可選輕鋭躡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

漢獻帝建安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之繡欲安衆守險以絶軍後操軍不得進前後受敵夜乃鑿險僞道伏兵以待繡悉兵来追

操縱奇兵夾攻大敗之謂奇或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勝矣

不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或遠來糧餉不絶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敝之則敵可破法曰不戰在我

唐武徳中太宗帥兵渡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李道宗時年十七從軍與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陣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今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將竭當自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見識與我合果後食盡夜遁走入介州一戰敗之

必戰

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鋭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三國魏明帝景初三年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往遼東討公孫淵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騎亦當任力不當計要後費也度淵以何計得策懿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唯明君能量彼我預有所棄此非淵所及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推兵淵遣將率步騎數萬屯遼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彼大衆在此巢穴空虛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賊盡鋭赴之懿潛濟已出其北門棄賊直趨襄平賊將戰敗懿圍襄平諸將請攻之懿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旬日之

半破堅城斬孟達今日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之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淵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較一年安事速爲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而計糧也況賊衆我寡賊飢我飽而雨水乃爾攻具不設促之何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憂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恃

其衆故須飢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驚之非計也既而雨霽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糧盡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將王建柳甫請解圍當君臣面縛懿皆斬之淵突圍而走懿復追及泜水上殺之遼地平

避戰

凡戰若敵強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散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漢靈帝中平六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討之董卓請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固備未易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之終不拔其衆疲敝解去嵩進兵追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嵩曰不然乃獨追擊破之卓由是有慙色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漢末曹操圍壺關攻之不拔操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下曹仁言於曹操曰圍城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使人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延日久今頓兵堅城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

决勝綱目卷九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虗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彼而擊此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後漢建武五年耿弇與張步相拒步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

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雖大而易攻乃敕諸將會俟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日夜為備至期弇敕諸將夜半皆蓐食會明至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備守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攻之則一日可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帥兵奔還臨淄併兵合勢觀人虗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亦將兵亡去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怠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

者謀也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擊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多屠賈子易以利動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為萬人已日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出擊秦軍大破之

受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暴来圍我須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為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

北史魏普泰元年高歡討泰信都校尉爾朱兆孝武帝永熙元年春拔鄴爾朱光自長安兆自晋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於鄴衆二

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将士皆為必死選精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候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不然則敗法曰受降如受敵

後漢建安二年曹操討張繡於宛降之既而悔恨復叛襲擊曹操軍殺曹操長吏及子昂操中流矢師還舞陰繡將騎來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繡失在不便取質以至於此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孤虛向背也廼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

蝗氷雹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

東齊後主緯隆化元年擢用邪佞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言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領親黨陞擢非次法官由財進獄以賂成亂政害人使旱蝗水潦寇盗並起又猜嫌諸王皆無罪受損丞相斛律光及弟荊山公羨並無罪受誅漸見伏弱之

前俄觀士崩之勢周武帝乘此一舉而滅之齊

人戰

凡戰所謂人事者推人事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毀折惟主將决之若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無所之

唐武德六年輔公祏反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將發與將士宴集命取水水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曰毋疑諸君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心為安先是賊將拒險邀戰恭堅壁不出以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李孝恭孝恭堅臥不動明日以羸兵扣賊營挑戰别遣精騎陣以待俄而羸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薄戰遂敗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陣輔公祏窮走追騎生擒之

難戰

凡為將之道要在甘苦共衆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衆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忘已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衆

魏曹操征孫權還張遼樂進李典將七十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書題其函曰敵至乃發俄而權師衆圍合肥乃發此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護軍勿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乃救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勝負之機在此一舉諸君何疑李典意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得千八百人椎牛享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出戰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呼自名衝壘又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以走登高權以長戰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乃聚兵圍遼數

重圍左右麾圍直前後擊圍解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呼號曰將軍其舍我耶遼復還入圍拔出餘衆權軍無敢當者自旦至日中吳人奪氣遼修守備衆乃安心悅服權守合肥旬日城不得拔乃退遼帥諸軍追擊幾復獲權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

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北史周武帝伐齊之河陽宇文弼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城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納終無成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離之

戰國周赧王三十一年燕上將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伐齊破之湣王出奔於莒燕軍聞齊王在莒合兵攻之楚將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欲與燕將分齊地乃執湣王數其罪而誅之復堅守莒城即墨以拒燕兵數月不下樂毅并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城中推田單為將軍頃之昭王薨惠王立為太子時與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乃使騎劫代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單乃詐以卒為神師而事之列火牛陣大破燕軍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自莒入臨淄

餌戰

凡戰所為餌者非謂兵者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為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乗牛馬或為財物

或捨輜重。切不可取之。取之必敗。法曰。餌兵勿食。
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遣兵攻白馬城衆破之
斬其將顔良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袁紹渡
河追之。軍至延津。曹操勒兵駐營南坡下。令騎
鮮鞍旋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
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謂餌兵。如之何去
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
將曰。可上馬。操曰。天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

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

決勝綱目卷十

總督三邊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葉夢熊著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聚草木。多張旗幟。以
為人屯。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或我欲退
偽為虛陣。設留而遁。敵必不敢追我。法曰。衆草多
障者疑也

北史。周武帝東討。以宇文憲為前鋒。守雀鼠谷

帝親臨圍。晉周被圍。亦自來援。時陳王純屯千
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
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密謂椿曰。兵者詭道
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所處。兵
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
衆出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
自往救之。會兵敗。齊追還。師夜引還。齊人果以
柏菴為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翌日始悟

窮戰

凡戰如我衆敵寡彼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切勿追之蓋物極則返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見充國兵至羌虜在所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死諸校曰

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餘皆奔潰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擣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五代史晋都排陣招討使符彥卿等與契丹戰於陽城為虜所圍而軍中無水穿井輒崩又東北風大起虜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何以用兵令士卒枉死諸將請戰杜威曰伺風少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風沙之內彼衆我寡莫測多少但力戰者勝此風力助我也耶呼曰諸軍齊擊賊符彥卿召諸將問計或曰虜得風勢宜待風迴彥卿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曰今軍饑渴已甚待風迴吾屬為虜矣且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詭道也符彥卿等乃精騎擊

之逐北二十餘里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擊之得一橐駝乘之遁去晋軍乃定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潜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唐遣唐鄧節度使李愬討吳元濟先是愬遣將將千餘騎巡邏遇賊將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

良無懼色遂命解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然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擒之則秀琳自降矣鉄文及光洽被執秀琳果降愬延光洽問計光洽荅曰將軍必欲破賊非得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有勇畧守興橋柵每戰常輕官軍時祐帥衆割麥於野愬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

伏林中秀琳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獨待以客禮時復與語諸將不悅愬力不能獨完乃械祐送之京師先密表曰若殺祐則無成功詔以祐還愬愬見祐大喜署為兵馬使令佩刀出入帳中始定破蔡之計令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以監軍三千為中軍李進誠以三千殿而後軍令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敕士少休令士卒食乾糗整

羈靮鞍鎧弓刀時大雪旗旆折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謂必死諸校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相泣曰果落李祐姦計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盛分輕兵斷朗山之援又斷洄曲及諸道橋梁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傍皆鵝鶩池愬擊之以亂軍聲初蔡人拒命官軍凡五十年不能至其城下故蔡人皆不為備祐等坎城先登衆從之殺守門者而留擊柝者納其衆城中雞鳴雪止遂執元濟監送京師

淮西悉平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衂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激勵使戰氣衰則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及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乃命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荊因不用遂謝病歸頻陽信與蒙恬攻楚大破之乃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信軍入西壁殺十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見王翦強起之對曰老臣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從之翦遂將兵王送至灞上荊人聞之悉兵以禦翦翦堅壁不戰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與士卒同甘苦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荊人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鄿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乘勝畧定城邑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鼓之不進未聞金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重壯軍威須假之以顏色示以不畏說以利害諭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大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南史陳武帝討王僧辯先召文章與謀時僧辯婿杜龕據吳興兵甚衆武帝密令文章速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語

言不一衆心疑惑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所戀

漢將關羽屯江陵吳以呂蒙代魯肅屯陸口蒙初至外倍脩恩德與羽厚結好後羽襲攻公安南郡而蜀將皆降於蒙蒙入據城得羽將士家屬皆撫諭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取求蒙麾下士與蒙同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乃泣

而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與衣糧羽還在道路每使人相問蒙輒厚遇之周遊城中家家致問羽人還私相參問咸賀家門無恙相待過於平時故羽士卒皆無鬭志會權又至羽西走章鄉衆皆降羽被殺

好戰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衆盡銳征伐爭討不止終致敗亡悔無所追然兵猶火也弗戢將有自焚之患黷武窮兵禍不旋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隋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衆嗜武好戰日尋干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遂城禍起蕭墻豈不為後世笑吁慎哉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古知兵舉動必先料敵敵無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五代梁末陸博兵亂賀得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鄩乃軍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鄩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鄩以决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畱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鄩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自氣盛難可輕克諸軍以為何如衆皆欲戰鄩默然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鄩營亦不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鄩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鄩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

李存勗夾擊鄩兵大敗

忘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庭無以捍禦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不忘戰者教民不離乎習兵也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傾

唐玄宗時承平日久毀戈牧馬罷將銷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及安史之亂倉卒変生於不圖文士不足以為將市人不足以為戰而神器幾危舊物幾失吁戰其可忘哉

運籌綱目八卷決勝綱目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葉夢熊撰夢熊字南兆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事迹附見明史魏學曾傳此編乃其以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總督三邊時所作運籌綱目凡八卷爲綱八爲目八十綱目之下俱有統論各採史事以證之決勝綱目凡十卷俱以二字標目不立總綱目凡百條亦前綴統論證以史事惟運籌綱目列史事而評之決勝綱目先立說而以史事證之爲體例小異耳夢熊官陝西巡撫時曾請討撦力克與經畧不合朝廷右經畧而絀其議後移甘肅有討賊功蓋亦留心韜鈐者然兵機萬變轉瞬勢移田單火牛再用則敗是固不可以成法拘耳

倭情考畧一卷

〔明〕郭光復撰

首都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倭情考畧一卷》提要

倭情考畧序

今

國家之稱難禦者無如倭與虜矣顧倭情與虜情異虜性悍倭性狡虜善騎而其来也奔哮若猛虎倭善步而其来也延蔓若遊蛇虜陣用正而善合其戰利亟倭陣用竒而善分其戰利緩虜輕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無律謀而少勇勝不思敗敗復此倭虜情之大較也顧在禦之者何如耳相提而論禦倭似猶易於禦虜焉何也虜僅界一邊耳一呼連合數萬輕騎直抵居不用屋

食不用火然則長驅席捲敗則解甲廻矣此其来去之權虜猶得而制之若倭越在海外裹糧揚帆必仰藉天風及渡海而港汊叢雜淤沙綿亘無停舟駐足之地則登岸之難比登岸而不得土人為嚮導則深入之難豈其圖歸也吾以計焚其舟而彼之歸路立絶矣則返國之難此来去之權似不為倭用而我可得以制之故曰禦倭猶易也先年汪直輩犯浙直卒為梅林諸公所大創一時奔潰之衆即我牧夫市兒咸持瓦石擊傷之卒令無一倭生還者夫非以歸路難乎

今倭竊據朝鮮雖日窺伺我
中國然年来沿海一帶稍稍有備矣彼豈遽敢稱兵入犯即入而我水戰以挫其先鋒焚舟以絶其去路倭豈能得志於我哉惟是江北承平日久民不習見兵革一聞警息鮮不股慄則以未知倭情故也兵灋貴知彼知我夫所謂彼我者情也知其情則知有所以禦之可無懼倭矣不佞叨守維揚愧乏綢繆計每閲籌海編及舊所考聞得其倭情之畧因彙集成帙而授之刻曰倭情考畧刻成遍布軍民俾知倭情大槩若此萬一入犯彼以其

彷我以其謀伐之彼以其奇我以其正破之彼以其分我以其合勝之彼以其緩我以其亟攻之隨機應變可矣倭奴於掌股之上當使牧夫市兒仍持尾石擊傷之令如先年無一倭生還可也誰謂禦倭難哉

萬曆丁酉夏四月方城郭光復書
于維揚公署

倭情考畧敘

海南諸國倭為最強悍其人輕戰樂死且黠而多智自
國初不以荒服治之然向者入訌志在俘掠而已今其形勢張設大非昔比驟殘我屬國僞為乞封而尋信盟窺伺之心殆將叵測雖然倭即來無能為也
聖朝億萬之儲積之
內帑者將悉發以繕兵燕越剽捷武猛控弦扼虎之士雲集遼左怒髮磨牙將蹈藉醢臼之肉而飲其血恨不速擊之為快島奴不悔則隻舸不返之禍耳所深慮

者沿海編氓靡識倭狀將以為是魍魎不可知之物氣先奪而彼得以恫虛恐喝肆志焉昔年倭直擣揚之海安民跪受屠戮若乂草嘗裸辱婦女有少年恚甚舉大杖奮格殺之于是衆驚喜曰倭可殺歟則相與挺刃追逐而數十倭之命殲于食頃故倭亦人耳知者易之不知者懼之是以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倭者知其狀知其術知其嗜好知其言語知其狀可以辨知其術可以趨避知其嗜好可以餌知其語言可以諜則倭情

得矣語曰百聞不如一習蠶形似蠋肰女子執蠶丈夫見蠋而毛起不習也如捕蛇師雖夢蛇而不怖畏習之也習則無懼而後可制人而不制于人得勝筭焉

郡侯一陽郭公守維揚以揚東負海為

陵京門户創于甲寅壬子之變乃始練勝兵三千積粟二十萬石而揚為有備猶慮氓不習倭嘗思以壯其氣客有涉海來者諜倭事甚悉秘以授公遂掇其要畧合倭患考策倭議而并梓之其

情狀嗜好音聲恍然倭在目中此刻既成須之大都通邑遠所谿谷俾田父牧豎抵掌而談倭事其來也雖三尺童子思折箠驅之又寧有亡奪精魄如嘉靖之季者哉公治郡有勸雅約守揚議練兵城守輯要與此書並行彬彬質有其文武焉夫足食足兵以寄一方之命非俗吏任也蠢玆島夷其毋乃知中國有人哉

揚州府推官龍溪徐鑾謹撰

倭情考畧

方城郭光復纂集
東皐郭師古校正

維揚當南北咽喉爲
陵京重地門戶且商賈舟車之所走集也故倭往往窺揚而謀國防倭者于揚尤加之意焉洪武柒年倭入寇
命湯和築海上備倭數城而如皐掘港始設備倭軍與通泰興化等所竝列意深遠矣嘉靖壬子汪直引倭寇閩廣吳浙延及江北自甲寅至己未凡六載始罷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戰揚屬縣受焚掠殺害之慘及後兵練備修倭來輒殪鮮生還者今倭何敢輕來即來何能爲哉余竊以朝鮮近事度闗白舉動謂倭不來則已來則今昔情異而備之有難易焉昔倭以千百爲羣衆不逾萬今來必擁大衆昔倭志在搶掠滿載則歸今來必圖攻取昔倭衆無統紀敗不相救今來必奉將令進止此今昔倭情大較也昔倭情若彼故利其入而擊之而出海諸口可

扼令倭情若此倘縱之入則難驅矣故禦之外洋勿令近岸禦之水濱勿令登岸奇策也待倭入港登岸之初急擊驅回勿令殘害岸上居民上策也堅壁清野縱倭淺入扼之要害而殲之中策也如不能扼之要害竟被深入雖能殲滅亦得失相半是爲下策今民衆勢難收歛兵少地難分布無論下策即中策尚恐難支勢必出于上策奇策而後爲萬全此今昔難易之辨也且就昔倭觀之初之長驅者何非以我兵人各

爲戰乎後之挫敗者何非以我兵協力爲戰乎夫鏡往可以知來也今欲決策禦倭以保内地者其必申明協應之令乎以江北海上大勢言之外洋則大小柒山浪剛丁興蛇山以至南之下八山馬蹟蘇竇畧蒲畧陳錢北之青峰等處皆入犯之倭艤舟取水者汛兵出哨能于此協力拒倭乎倭當水食將竭之時我得主客勞佚之筭矣過此而濱海東南則廖角嘴呂四餘東大河口江家盧家金沙西亭石港掘港新插港角斜塲等處東北濱海則廟灣雲梯劉莊姚蕩安東鹽城蛤蜊麻線港等處江海門戶則狼山左右各港皆有水上防汛舟師及各信地官兵可水陸協力扼倭者果能于此扼倭不令登岸功與外洋不令近岸者同奇也即聽其登岸或尾其後或懸其前或擣其左右不得深入殺掠而走之海中功亦上矣如謂倭衆登岸地曠難制則當如中策扼其要路如皐丁堰海安三路倭所必由也昔年調兵屯守成規可倣多兵犄角自

能阻遏況南有狼山總兵北有廟灣叅將貳兵亦可遥爲策應乎至于江邊登岸即爲村落非海濱沮洳可比故通州狼山以西如任家港灰港竪河天生石莊黄橋周橋新港瓜洲儀眞等處尤必不可容之登岸者如謂江洋浩渺倭從中流直上兩岸兵易推諉誤事則泰興以南靖江以上適中之處擇永生壹洲設立舟師營寨責之哨防上下策應兩岸使倭不北登不西向似爲得策見今議行可丞泱也水陸遊兵隨在

追倭勿分遠近信地主兵左右合殺勿相推諉申著爲令敢不同心又如鼓瀕海竈勇以尾截倭之往來收江海鹽徒以爲我羽翼不爲倭用雖曰舊議亦可資其協應者推協應之議而廣之則一境受倭而隣境應之一府受倭而隣府應之江北受倭而江南淮南應之令倭隨處受敵首尾不及相顧則我可百戰百勝倭卽有能將擁衆而來我乘未入先挫其鋒且令不得踰皐泰以窺揚況揚以西哉或謂海外戰功人鮮

知見嘗有被掩不録者卽登岸驅回功誰稱奇必內地勦倭其功方顯況倭入一飫其欲無心戀鬬破之亦易昔戚劉諸將多用此成功今胡抑爲下策耶噫此功利畏怯之徒不顧民社倡爲此說而不知倭深入內地受禍已深卽功成破倭然此焦頭爛額之輩安可與曲突徙薪者道耶茲宜以今鑒昔圖難于易合畀爲同明示約束責成汛防官兵嚴立觀望逗留縱倭深入之罰重水戰及登岸戰功之賞務行奇策上策而以中策爲後應可也

倭國事畧

日本即古倭奴國也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隋書記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地形類琵琶地勢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奧居東爲尾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其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筑紫宮後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拾貳等及軍尼伊尼翼諸名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

賈者不能閱歷而知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而其間廣狹至到有不能考者今姑據之所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其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爲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

風柒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投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艅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

至李西磐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海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拾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撓之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似不得而主之也第此在往時則然若今竊據朝鮮無論風向東西南北皆可揚帆入犯此中四時皆當防汛矣大約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豊前豊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登

貢船而來或登商船而來凡在寇船皆貧與慝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豊後出雲開三軍門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豊後尚存亦不過兼幷肥前等六島而已山口出雲以貪滅亡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倭患

自嘉靖叁拾叁年來倭入犯我淮南無論數拾次其四路焚劫得利者固多玆未聞陷我城池至我兵抵死血戰為我所殺傷敗走者亦不少其得失勝負蓋相半也用兵者知彼知我知其所以得失所以勝負而全倭在吾目中可制挺捷之矣故志之

嘉靖叁拾叁年倭始犯江北

壬子癸丑年倭先在吳浙肆掠甲寅年賊首徐海號明山者汪直之黨也殘破江陰等縣仍屯松江柘林分掠江北

叁月倭入掘港犯如皐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敵於曹家莊擊敗之又倭掠丁堰已又犯縣北極門

復敗之

時縣未有城池富民懼奔揚泰城中及四鄉逃匿惟鄉兵及貧不能奔者恐倭至焚掠皆勇遠出禦之先曹莊殺死叁倭已又至縣治北鄉兵來河且行且相又合戰於倉東倭箭傷我兵數人我兵戀戰不退且市兒亦持瓦石自陣後奮擊倭亦多傷北遁縣吏追斬一酋首時賞格未立知縣陳雍吝賞兵各解体未收全功

肆月倭困通州城郭參將守却之

困城月餘時城外民居大被焚掠常來攻城郭參將隨機應變禦之一夕倭騎被掠者逆領姓書樓所積羣書填城河將渡擊退又用佛浪機在隔河樓上對城攻打城上用水混被禱遮之彈不能入又一夕來約次日伍鼓攻城郭參將慮暗夜難防密令司吏否經期至天明猶擊參

倭屯掘港肆掠守備張壽松楊縉先後禦之壽松

鼓倭原傳聚肆鼓造飯北聞叁鼓太久起視矣已明矣急攻各門獨用壯倭負巨木門扇又石以攻南門甚急城中從容禦之解闌而去迭鄉民義勇曹鼎者勇力過人手執竹鎗數杆之擲殺倭常以一身橫扼倭衝殺倭數拾人令勝不得追殺奔逃者所全活以數千計屢戰轍第倭最憚之後卒死于倭東南鄉兵戰功鼎為一至令通人祠祀焉

無功楊縉亦敗績

先驗院黃公國用者遣守備張壽松禦掘港倭松觀望不進巡撫鄭公曉者又命守備楊縉戕如皐縉提兵獨往當之兵醉陷千淖中敗績倭追及縉財渠慰殺之始免

伍月倭犯如皐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至東陳鎮

敗之已又窺犯縣泊値頴州甲兵至擊敗之

時如皐鄉兵不滿伍百常戰却倭倭很之仍遣諜探縣市路徑東陳之戰獲倭佛郎機貳座又每次望見皐兵陣中有叁大人在馬詢被掠者知神助陣且遣謀以鐵針正針各神像足以獻之期數路竝進陷縣謀泄民以惶懼忽值徐道謝頴州鐵甲兵伍百適至倭漸近遂迎至蔣舖禦之倭在勇力戰我兵不退殺倭拾餘級內酋身被百餘鎗始斬其首重貳拾陸斤倭長技在前見射不傷人乃嚙指驚懼適去蓋自入犯以來始見中兵故也此來聲勢甚大非中兵至危矣

城如皐海門泰興瓜洲

巡撫鄭公建議請城瀕江海沖要處以備倭也

叄拾肆年肆月倭犯海門知縣趙御率兵敗之 時有盧家等場灶勇協力故能成功

伍月參將喬基等擊倭於呂四塲敗之 基與都指揮張恒通州同知印案統兵夾擊獲功中多協從平民云

叄拾伍年肆月千百戶戚繼爵等提兵戍通州狼山禦倭死之

揚州衛千戶洪岱文昌齡領軍至通州遇倭死之 時通州告急各處未設將官洪文貳千戶領軍援通州至西門遇倭誤認為迎接人役也失于防備遂致束手遇害

倭薄揚州城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大爵留沂禦之于教塲兵潰死之 時倭一從瓜洲入一從新港入一從通州入一日報倭至蕭薇港人不知信次日又報倭至霍家橋本府見倭來逼近急出牌催城外居民入城次日倭至東闕奔逃者爭渡河不得將沿河北走又遇北路倭至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橫施斷流血淩數拾里皆愚民不早斂避是以受禍比倭渡河西四散放火殺掠衛倭張恒等倦惶領兵列營教場中未敵輕出擊官忽見有揮扇持刀連接單行入教塲後門者倭兵不知為倭也及後見其形狀不同始知是官倉卒點銳放箭無能中倭者倭徑前進我兵漸退倭忽吹號揮衆圍殺我兵潰敗恒等俱死于圍中倭東勝追敗兵出驍門遇戴家接上集山陝善射鹽容亂射之倭始退去仍出柳巷四掠時小東門城上守者見倭射入懼其幾潰非鹽客射退倭必攻門矣

伍月倭犯瓜洲民夫擊走之 時撞鹽脚夫百人見倭即用扛奮擊倭不能當各奔刀伏逃走傷倭頗多上官目為脚兵云

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裒等死之 先次掠揚之倭屯舟江千入掠滿欲捉市民負載送入舟中矣拾餘日後倭復至揚裒與高鄉衛經歷晏銳率千戶買勇應襲男愚及官兵出城渡河東禦之忽被倭衆一擁前來殺散官兵將裒與銳擄至井巷口被害至令巷口立雙忠祠祀之有倭據坐演武廳城上用佛即機擊倭火藥延燒小東門城樓倉皇自救倭亦積退大東門外及缺口鈔閑一帶先後大被焚掠又燒毀鹽推無數惟西門一帶未經倭患

倭至儀真五里舖 倭將西犯儀真縣行至五里舖望見一紅面巨神立馬持刀橫截去路倭詢被擄鄉民知是閑神倭畏退東奔至令其地立閑神祠祀之

無為州同知齊恩與倭戰于圌山之北江中死之 恩陝西隆德縣人祖敏知四川蒲江縣殺賊有功與貳子俱死于賊
詔為立祠恩蔭入國子監授序班遷河曲知縣禦冠脩邊有功撫按保留久任几年考績遷無為同知閑東南久羅倭患竭忠圌報練兵衣械一毫不取于民長江賴以保偉倭犯上流奉檄即率子孫叔姪兄弟几拾貳人領兵赴敵一至圌山即身先士卒鼓衆而前殺倭數多倭遂畏懼奔潰乘勝逐北倭中倭計戒子姪曰一死莫惜圖成功以靖國難舉家赴敵至于力竭勢窮人

曰兒輩勉存宗祀吾與此倭誓不俱生由是次子齊嵩等肆人得脫愚與長男尚文孫童叔仲實弟寶榮姪友良及大卿力戰不屈俱死于倭一門忠義自有倭患所未有也人以爲克繩祖武云

副使馬慎追倭于狼山敗之都指揮鄧城又敗之

倭遁出江慎追敗既而鄧城又追敗沉其舟拾伍是年犯北之倭凡五而庙灣之倭尤劇副總兵盧鏜叅將劉顯士舍人彭志顯慶進攻之倭遂敗遁

增建揚州東關城成

叁拾陸年肆月倭攻海門縣應襲百戶俞憲章死之

倭攻如皐城固守却之

時倭大舉約貳千餘犯城列陣拾餘里刃光耀日喊声震地旦近城河趕殺人氏以示威從來倭入不過千百乃擁衆之盛自此始鄉兵在城見倭沿河殺人放火憤欲絕出城下一戰著縣善通判以寡衆不敵固止之倭放箭及鳥銃入城者以數萬計城中士人不畏競擁上城觀倭僅傷叅人城中得矢近萬餘見城守嚴謹隨焚掠北去

伍月倭又攻如皐城擊却之

此後至之倭叅千餘衆夾河奔城追我排馬幾及之因近城得脫倭復挺我數人殺之仍各特門翁自蔽放箭攻城先次倭攻城時府署官恐激倭困城禁止城上勿放矢石人皆不平至共

官始傳令擊倭矢銃齊發擊傷一巨酋倭挾去焚之時城上箭發如雨倭遁往北去所過一路焚掠

倭犯揚州叅將王完伯禦之于河東轉戰至鐵盤廠敗之

王完伯山東人謀勇出衆所部徐究馬兵精銃善戰先聞倭報設伏于上年倭來路徑待之不意倭從瓜洲至鈌口河東完伯恐其西渡難與交鋒乃一面調兵馳伏于灣頭鐵盤廠地方一而親領貳抬餘人誘倭倭見其扶病臨戎遂追戰不捨完伯令兵且戰且行引至伏處騎兵一起衝倭陣爲數段鼓衆攻之殺死多倭傳令事完方許下馬割首倭勢大敗有馬公于者自募家兵突來混搶首級亂我兵營陣倭得逸去揚城之戰推見此舉足寒倭膽至令人羨服之

倭入寶應縣

倭見揚州東關及瓜洲俱設添城堡不得肆掠乃從高郵至寶應縣縣舊無城焚掠殆盡後始建城

倭犯天長都指揮沃田把總岳君寵與戰死之

陸月副使于德昌叅將王元伯劉顯擊泗洲倭破之倭遁出海追至安東廟灣又敗之

時倭掠泗洲爲官兵所敗德昌等會擊之顯身先士卒殺衣紅倭首一人羣倭大亂元伯背兵乘之倭大潰敗追及于舟所水兵復自下應之倭死者無算而倭遁出海總兵劉顯敗之于安東千戶汪時中又敗之于廟灣匣子港倭竟遁去

參拾柒年參月調山西邊兵參千戍如皋遊擊丘陞統之

時土兵客兵不能平倭故疏調邊兵駐如皋要冲防備丘陞山西偏頭關人屢世戰將種也持重善射御軍有紀臨陣聲色不動身先士卒所統山西一千皆披甲騎馬善戰河潤保定府赴邊義勇二千皆善射地方頼之兵春至秋歸凡伍年始罷

參拾捌年肆月倭犯海門通州副總兵鄧城敗績

時狼山新設制總兵舟師兵器未備所募浙兵多未經戰倭突泊海門揚樹港鄧城一戰折兵肆百餘名城兵迤邐倭尾莫敢櫻其鋒

倭犯丁堰毛兵敗績千戶主良呂忠戰歿丘陞擊卻之

此揚樹港倭也初柒日過白蒲至丁堰鎮毛兵邊兵障于兩河倭見河西毛兵單弱因往衝擊毛兵兵力戰斬數倭忽倭自滿中襲其後衆遂驚潰千戶王良呂忠敗死毛兵柒百止存陸拾叁人丘陞備河勒兵救之斬倭拾餘級但部兵盡割被倭殺死毛兵之首報功不早禁止雖事竟發覺不許論功而令毛兵身首異處條止矣

倭犯如皋城丘陞背城擊敗之劉城再戰敗績陞復追擊敗之

初玖日倭貳千餘薄如皋城海防兵備道劉公景韶仗劍臨城督署縣府通判姜壽固守仍令遊擊丘嵩率兵背城一戰斬獲首倭弁生擒壹拾叁名內獲一酋乘與名四大王者倭適入龔家莊距城叁里丘陞將馳兵攻圍之銜城適至再三爭欲乘邊兵戰勝之威再戰立功以雪前耻陞不得已聽之倭見通州營兵列陣于縣北阻其主路遂大呼乘之城人折兵貳百餘陞急馳兵救之又斬柒級倭適值犯泰興一陞殺死瀏民男婦一千七百餘名口此時城不獨當倭則陞以成功民何受此慘害故人皆恨城生軍法論死

倭犯盧家場千戶汪時中擊卻之

倭從大河口呂四場登者以千計擄盧家場時中與把總張大義合兵圍之大義意欲閑之且待諸兵齊至然後進擊時中奮然曰我等既受委任生視倭之肆害民之荼毒而不肯前何也大義沮之遂與有陳時中單騎提雙刀突入倭營所倭數人倭大驚異相雇錯愕莫敢誰何似有嘆羡其勇而欲收用之意時中績倭營後倭追之部兵往救之倭大敗走爲之喪氣

參將胡宗義與倭戰于海安兵潰千戶梢世勳鎮撫韓徹死之又副使劉景韶統邊兵追勦盡殲之

此拾肆日事也時海安先調有毛胡盧立營守之毛兵素貪宗義新任無紀毛兵爲倭所餌而敗官兵皆潰世勳與徹死于陣提督李公遂擻召副使劉公景韶率丘陞邊兵逐之斬虜一百二十級時我兵亦損四十餘人倭奔北去官兵陳忠等復追敗之倭奔張家莊官兵圍之因從火攻焉倭奔新州官兵後追敗之俘斬盡絕約二百伍拾有奇其別支在曹家莊亦爲景韶所敗奔潘家莊景韶復斬絕

遊擊丘陞圍倭于如皋城西周宣莊倭潰圍遁

此二十一日事也倭被邊兵追殺勢窮奔至周宣莊房內又驅兵運草塡門將焚之倭狡計拆

冲出傷軍八十人失兵器無數陞急索焉親手
射死數倭方免時攻圍三日夜值大雨如注軍
困敝矣陞督戰甚力期盡殲之倭窮計生是以
得出我不意逸去

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追倭至泰興新河敗之

此二十八日也斬首九十顆隨擢丘陞爲揚州參將

陸月又禦倭于如皋西場敗之又擊却倭于姜堰鎮東

時江南逃倭復犯通州長驅而西副使劉景韶
以兵扼如皐議河斷倭西行遊擊丘陞先在西
場伏兵待之倭果猗狃而至我騎兵張兩翼以
冲其腋大砲摧其中堅一餉時斬首三百餘級

倭敗奔仲家莊圍之三日缺其一面倭不敢適
凡斬大酋首以下一千五百二十七級生擒十
五人至於西場有平倭塚在又別枚倭突犯姜
堰鎮陞統兵遮擊保全之倭遁往劉莊及七灶
河

倭自竪河犯如皐

倭三百從江直上入竪河港登岸一路焚掠犯
皐東門時丘遊擊兵在舊場止留蔭子在皐子
欲單騎出戰署縣者曾受陞囑慮其輕敵不肯
開門放出且固止之人皆壯其膽勇

劉景韶統兵追倭于劉莊塲等處盡殲之參將丘陞首倡衝鋒戰歿

此二十九日也時倭賊近萬適至劉家莊墻院
景韶督七營官兵圍困莫敢先攻一夕忽見大

三倭合倭擁出以長鎗摩刺之焉上短兵難敵
官兵不盗接應致被重創時分宜當國向單門
索賂軍門又索之將官故陞不得不尅餉以應
由此軍心離異觀望不進陞傷重墜馬部將救
出已不能言馳送回皐淵理至海安氣絕將領
哨及隊長哭聲震地月餘不止殯歸之日姜堰
居民感其捍衛家爲祭哭皐人思其功立祠春
秋享祀焉

捌月副總兵劉顯曹克新等敗倭于白駒場

倭既爲劉景韶所敗遁入白駒場官兵圍之四
面逸出復爲官兵敵退回守其巢顯身先陷陣
倭死者百餘衆夜遁大海沙州顯復陷陣攻敗
之倭潰走走則陷沙塗中官兵又敗之俘斬千
餘

倭遁廖角嘴副使能桴敗之

倭爲劉顯等所寄將遁出海總督胡公預檄蘇
松兵備副使熊桴率舟師設伏海上至是倭逸
官兵敗之總兵盧鏜又追敗之

叁拾玖年正月軍門唐順之閱兵海上城海安鎮

時各處倭衛惟稱揺港要害順之登湯潮岸見
揺港一場三面皆海念守禦軍士勞苦急阪牛
猪等物賞之值知縣童蒙吉初任未備卽欲以
軍法處斬士民爲之哀告乃以未當二月開刀
期責而寬之又因見海安一鎮爲倭入衛要遂
夬河爲城議設兵守之自後倭因前來鮮生還
者不敢復犯而我兵防亦漸撤

倭術

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即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矣故志之

倭養十歲則學刀學弓學戟

大明文学四書周易古今韜略唐詩通鑑雜記等書然雖學而文理不通以病終為辱以陣亡為榮平日教子弟皆曰十歲百歲皆同一死寧可殺賊而死不可退縮而生短衣短袖跣足剃頭長刀短匕日隨於身閑鋭鬪弓以贏錢名曰賭博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願其戰攻也自兵自

糧將後兵先善用伏兵多張旗旛以壓敵氣一兵十旗者有之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之勝則長驅不顧敗則喪膽亂奔勝不思敗敗不思復長於陸戰惟知亂殺短於水戰不識火攻最懼急攻惟喜緩戰將無定數之兵兵無隔月之糧空國出兵不知襲後之禍負重遠戰不思待勞之兵善行賂金反間之計得則奪之善結同生同死之盟得則忘之善假和詐降以破敵國善鑿穴穿穽以陷敵城假仁仗義貪婪無厭法無大小毫罪斬首薩摩關東之人剛直而善戰京洛畿內之人多姦而善謀敵寡則氣倍敵衆則自危有戰無陣有殺無制我相其機而破之甚易也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

又為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参

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為長某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揣行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焰燭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

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
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
近馳數十日不爲勞
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
之矢石火砲
、合戰先以數倭陷陣勝則群擁以進不勝必佚
我兵爭取首級而乘之故常勝

衝陣必佚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長驅戰酣
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
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
鈀鎗不露等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失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豎其弓而以弓稍置足面故箭行緩而人易于
避接
斂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

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
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舟
或爲穽以詐坑
或結稻桿以絆奔
倭敗走必沿路草垣中留伏佚追兵過伏處則
回首逆戰令我兵首尾受敵
或種竹簽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

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
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俘虜或剪髮押行夜則鎖閉故歸路難黠者常
乘倭熟睡而解鎖踰戶以逃生故防閑密
夜宿必收群刀束之一處以防故盜用難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鹹而逸之或披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怨而投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貌廉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餌退吾之後逐

倭船多用蒲草編筏浮於左右爲兩翼故遇風難於覆溺

凡舟之裙襠左右悉界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鬪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摩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每遇戰分派我民爲先鋒以當鋒鏑寇還島滿載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儕不知猶然稱賀

倭語

此中無通事其倭語率不曉辨然其出沒號令即秘密必見之詞我人熟習其語或以偵探或以間諜可知備矣故志之

天文類

天 天帝　日 虛露　月 禿計

星 付泥　風 有朱加前　雲

雨 挨迷　霧 吉利　雪 計伏六攸計

霜 名末碎渦　落雨 挨迷付魯

時令類

早 耀來運挨挨癸　夜 搖落　午 非路

晚 搖撒田午　明 挨介水　暗 胃辣水

冷 三字水　煖 挨撥水　今日 詐以呼

明日 日挨迷亞失　後日 亞撒里　昨日 傑奴

前日 阿多堆　日暮 非故路路　今日來 俚个阿耶

明日來 俚挨戌打　後日來 挨殺核阿耶俚

地里類

地 大様禿智　山 羊賣爺賣　水 明東

海 烏彌　沙 何吉大水　石 依水在木古

火 非　鄉 羊埋俚　江 打各計

方向類

東 熏加　南 迷南来　西 義西

北 尤儿俚　前 日皆門利婆　後 吾失利

珍寶類

金 空措泥　銀 失祿措泥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黄銅 中若佐　紅銅 鶯更揩尼

水銀 明東揩尼　好銅錢 姚禮善尼

人物類

皇帝 大利家里天王　官 大米烏野雞　百姓 別姑常

公 翁知　大官 大大烏野雞　婆 猶蒲翁妃

父 阿爺　母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尤尼　弟 阿多多　妹 亞泥多一沒

姊 亞泥　嬸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奚胡来

丈人 子多　丈母 子多謬　叔 前何治王官老

丈夫 壽山　婦人 倭家倒　老 禿古要个

男子 何奈 公姑　後生 倭家達　孩 歪鼻

親眷 新雷　姐夫 不哥迷　朋友 道門大聖 滿門大帝

女壻 米哥　僕 三三字郎　小廝

和尚 才老烏宗　老實人 埋骨多　艱難人

強盜 六宿鼻頭　瞎子 眉骨賴　獨眼人

你 撫哥了挍里　誰人 搭挍　我 利何埋俚阿奴

徒弟 加食難　財主妻 斗島賣　賊 陸宿人

外甥 萌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 吊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呆朶

生得醜 魯歪失聰明力哥　貴 他介水

賤 那望羊牒　富 烏多哥　貧 腮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入骨水　村 孫　枵 科水非計

生得好 眉眉月光眉眉姚水

人事類

要 拔水水　不要 依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烏將　拏去 来底於古

拏來 未低吉反俚未得哥已　相擾 括計括盆

亂說 思量骨多莫話介反俚　看 覔見迷路

不送 何埋解卻　嬉 挨核蒳　坐 移路阿將校
病 羊埋依子　揖　罵 寬彼計乃俚 詁鸞褪皮
軒 因彼計　詈 烏論羊埋水 烏鑾爺計　睡 密路
去 漫陀羅獺俚 旦多　在 何故伊磨何　不在 論速持踈
來 何耶俚吉人　便來 打路 羊伴地何耶俚慢陀的如
回來 慢慢的耶　便去 密路　快來 發下何耶 俚法古
送與我 面皮　愛惜 搖落紅滿　怕 倭踈路路
出去 一一計　前行 殺雞倭　行 挨龍門
喜 一吸水咷羅 打步　說話 未納恝打 俚　怠慢 難利骨多 罵山奴

飲 那慕　獨樂 哥賣　羞恥 香助山水 水
喫 何賣利　安排 蘇路　不來 未旦廬賣 矢
走 法古　快去 法古計　打人 生亞達達
借 脡路各夾　買賣 烏禮加　不喫了 禁哥
唱 嘔天　莫怪 哥面乃禮　多喫酒 何賢鼻 旦
教 何水尤路　喫酒 麻黑殺雞　那里去 姑移 佗姑
添 所有路路　行路 的益磨滅　曉得 个俚打 个夫火
賣 烏路無六　叫人 多奴　老實說話 買多多 益多
痛 一輴水　起身 倭達的援　多多喫了 前行 哥

遊 西係步　還了 諧也數　不曉得 不措夫賴打路
殺 其奴瞎咀郎　請人家 那摧多　慢慢的 買得買 得
害 天　不賣 烏魯賣家　恁麽難 烏禮在
肚饑 動大路水　哭 乃古　多少 一故賴介
打 胡子　有情 亞姊吉乃　無情 亞姊吉乃 乃水
醉 邀帶　換 皆賀　無工夫 水一孫擶
恠 發賴旦多堅 固　死 身大　腫 刺大
喚 加右　笑 歪龍　活 吉打
買 加利　輸 埋計打利　傷寒 雞骨

寫字 加計

身體類

耳 眉眉　口 骨上　鼻 發奈
眉 賣　手 鉄　足 挨身
心 个个路　頭 客成賴　鬚 薰計
髮 措脡夾迷　肚 發賴　指 尤皮
爪 卒脡　齒 法

器用類

小刀 客打乃 曆過乃空　中刀 歪計柴嶲　大刀 奈 濶中撻打

倭情考畧

刀擫 朊介俚
盒子 剛白哥
砂石 指路依水
薄紙 沃蠻子
厚紙 沃速水
鑰匙 坑其
泥銅扇 法古黄旗
等子 發介俚
酒盞 囇加藤

甲 太貝紗
紙 揩秋加迷
筆 粉地
扇 黄旗
船 浮泥
鑊 難皮
箒 花雞
小箱 法哥
鋸 挐剛擊利

亐 油米
硯 孫助俚尊力
墨 跡煤
鎖 哥利素
針 快利法利
磨刀石 依水
泥金扇 空指泥黄旗法
硯箱 孫助利哥
碟 囇賴沙賴

銀硃 失祿挨揩水
麝香 斛哥
木香 木哥
沉香 沉哥
酒瓶 哭笋昆皮

鏡 坑皆彌
漆 烏論水
傘 閘落陌囇
筋 法水
掾 課水飛計

枕 麻骨賴埋骨
蓆 不奴
盤 阿水雞
碗 倭吉貼彎
皆 宣哥

衣服類

衣服類 乞麻俚
箬帽 搖婆俚
手巾 達昴介

靴 骨都
錦 歪帶
綿布 木綿

鞋 水托里失其
氈衫 里迷效
夏布 奴奴綿

三十

倭情考畧

被 伏思麻

飲食類

茶 解素
燒酒 隔辣囇箕
飲酒 囇加乃
醬 彌沙
大麥 烏蒙嵜
羹 水路
笋乾 大吉糯古

酒 囇箕
老酒 福祿囇
鹽 失河收河
米 科肩科肩
小麥 柯蒙嵜
荳 磨米
醬瓜 可羅米糯

白酒 明東囇箕
飯 密黎
喫飯 密黍阿羅
油 扶蒲賴
穀 暮米倭米
肉 想怨

花木類

杉 松計
梅 西婆水
瓜 烏埋

檜 去那雞
芥 想辣水
麻 莫入骨水

松 埋止
菜 桼
茄子 乃沉皮

鳥獸類

牛 胡水
雞 抓泥掇地泥環多禮
魚 遊河
羊 羊其

狗 意奴
鵝 解加
蠏 指泥
鼠 眠助米

豬 豕豕
馬 烏馬
蝨 失辣水

三十一

數目類

一 丟多子丟徵 旦多
一箇 个利
二 多扶達丁丟吅
三 蜜子倏吅多
四 學子搖搖做
五 多意子子難難
六 後子
七 乃乃子
八 效子
九 个个乃子
十 多
十一 子多多丟達
五十 大
百 法古
千 借一貫
萬 慢亦

通用類

有 挨路迷路
無 乃
好 盧高高的姚鎖

極好 明哥多
不好 由無乃
大 加小思姑奈 何計
小 篵蹄
少 素古乃水
多 快都河河水
遠 多侯
近 的个
瘦 牙十大
短 迷加
細相 快大
朽 骨蹄路
厚 挨卒水
薄 溫卒水
歪 貨不高歪賴 水
破 羊鈑里里
不是 松田乃係
要緊 馬多合子
緩 慢大慢大
無用 設計
多有 何何水
末 慢大
香 于牌水
臭 骨蹄水

倭好

昔賈誼上三表五餌之策知倭國之所好則餌在是而悟所以制之之術矣故志之

絲 所以爲織絹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亨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裏衣而已若番船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值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 髡首裸程不能奈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之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 用爲常服無綿花故也

綿紬 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 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 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之每一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之每百斤價銀三百兩

針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船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著物極以茶爲重故也

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爲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 擇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尚碗亦以葵花稜爲尚葡若非脈雖官窑不喜也

古文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錢

古名畫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為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書房黏壁之用廳堂不用也

古書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十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為常

氈毯

馬背氈王家用青官府用紅

粉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籮用竹絲所造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醋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財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

船旁陸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道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姦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闘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

2013714 S 2121·5 16b
21101000420009

水鹹不可食食則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與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皆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瓮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

非換水亦非眞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倭情考畧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郭光復撰光復武昌人官揚州府知府考萬歷己丑進士別有一郭光復順天固安人官至右副都御史遼東巡撫姓名偶同非一人也嘉靖中東南屢中倭患而揚州當江海之衝被害尤甚光復以爲必得其情始可籌備禦之術因攷次所聞爲此編首總論次事畧次倭患次倭術次倭語次倭好次倭船次倭刀載其情狀頗詳葢亦知己知彼之意而得諸傳聞未必一一確實也